

**TIME
LIFE**

LOST CIVILIZATIONS

美国
时代生活公司
授权出版

失落的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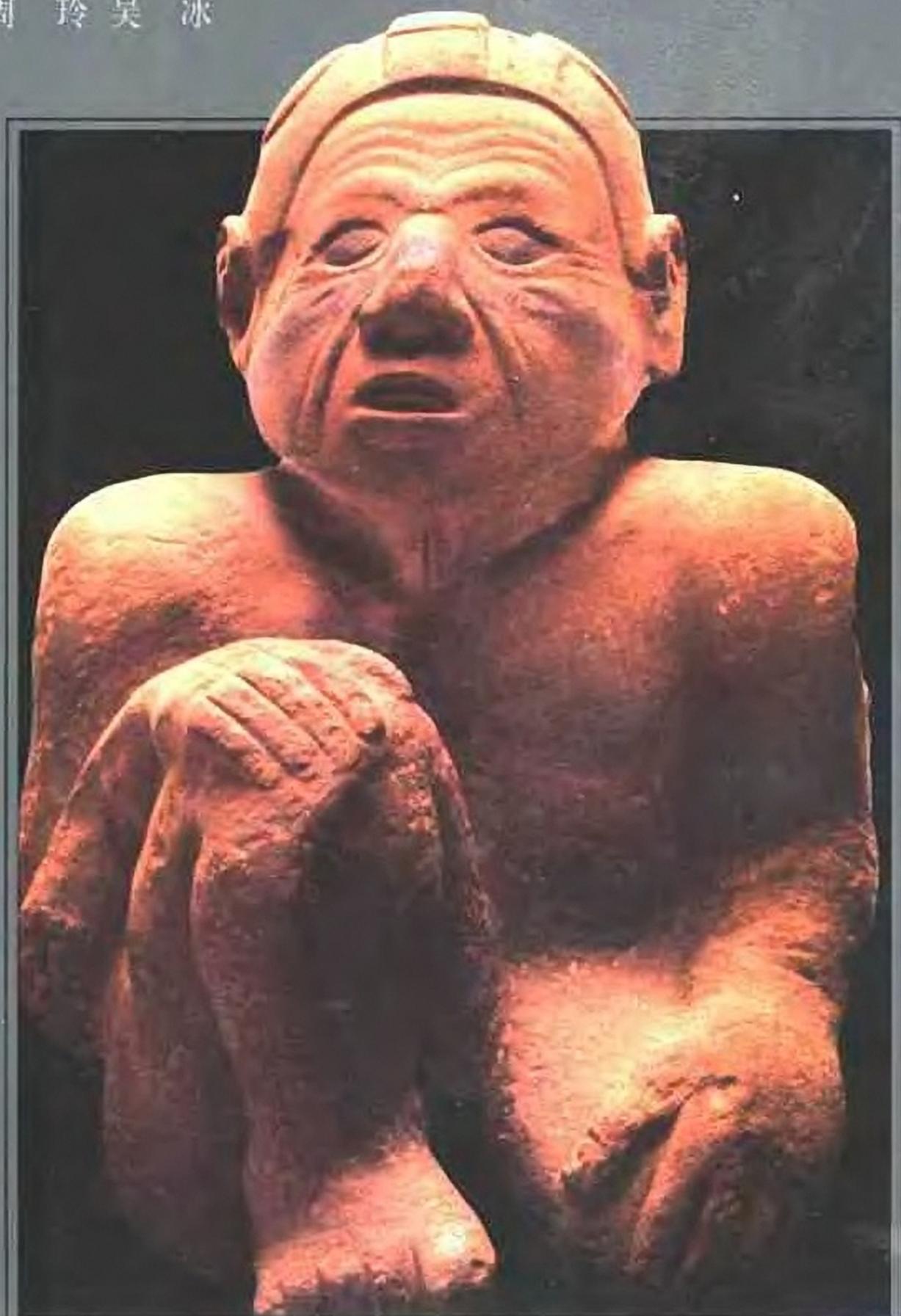
MOUND
BUILDERS & CLIFF
DWELLERS

北美洲

筑丘人和崖居者

主编：戴尔·布朗

翻译：张黎新 周玲 吴冰



华夏出版社
广西人民出版社



LOST CIVILIZATIONS

美国
时代生活公司
授权出版

失 落 的 文 明

北美洲 筑丘人和崖居者

MOUND BUILDERS & CLIFF DWELLERS

主编：戴尔·布朗

翻译：张黎新 周 玲 吴 冰

华夏出版社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美洲：筑丘人和崖居者 / (美) 布朗主编；张黎新等译. -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1
(失落的文明)

ISBN 7-219-04453-4

I. 北… II. ①布… ②张… III. 北美洲 - 古代史 IV. K7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4589 号

“Copyright © 2002 by Time-Life Inc. Published under agreement with Time Life Books B.V.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 2000 Hua Xia Publishing House and Gu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devices or systems,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except that brief passages may be quoted for review.

Time Life is a trademark of Time Warner Inc.”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01-0158

项目策划 王 进 彭庆国

版权代理 段长城 周 莉

美术编辑 李筱茜

文字编辑 白竹林

装帧设计 李筱茜

封面设计 晓霞工作室

责任印制 郭宝恩

责任校对 农向东

华夏出版社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编：530028)

新华书店经销

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1/16 开本 13 印张 100 千字 2 插页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19-04453-4/K·918

定价：6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华夏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本书所有文字和图片均由美国时代生活公司独家授权，翻印必究。

《失落的文明》中译本序

李学勤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

不久以前，电视系列片《失落的文明》曾成为广大观众关注的一大热点，至今仍在不少人口边时时称道。这样一部介绍外国考古文化的片子，能在这里博得公众的欢迎，说明大家对人类遥远的过去普遍怀有特殊的好奇心理。

其实同样的情愫在世界各地人们的心底都存在。记得日本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俳句：“在盛唐的时候，漫步于夜晚的长安市。”已消逝的古代文明，尽管是异国的，仍然能吸引后世的怀念与憧憬。

戴尔·布朗(Dale M. Brown)主编的这套《失落的文明》丛书，与同标题的电视系列片有密切关系。丛书英文标题为 Lost Civilizations，共有 24 卷，系美国时代生活公司出版。由于这套丛书真正做到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在英语世界非常流行。相信以同样的理由，中译本也会为我国读者所喜爱。

《失落的文明》英文版每卷扉页上都有一段话，标明书的性质是“探索过去的世界，以考古学家与其他科学家的发现，把古代人及其文化生动地重现出来”。

考古学发现和研究的巨大成果，是这套丛书的主要基础。然而在这里，考古学不再是报告、简报的堆积和一般人读不懂的论文，而是丰富深刻又不枯燥烦琐，贴近人们的真实生活，适合大多数读者的需要。作为科学普及读物，应当说是十分成功的。

就我们这里的实际情况来说，这套丛书不只有益于非专业的读者们。现在国内还没有外国考古文物的博物馆，大学中外国考古的课程也较薄弱。《失落的文明》所包含的知识和材料，一些考古、历史、文博工作者也是不容易接触到的。试加浏览，一定有所收获。

最近我在一篇小稿里，讨论过我们为什么有必要了解外国考古学的问题。有一种看法以为，中国历史悠久，遗存丰富，已经研究不完，中国人做中国考古就够了。窃以为这是不妥当的。中国的古代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是将中国文明放到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背景去考察，对中国本身的历史文化也很难真正有深入透彻的理解（《外国考古文化名著译丛》总序）。只有扩大我们的视野，才能认识中国文明的固有价值，才能阐述我们先民对整个人类的巨大贡献。

对古代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探索，是极为重要的科学研究课题。大家知道，人类是分别在世界若干不同的地区，先后跨进文明的门槛的，而构成文明的种种因素，其萌现要更早得多。这些因素逐渐产生、聚合，推动文明的形成，究竟有着哪些条件，走了怎样道路，其间人类同其环境如何互动等等，都是饶有兴趣的争论中心。《失落的文明》各卷所展示的，正是文明肇端及其早期嬗变的轨迹，是后世人们久已淡忘了的，读

起来就像成人重看儿童时期的老照片一样，每幅图景都会唤起一丝渺茫的追忆。

文明发展的进程，绝不是简单直线的。历史上没有一种古代文明，不曾经历多次曲折，甚至倒退。有的文明，最后竟归于中断和湮没。相当多的文明创造，在时间的长流中又消失了，等到不少世代以后，才重新出现。人们称考古学是在寻找失落的文明，即是出于这样的缘故，在考古学家的锄头、手铲下，不知有多少次意外惊喜。传统上被认为只属于近世的好多事物，其实有着古远的源头。这自然不是《圣经》上讲的太阳底下并无新事，只是证明古代人的才能、力量不可低估，文明的历史比我们想像的更加复杂。

如果从艺术的角度去观察，古代文明的光彩就益为辉煌。翻阅《失落的文明》各卷，很容易看到各种古代文明均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创作出令人惊异的大量珍品。许多杰作具有永恒魅力，后来者无法企及。在这里，考古学同艺术史会合起来，密不可分。

这套丛书可以作为艺术图集来欣赏，同时也可供前往世界各地的旅游者参考，了解那里不可错过的古迹名胜。书的各卷皆有地图和年表，与论介、考古遗址、文物相配合，还介绍了自然景观与一般人文风光。在有越来越多机会踏出国门的今天，更多地知道异国有哪些珍贵的古代文明财富，无疑会大为提高人们的游览兴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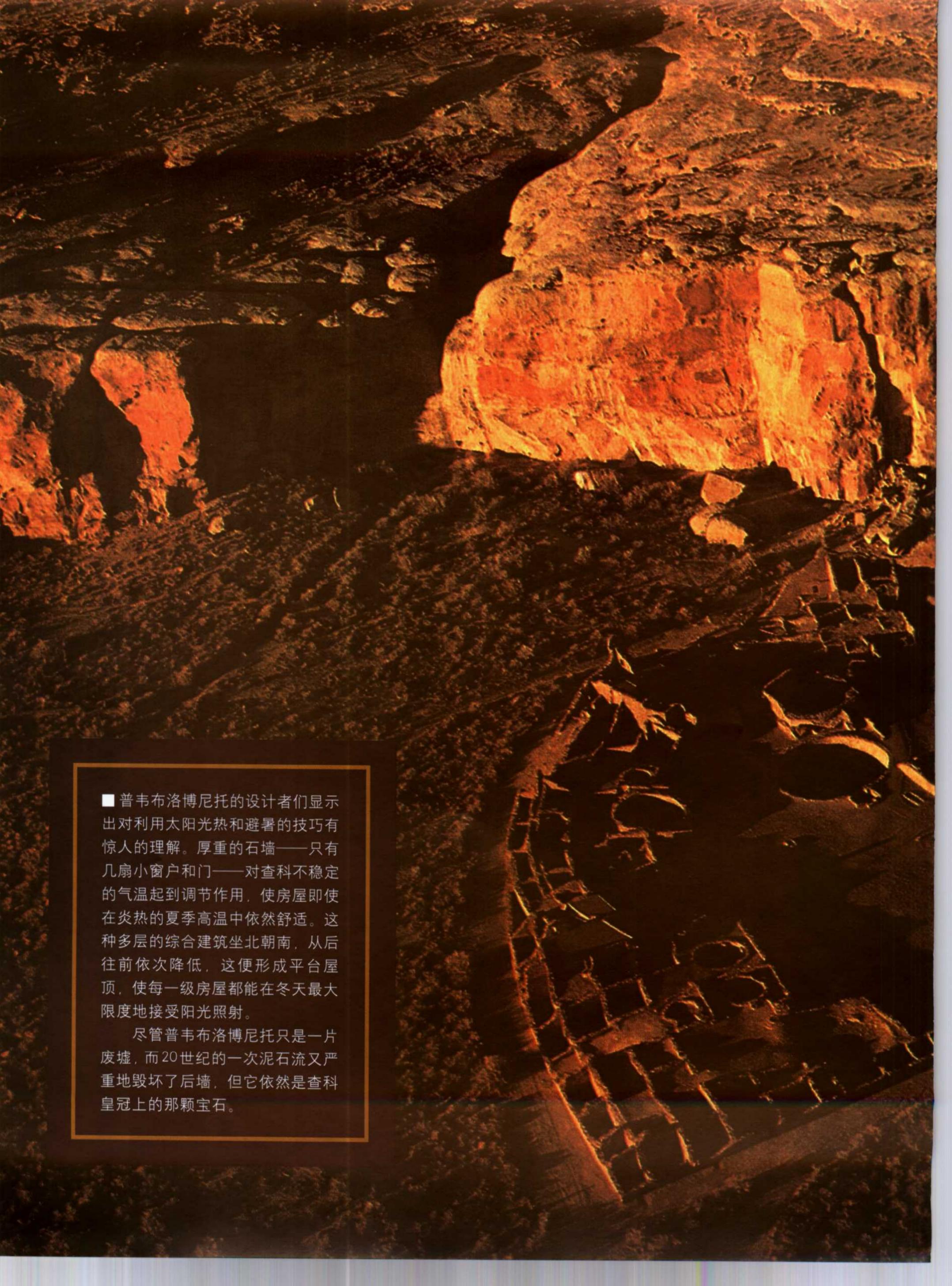
《失落的文明》这套丛书的整体设计较好，古代世界的各种文明，包括新旧大陆，基本都已覆盖。各卷呼应配合，但均有独立性，便于单独阅读。卷的编排灵活，比如庞贝就自成一卷，使重点突出了。多数卷

的选材、论述是适当的。难免的是,《古代中国——尘封的王朝》一卷在中国学者看来,尚有不足之处。这反映中外学术界仍有必要进一步交流沟通。

美国时代生活公司的《失落的文明》丛书是普及性读物,但其内容终究有其专业性,尤其是翻译成中文,殊非易事,复制书内这么多的图片也有难度。华夏出版社和广西人民出版社费尽心力,在不长的时间里组织推出了这套中译本,实在值得赞赏和感谢。

2001年12月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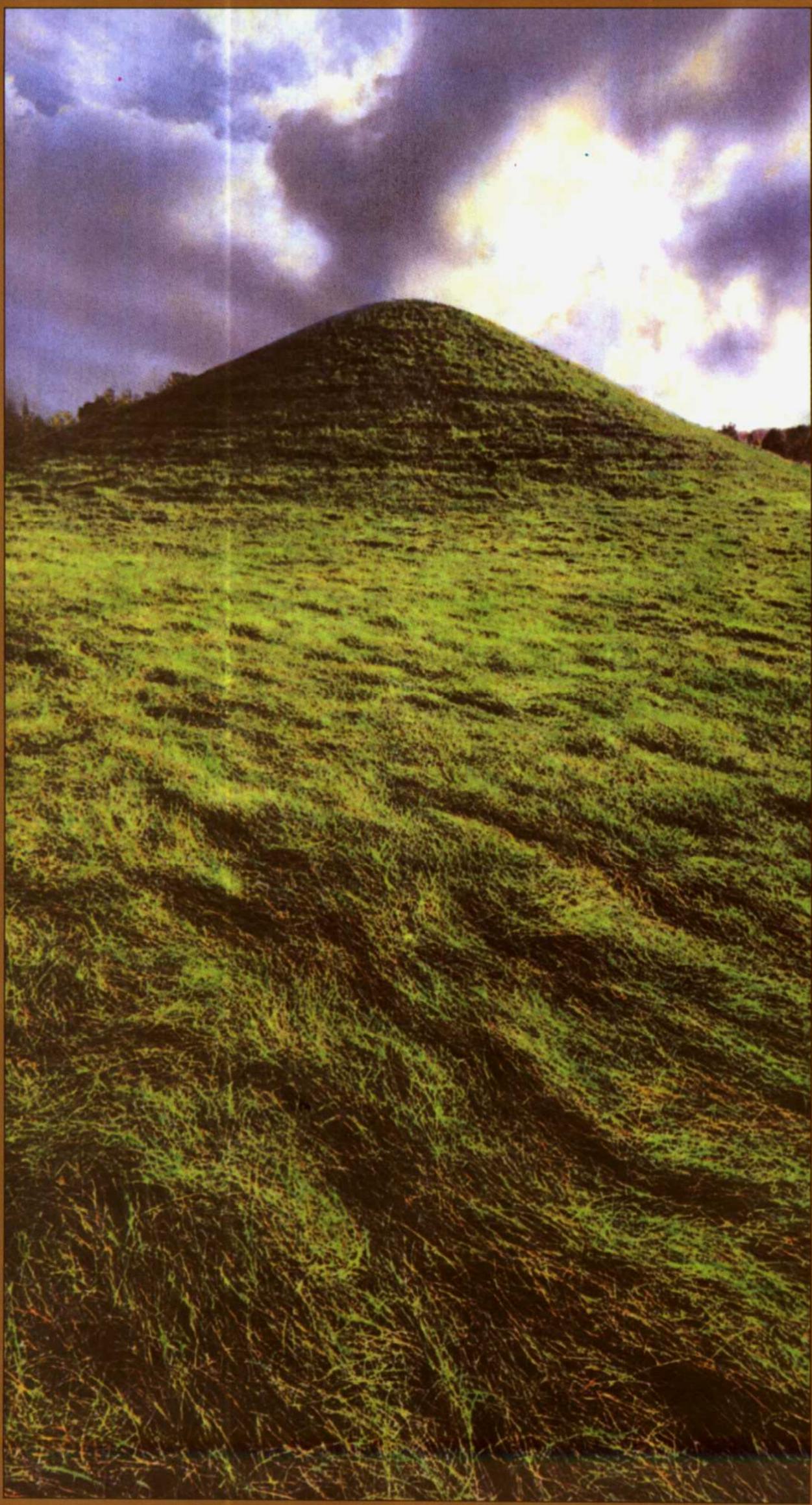




■ 普韦布洛博尼托的设计者们显示出对利用太阳光热和避暑的技巧有惊人的理解。厚重的石墙——只有几扇小窗户和门——对查科不稳定的气温起到调节作用，使房屋即使在炎热的夏季高温中依然舒适。这种多层的综合建筑坐北朝南，从后往前依次降低，这便形成平台屋顶，使每一级房屋都能在冬天最大限度地接受阳光照射。

尽管普韦布洛博尼托只是一片废墟，而20世纪的一次泥石流又严重地毁坏了后墙，但它依然是查科皇冠上的那颗宝石。





本书顾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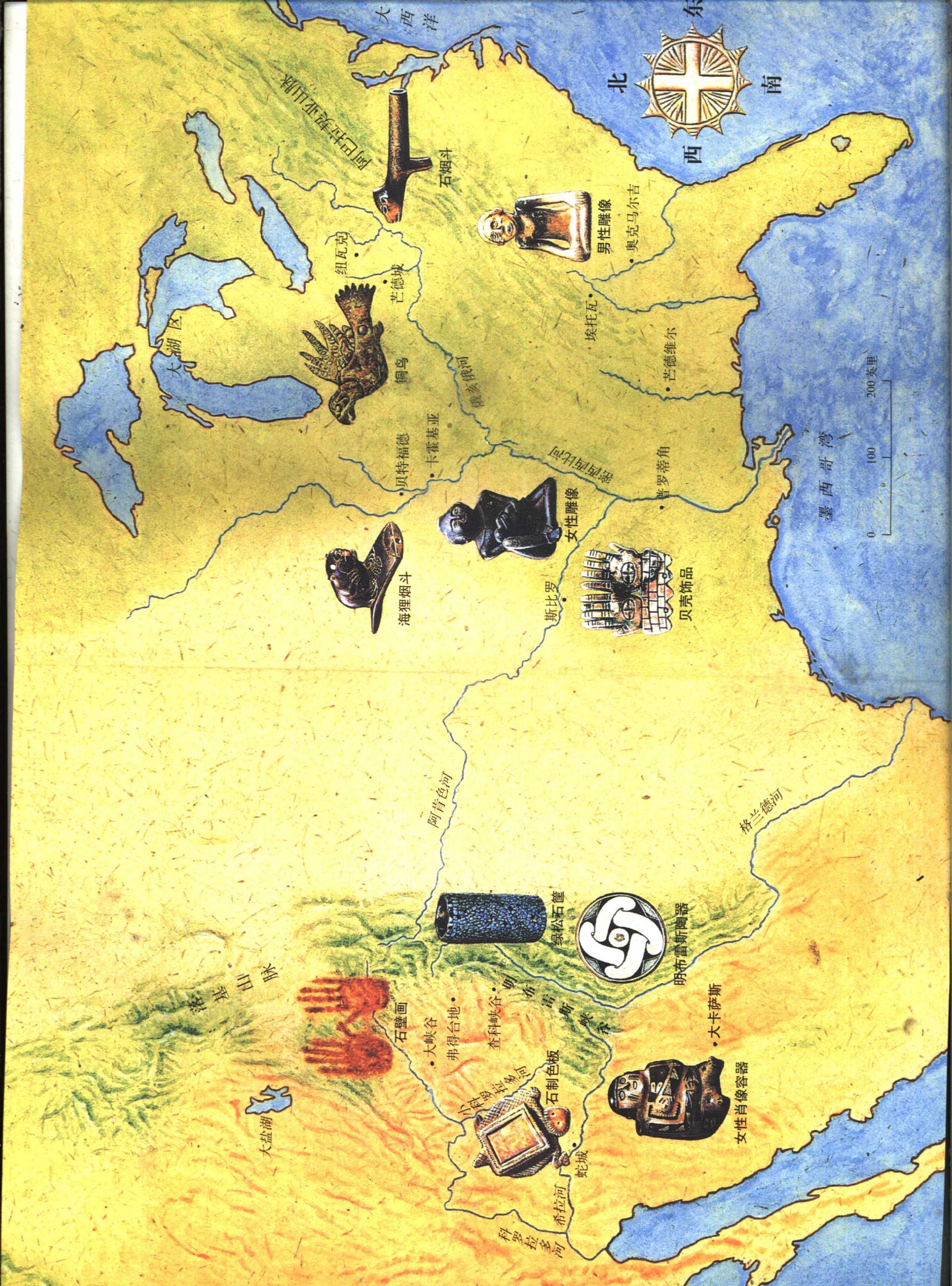
琳达·S·考戴尔 美国欧文馆长以及位于旧金山的加利福尼亚科学院考古系主任。她长期指导了新墨西哥的考古研究，并就东南地区的美洲土著文化研究有多种著述。

詹姆斯·B·格里芬 长期从事在北美的考古工作，专门研究落基山以东地区的考古发现。他曾是美国米歇根大学考古系主任及荣誉教授。从1984年起，他一直在史密森研究院任副研究员。

布鲁斯·D·史密斯 美国史密森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和考古学分部负责人。他曾指导了许多实地考古发掘工程，就美国东部的密西西比文化有多种著述。

《失落的文明》丛书工作委员会

主任 林建初 张华斌
副主任 江 淳 王 进
委员 区向明 彭 匈 王 进
 温六零 段长城 彭庆国
 李筱茜 郭宝恩



大西洋



阿巴拉契亚山脉



石烟斗



男性雕像

· 奥克马尔吉

大湖区



铜鸟

· 纽瓦克

· 芒德城

· 贝特福德

· 卡霍基亚

密西西比河



女性雕像



贝壳饰品

· 斯比罗

· 普罗蒂角

· 芒德维尔

· 埃托瓦

墨西哥湾



落基山脉



石壁画

· 大峡谷

· 弗得台地

· 查科峡谷

· 明布雷斯峡谷



绿松石管



明布雷斯陶器

· 大卡萨斯



石制色板



女性肖像容器

科罗拉多河

· 蛇城

· 希拉河

· 小科罗拉多河

格兰德河

大盐湖

目 录

第一章 阿德纳与霍普韦尔：不朽的遗产 /1

THE ADENA AND THE HOPEWELL: A MONUMENTAL
HERITAGE

巨型土堆 /32

STUPENDOUS PILES OF EARTH

第二章 庙丘修筑者：崇高强大的民族 /45

TEMPLE MOUND BUILDERS: THE HIGH AND THE MIGHTY

开启宇宙的钥匙 /78

KEYS TO THE UNIVERSE

第三章 西南地带：无情国土中的繁华 /89

THE SOUTHWEST: THRIVING IN A PITILESS DOMAIN

“绿桌”传奇 /131

THE SAGA OF “GREEN TABLE”

第四章 峡谷之主、悬崖之王：

阿那萨齐人 /143

THE ANASAZI: MASTERS OF THE CANYONS AND CLIFFS

查科的奇迹 /181

THE WONDERS OF CHACO

年表：北美洲文化的全盛期 /190

AN EFFLORESCENCE OF NORTH AMERICAN CULTUR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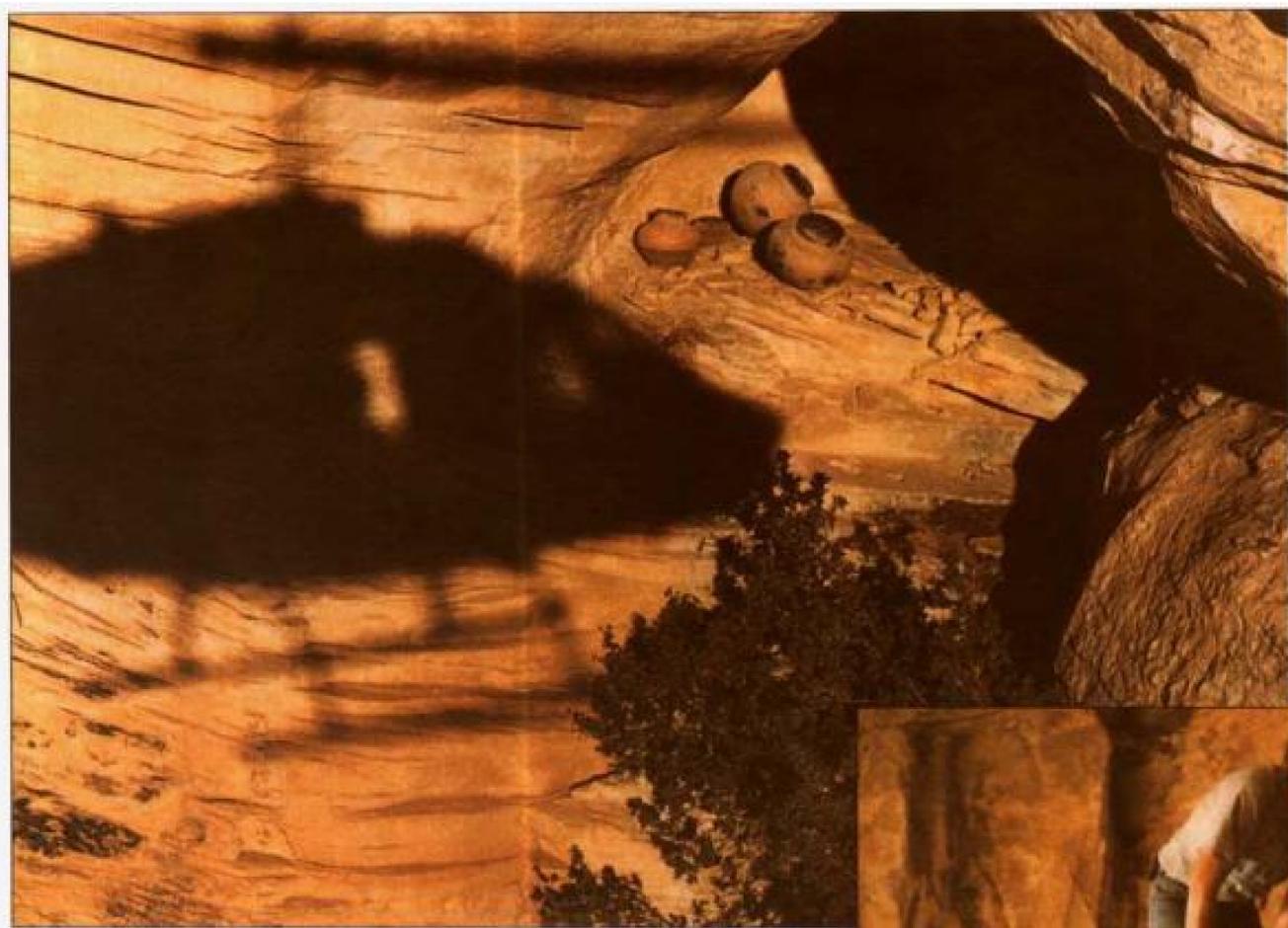
阿德纳与霍普韦尔： 不朽的遗产

THE ADENA AND THE
HOPEWELL: A MONUMENTAL
HERITAGE

1991年一个夏日的午后，沃伦·克里默乘坐直升机在亚利桑那州科科尼诺国家森林公园上空盘旋。“这是一次奇异的经历。”在追忆当时的感受时，他这样回忆道。克里默热衷于在科科尼诺180万英亩的土地上漫游，峡谷、沙漠、覆满松树的高耸入云的山脉以及高山冻土带使这片土地变化无穷、充满神奇，令他惊叹不已。在其疆域之中，曾经居住在这里的美洲土著居民留下了上千处史前遗迹，正是这些久已逝去的人们遗留下来的神秘残迹，使得克里默的这天的远足异乎寻常、难以忘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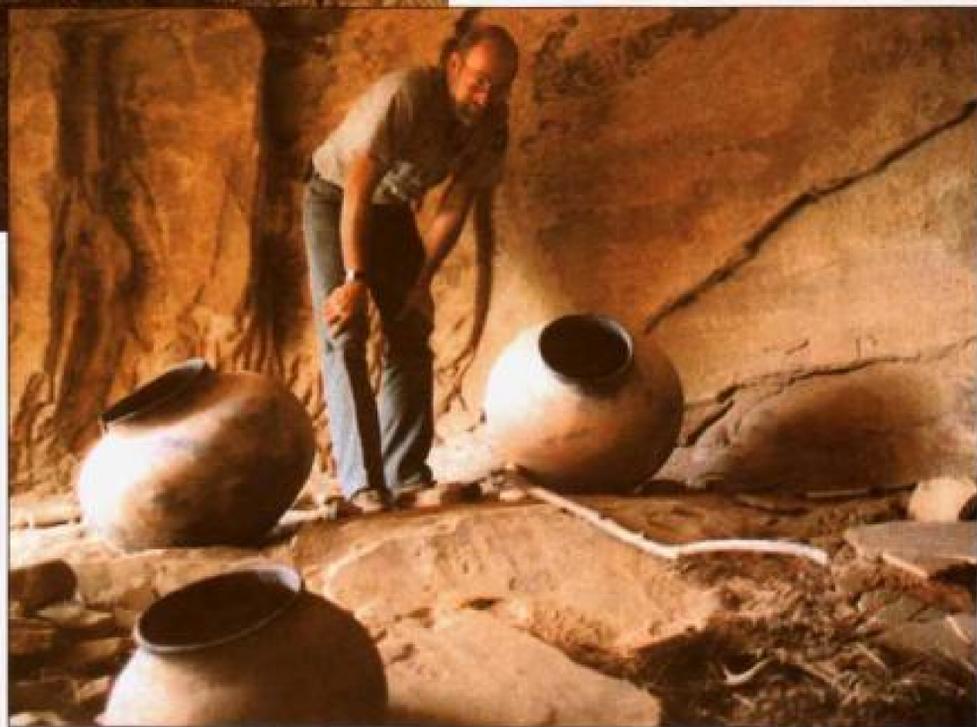
光线迅速地暗淡下去，直升机驾驶员同意再绕着一座高1200英尺的红色砂岩山作最后一次盘旋。突然，克里默瞥见了在这座岩屋上方600英尺的地方有一个岩洞的洞口，映衬着洞口的黑暗，借着落日最后一抹余晖，可以看到3只巨大的陶器的轮廓。后来，进一步证实，一座古老的多层石屋就隐藏在这陡峭的岩壁之中。

■ 在这幅手工着色的照片中，一座有2000年历史的土丘兀立在俄亥俄州中南部的地面上，遮蔽着这里古老的居民——霍普韦尔人的墓穴。这里是占地13英亩的印第安墓穴地芒德城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立刻明白，这一发现将引起举世轰动。“这些罐子在那里待了大约有700年了，”他的语气中充满敬畏，“这个岩洞的位置非常特别，无论是从地面还是山顶200英尺以上的地方都是看不到的。5年前，我到过距那里150码的地方，却对这个洞一无所知。若是在一天里的其他任何时间，我们本来也是不可能从直升机上看到它的，正是当时的光线恰到好处，洞穴才得以发现。”克里默立即报告给科科尼诺管理处。

很快，一队配备着绳子和梯子的考古学家攀上悬崖勘察了该处遗址。除了洞口处3只棕红色无釉陶罐外，洞里还有两口锅、几只筐子和其他一些手工制品。这些科学家们立即意识到，自从几个世纪前这个洞被遗弃以来，他们是首批来访者。事实上，据其中



■ 1991年，乘坐直升机在亚利桑那州科科尼诺国家森林公园上空游览的一位游人发现了这个洞，并抢拍了上面这幅照片。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岩壁洞穴的洞口处有3只巨大的陶罐，它们在那里摆放了700年却无人知晓。包括美国考古学家彼得·皮尔斯(上图)在内的科学家们勘察了这个洞，确认这些容器以及在那里发现的其他各种家用物品是属于锡纳瓜族人的，他们大约在1400年时离开了这里。

一位考古学家彼得·皮尔斯说，他感觉像是“在别人不在时间闯进了人家的厨房”。

若用金钱来衡量的话，这里并没有什么财宝，但彼得认为这一储藏洞“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这些陶罐的容积达30加仑，是迄今为止在亚利桑那州发现的最大的、完整的史前容器。几乎可以确定它们是属于下面的六层崖屋的居住者的，这个岩洞可能是他们的食品室或储藏室，这些罐子则是储存珍费用水的容器。

专家小组认定这是一种叫做土兹古的素陶，由锡纳瓜族人制造，时间约在公元1250年—公元1350年之间。研究者们希望通过分析容器和洞穴中的残留物能获得新的线索，以了解锡纳瓜族人的生活方式。锡纳瓜在西班牙语中是“无水”的意思，锡纳瓜族人采用一系列旱地农耕技术，在贫瘠、干旱的土地上种植豆类、玉米和南瓜等农作物。他们与邻近的民族进行着活跃的商品交易和思想交流，在今天的旗杆镇附近生活了近8个世纪之久。

后来，约1400年时，锡纳瓜族人遗弃了高崖上的家园——其原因至今尚未有定论——融入到周围其他部落中。有关“他们失踪了”的说法并不可信，因为至今在这一地区的印第安部落中仍存有他们的血统。然而，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群体，锡纳瓜族人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就早已湮灭了，只将其盛衰的原因留给了考古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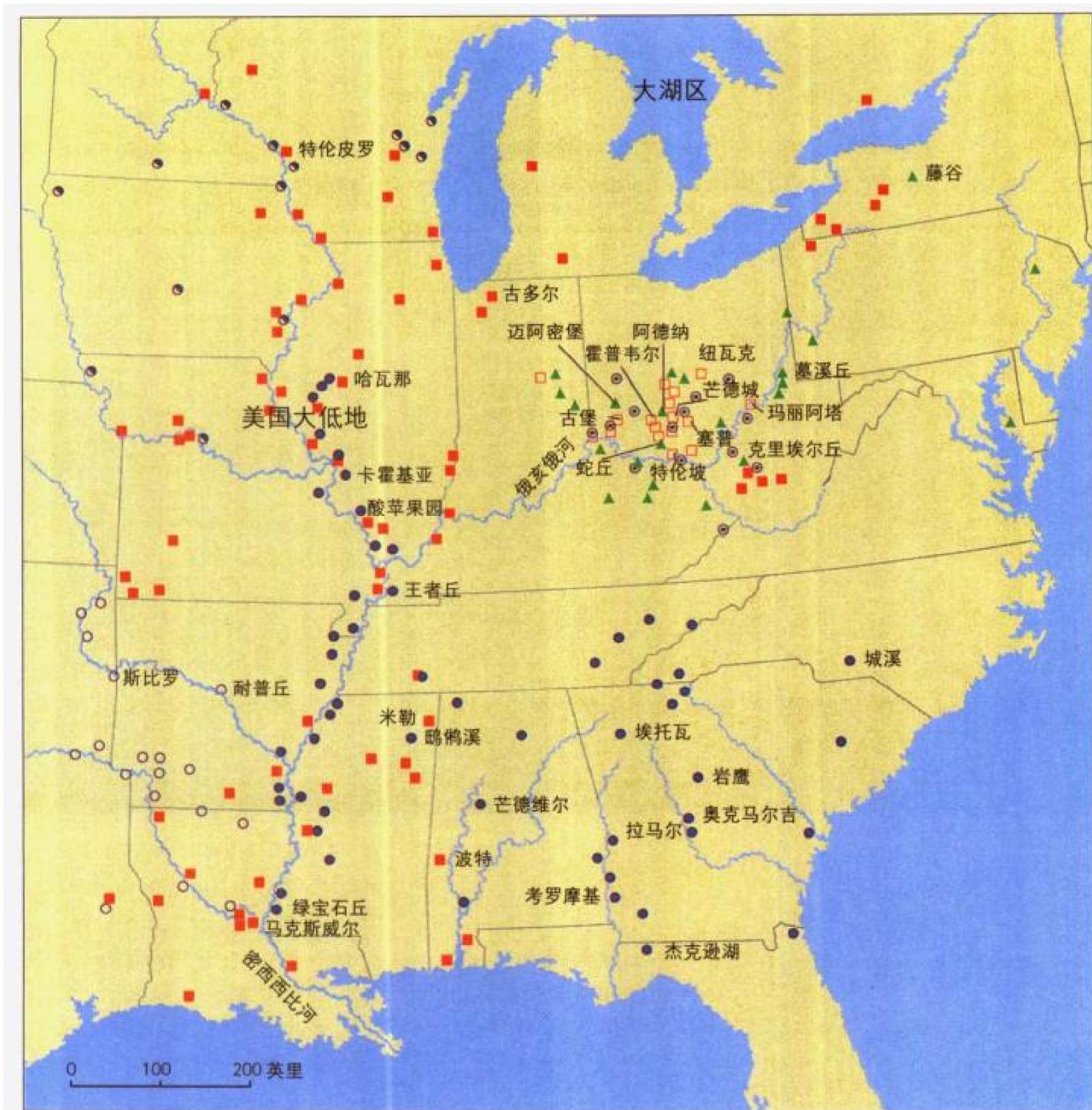
在 欧洲开拓者们到来将“新世界”宣布为自己的领地之前，有无数的美本土文化在此勃发、繁荣、削弱，锡纳瓜族人只是这长长的名单中的一个。这些史前社会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其成果、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及日常生活，人们甚至也不知道他们如何称呼自己。因此，考古学家用描述各个文化环境的词给它们命名，如锡纳瓜；或是用一处手工制品特别多的遗址的名字来命名。



幸运的是，历史保存下来了大批能够证明这些多彩文化的实际证据，其中一些遗迹规模宏大，无可比拟，所体现的力量和组织能力也令人叹为观止；而规模较小的残迹也都有自己的传奇故事，陶器碎片、篮子、珠宝、人骨、石头打磨成的矛头、种子、花粉，甚至多个世纪之前人们烹制食物都为考古学提供了线索，也帮助这些科学家兼侦探们从这些散碎的物品中发现对那些曾经存在过的人们更为贴切的描述。

但是这并非要求一位当代的古文化专家能够认识到，在当今美国广袤的土地上，在哥伦布到来之前，这里曾经孕育过数目巨大、高度复杂的民族，这些民族曾是一道极为壮观的风景。早在16世纪，西班牙的探宝者，如东南部的荷南多·德索托和西南部的弗朗西斯科·德科罗纳多都遇到过被遗弃的古老遗迹，那里曾是繁盛一时的村落，他们也遇到了这些人的后代——一些尚存的部族。但是征服者关心的只是金子，不是科学考察，因此，他们空手而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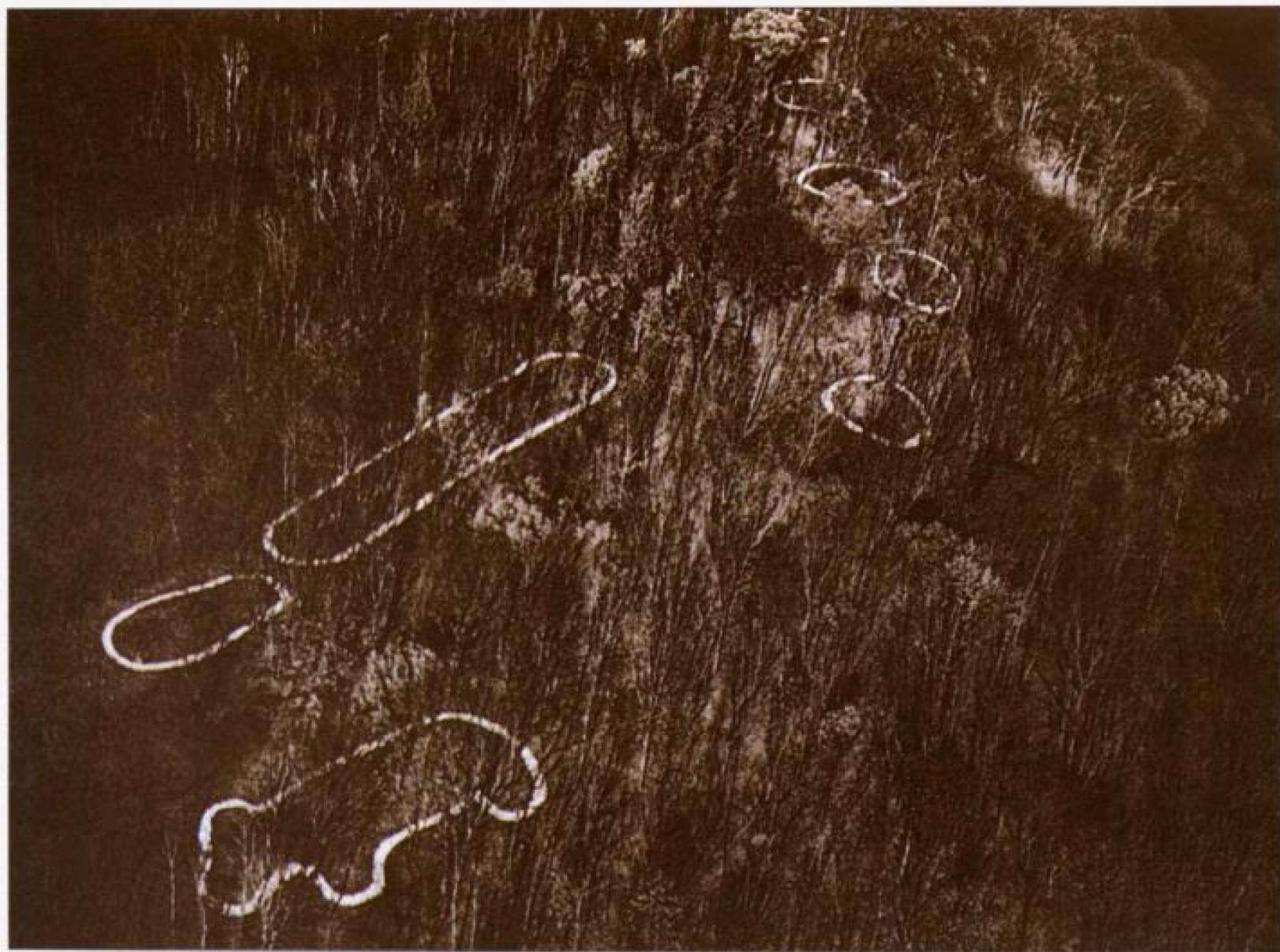
然而，两个世纪后，来自欧洲的移民浪潮从大西洋沿岸向西袭来，到达想像中的原始荒野之地。但是，在这里，他们发现的是普遍的聚居迹象——这远远不是当地印第安人口数量能解释清楚的。人类言语所能描述出的各种工程——成千的人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建成的金字塔、锥形建筑、小丘、阶梯状平台和动物塑像——点缀着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土地。这些工程的具体数目已经无法确定了，因为在进行统计之前，随着农垦的犁耕、河流的侵蚀和蓬勃发展的市镇，使得其中很多都流失了，但毫不夸张地说，其数目仍可达到成千上万。确实，美国在史前时期拥有的金字塔远远多于埃及法老的金字塔。有一座至今仍矗立在伊利诺伊州的金字塔，其基座周长甚至大于胡夫大金字塔。在这座12世纪修建的土筑仪式中心的周围，曾有一座喧嚣的城市，有居民1.2万人，相当于当时伦敦的人口总数，同时它还与散布在其几百英



- ▲ 阿德纳人
- 霍普韦尔人
- 俄亥俄霍普韦尔人
- 密西西比人
- 密西西比人
- 密西西比人
- 古堡人

■ 这张地图注明了美国东部的三个筑丘者群体——分别以不同的颜色和图标来表示——他们在这一地区繁盛了2000年之久。由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易于耕种的土地，在公元前500年至公元1世纪期间，他们集中生活在河谷地区，阿德纳人（以绿色表示）住在俄亥俄河谷的中部，他们的影响从印第安纳州东南部扩展到宾夕法尼亚州西

南部。霍普韦尔人（以红色表示）的文化在公元前50年至公元400年达到顶峰，他们是从美国其他许多地区获取商品和原材料的，他们也集中在俄亥俄州。从公元800年到欧洲人入侵之间，密西西比人（以蓝色表示）——宏大庙丘的修筑人——在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沿岸和东南部得到兴旺发展。



里外的村落保持着联系。

后来，当拓荒者到达这片大陆干旱的西南地带时，他们发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遗迹，证明这里存在着与自己全然不同的文化，这些文化中的许多空前绝后的杰作都是用石头而不是用泥土建造的。在东部的林地，木头、皮革、布料和羽毛制品早就在潮湿的天气中腐烂了，但在这里，这些物品得以保存完整，其制作的复杂和精妙程度令人震惊。残断的灌溉水渠展示了他们的又一技术成果，这表明，周围的荒漠曾经在一些人的巧手下繁盛、发展过。

后来的考古发现表明，这些农人同样也是杰出的艺术家，除了其他方面的成就，他们还造出了世界上最绚丽的陶器，而且还初步采用了蚀刻法，比文艺复兴时

■ 这座位于衣阿华东北的象形土丘用石灰勾勒出轮廓，从空中看，它清楚地展现了一头熊的形象。这是遍布衣阿华、威斯康星和明尼苏达各州的众多动物形土筑工程之一，大约修建于公元650年—公元1200年之间。和这只熊一样，附近的锥形和长条形的土丘也都同时兼备象征和墓葬两重作用。

的欧洲至少早了4个世纪，这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他们的创造力。这一地区的主导文化，现在叫做阿那萨齐文化，在繁多的地点、广袤的地域上留下了自己的标志，直到今天我们还不断发现它的遗迹并对之进行归类工作。其辉煌的成就包括了令人眩晕的崖居住处和一座12世纪时修建的复杂建筑，直到1880年，这座建筑还保持着“世界上最大的房屋”的称号，这座楼共有5层，800个房间，其规模令人咋舌。

就像西南部的人工奇迹一样，美国东部无数的土筑遗迹在这个年轻国家的公民心中激起了巨大震惊，庙宇、宫殿和旧世界的废墟都体现了这种情感。1848年，一位报纸编辑对俄亥俄州纽瓦克的土丘和堤路作了报道：“初次踏上这条古老的道路，来访者感到好像

■ 在衣阿华州一片森林中的一座农场的边缘处，一座大型土丘展现出飞鸟的形象。塑像创作者所筑的大部分鸟、熊和风格奇特的蜥蜴形的土丘距离地面都只有3英尺高，但其长度却达100英尺。



在穿过古埃及庙宇的大门，敬畏之情油然而生。”

在拓荒者的眼中，在阿勒格尼河以西的地区，原始河流密布，纠结成网，河边低地肥沃富饶，森林绵延无尽，除了偶尔遇到一群游牧的印第安人外，初看起来这里似乎并没有受过人类的玷污。但是18世纪晚期当开拓者们向中西部推进时，他们惊讶地发现从小巧的锥形土丘到精心设计的堡垒和占地200英亩的堤路，各种土筑工程一座一座地高耸在面前。这些土筑丰碑是有史以来人类全心努力的一个产物，大量集中在俄亥俄河谷中，且仅此一地预计就有1万处之多。然而，人们很快发现，这类工程还分布在从加拿大和纽约西部到内布拉斯加，从佛罗里达州到得克萨斯州的沿墨西哥海湾一带。

这些古丘引起了早期开拓者的好奇。有的土丘建成了鸟、野兽或蛇的形状；另一些则采用了几何图案，如八边形、圆形和方形；还有一些与金字塔的外形类似，丘顶是经过刻意平整的。山顶的综合建筑建有非常厚实的墙壁和壁垒，看起来很像是要塞，它似乎还在默默地防卫着早已被人们忘记的敌人。

好奇的农民挖开了一些土丘却无所收获。但并非所有的墓葬丘都是空无一物的，在许多土丘当中，尤其是那些锥形的土丘中发现了陶器、工具、武器、珠宝和人体残骸。很明显，这些东西是用来陪伴死者前往来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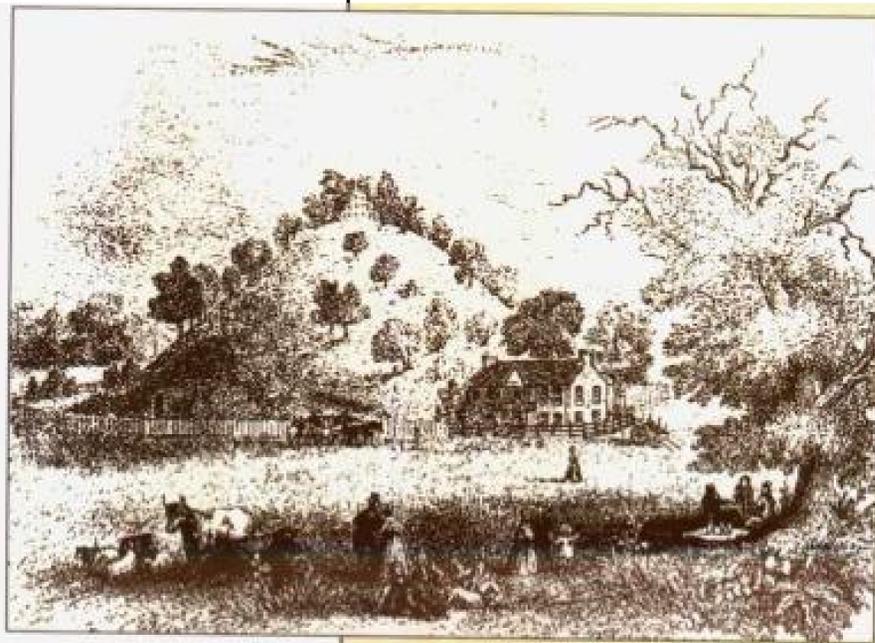
早期动手开掘墓丘的人之中，最细心的当数创新之人托马斯·杰弗逊了。1781年之前，这位不屈不挠

迈玛丘的骗局

FRAUD AT MAMMOTH MOUND

地处西弗吉尼亚州丘城的墓溪丘高达70英尺，规模宏大、庄严肃穆，是当年阿德纳人和霍普韦尔人的土丘和土筑工程的集中之地。这座匀称的圆锥形土丘宽240英尺，由大约300万筐土——重约5.7万吨——堆积而成。自18世纪被边疆旅行者发现以来，它吸引了无数好奇的观光者。在下面这幅1848年的版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当时的风貌。

在此10年之前，墓溪丘当时叫做迈玛丘，业主阿伯拉德·汤姆林森进行了第一次发掘，他将一根长杆从丘顶探进去，在向下伸的过程中发现了两间原木墓室，在其中一间发现了大量的铜、贝壳和云母制成的饰品。在后来的发掘中又发现了其他几座墓葬，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墓葬丘建于阿德



纳晚期。

但是，汤姆林森宣称他在1838年发现了一块椭圆形砂岩(下图)，为此，墓溪丘越发著名起来，也可以说是越发臭名昭著了。这块石板上刻有25个神秘字母，由此一场长达35年之久的争执揭开序幕，专家们将这些字母定为不同文字，在此仅列几例：凯尔特语、伊特拉斯坎语、迦南语、努米底亚语、古盖尔语及腓尼基语。一位语文学家试图将这些文字翻译出来，他宣称这些信息讲述的是一次暗杀；而另一位则提供了一则荒谬的译文：“凶悍的部族，如飞的羚羊，你于其中，灼灼放光。”但这块石板最终被认定为赝品而被人们忘却。

各个时代的生意人都利用了土丘对人们的吸引力，他们在发掘的穴井内修筑了博物馆，在丘顶建起了酒吧，还环绕土丘基座经营观光跑道。今天，作为墓溪国家公园的主要组成部分，这座博物馆得到政府的维护。



的弗吉尼亚的政治家、建筑师和科学家着手发掘了家乡蒙蒂塞罗附近的一座小型墓丘。他的技术完全领先了一个多世纪后的专业考古学家的方法。他先挖了一条试验壕沟以便基本了解整个墓丘的结构，同时还特别注意了发掘出土的人骨的分层。这些残骸杂乱地散堆着，令人迷惑，“就好像从一只口袋或篮子里倒出来的一堆骨头一样乱七八糟”。他推测这座墓丘里容纳的尸骨可能有1000具之多，但这些人是谁呢？从小时候起，杰弗逊就学到了许多关于印第安人的知识，因此，他完全相信这座墓以及其他在弗吉尼亚的土丘都是美国印第安人的杰作。

杰弗逊的一些同乡与杰弗逊一样，认为是印第安人修建了在弗吉尼亚以及向西更远处的土丘，但大部分人对此表示怀疑。因为许多工程规模惊人，必须要有大量的有高度组织力的工人才能完成，而俄亥俄河谷的多数拓荒者对于这片土地的前任居住者都抱着轻蔑的态度，正是由于偏见，他们的结论是：这些人缺乏雄心，也没有技术，无力修建如此庞大的工程。

与此同时，有一个人富有创意地运用了他所掌握的关于古老森林的知识，证明这些古丘年代久远，绝不可能是当代印第安人的近祖所建的。这个人就是马奈斯·卡特勒，他是一名聪颖的牧师，来自马萨诸塞州。1788年，他来到在俄亥俄河畔的玛丽阿塔新设立的居住区后，发现有人正在一座占地40英亩的土丘上砍树，他合理地假定，只有在这片土地被遗弃之后，这些树才能繁茂地生长。他通过树干横截面上的年轮数得出结论：这些土丘有400年到1000年那么

古老。尽管这位牧师的具体数字是错的，但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他确定的时间的确是合理的。而且他成为第一位将树龄用于考古的人，这标志着树木年代学的开始(见 100-101 页)。

19世纪早期，一个关于筑丘人的传说在美国年轻一代的想像中生了根。故事的编造者否认了印第安人凭自己的力量建成这些土筑工程的可能性，认为在这些遗迹矗立的平原上和河谷里，曾经有一个消逝了的高级史前民族，是他们修建了这些工程。学者们以及一些外行阅读了古老的文字后，再加上他们自己丰富的想像，找了各种古代民族作为这些土丘的起源，多得令人目眩，从斯堪的纳维亚人和盎格鲁·萨克森人到希腊人、罗马人、波斯人、腓尼基人，甚至传说中的以色列失落的十部族——实际上也就是所有在旧世界中修过土丘，或是有文字记载提到曾修建过“高地”的人——反正除了印第安人，其他任何人都有可能修筑它。

在有一些关于这种“失落民族”的说法中，有一种说法是：筑丘人迁往了墨西哥并在那里建立了先进的文明。但是，多数的说法还是对此表达了更为强烈的斥责情绪。许多作家提出，筑丘人是被野蛮的美国印第安人消灭的。威廉·卡伦·布莱恩特在他1832年所做的一首诗《大草原》中写道：“红种人来了，这剽悍好战的游猎民族来了，筑丘人从人间消失……他们的一切踪迹全无；踪迹全无——只剩下埋藏骸骨的土丘。”

对土丘的好奇促使人们进行了大量研究，虽然这些研究给人们编造传说提供了素材，但也奠定了美国现代考古学的基础。在俄亥俄州环形城这片当年的殖民地上——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这座城镇坐落在一座方形围场上，和这座围场相连的有两座同心土丘——驿站站长凯莱布·阿特沃特证实了自己是一位出色的业余考古学家。尽管该城周围的许多土丘都在农民的耕作中消失了，但阿特沃特还是对幸存的土丘进行了研究、测量并绘制了地图，1820年他出版了详细的说明。



尽管阿特沃特是个细心而有条理的勘察员，但在解释土丘来源时，他也给它们蒙上了浪漫的面纱。阿特沃特的结论是：筑丘人来自印度，部分原因是因为那个国家的人们在河的两岸都修建了圣地。为了支持这一结论，他把在田纳西州的一座土丘中发现的一只陶罐曲解为代表印度人崇拜的三头神偶。虽然从现代的角度看，阿特沃特的理论有些愚蠢。但他勘察的广度和勤奋的工作态度得到了像哈佛大学的斯蒂芬·威廉斯——一位土丘研究的权威者——这样的专家的赞扬。

10年后，费城杰出的医生塞缪尔·莫顿开始研究筑丘人的颅骨。莫顿为其研究收集了968个人的颅骨，以求能发现脑容量是否因种族不同而有所差别。作为自然人人类学的先驱，他发明了10种不同的方法来分析颅骨，其中包括将芥子注入颅骨测量容量的方法。

通过比较墓丘中发掘出的8个颅骨，其中的6个是当代印第安人的，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虽然他很大程度上依赖了过于简单化的脑容量结构分析，但结论是如实的——即这些人属于同一种族。1839年他出版了《美国人的颅骨》一书，在书中列明这一证据时他却犯了错，他按照流行的传说改编了事实。他断言，筑丘人和印第安人是一个种族，这个种族包括两个分支：一个是开化的托尔特坎人，这个名字来自阿兹特克人极度崇拜的墨西哥的早期居民，另一个就是野蛮人。很自然地，他把印第安人归入第二类。

在 接下来的10年中，在墓丘地区的中心地带，两位卓越的业余人士完成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在美国考古学会的帮助下，一家当地报纸的编辑伊弗列姆·斯奎尔和一位医生埃德温·戴维斯，在俄亥俄州契利科提共同考察了1845年到1847年间的200多座土丘和100个围场，他们发掘了芒德城的墓地——

这片遗址占地13英亩，有23个墓丘——并对有陶器、装饰物和其他物品的土层进行了记录。他们勘察这些土筑工程，准备并画出了详细的图片和等高图，并批判地分析了凯莱布·阿特沃特和其他研究者的作品。“在一开始，”斯奎尔说，“我们抛弃了所有已知的观点，就好像从未做过任何推测，也不知道任何以往的研究一样，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研究工作。”

1848年，斯奎尔和戴维斯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加以出版，成为史密斯森研究所赞助的一系列自然科学丛书的第一卷。他们的研究成果有着惊人的预测性，预测出了现代考古学家的观点。比如，他们认为那些几何图形的土筑工程是有宗教意义的“神圣围场”，并推测说筑丘人都是举足轻重的工程师和数学家。

由于很多土筑工程都已消失，因此，他们的图片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这些精确优美的图片(见35-42页)在书中显著位置加以展示，成为游客了解俄亥俄州那些幸存下来的土丘遗址的向导。斯奎尔和戴维斯的书《密西西比河谷的古老遗迹》获得了普遍关注。1849年，刚刚当选的总统扎卡里·泰勒甚至指定斯奎尔这位政治活动家到中美洲担任外交职位，以使他在那里继续致力于他的考古事业。

尽管这样，关于“筑丘者”的荒谬传说还是延续下去并盛行起来。甚至斯奎尔自己也说：“和已知的北美那些狩猎部族所拥有的知识相比，这些土筑工程所显示的知识水平要高级得多。”从这些土丘里出土的陶器和其他艺术品远远超越了印第安人那些“笨拙粗糙”的作品的水平，他还将印第安人称为“那些充满敌意的野蛮人”。

学者和庸人们对这件事的争论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多数人依然站在J.W.福斯特一边，他是一位著名的地质学家、芝加哥科学院的院长，他始终坚信传说。福斯特在1873年写道：印第安人是一个以“背信弃义和残酷暴虐为标志”的民族，若相信是



他们修建了这些土丘，“几乎就像相信是他们修建了埃及金字塔一样荒谬”。

最终，美国科学界中两个有影响的机构确定了事情的最终发展趋向，促使真相得以揭露。约翰·韦斯利·鲍威尔是一位参加了内战的老兵，由于他在1869年穿越科罗拉多大峡谷的壮举，1875年他被任命为美国地理勘察协会会长。他后来和史密斯森研究所携手合作。鲍威尔对于美国印第安人的研究充满热情，1879年为了筹建史密斯森人类学研究局，他曾四处游说。后来他成为该局的负责人并长期在那里任职，同时还指导着地理勘测协会的工作，直到他1902年去世为止。

鲍威尔希望人类学研究局能够名副其实地对现存部族进行研究，而不是去探求那些模糊不清的考古争端。鲍威尔在俄亥俄、威斯康星和伊利诺伊各州的土丘周围长大，他曾发掘过它们，也研究过现代印第安文化，所以他确信这些土丘是印第安人的先祖建造的。当来自考古学家的压力迫使国会拨出5000美元供研究局研究这些土丘时，鲍威尔及时抓住了这个机会来解决这一疑问并进行了更富有成效的研究。

1881年后半年，鲍威尔指定塞勒斯·托马斯为该局土丘勘测部的负责人，并指导他探索一个直接的问题：“土丘是印第安人修建的吗？”鲍威尔自认为答案是肯定的，而当时托马斯也认可这种观点。托马斯是一位旧式学校教育出来的人，他把自己描述为一名坚定信徒，“我相信有‘筑丘人’这样一个民族存在，而且他们和印第安人不同”。但是值得称道的是，由于托马斯曾经任过律师、学校行政人员、福音派牧师，同时他还是科学教授和昆虫学家，他决不允许偏见误导自己。在探索事实的过程中他把已知的想法抛在一边。甚至就在他开始工作时，明尼苏达州的一名国会前议员还出版了一本广受欢迎的书，书中确言，筑丘人实际上是失落的大陆——亚特兰大人的幸存者。

由于缺乏资金和人力来勘测、发掘所有土丘，也因为担心有许多土丘很快会遭到劫掠或因其他原因而被毁，托马斯想出了一个可行的折中方案。他下令同时在几个不同地区对有代表性的土丘进行详细勘察。工作最繁忙时，他的6个助手同时在佛罗里达州、达科他州等8个州忙碌。据说他是一位苛刻小气的监工，他坚持按劳付酬，甚至还因为他的一位亲戚交的一份报告不整洁而大幅度削减了其工资。托马斯不断激励他的调查员们保持前进和创造的势头，4年中，他们共勘察了24个州的2000多座土丘，获得4万件物品——其中大部分都令人惊叹不已。

经过长久的等待，1894年托马斯发表了长达730页的最终报告，他指出，传说的影响如此巨大，“一旦占据了人们的思维之后，就会歪曲所有的调查和结论，使之带有倾向性”。但是这份报告并没有受到影响：托马斯列举了详尽无遗的细节，证明不同类型的土丘必然是由不同时代的不同文化人群修建的，而且在美国东南

昔日辉煌的记录人

RECORDERS OF A VANISHED SPLENDOR

1845年初，23岁的记者伊弗列姆·斯奎尔刚刚从纽约迁居到俄亥俄州契利科提不久，就和当地的一位医生埃德温·戴维斯进行合作，后者比他年长10岁，是一位业余考古学家。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他们共同勘察了200座墓丘和100座土筑工程，他们的发现都收集在《密西

西比河谷的古老遗迹》一书中。这部作品于1848年由史密斯森研究所出版，记载了许多由于后来城市发展而消失的遗址，其价值不可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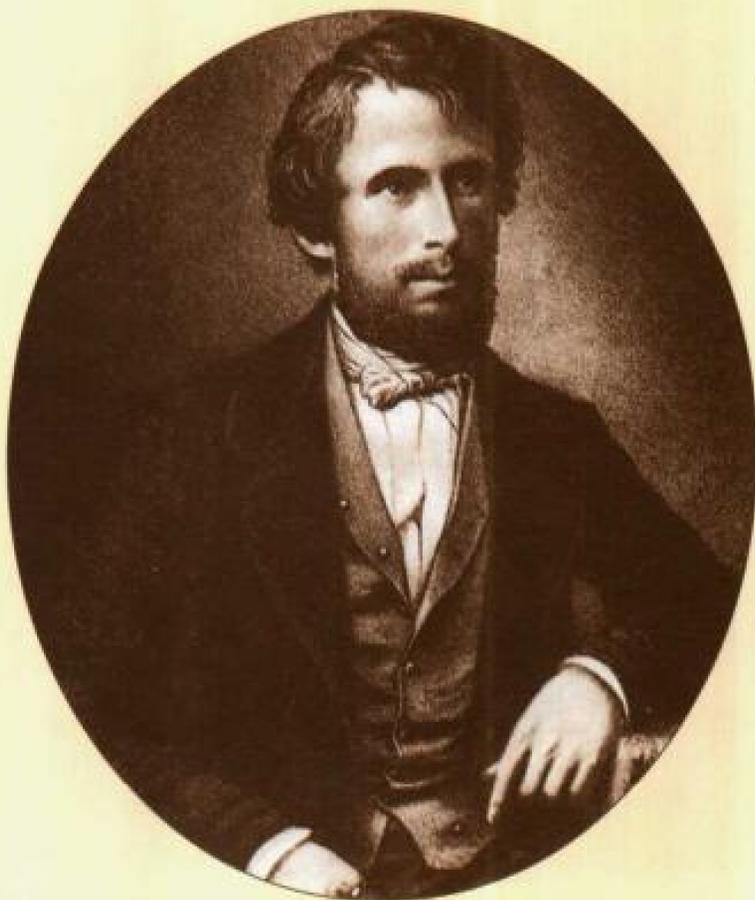
戴维斯出钱资助他们的工作并承担了几千件出土物品的维护工作；斯奎尔为调查做准备，为遗址绘图并关注出版事项。但

是在对各自的贡献论功行赏时，他们发生了分歧，最终，戴维斯认为所有的出土物品都归他所有，于是在寻找美国买主不果的情况下，将多数收藏品以1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英国人。这些文物如今收藏于大英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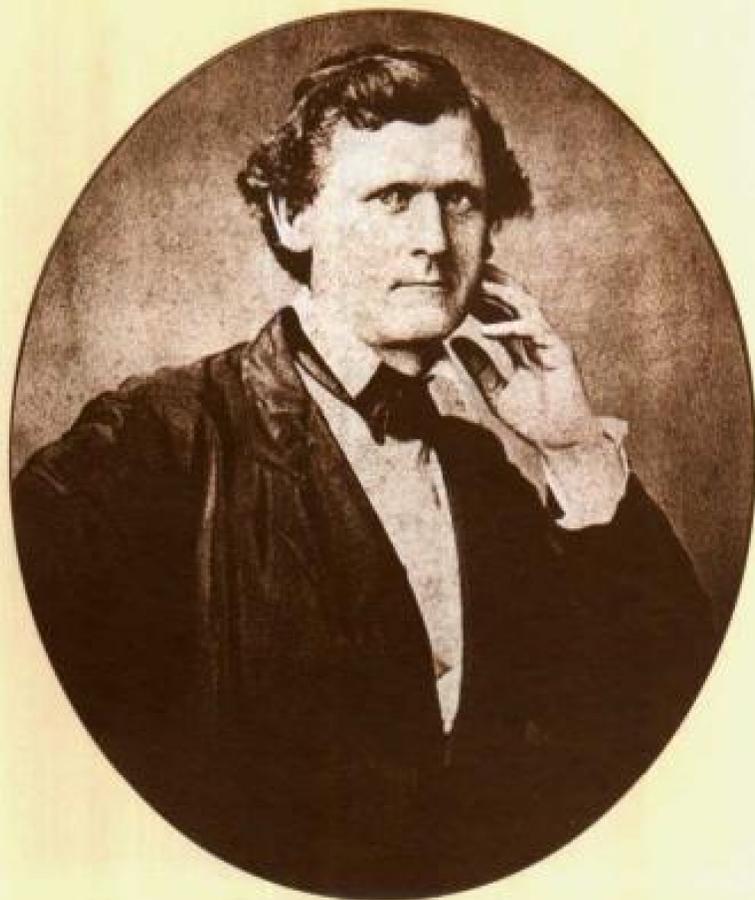
部，甚至在被欧洲人征服后筑丘工程还在继续进行。“连接印第安人和筑丘人之间的线索无穷无尽，堪经推敲，”他总结说，“他们就是同一民族，人们不会再怀疑了，他们会接受这一理论的。”

史密斯森研究所的勘察和其他专业人士做出的努力揭穿了传说的骗局，但是究竟是谁修建了这些土丘以及为什么修建它们依然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在上个世纪，考古学家试图通过逐片逐点地破译筑丘人及其先祖留下的无字记录找寻答案。这项庞大而持久的工程已经用令人赞叹的细节对历史进行了描绘，虽然其历史脉络更为清晰，但是其主要部分尚待完善。

这段历史至少始于1.5万年前，约在最后一期冰川时代末期，第一批到美国的移民通过当时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一座湿软的大陆桥，穿越了西伯利亚来到阿拉斯加，他们跨越冰川向南迁移，猎取成群的猛犸和其他的猎物。1万年前这些动物灭绝后，他们和其后辈以猎取较小的猎物、捕鱼、采集各种野生植物为生。约公



伊弗列姆·斯奎尔



埃德温·戴维斯

元前1000年时，北美东部的各个部族都已有了文化发展的三个前提：陶器的制造，基础农业的发展，对死者的墓葬极为关注，为之举行仪式并将死者放在冰砾阜之中——这是冰川消融时留下的砾石坑床——以及其他的自然山岭和土丘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早期的印第安人不再依赖自然形成的墓穴，而是开始为死者建立真正的墓丘。主要筑丘文化的先驱之一是阿德纳人，他们约在公元前500年出现于俄亥俄河谷中部。考古学家借用了俄亥俄州契利科提附近的一处庄园的名字为之命名，1901年在那里发掘了一座墓丘，出土了极富特色的墓葬品。尽管他们集中分布在契利科提和希奥托河周围150英里的范围内，但他们生活的痕迹却一直扩展到宾夕法尼亚西部、西弗吉尼亚、肯塔基北部和印第安纳东南部。

20世纪30年代，一项由政府资助的发掘项目——主要在肯塔基州进行——发现了阿德纳人各种墓葬习俗的证据。阿德纳人对一部分死者采取焚烧的方式，而将另外一部分死者埋葬在临时墓穴中，或者将他们暴露在树上或典礼平台上任其腐朽并由猛禽啄食，然后将其赤裸的骨头捆好埋葬。

埋葬的方式同样也各不相同。在早期时代，阿德纳人为埋葬尸体挖一个浅浅的土坑，用泥土或树皮加以标示，再堆上颜色不一的土——其中的象征意义至今尚不为人知——形成一座低矮的墓丘，同时不同的土色使土丘更加斑驳陆离。后来，他们修建了精巧的、原木搭建的墓穴，有时还带有原木墓顶，里面可以容纳一具以上的尸体，然后再用泥土将这些建筑掩埋起来。偶尔在这些原木墓穴周围会有木屋环绕。尸体可能会在殓后停放多天供人凭吊，尸体上涂抹着大量的红色赭石和其他颜料以使死者保持生命的红晕，同时还会举行盛大仪式。然后，人们将房屋推倒并用土掩埋，这大约是漫长庆典的高潮部分了。

查尔斯·斯诺认为，最为盛大的墓葬是为“受尊敬的死者”准



■ 密苏里州圣路易斯以北45英里处，密西西比河和伊利诺伊河交汇于此，科学家和学生们正在开掘考斯特遗址，这个名字是拥有这块土地的农夫的名

字。在地下34英尺处，发掘者们发现了不同层位的14处居所。其中多数的年代都在阿德纳和霍普韦尔之前，这些土层的历史可追溯到8000年前。



备的。斯诺是一位研究阿德纳人的生理学专家。他认为，焚烧是为普通人准备的，而木制墓穴则是为贵族准备的。墓葬的复杂性不断增加——随葬物品的质量也不断提高——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地位的差别越来越明显。有趣的是，地位最高的人也可能是身材最高的人。斯诺相信，在受尊敬的男性死者中，6英尺的身高并非异常之事。

不少阿德纳人的墓丘都由许多层组成，这是由于随着岁月流逝，不断有新的墓葬加入而逐步扩展的结果。俄亥俄河边的克莱萨普丘就具有这样的特点。1958年夏，匹兹堡卡耐基博物馆的唐·德拉古对克莱萨普丘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因为一家煤矿公司买下这块地并将在此修建工厂。该公司同意提供4名工人和动力机械来协助搬走泥土。但是，为了保护墓丘内的物品免遭破坏，发掘者使用了手锄和小泥铲，每次只能挖下1英寸左右的土，同时还要不时地和长在丘顶的洋槐树的根作斗争。尽管这座丘的规模相对较小——高15英尺，底基直径约70英尺——但这项工程仍历时13周，是德拉古先前预计的两倍。

但这样的努力还是值得的。在3处主要的集中地，从土丘地面以下3.3英尺处到地面之上13.5英尺处，德拉古发现至少埋有54具骸骨。柱子虽然已经腐烂了，但留在黏土中的痕迹却不可磨灭，残余的炉膛表明这里当初曾有一座房屋，后被拆毁了，这座墓丘就是围绕这座房屋而建的。从公元前200年—公元50年，这里的墓葬从简单的浅土坑发展到了木制建筑，延续了至少2个世纪之久。通过仔细记录土层、研究其中的各项发现，德拉古拼凑出一幅更为清晰的图片，展示了阿德纳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最终，我找到了那把失落的钥匙，来揭示阿德纳文化的发展年代。”这座墓丘从微观上提供了阿德纳墓葬习俗发展的历史顺序，其中，复杂性不断增加是其特点。出土的陪葬品有打磨成的石制工具、刮刀、骨钻及其他的实用物品。在后来的土层里——也就是那些



更高的土层中——发现了宝石耳环、手镯和铜制的戒指及用一种结晶状的岩石刻出来的装饰性剪影——这种岩石叫做云母，很容易剥离成薄片——还有其他各种只能由部族中的尊者才能用的陪葬品。克莱萨普丘的上面一层，在一具骷髅的腿上放着一个所谓的战利头骨，这是一个略经打磨的颅骨，大概是一个被征服的敌人的颅骨，也许是一位受尊敬的先人的颅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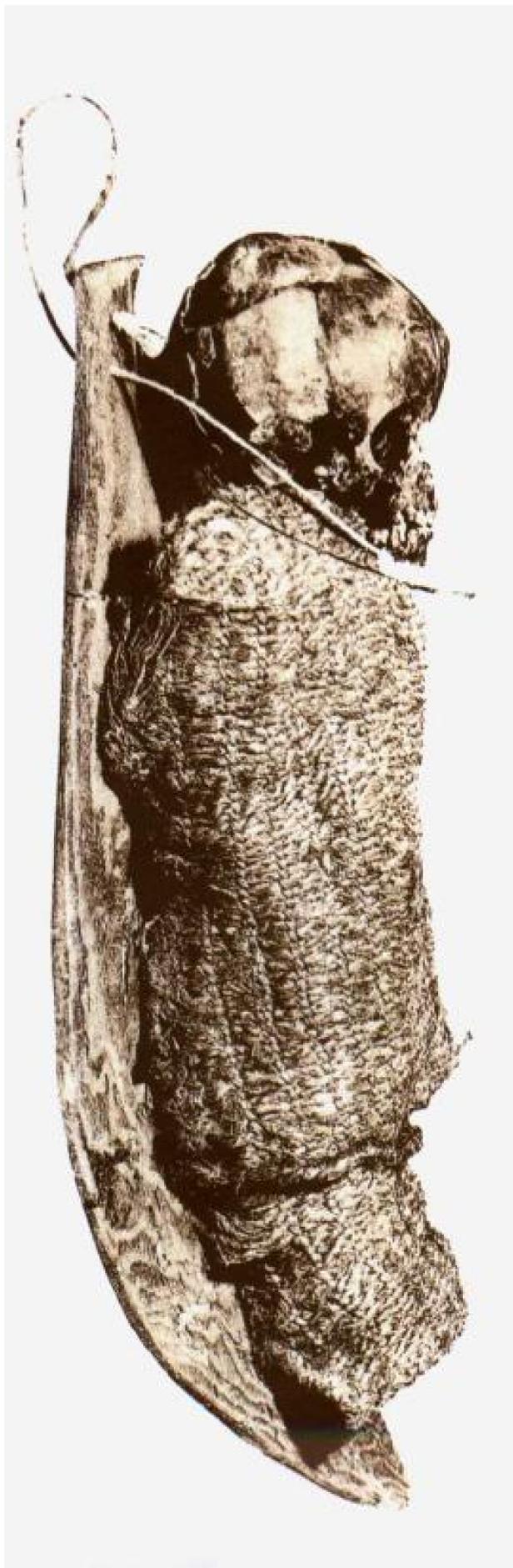
其他地方的墓丘也发掘出了奇异的物品，大约是阿德纳人举行宗教仪式时用的。有一个由鹿或是麋的头盖骨和角制成的头饰，这使萨满(在宗教仪式中的特定装扮者)或是圣者能够扮演这种动物。1940年，阿德纳研究学者，受人尊敬的威廉·S. 韦伯在肯塔基的莱特丘发现了一个狼的上颚，这证明了圣者还扮演更为凶猛的角色。这块狼的颞骨被修整成刮铲状，很明显是为了配合一种把手而制，而狼的牙都还在。韦伯猜想这可能是被叼在一个面具的嘴里的，近20年后这一想法得到了证实。研究者在肯塔基的艾耶丘里也发现了一个类似的狼颞，被放在一个成年男子的头骨旁边，他可能就是萨满。他的上颞上侧面和中间的牙齿都不见了，这样便于他把狼的颞骨插到嘴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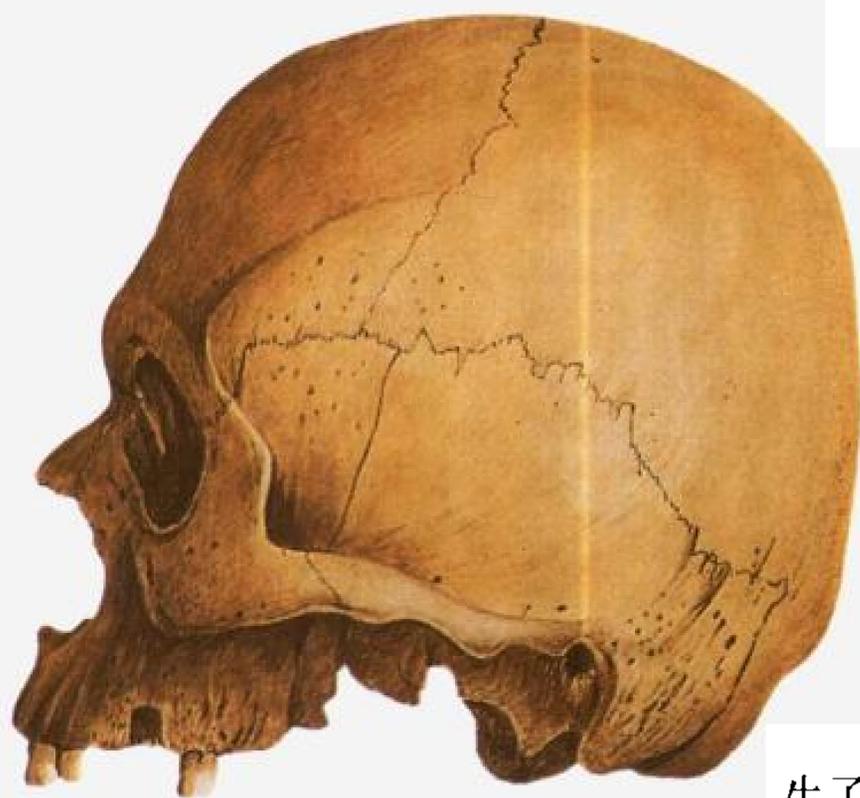
在这个实例中，狼骨面具和这个嘴部残缺的人之间的联系似乎已经确定下来了，但是考古学家们很少能如此肯定地找出曾经拥有这些物品的人究竟是谁。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对阿德纳人来说，烟斗是一件极具特色的仪式用品。一个人的烟斗陪伴他一生直到走入坟墓，大概在来世还要供他使用。但是唐·德拉古指出，在一座墓丘里，有一个人拥有不少于32只烟斗。“为什么呢？”他发出疑问，“这个人是做烟斗的吗？是不是部落里的男人将他们珍贵的烟斗奉献出来以表示对死者的尊敬？是不是只有一定的人才有权力拥有烟斗？”类似的问题不断缠绕着研究早期印第安文化的考古学家们，但是，就像德拉古说的那样，“不幸的是，目前的信息通常还不能够保证得出肯定的答案”。

除了发掘出的骸骨和随葬物品外，墓葬丘还提供了一些证明阿德纳建筑的实质的线索。不知为什么，土丘通常起于推倒的房屋原址上。在发掘中，这些建筑中的柱基表明，圆形地面的直径为15—60英尺不等。最大的建筑应当是举行仪式时的聚集场所。柱基的倾斜度约为11度，这表明在茅草或树皮盖成的屋顶下，这些墙向外微倾，大概是为了防止水从侧面流下时腐蚀捆在柱子上的厚厚的树皮。

反过来，这些居住地的残物也提供了阿德纳人生活方式的其他方面的线索。这些房屋已经不复存在了，只从屋中的炉膛里找到了炭化的果壳、丢弃的兽骨和几个世纪前的食物残渣。此外，在肯塔基州和俄亥俄州的一些洞穴和岩石栖所中，似存留一些阿德纳人在每年的一定时间里在此生活的痕迹，由于气候干燥，一些种子和废弃物得以保存下来。经过对这些残余部分的检验和分析，展示出这个民族的一些生活景况：猎取鹿、麋和小的动物，采集野生植物和果实，进行基础的农业耕种，种植南瓜和向日葵等农作物。

美国最惊人也是最有名的土筑工程——巨蛇丘，蜿蜒跨过俄亥俄州西南的一座山岭，虽然和通常情况一样，由于这一文化消逝的年代太久远，学者们无法肯定地说就是他们修筑了这座土丘，人们还是普遍认为这就是阿德纳人的杰作。这座覆满绿草、起伏不平的墓丘宽20英尺，高5英尺，如果要完全伸展开来的话，从其紧紧缠起的尾部到大张的嘴巴之间足足有四分之一英里那么长。它是世界上已知的最大的蛇形塑像。“这是西部人对蛇的古老崇拜的标志吗？”哈佛皮博迪博物馆的馆长弗雷德里克·沃德·帕特南发出了这样的疑





■ 和墨西哥的古代民族一样，阿德纳人也将他们的婴儿放在摇篮板上，把他们的小脑袋绑在上面以防止他们柔弱的脖子折断。如左图所示的这具婴儿骸骨。摇篮板和织物分别发现于肯塔基州一处阿德纳人的遗址中。这一风俗将人的头骨后部永久地压平了。斯奎尔和戴维斯在其图片中，就对这种做法引起的畸形头骨(下图)和没有受到这种压迫的头骨做了比较(上图)。

问，他在1890年参观这一遗址时，觉得应该对此进行研究。“斜倚在这条巨蛇的起伏处，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洒在远处的山顶上，将它们长长的影子投在山谷里，我沉浸在对过去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沉思中；似乎有一幅远古时代的图画带着命令向我走来，要求我解开这个谜。未知的必须得以揭示。”

帕特南从波士顿的私人捐赠者那里筹集到了5880美元以维护这座土丘。1900年，哈佛大学将这块占地60英亩的遗址转让给俄亥俄州。如今巨蛇丘成为一处公园，每年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蛇头附近的那块谜一样的椭圆形土丘激起了所有来访者的好奇，人们对此做出了各种猜测，有的说它是要被蛇吞下去的一只青蛙或是一只蛋，还有的说它是蛇撕咬时大张的嘴。

公元前1年左右，阿德纳文化逐渐发生了变化，就像与之相关的其他事情一样，这些变化至今仍是难解的谜团。自出现以来，俄亥俄州的阿德纳文化经过了5个世纪，逐步演变成后来的筑丘人文化，现在这个文化被称为霍普韦尔文化，这是俄亥俄州一个农场的名字，在那里第一次出土了墓葬物品。霍普韦尔文化把从阿德纳文化那里继承来的墓葬习俗和其他风俗延续下去并加以发展，但他们最终却远远超越了前人，取得了令人目眩神迷的成就，这使他们先祖的成果相形见绌。



霍普韦尔人将金属和宝石制成精美绝伦的饰品，把阿德纳人娴熟的技术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环绕阿德纳人的土丘的简单的环形堤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们建造了日益扩大的仪式围场，其形式之多令人难以想像：计算精确的几何形土丘、偌大的广场和延伸几英里之遥的大道。

通过贸易和旅行，霍普韦尔人从他们位于俄亥俄州南部的中心地带出发，从大平原以东的大陆地带获取了各种观念，并进行了相互交流。然而，霍普韦尔人并没有建立政治性王国，而是像伊利诺伊州立博物馆的约瑟夫·科德威尔说过的那样，建立了一个“互动空间”——一片发展商业和交流思想的疆土。

由于拥有相同的传统，霍普韦尔人的丘葬习俗和伴随的仪式将俄亥俄州南部的不同民族联系起来，贵族们产生了对仪式物品、随葬品以及用来制造这些物品的奇异材料的巨大需求。只有在从落基山到大西洋、

■ 这块威尔明顿的石板出土于俄亥俄州克林顿县，是砂岩制成的一种模具，规格为4英寸×5英寸，上面对称地刻着风格独特的猛禽图像，它大概是阿德纳人用来文身用的，或是用来给布匹或墙壁压花用的。它的背面像磨刀石一样布满沟槽，说明上面曾磨砺过骨针或骨刀，里面嵌着用于涂染身体的红色赭土石。据目前所知，这样的雕花石板共有14块，这是其中之一。

从大湖区和加拿大到墨西哥湾的广阔领域里建立一个惊人的贸易网才能够满足这一需求。

和阿德纳人最后时期采用墓葬方法相比，俄亥俄州的霍普韦尔人的墓葬方式并无明显差别。据估计，四分之三的墓葬都是火葬，其他的尸体则被放在木建的存尸室里。工人们一筐一筐地在坟墓周围堆土堆，有时，他们也会在无意之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俄亥俄州历史协会的亨利·谢特伦曾记述，他“发现过完整的装满土的土筐，大约是那些工人太疲惫了，也可能是太粗心了，结果将它们‘连筐带土’一起扔进了土堆”。

霍普韦尔人的墓丘和阿德纳人的墓丘不同之处在于：这些墓丘有着数量惊人的随葬品。为了给1893年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哥伦布展览会提供展品，沃伦·穆尔黑德在俄亥俄州契利科提附近的一个占地110英亩的上围场里，发掘了那里30多座土丘中的15座，这是克劳德·霍普韦尔拥有的一片农场，这个文化也就由此得名。他们在最大的一座土丘上挖了5条通道，按照穆尔黑德的估计，这座土丘有500英尺长、180英尺宽、33英尺高。在墓中，他发现了一组墓葬(共48个)，并随葬有丰富的铜器，其种类之多令人咋舌。有鱼形和鸟形塑像、几何图形的雕刻以及由包铜的木头制成的鹿角形的头饰，同时还发现了23件胸铠和67把斧头，其中一把重达38磅，可以肯定它只能作为仪式用品。

30年之后，亨利·谢特伦在同一座墓丘里发现了一个高个子青年男子和一个青年女子并排停放的尸骨残骸，他为所见的景象而震惊：“在这个女子的头上、脖子上、臀部和膝盖上以及尸体周围环绕着成千颗珍珠和包铜的木珠与石珠，墓的一侧摆放着整整一排铜制的耳饰；女子的手腕上戴着铜手镯；两个人的耳朵上都装饰有铜饰物，他们都戴有灰熊牙齿做成的项链，胸前都有铜制胸甲。”在做最后的检查时，有一个出人意料的发现：两具骷髅都装有铜制的假鼻子。



正因为霍普韦尔人丰富的墓葬，致使一些人将其定义为北美的埃及人。预计仅最初发掘霍普韦尔墓葬群时就发现了10万颗淡水珍珠。这些珍珠取自附近俄亥俄河支流中的贝壳，然后被串成项链或缝制在衣服上。在俄亥俄州的另一座墓丘里，共出土了1.2万颗珍珠、3.5万颗珍珠串珠和2万颗贝壳串珠，同时还有几张小小的金箔、铜箔以及陨铁串珠。在其他的墓丘中出土了铜制的鸟形、龟形和人形塑像，更多的珍珠和上百件拟形烟斗，其中许多都已经破碎了。罗伯特·西尔弗伯格，一位以此为题的畅销书的作家的看法是，“展示这些奢华，纯粹是为了摆阔的浪费行为”，“显示了”“一种对豪华的无节制的喜好”。

水路是霍普韦尔人进行贸易的主要通道。俄亥俄河的支流，如迈阿密河和希奥托河向北延伸到大湖区附近，成为从苏必利尔湖和安大略湖输送铜和银的路线，独木舟从北卡罗来纳运来做装饰品用的云母。6种各不相同的龟壳、梭子鱼颞骨、海螺壳和鳄鱼牙齿来自佛罗里达和墨西哥湾沿岸地带，由独木舟沿查特胡奇河向北运送，经田纳西州和俄亥俄州到达霍普韦尔人的住址，然后被加工成珠宝。在今天的圣路易斯一带，方铅矿硫化铅被打成粉末，制成一种灰色颜料，用来装饰脸部和身体。作为交换，俄亥俄州输送出火石山出产的用于制造工具的优良燧石，以及由红灰色的俄亥俄烟斗石做成的烟斗。

黑色的火山玻璃，即黑曜岩经过的路途是最遥远的。由于黑曜岩是制造刀具和仪式投掷器的尖端的珍贵材料，人们在爱达荷州和怀俄明州都进行了开采，在整个中西部有好几处霍普韦尔的遗址也都发现了黑曜岩。霍普韦尔墓葬群11号丘的一具尸骨附近发现了重达几百磅的黑曜岩。亨利·谢特伦推测说，这座墓丘的主人“是部落里的一名燧石打制工匠，作为对其重要职责的称赞，人们把他做工用的这些材料和他埋在了一起”。

在地区间的贸易点上，或者也可能在霍普韦尔人长途跋涉的



■ 这只阿德纳人的头骨发现于肯塔基州的一座墓丘中。他上颌的门牙都不见了，那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就被拔掉的。这样他就能将一块发现于其尸体旁边的狼的颌骨放在嘴里了。他大概是个萨满，在举行特定的庆典或仪式时，他需要表现狼的特性，因而必须戴上狼的面具和这块狼的颌骨。

旅途中，这些材料和成品不断易手。工匠们将源源不断的来自贸易交换的材料制成小件工艺品。他们用云母和铜削成各种可爱的自然物的形象。用石头和黏土塑成的烟斗也采用了动物的形象，精美无比。一些陶器摆脱了原有的烹饪和储藏的实用性设计，在其光滑的表面上，对称地重复雕刻着猛禽和其他的代表类似力量主题的图案。

黏土塑成的用石头、古老的象牙刻成的人形小像向我们展示了霍普韦尔人的衣着习惯：男人们围着缠腰布，天气炎热时，妇女赤裸上身，穿着束腰的齐小腿长的裙子。有一尊塑像描绘了一个将头发在前额上打成结的男人，这在后来的平原印第安人中是萨满的标志。还有一尊塑造了一位显然是萨满的人，他穿着熊皮，腿上放着一个人头。另外有一些塑像是正在哺乳孩子或是背着孩子的妇女形象。

这些工艺品的质量和数量都表明，这是一些半职业化的匠人，不仅因为他们制造时表现出娴熟技能，还因为有很多工艺品几乎完全相同。尽管考古学家们无从找出确切答案，但有些物件似乎确是专门为随葬而造的，甚至看似日常用的工具和器皿都不用来使用，而是经常被用于葬礼的仪式，或者也有可能是作为某人的力量法宝。总之，通常它们没有任何用来佩戴的迹象。实际上，有些物品的古怪设计——一些由铜、云母



和黑曜岩制成的刀剑的尺寸或形状极为异常——表现了他们在实用基础上对美学价值的追求。

考古学家推测,只有在成熟的经济体系和贵族阶层的支持下,匠人这个特殊群体和他们的贸易网才能得以存在,贵族阶级还动员和激励大众建设庞大的公共工程项目。俄亥俄州纽瓦克的土筑围场的路堤占地曾一度超过4平方英里,这座由环形场地、广场和大道相互交织成的复杂围场,估计共用土约700立方英尺,如果每人每天尽其所能而不停地劳作的话,那么,需要300万人花费300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一工程。如今这片土地属于俄亥俄州历史协会,其中一部分是一个公园和一个高尔夫球场。

这一运土工程动用的力量令人震惊,使人赞叹不已的是完成工程的施工才智。詹姆斯·马绍尔是伊利诺伊州的一位土木工程师,他曾勘察并研究了200多座墓丘,发现其计算极为精确,他甚至猜测曾经存在一所霍普韦尔“数学学校”,拥有关于直角和其他几何概念的知识。马绍尔认为,霍普韦尔人的工程师们和现代





■ 长达 1 英里的巨蛇丘沿着俄亥俄州亚当斯县的一座山岭绵延起伏，它的嘴巴大张着，看起来似乎正在吞噬猎物。尽管这座最大的象形土丘没有提供任何关于其起源的线索，但学者们相信这是阿德纳人的作品，因为附近有一座村庄遗址和一些土丘都采取了传统的阿德纳圆锥状外形。

建筑师一样，都是先做出计划的比例模型，然后打下木桩，画出正式的坐标，他们使用的标准测量单位是 61.75 码。

没有人知晓散布在霍普韦尔地区的几何图形土丘的重要意义。一些研究者推测，除了作为一些特定部族的集中场所外，每个土丘还可能是代表这个部族的标志。另外一些调查者在纽瓦克和其他的霍普韦尔遗址中不仅发现了工程的精确性，还发现了准确无误的天文排列。这说明这些工程除了作为仪式中心之外，还是观察月亮或太阳的天文台。但是，密歇根大学的荣誉教授及“东部林地考古学”公认的前辈詹姆斯·B. 格里芬认为，“上筑工程是专为天文观察而建而且十分精确”，这样的一个结论是“有待商榷的”。

霍普韦尔社会过于注重豪华的礼仪，这和其贫民的世俗生活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直到 30 年前，考

远方来宝： 墓丘的馈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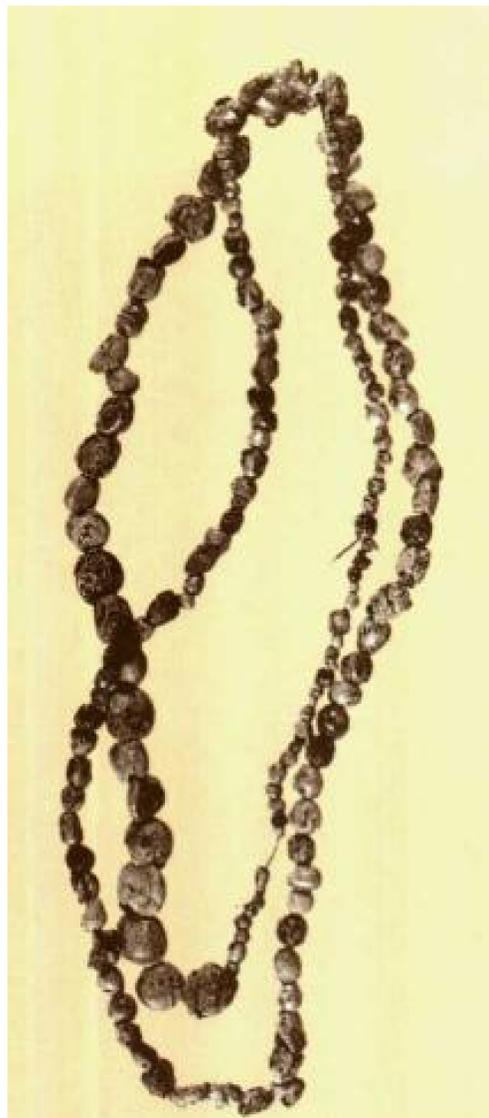
FROM THE
BEYOND: BOUNTY
OF THE MOUNDS

霍普韦尔人给死者奉献了丰富的财物，在北美，无论是远古还是后来的文化，其数量和花样都无法与之相比，它们在墓丘中放置的陪葬品与古埃及墓穴中的不分轩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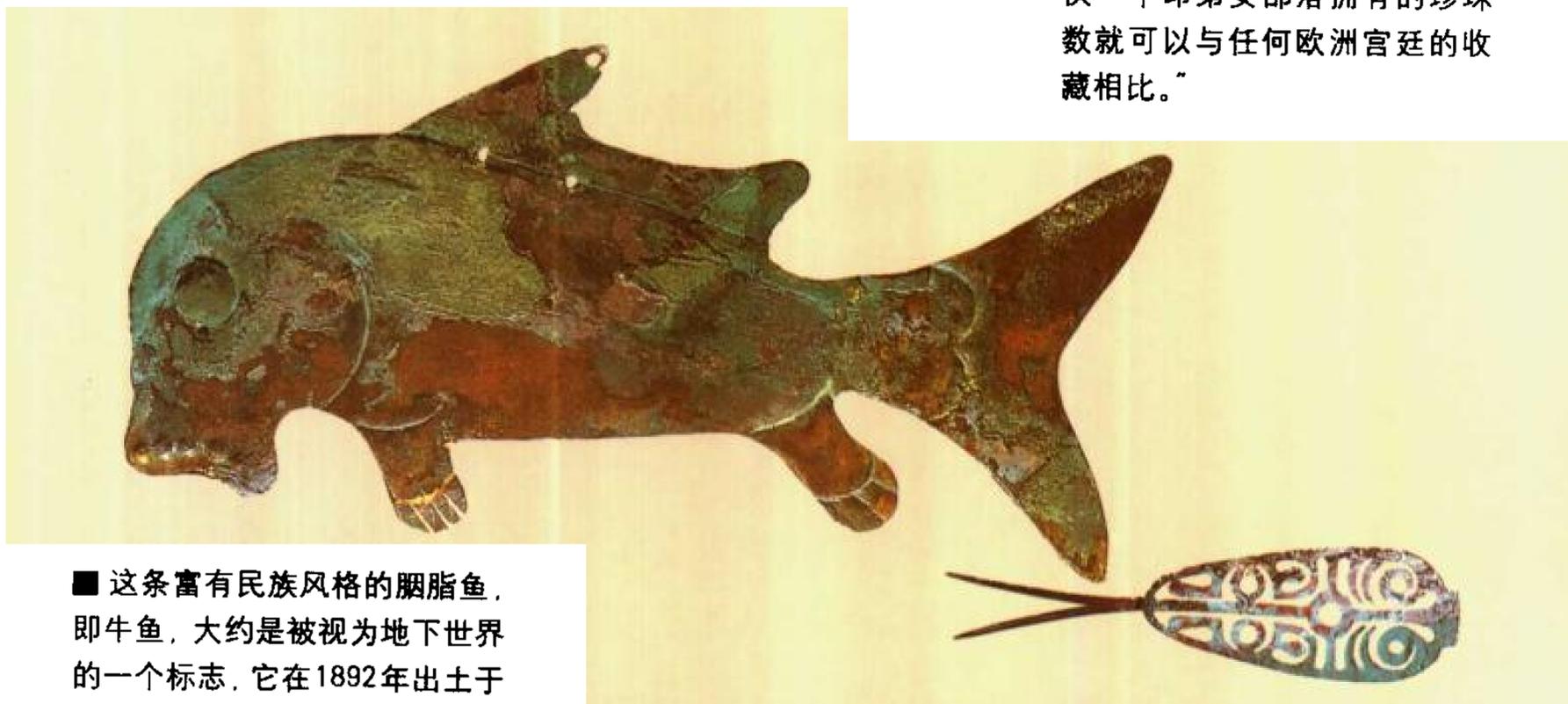
大量被用来陪伴死者的淡水珍珠是霍普韦尔人从它们的邻居那里获得的，其他的材料则来自这片大陆上相当遥远的地区：铜来自苏必利尔湖盆地和

安大略湖，黑曜岩来自衣阿华和怀俄明，奇异的贝壳则来自墨西哥湾海岸。霍普韦尔人所建立的广阔的商业网表明了它们资源之丰富以及他们对陪葬物品的煞费苦心。

得到原材料后，巧手的匠人就把它变成各种花样繁多、精美繁复的物品。物品(如图所示)多数采用了动物形象或其他自然物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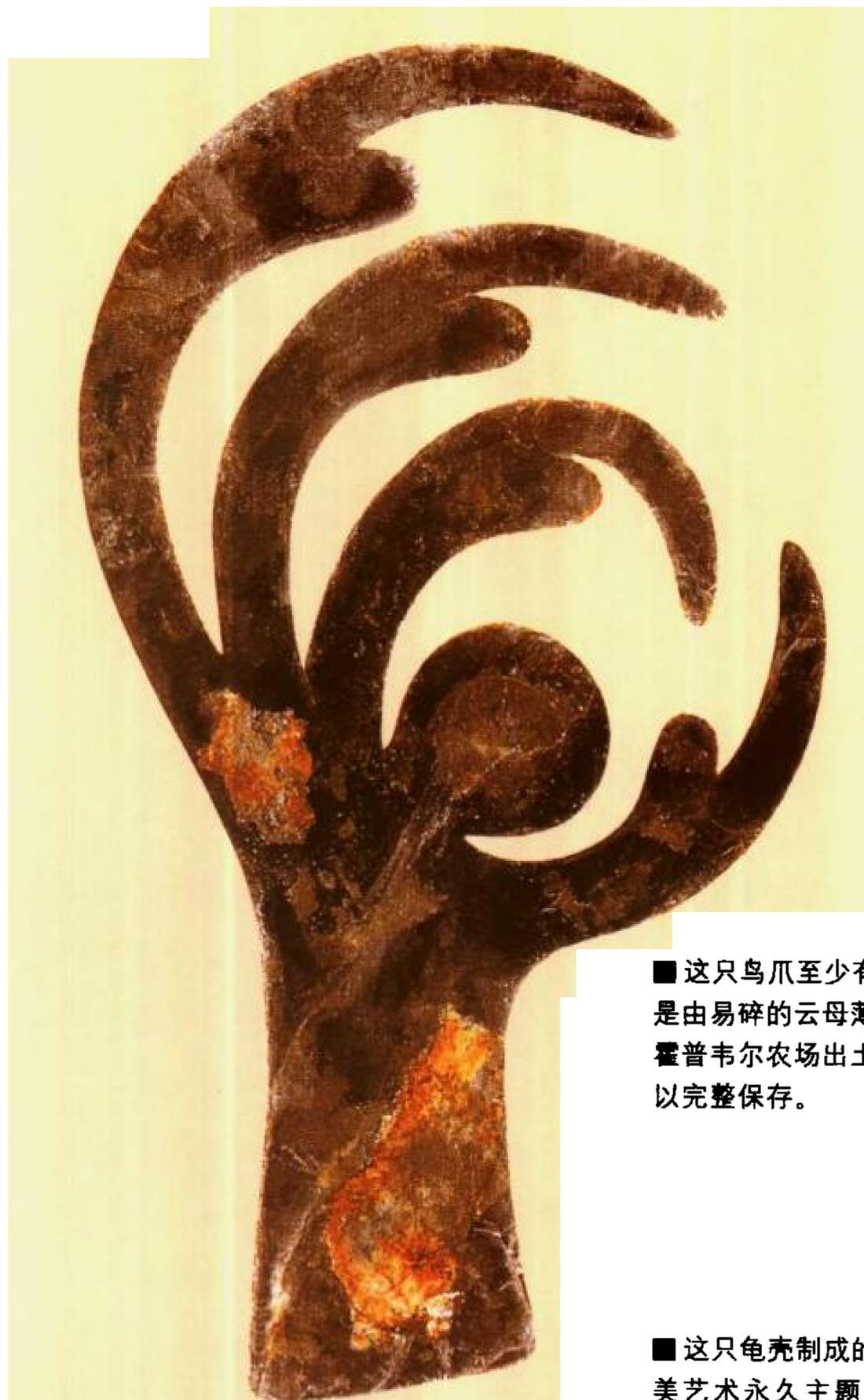


■ 霍普韦尔人视淡水珍珠为至宝，在他们的墓葬中有数以百计的如上图所示的这种珍珠。一位学者宣称：“在筑丘人的时代，仅仅一个印第安部落拥有的珍珠数就可以与任何欧洲宫廷的收藏相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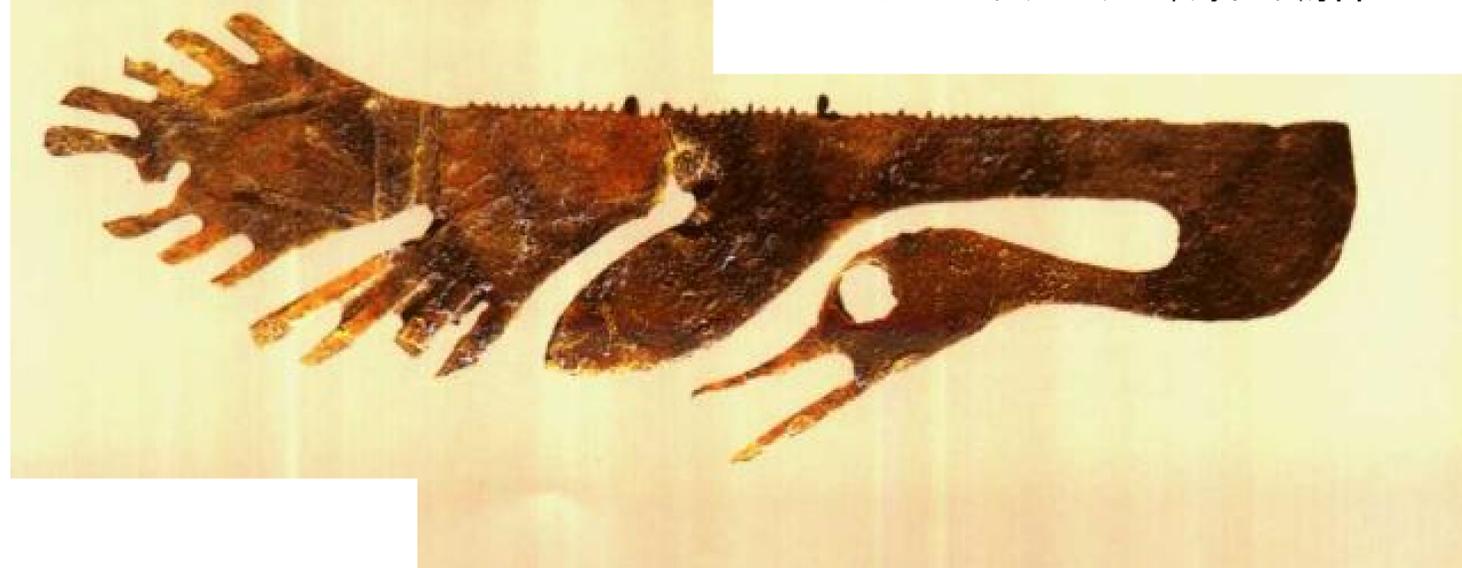
■ 这条富有民族风格的胭脂鱼，即牛鱼，大约是被视为地下世界的一个标志，它在1892年出土于俄亥俄州霍普韦尔农场的一座土丘中。这个农场的名字也就与整个霍普韦尔文化有了关联。

■ 这个伸着分叉舌头的蛇风格奇特，长约20英寸，是由锻造成薄片的铜制成的。这件工艺品来自霍普韦尔农场40座土丘中最大的一座之中。



■ 这只鸟爪至少有 1800 年的历史，是由易碎的云母薄片刻成的，但在霍普韦尔农场出土时却奇迹般地得以完整保存。

■ 这只龟壳制成的野天鹅是代表北美艺术永久主题的一个典范，它出自俄亥俄州的赛普丘。锯齿状的边缘是乌龟两片毗邻的肚甲的自



古学家的兴趣一直都在土丘的发掘上，而将霍普韦尔人的村落丢在了一边。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俄亥俄州的一位考古学者奥拉夫·普鲁弗提出了所谓的“村落猜想”。这个想法基于他自己和其他人的实地勘察结果，他提出，霍普韦尔部族生活在分散的“半定居性的农庄或村落里”，一般都在空闲的仪式中心的附近。

从那以后，发掘工作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普鲁弗的看法。霍普韦尔人住在矩形或椭圆形的房屋中——这和后来印第安人的棚屋并无差别——和他们的大家庭在一起，一家约有13个人。不多的这样几户人家，也许只要三家就可组成一个村落。许多这样的村落的居民定期到仪式中心聚集参加葬礼或是其他典礼，或是修建新的土筑工程。

除了做出了居住模式的推理之外，普鲁弗还重点研究了关于霍普韦尔人如何维持生计的问题，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对这一点争议不休：他们和阿德纳人一样，是靠猎取小动物、采集坚果及其他野生食品的，还是靠种植谷物、甚至玉米来获得食物？普鲁弗在俄亥俄州研究了近40个小的村落遗址以求找到答案，这些村落的直径都不足100英尺。后来，在1963年，普鲁弗得知在霍普韦尔地区的中心即契利科提以南2英里的地方可能有一个霍普韦尔人的村落遗址——那里很快就要因一条新公路的建设而被毁掉了。

地表迹象看起来并不乐观，但是向下挖了8英寸后，普鲁弗和他的勘测队就发现了一个主沉积层：陶器碎片和其他物品的碎片沉积厚约1英尺，占地面积为1.33万平方英尺。这个丰富的沉积层大约始于公元400年，其中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村落里的居民的饮食特点，在这堆废墟中发现了2000只软体动物的外壳和残余的野生植物。普鲁弗还发掘出了一粒玉米和两片稻穗碎片，这说明霍普韦尔人早就种植谷物了。然而1987年的一项后续研究对此发现并提出了质疑，该研究显示，这一遗址受到了“历史污染”，玉米粒可能是后人所丢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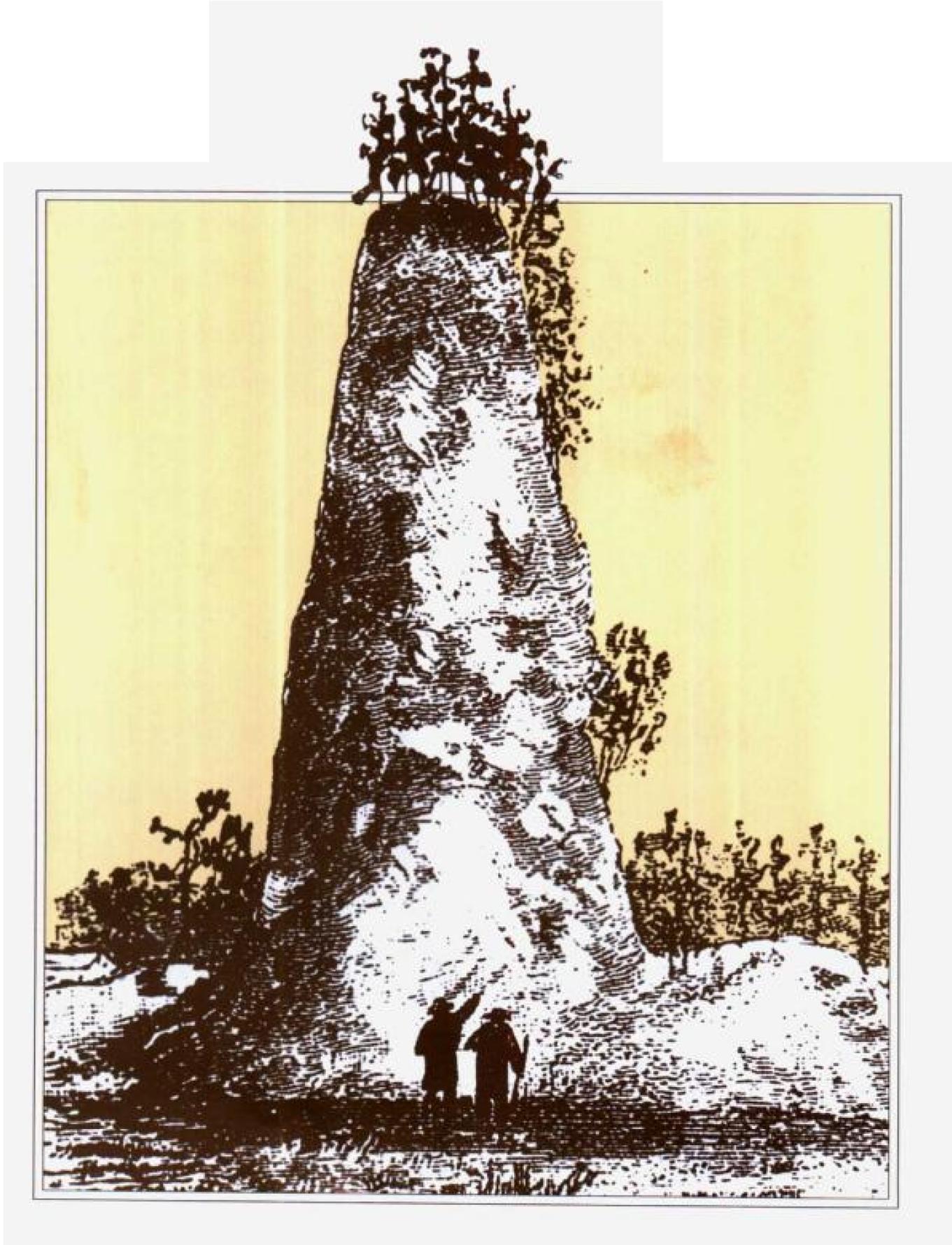
无论契利科提遗址的真相如何，对土丘里发现的人骨的分析显示，霍普韦尔人对玉米的食用量十分有限。玉米是一种需要定期照料的作物，然而，史密斯森研究所的布鲁斯·史密斯和其他研究者依然坚持认为，即使在人们假定的玉米这种作物引入之前，霍普韦尔人就已经基本上是农民了，他们在河边建立村落是因为那里有肥沃的土地。在遗址中发现了霍普韦尔人的石锄和储存种子用的容器，这都表明了一种农耕的生活方式，至少种植了包括向日葵和南瓜在内的7种不同的本土作物。

尽管霍普韦尔人拥有多产的农业和奢华的典礼，他们还是走向了衰落。公元300年—公元400年之间，也就是他们在俄亥俄州南部出现了大约4个世纪之后，俄亥俄州的霍普韦尔文化逐渐衰落。人们曾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疾病、饥荒、内战、不加节制的人口增长、不明原因的贸易网崩溃或者是气候的变化影响了庄稼和野生植物的长势。

无论原因为何，到18世纪末，当新的欧洲征服者大举到来时，土筑的工程遍布四方，仪式中心死气沉沉，只有缄默的死者还留在那里。阿德纳人和霍普韦尔人——那些拥有开拓性知识的“野蛮人”——的子孙已经成了一盘散沙，在欧洲人带来的战争和疾病中，他们遭到了大量屠杀，人数骤减，其文化也日渐消亡。但是，他们的祖先取得的成就依旧灿烂无比。正如格里芬博士指出的，阿德纳人和霍普韦尔人在1万年前就实现了从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到安居在稳定的村镇里的农业生活的转变。如果当时环境允许他们继续沿着印第安独特的道路前进的话，说不定他们还可能创造出更高的文明呢。

巨型土堆

STUPENDOUS PILES OF EARTH



MOUND BUILDERS & CLIFF DWELLERS

19世纪早期来到中西部的移民无须走远就能看到起源神秘的巨大土丘。一位旅行者在1811年写道：“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新兴的市镇，或是位置适当的农场，在其附近找不到这些遗迹的。”确实，在圣路易斯，那时叫做芒德城，无数的这种人造的小山丘点缀着那里。

在东部，公众对于这些遗迹的好奇在一家夸张的报纸那里得到了满足。纽约的一家小报《弗兰克·莱斯利》在1883年5月的一期上描述并展示了莫纳德土丘(左图)，这是一座“巨型柱子”，但其比例之匀称令人难以置信，它位于阿肯色州的德沙县。据说它有100英尺高，但实际上，它只有35英尺高。其实这家报纸完全没有必要夸张，因为还有许多更大的土丘，数目繁多，足以吸引读者。如，在伊利诺伊州的卡霍基亚，这座城方圆仅8平方英里，但其最大的金字塔状的土丘却可与埃及的大金字塔相媲美，该丘基座占地面积达16英亩之多。“这真是一座庞大的土堆！”1811年的那位旅行者这样评论道，“要堆起这样大的土堆必然要花费多年的时间和大量的人力。”

幸运的是，研究者对这些土堆——后来被证明是史前社会，如阿德纳人、霍普韦尔人和密西西比人的杰作——的许多遗址做了绘图和调查。“为了保证完全精确，我们不遗余力。”伊弗列姆·斯奎尔和埃德温·戴维斯自豪地写道，他们是1848年密西西比河谷土丘调查报告的作者。这些人还有其他研究者当年考察过的大部分土丘都已消失了，农民和城市开发者的耕犁将它们锄去，公路铺盖了它们，劫掠者扫空了它们。但是这些记录唤醒了这些逝去的遗迹。当代的考古学家利用它们来研究曾经广泛分布的古迹并确定修建它们的目的，同时也用于了解这些能工巧匠本身的历史。

土筑工程：着意之举

EARTHWORKS: A PURPOSEFUL LABOR

横贯整个俄亥俄河谷,阿德纳人和霍普韦尔人以成千的土丘修改了地平线的线条,他们修建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予死者以荣光。阿德纳人所修建的这些圆锥形建筑实际上是他们的公墓,可以容纳50具甚至更多的尸体,其高度也从几英尺到80多英尺不等。

霍普韦尔人所建的土丘也是作为集体墓地的,但是这个民族埋葬死者更贴近地表,他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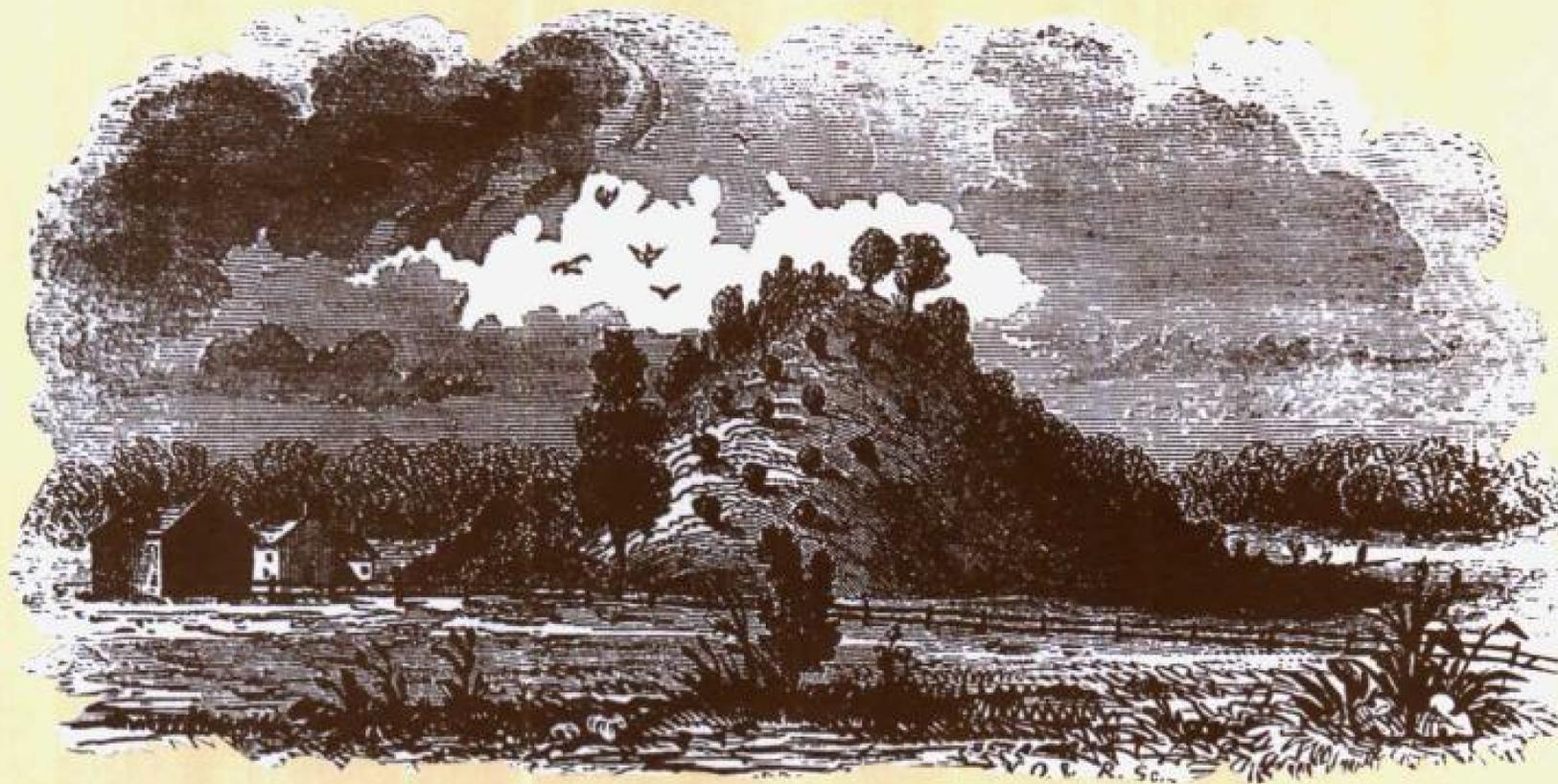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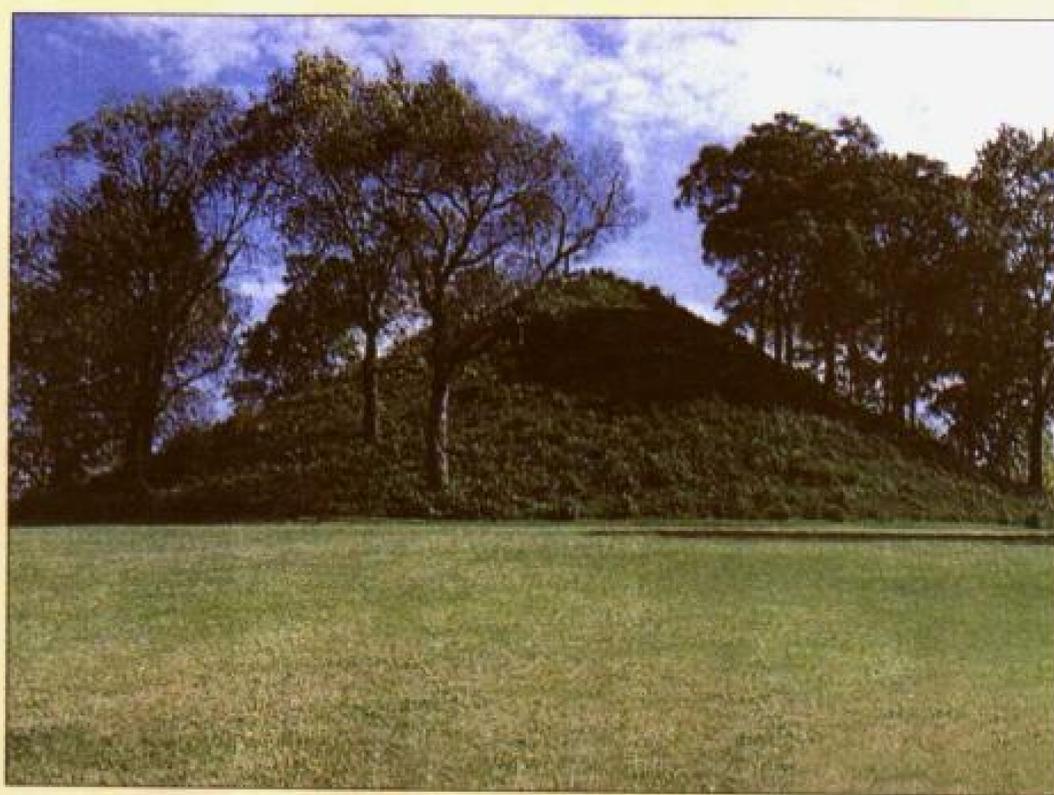
墓丘规模是横向扩展而不是纵向延伸的,这使得它们形态各异。与阿德纳人不同的是,霍普韦尔人对死者极为慷慨,陪葬了大量豪华的物品,也就是这些陪葬品使墓丘后来成为探宝者的主要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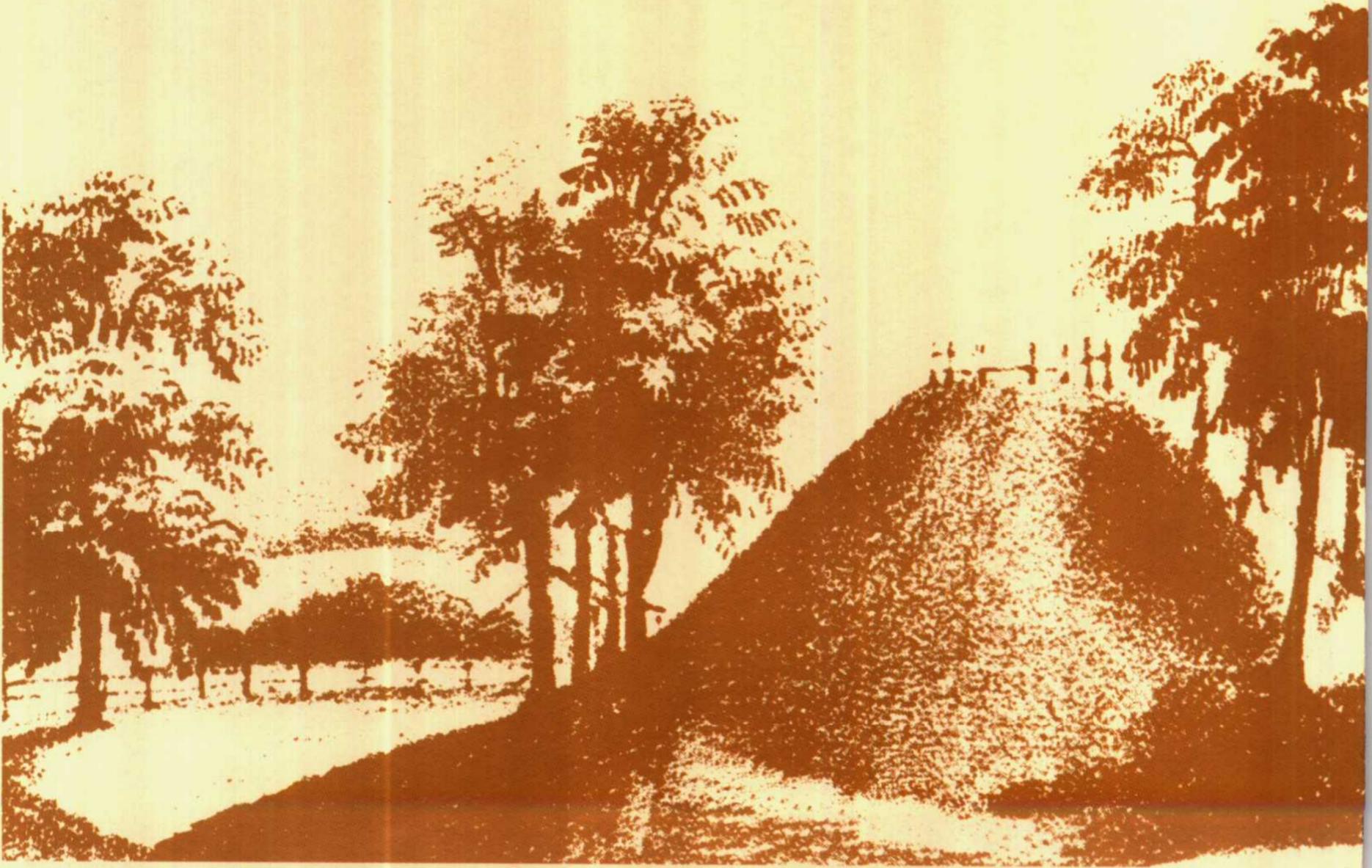
在密西西比河谷和墨西哥湾沿岸地带,在霍普韦尔社会衰落了600年后,另一种传统兴盛起来。这些后来的部族也建立了自己的土丘,但其目的却完全不同。这些土丘通常是庞大的而且

其顶部平整,它主要是作为公共生活的中心,同时也是强调贵族权利的重要建筑的基础,而非死者的安息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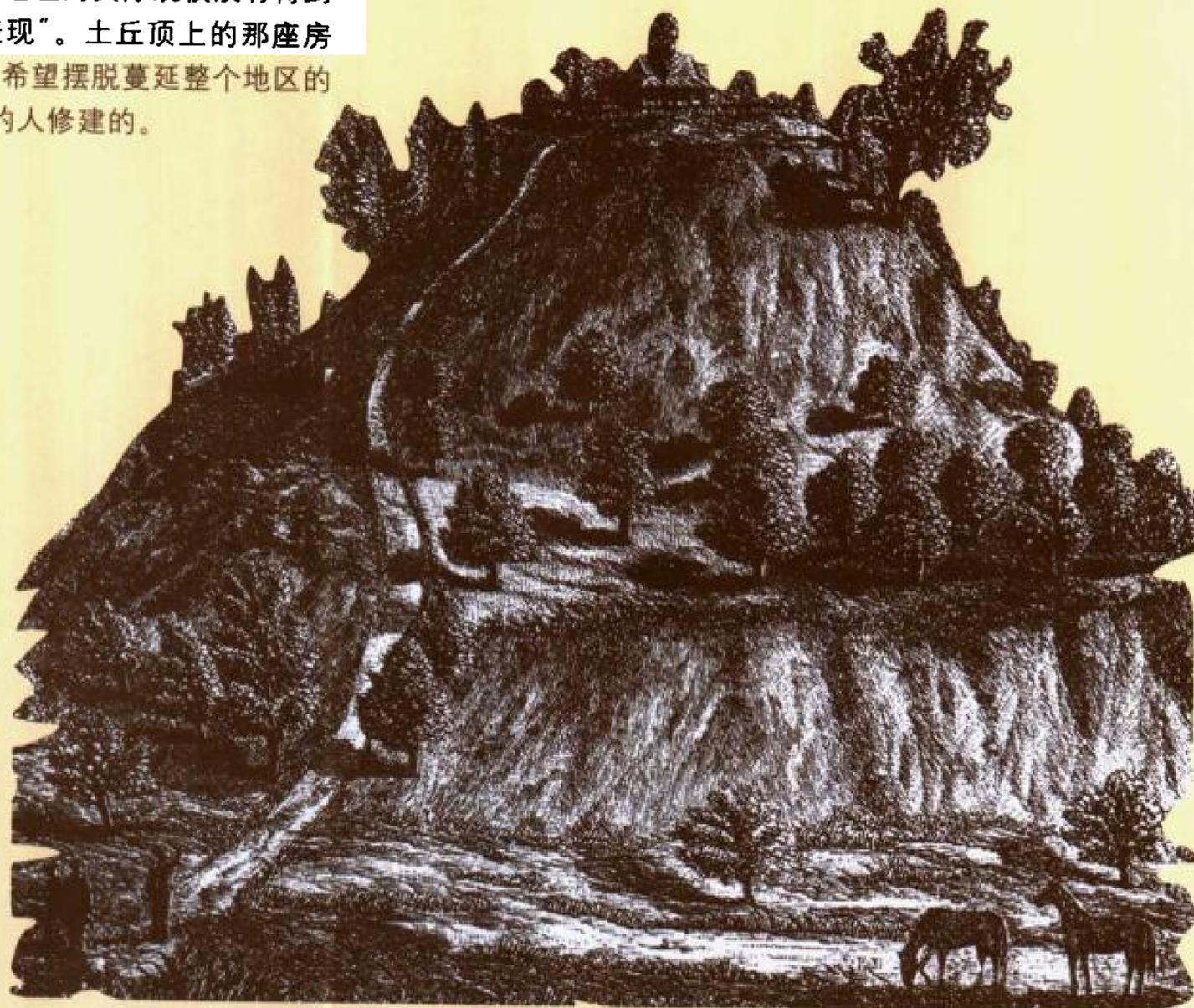


■ 左图照片所示的是现存最大的阿德纳土丘之一，俄亥俄州西部的迈阿密堡丘的近期状况。该丘在1869年被发掘者削去部分顶部之前高达68英尺。1848年的这幅版画(下图)显示，这座土筑的工程变化不大。我们可以在本页背景的这幅版画上看到在俄亥俄州玛丽阿塔的一座阿德纳土丘，这是另一座逃脱了毁灭之灾的土丘。它也被曾经被一位拓荒者作为自家的墓园。





■ 位于伊利诺伊州卡霍基亚的芒克斯丘(左图), 高约100英尺, 是墨西哥以北最大的人工建成的土丘。考古学家威廉姆·麦克亚当姆斯赞叹:“我们几乎无法相信这一杰作出自人类之手。”他曾在1887年出版了一幅描绘密西西比人杰作的版画(下图), 但令他遗憾的是,“由于采用了透视法, 视图被缩短了太多, 这座遗址的实际规模没有得到很好的表现”。土丘顶上的那座房屋是一个希望摆脱蔓延整个地区的“疟疾”的人修建的。



贵族安息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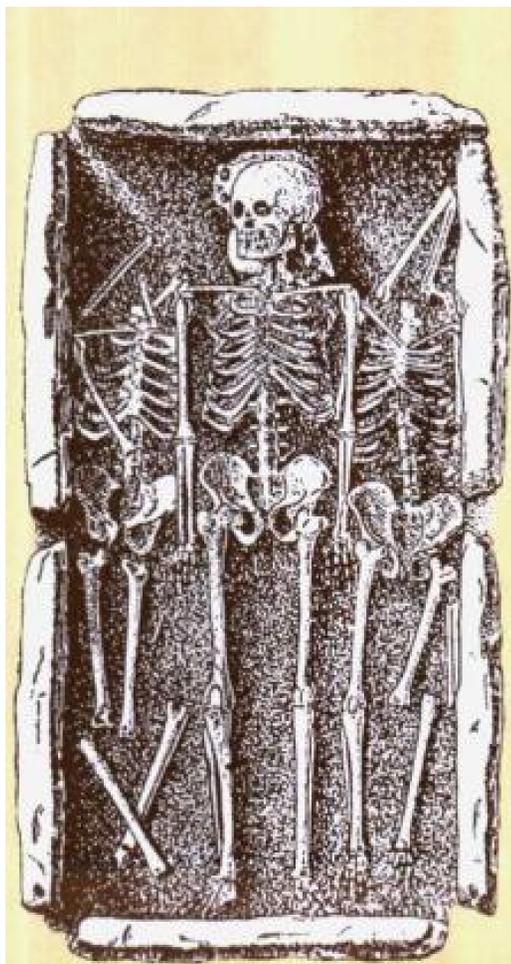
RESTING PLACES FOR THE NOBLE DEA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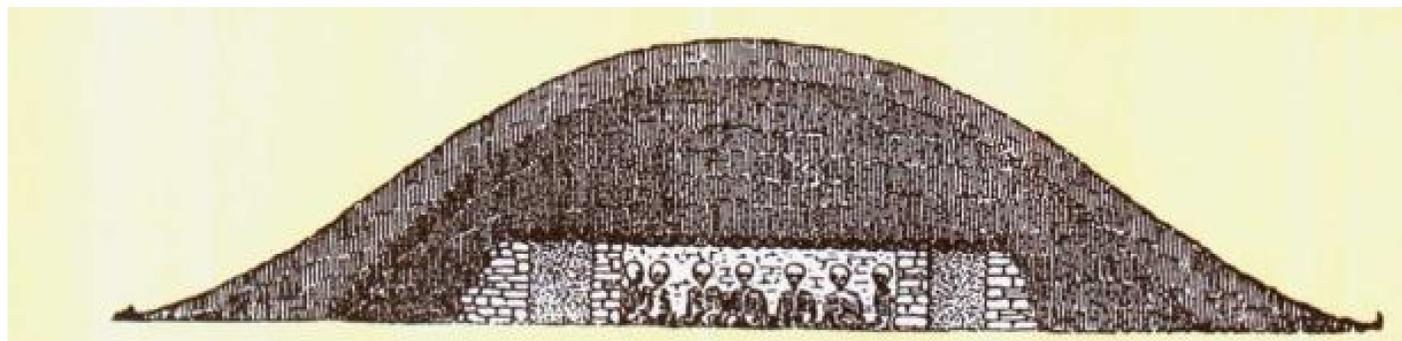
约在公元前500年，最早的阿德纳的土丘只埋葬单个尸骨。死者的亲属将尸体或骸骨放在用树皮标示并覆盖的浅坑里，然后用土在上面堆起一个小丘。随着时间推移——通常要经过几代的变迁——亲属们不断将死者埋在这里，在骸骨上撒下红色的赭石粉末，然后埋下几件个人物品以陪伴死者到达远方的世界。随着新的送葬人不断送来安息之人，每一层新土都不断被夯实，墓丘的规模日渐宏大。在后来的历史中，阿德纳人建造了原木坟

丘和用树皮铺盖墓穴地面的坟墓，他们还在墓地上，在墓室或是尸骨存放室内设计并建造了更为精致的地窖(右下图)。

霍普韦尔人同样也采用尸骨存放室，它用于筹备葬礼、焚烧死者以及在围墙内的浅浅墓穴或是原木搭成的墓穴将他们埋葬。当空间不够用时，他们就将这些存尸室拆除或烧毁，然后用一座土丘覆盖原有的地面。但与阿德纳人不同的是，他们给死者陪葬无数的物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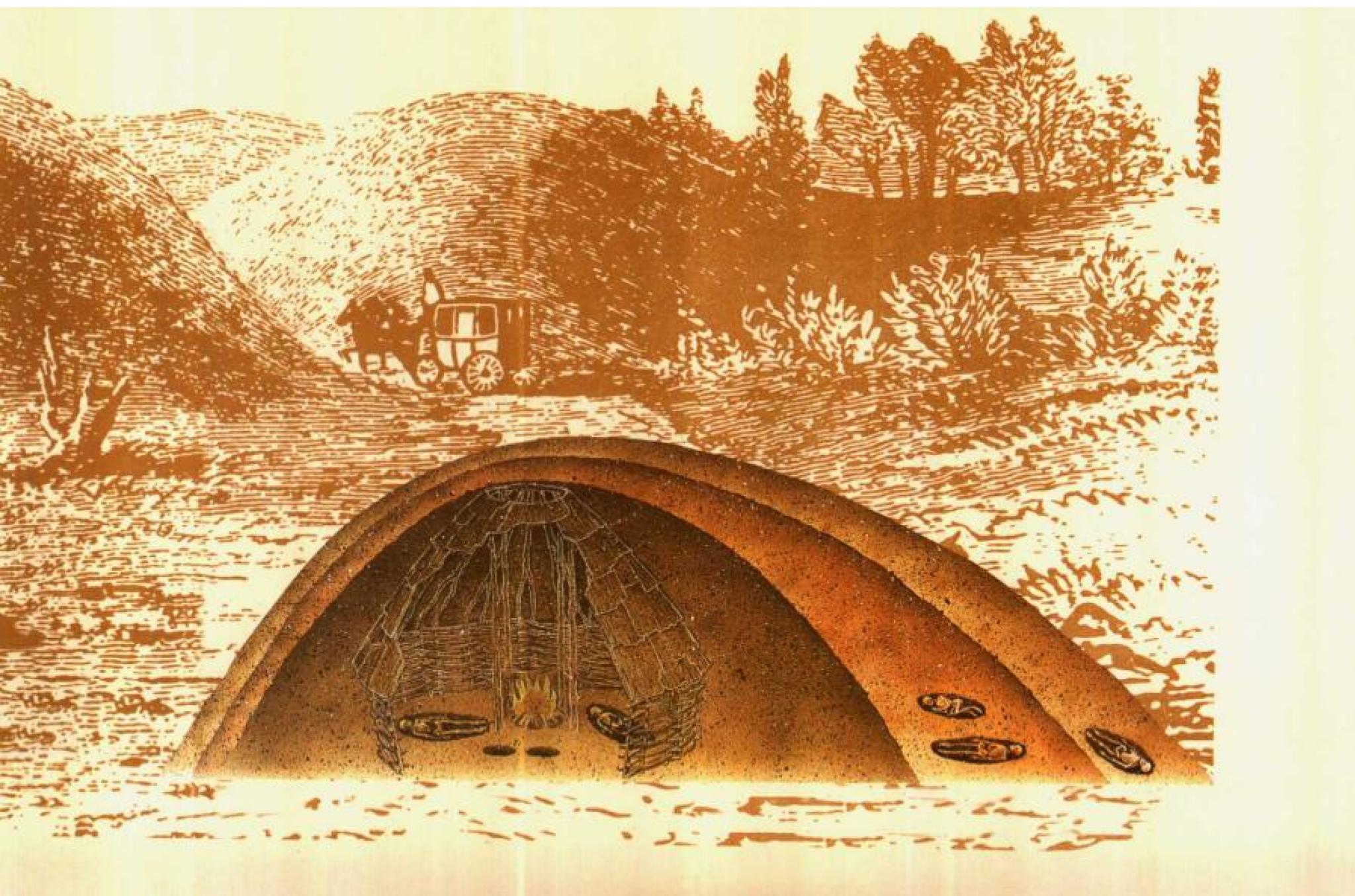
■ 托马斯书中的一幅图画展示了一座箱形墓穴，在伊利诺伊州南部的密西西比人的墓穴中这是一种很常见的形式。这些墓穴一直没有建成墓丘，也不是其他密西西比人通常用来埋葬死者的墓坑。但是，统治者通常则是按照各自的地位而被埋在庙丘地下的。





■ 这幅绘于1894年的图画选自塞勒斯·托马斯的一部作品，是史密斯森人类文化研究局用来研究土丘起源的指定材料。它显示了一座霍普韦尔式墓丘的内部构造，这座丘位于伊利诺伊州邓雷斯，编号为16。托马斯精确地描绘了这座浅浅的土山以及其下仅为贵族所用的原木墓室，但是尸骨的姿势十分怪异，用了一种霍普韦尔人几乎从未将死者用坐着的姿势埋葬的方式。

■ 这里图示的圆形存骨室——这是以现代阿德纳研究学者唐·德拉古所做的复原为基础的——用于遮蔽葬礼的准备仪式、尸体陈放以及掩蔽新的或开放的墓穴。有些地方的阿德纳人将这些屋子和尸骨一起烧掉，把泥土盖在灰烬上形成一个新的墓丘（下图）。随着新式葬礼的流行，墓丘发生了明确分层——这里显示了不同的土层构成和植被。斯奎尔和戴维斯书中的丧葬丘群（本页背景）表明墓丘通常是围集在一起的。



敬意之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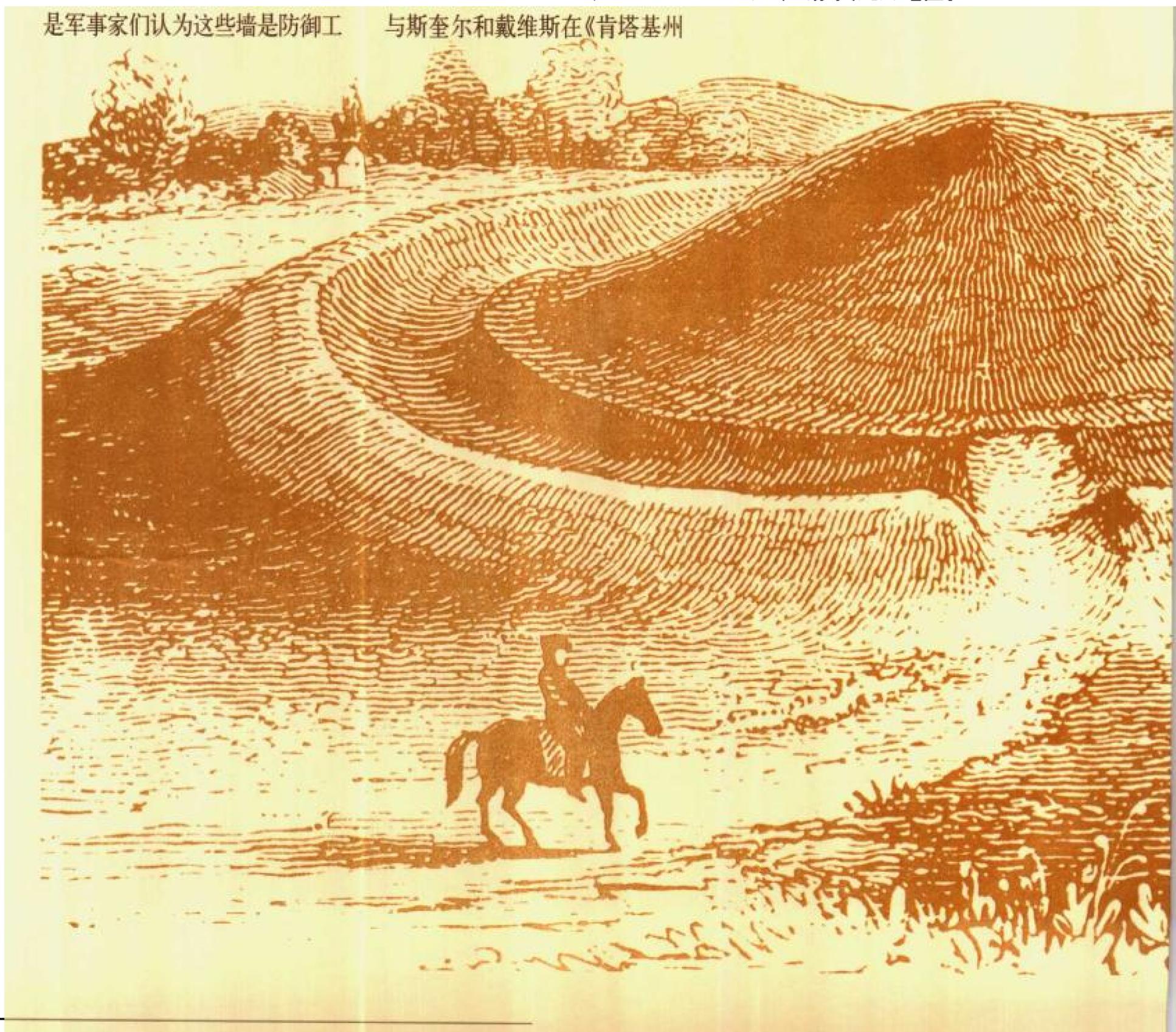
CIRCLES OF REVERE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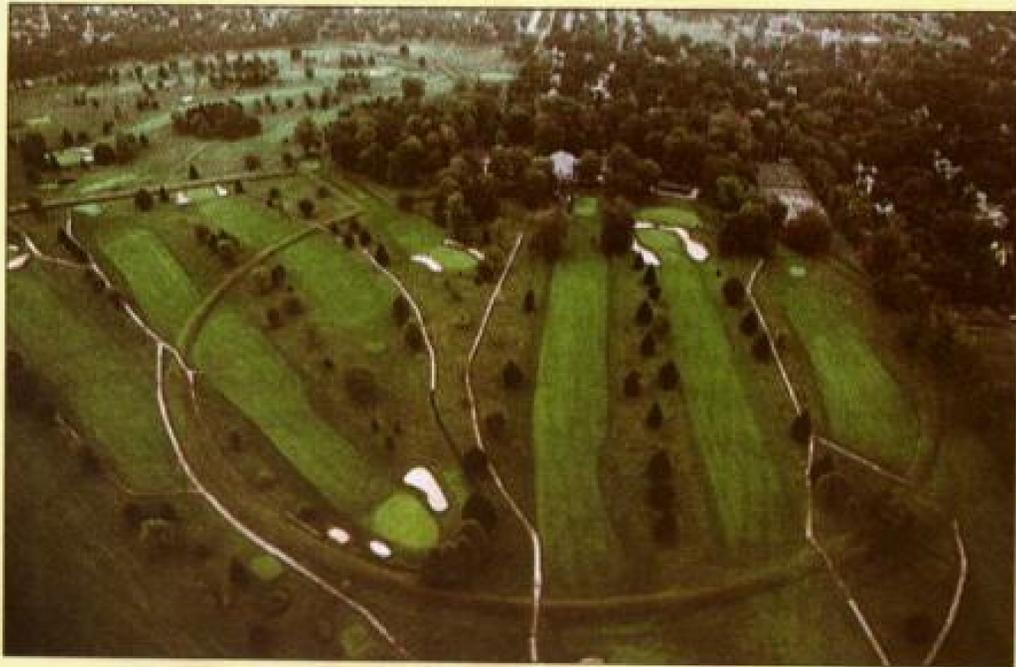
1848年，伊弗列姆·斯奎尔和埃德温·戴维斯得出了一个“无可争辩”的结论，即在其创造者看来，像堡垒一样环绕在许多阿德纳和霍普韦尔的土丘周围的土墙是“神圣的，因而这片围场是被列出的‘禁地’或圣地”。尽管19世纪的一些思想家，尤其是军事家们认为这些墙是防御工

事，如今的考古学家还是赞同斯奎尔和戴维斯的看法，即这些环形墙是圣地的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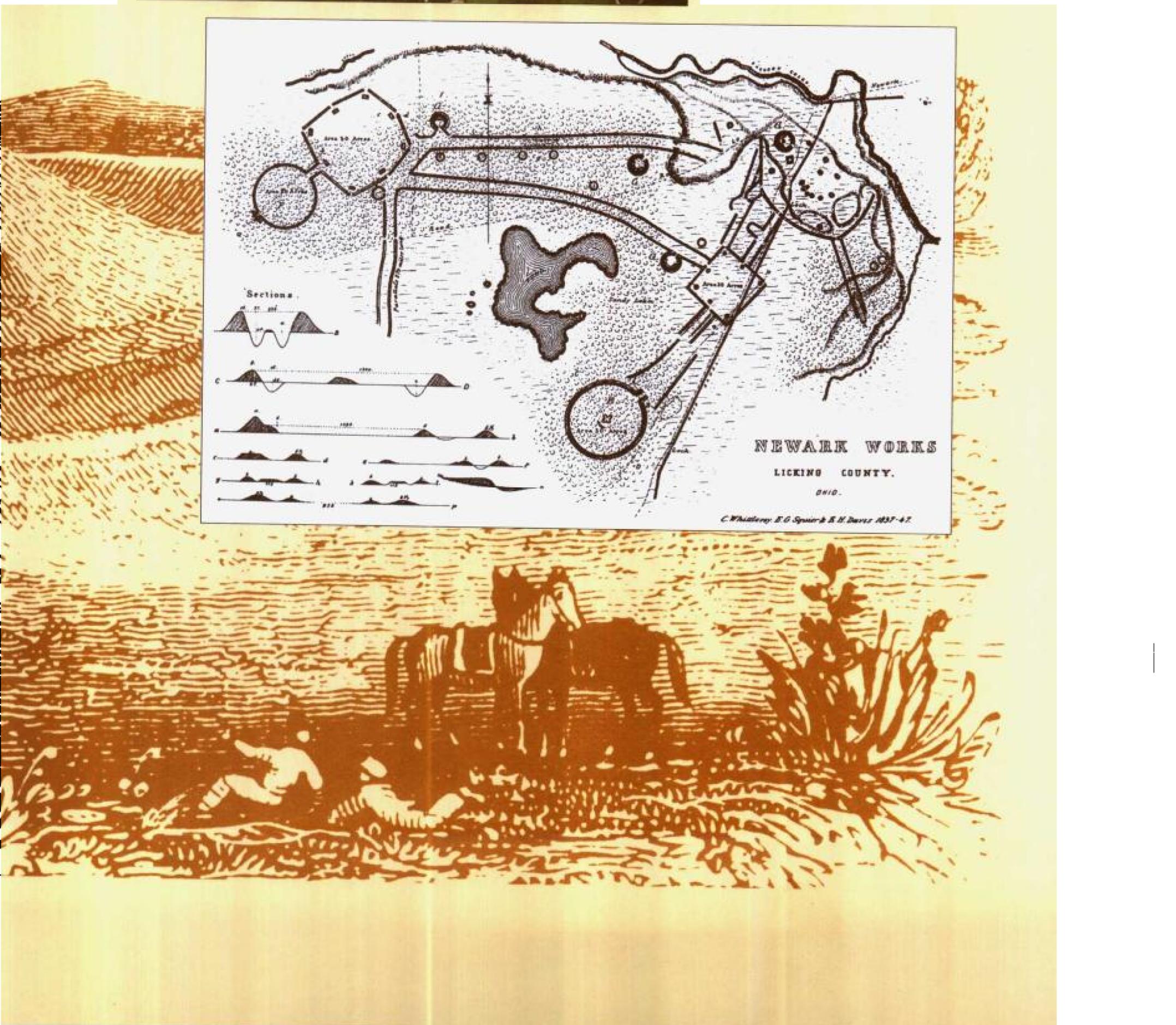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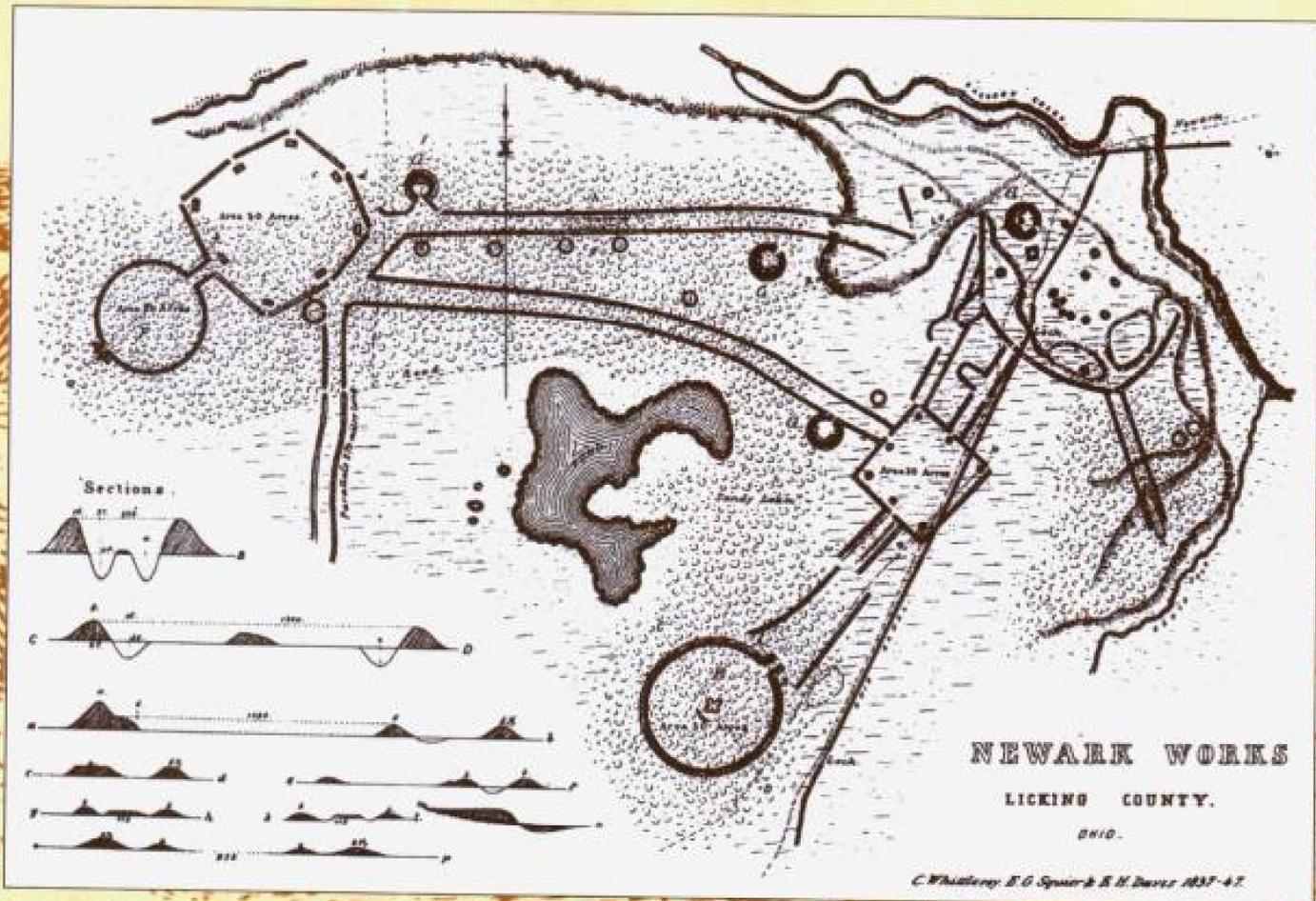
后期的阿德纳人采用环形围墙和直径达200英尺的壕沟的形式修建的围场十分简单，只有一个出口，这些墙环绕着一条护城河似的壕沟和一座中心土丘，与斯奎尔和戴维斯在《肯塔基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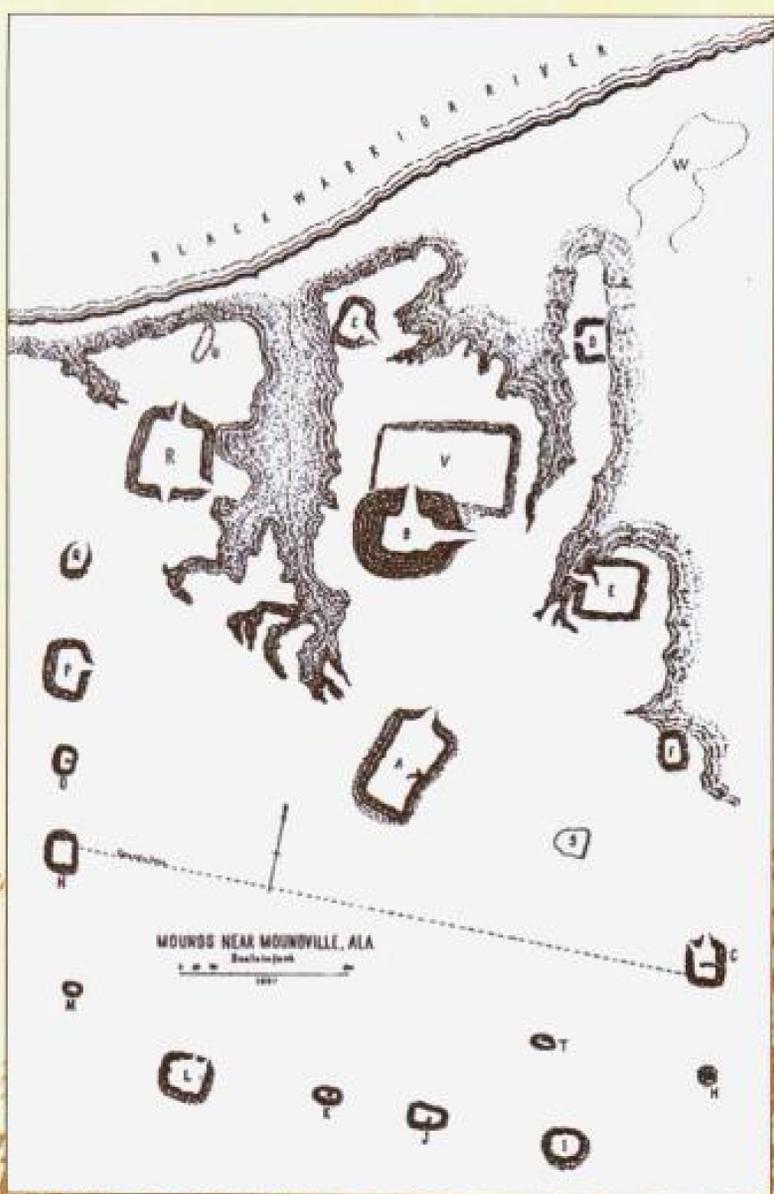
格林纳普县的环形墙和土丘》中描述的系统一样(见本页背景)。除了类似的遗迹外，霍普韦尔人还利用了各种几何图形，将他们的围场修得比阿德纳人的更为精巧，更富想像力。通常这些围场的集中处都是在一些包含许多土丘、绵延数英里的地区。





■ 地处俄亥俄州利金县的纽瓦克的土筑工程曾经是美国最大的古遗址群之一，方圆4英里。斯奎尔和戴维斯在19世纪所绘的地图(下图)记录了这座基本为霍普韦尔式的建筑的概貌，其中包括了堤路和各種形状的围场。在其残存部分中，这座环形围墙高约10英尺(左图)，占地26英亩，与一个占地50多英亩的围场相连。残存的遗址如今成为一个私人高尔夫球场的一部分。





■ 地处阿拉巴马州芒德维尔的土筑工程在规模上仅次于卡霍基亚，是密西西比地区的中心，这里约有1万人。这里有20座大型的平顶土丘——其建造时间在1250—1500年之间——覆盖着约30英亩的富饶土地(下图)。左边这幅1905年绘制的地图显示了所有这些土丘的分布、形状和相对规模，这些土丘都集中在黑武士河的拐弯处。



AMERICA'S OWN PYRAMID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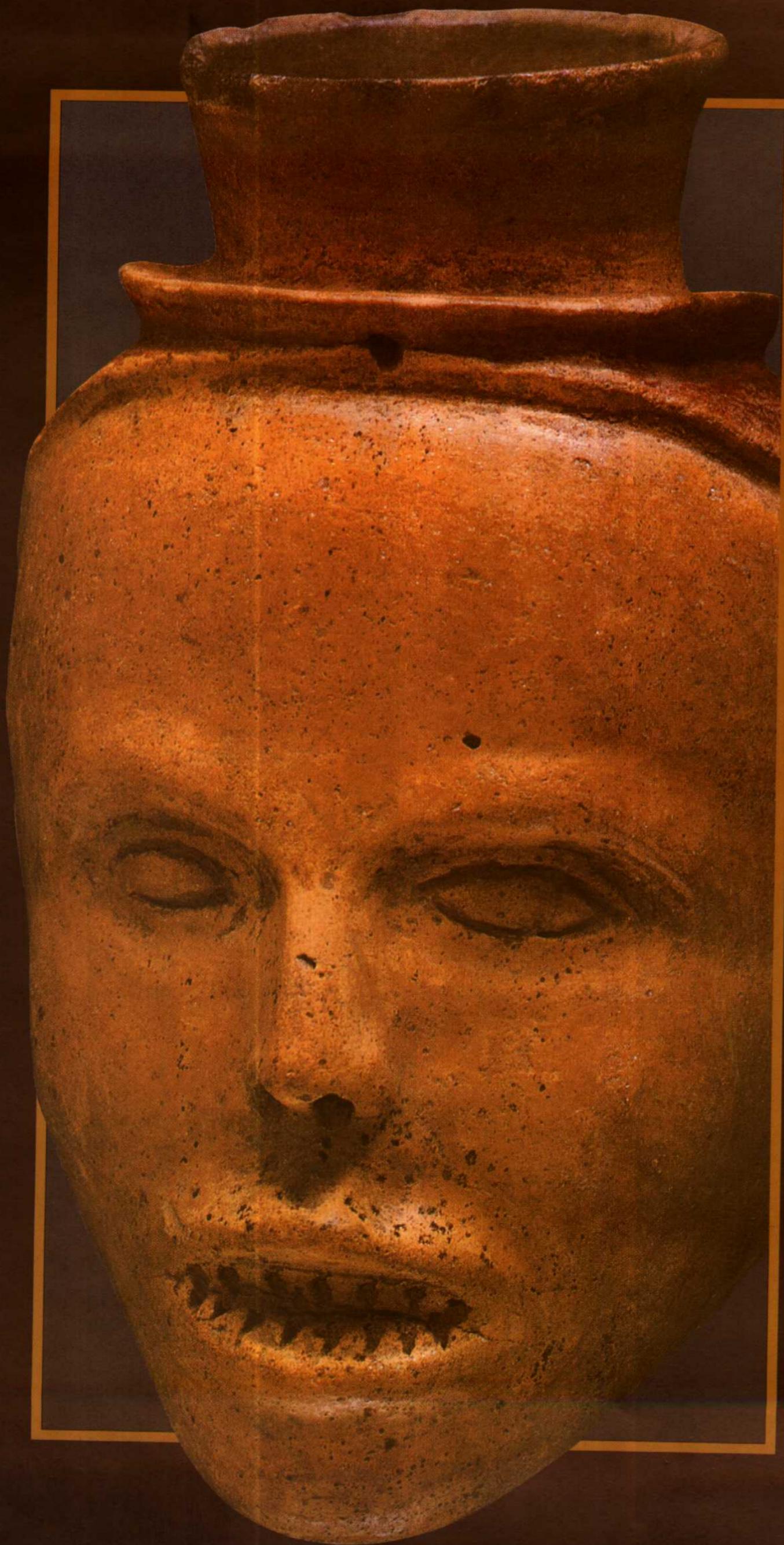
“在美国有许多造型匀称、完美的金字塔，其表面堆砌的是泥土而非石块。”威廉姆·麦克亚当姆斯惊叹道。和其他人一样，麦克亚当姆斯也注意到了密西西比人的庞大土丘与埃及和墨

西哥的巍巍丰碑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最大的那些土丘的基座通常都是长方形的，它们使阿德纳和霍普韦尔文化所建造的土丘相形见绌；芒克斯丘，这座地处卡霍基亚的雄伟工程用土约2200万立方英尺。由于其建造目的是为了将庙宇、公共建筑和贵族住所从寻常地面上抬高，密西西比

人的土丘是平顶的，通常有两三层，就像19世纪德索托丘的一幅图画所显示的那样（见本页背景）。该丘位于阿肯色州，其名字来自一位同名西班牙征服者，据说他曾在这里安营扎寨。这些土筑工程曾是周围10—20英里外的各个独立的小部落共有的仪式中心的标志。





庙丘修筑者： 崇高强大的民族

TEMPLE MOUND BUILDERS:
THE HIGH AND THE MIGHTY

福里斯特·克莱门茨是俄克拉何马大学考古系的主任，1935年，他目睹了美国最大的印第安遗址的遭遇，“震惊和痛心”的感觉一直在他心中难以消退。10年后，他提笔描述了当年的经历：“巨大的墓丘中遍布隧道，疯狂的人们在匆忙中将之挖空。地上四散着雪松撑杆，羽毛和皮毛织物的碎片遍布整个地面；到处是陶器碎片、刻花的贝壳残片、贝壳、石头和骨头做的串珠，迈步时要想不踩到它们是不可能的。”

这座高达33英尺的墓丘——在一个有9座土丘的丘群中，这是最大的一座——坐落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小镇斯比罗附近。它由4座连在一起的小丘组成，其侧影看起来很像一条海蛇。从未经授权的业余者间或挖的浅坑中可以看出，这实际上是一座墓葬丘，有着极为可观的陪葬品。但是，克莱门茨所看到的破坏，并非是在周末出动的漫无目的的乱猎者所为，而是一群商业强盗，他们碰巧合法地租到了这块地，在他们看来，在大萧条最不景气的日子里进行掘墓是暴富的捷径。

■ 这只陶制容器发现于阿肯色州的一座墓丘中。在一些学者看来，那张开的嘴、狭细而且毫无生气的眼睛都说明，这位死者是该部族中一位受尊敬的人。密西西比文化以崇拜最受尊敬的人的遗骸而著称。

克莱门茨小心地巡视了劫掠现场，他看到有3条隧道从不同的方向通往圆锥土丘的中心，在一个宽大而不规则的墓室中会合，这个墓室宽15—20英尺，高约8英尺。曾有谣传说，墓室的地面上铺满了铜制的胸铠甲、装饰用的耳饰线轴、陶制容器、象形烟斗和刻花的海螺。在墓室的一端，据说有一座祭坛支撑着一只装满珍珠的大瓮，祭坛附近停放着一具裹好的尸骨。但现在，克莱门茨看到的只是一堆堆的松土，酒瓶、烟头散落在凹凸不平的地上。墓墙上根本没有传说中古老挂毯的踪迹，只有近期发掘留下的沟槽。对这次故意的、彻底性的破坏，克莱门茨感到既震惊又不解。

许多年来，这些墓丘一直受到当地人的尊重，他们认为这是古老的墓地，无论如何不应当去打扰死者，因而对其敬而远之。有些人说，他们的骡子在经过这些土丘的时候会受惊后退，在黑夜里，会有奇异的火在墓顶闪烁。住在就近的蕾切尔·布朗大婶曾告诉邻居说，一天半夜醒来，她看到一片片蓝色的火焰在这座巨大的圆锥形墓丘上空闪烁，照亮了一幕无比惊人的景象：一对猫，一前一后地套着，拉着一辆车绕着墓顶转着。

当然，令古玩搜猎者绝望的并非这些阴森可怕的鬼怪，而是这座墓的偏僻所在。1933年，6个本地人成立了坡凯拉采矿公司，并从这块地的一个新主人那里得到了两年的租赁期，这位新业主可没有蕾切尔·布朗那么恭敬虔诚。也就是说，直到这时，对它的破坏才真正开始。几乎是转瞬之间，这些所谓的矿工就挖出了惊人的工艺品，他们将之就地出售或是通过邮寄卖到古董市场上。这些活动引起了国家考古勘察委员会全国研究委员会的注意，他们请克莱门茨前往监察施工。他按着地图的指示，找到了当地人所说的“那帮家伙正在挖那些老坟”的地方。

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作为俄克拉何马大学的员工，克莱门茨监视着这些承租人，并尽一切可能使他们发掘得慢一些、小心一





■《坎萨斯城市之星》在1935年12月15日的特载报道采用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对近期俄克拉何马斯比罗墓的发现进行了大肆宣传。这些发现的确是考古瑰宝，由商业乱猎者进行的发掘带来了许多证据。但是由于发掘过于杂乱无章，很多证据也被毁坏掉了。这篇文章刊登了几个月后，俄克拉何马大学和俄克拉何马历史协会租了这片土地，由此才开始了系统的勘测。上图是俄克拉何马历史协会的创始人W.P.坎贝尔在展示他发现的一些物品。

些，他用利润来刺激他们。他指出，完整的物件其出售价钱要高一些。不幸的是，1935年夏天，大学提供的基金用完了，为了渡过难关，克莱门茨接受了加利福尼亚的一份临时工作，一直工作到秋天。

挖掘者在最后的这个夏天聚敛了暴利。克莱门茨走后，他们将谨慎抛诸脑后，用炸药炸开了墓丘。这些承包人用手推车将墓穴中仪式用和装饰用的物品推出来，将哥伦布到来之前美洲最为精美的物品带给了20世纪。

20世纪也在等待之中：为了购买那些精致的海螺杯子，以神秘主题雕成的挂件，奇大无比的斧子和钉头锤，铜徽章和人形烟斗，木刻的面具和人像，闪闪发光

的装饰用的串珠，商人和收藏家手攥着钞票讨价还价。遗留下来的账本中还保留着交易的记录，其中包括“贝壳串珠——1200磅”以及“珍珠串珠——2加仑”。

公元800年—公元1500年间，一个繁盛兴旺的史前民族给现代美国留下了无数有形的遗产，从记录中可以看出，人们虽在斯比罗劫走了大量的物品，但总体看来，仍只能算是九牛一毛。这个民族的疆土从威斯康星一路延伸到墨西哥湾，从乔治亚沿海向西绵延到田纳西州、俄亥俄州、阿肯色州，从得克萨斯州一直到俄克拉何马州，跨越半个大陆。但是，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发源地。由于许多墓丘中心都位于密西西比河河谷，学者们就采用了“密西西比传说”这个词来描述他们。

关于密西西比人最为惊人的一点是，他们的文化极为迅速地扩展到美国的中心地带，成为墨西哥以北的新大陆上地方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的代表。这支从中美洲引进的一种新的方便的食物来源有关，也就是说改良的玉米和他们的兴盛有着密切关系。密西西比部族一跃摆脱了阿德纳人和霍普韦尔人那种单纯依赖农耕获得食物的生存方式，过起了奢华的生活。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熟练的工匠——有男有女——被贵族召集起来制造精美的装饰品和工具，就和从斯比罗出土的那些物品一样。这些财宝的主人一心要将它们带入坟墓。

密西西比人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激励，灵感如泉涌。住地附近的河流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使他们的贸易网得以纵横延伸，他们的村落四散分布，其中有许多都被包容其中。与其他地方的联系带来了思想和货物的交流，促进了他们之间的联合，也灌注了共同的

对死者的敬意

A RESPECT FOR THE DEAD

1927年，唐迪克森，一位实习按摩师兼业余考古学家，在伊利诺伊州弗尔顿县他家农场的苹果园下开始了发掘工作。他的发现成为后来美洲土著和本地居民间的一场激烈争辩的主题。

这座占地162英亩的遗址现在被称为迪克森丘，其中包括了伊利诺伊河谷中的史前村落、营地和筑垒城镇的残迹。这个名字特指的是迪克森医生发掘过的一小组土丘群，受到来自全国的考古学家的研究。这些土丘中有251具密西西比人的遗骸，1100年左右他们曾在这个地区定居。为了保护该遗址，政府出资修建了博物馆，这些尸骨保持着被发现时的状态陈列其中，同时还陈列着在附近发现的罐子、工具和其他物品。这场争论正是围绕着这些展品展开的。

20世纪70年代初，伊利诺伊州和其他地方的印第安人提出，为了尊敬死者的灵魂，应当将这些遗骸重新安葬。但当地因为拥有了3000多年的史前遗址而声名远扬，因此本地居民认为这些展品的摆设极具情致，它准确地反映了该地区的传统和历史。

博物馆能否展示或是收藏

美洲土著人的尸骨遗骸以及圣物，这场争辩持续了多年。鉴于来自维护印第安人的团体的压力，一些大的机构，如史密斯森研究所和芝加哥的菲尔德博物馆开始返还所收集的遗骸和其他物品，将之归还给那些和它们在文化上或是生理上有关联的部落。1990年，国会通过了《美国土著居民墓葬保护和归还法案》，要求接受国家基金支持的国家机构和博物馆追溯所收集的印第安尸骨的源头，以便通知他们今天可能的后代。

尽管迪克森丘博物馆并不在联邦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伊利诺伊州政府还是和一些古老的部落合作鉴定了这些遗骸。但是，密西西比人的子孙在1350年左右离开了这个河谷，其踪迹无可追查。然而，对于反对进行展示的美洲土著来说，这一点无关紧要。1991年4月6日，他们决定自己来解决问题。他们翻过围栏，在陈设展品的昏暗灯光中，这些行动者象征性地把土铲进一些挖开的坟墓中。

这些抗议行动对州长和州立法机关来说是个巨大的震惊，他们开始以实际行动来解决问题。1992年4月3日，伊利诺伊州明令关闭对美洲土著墓葬的展览。这是美国最后一例此类展览。

信仰。

在密西西比人的宗教习俗中，最关键的就是平顶金字塔，这在他们的住区里随处可见，因此他们也经常被称作庙丘修筑人。这些靠人力精心建造起来的小丘通常高18—60英尺，顶部建有庙宇、议事屋和贵族的居所。有些建筑相互毗邻，就像斯比罗一样，大约主要是作为仪式中心用的。由于相信存在天界和阴界，人们会在丘顶举行一些繁复的仪式，并招徕整个地区的人参加。许多中心同时还是市镇，庞大的土筑工程周围散布着寻常人家的住所。

由于庙丘修筑人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就在几个世纪前消逝了，怎样才能再次拼凑出如此壮观的美洲文化的奇景画卷呢？事实上，早期的欧洲来客曾看到过幸存的密西西比社会的遗迹并记录了他们的印象。后来的考古发现证实了这些记录的真实性。发现的物品和早期的记录给考古学家提供了足够的细节线索，从而将密西西比人从隐晦中拯救出来，在历史上给他们找到了应有的位置。

16世纪中期，西班牙探险者荷南多·德索托的寻宝队横扫了整个美洲东南部，他们注意到：在许多河谷里，极为独特的土筑工程居高临下地俯视着那里的居民。这些庞大的土丘呈长方形，顶部平整，高50多英尺。他们从印第安居民那里得知，有一座高丘上矗立的是部落酋长的住所，而另一座上则是庙宇。德索托和他的队友感到好奇，于是就在此暂时停留，以目睹一些较大的土丘是如何扩展起来的。这些土丘当时已经颇为陡峭了，为了把土堆到丘顶，工人们只得修了坡道。他们将一筐筐的土抬上去，倒在土丘的表面上，然后再用

力夯实直至土面坚硬平整。站在丘顶，西班牙人可以看到一片开阔的广场，远处的森林茂密如盖，一些空缺处露出布满柏树沼泽和弓形的湖。

但是和德索托一样，他的队员们也很少为了观光而停止不前，他们对在中美和南美所看到的各种奇观感到厌倦。对遇到的“野蛮人”也毫无敬意。他们固执地搜寻金子，在穿越南方10个州的曲折路途中，他们烧毁村落，屠杀居民。除了彻底的大肆屠杀外，这些欧洲人还留下了致命的传染性疾病，在他们离开这片土地很久之后，这些病仍将杀死大量的本土族人。

西班牙人拥有的先进技术——还有他们的马——成了他们所向披靡的绝对优势。但是如果他们认为印第安人会软弱屈从或是落荒而逃，那他们就错了。探险队员留下的记载中说，任何离开营地乱走的人都会被树丛中发出的冷枪打死，然后立刻就会被剥去头皮或是砍下脑袋。德索托的队员很快沮丧地发现，只穿着锁子甲来防御印第安人投掷的武器是远远不够的。在夜里，印第安人会把死去的西班牙人从坟墓中挖出来，砍成碎块，挂在树上作为对生者的警告。

沿途的部族对入侵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妇女甚至年幼的儿童都拼死作战，为了避免被俘而自杀身亡。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可怕的战争。经过这场令人精疲力竭的跋涉，幸存者——不包括德索托——空手而归。当地的人口遭到大量的屠杀，文化也开始衰落。但是从这些庙丘修筑人对外来入侵的反抗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先祖当初将密西西比文化推向顶点的气概。

后来，在他们长达千年之久的历史即将结束时，旧有生活方式的残片在历史上又开了一扇窗，一些来自欧洲的客人表现了比德索托更大的兴致，他们细致入微地记录下了他们的所见。如，纳齐兹人是一个结构紧凑的部族，他们生活的村落在今天的密西西比州纳齐兹附近。他们保持了最为长久的筑丘传统，其鼎盛时期



的文化复杂而多彩，其延续时间也是最久的。在那些已有先人之见的人的眼中，他们的社会不过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一个活标本，可能还掺了假，总之已经是日薄西山了。安东尼·勒佩奇·杜·普拉兹是18世纪初生活在路易斯安纳殖民地的一名丹麦移民，他曾在纳齐兹人中生活过8年，成了他们杰出文化的记录人。庙丘修筑人向他展示了自己全部的辉煌，也是通过他，人们才能知道他们的灿烂文化。在此之前，他们从未给任何询问者以如此的机会。

杜·普拉兹了解到，纳齐兹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是“太阳”，这是一个活在人间的神，人们相信他是太阳的嫡系后代或是太阳的亲兄弟。他得到他在人间的兄弟“刺花蛇”的帮助，后者是一位无上的战事首领，包括“太阳女”——“太阳”的母亲和姐妹——在内的“太阳”家族的其他直系亲属也来协助他。在统治阶层中，在他们之下的是7个不同地区——也叫做卫星村——的首领。这些人和其他的高级人员是“太阳”较远一些的亲戚，作为第一家庭的成员，他们受到高度的尊敬。再低的一个等级是“圣者”，接下来的是“尊者”，再低一级的就是寻常百姓了，他们做着那些“不体面的”工作，为主人获取食物，并一筐筐地把土拖到土丘顶上。欧洲人在记录中写道，在纳齐兹语中，对这些可怜的人的称呼是“劣种”或是“卑贱者”。

“太阳”生活在部落的统治和宗教首府，一些观察者称之为“大村”，实际上那里并不比其他地方大，而他的住所就在一座平台式土丘的顶上。首府之外是其他的村落。每一个集聚地都拥有自己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其中包括一座庙丘、几处建在土丘上的贵族住所以及一个中心广场。社区里的其他人耕种着小片的土地，他们建立的家庭和村落之间相互隔绝，他们就以这种形式四散分布在整个地区中。不仅“太阳”在那庞大土丘上的住所令人难忘，

关于他的每件事都给人们深刻的印象。他头戴白色羽冠，双脚从来都不接触裸露的地面。他很少走路，当他行走时，面前要铺上席子。他出行时通常都是坐在一座以鲜花为篷的轿子上的，考古学家在许多密西西比墓葬遗址都发现了这种轿子的残余部分。尽管像杜·普拉兹所说的，“大阳”全部的民众都向他屈从，听他号令，但他还是意识到了他的辖区在逐渐缩小。他说：“我们的国家曾经广袤而强大，从东到西要走12天的路程，从南到北要走15天还多。”现在却已经萎缩了，分散的小社区的所容纳的人数总共还不到4000人。他宣称有这么多，实际上还不及这个数目，甚至可以说是夸大其词了。

但是，“大阳”依然对其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有着绝对的统治权。一个观察者，法国耶稣会的历史学家皮埃尔·夏尔瓦写道：“任何作物有了收获，家长都要把第一批果实带到庙里去供奉。无论上天赐予这个国家什么，他们都要这样做。他们将贡品摆在庙宇门口，庙宇看守人把这些物品供奉给神灵后，又把它们送到大酋长那里，酋长可以把它们分发给他喜欢的人。”

但是，“大阳”也像寻常人一样会死去。就像这位法国人所写的一样，当一位“大阳”离开这个世界时，他的继承者不是从他或者他兄弟的子嗣中选出的，而是来自和他在血缘上最近的女性亲属的后人之中。继承是以母系关系为基础的，“大阳”的母亲们都受到尊敬，但是只有男人才能成为统治者。从开阔的广场到“大阳”高高的住所之间还建有一座雄伟的土丘，每天提醒人们从死亡进入永生的旅程。土丘的一侧建了宽宽的阶梯，一直通到这座土筑工程的平顶上，那里有座木头搭建的庙宇。在这座庙宇中，前任“大阳”的尸骸停放在一座用于墓葬的轿子中，离此不远，是一堆将永远燃烧的火。在他统治期间，人们用符合所有“大阳”身份的宏大而可怕的仪式将这位伟大的首领送去安息之所。

1725年，杜·普拉兹和一些法国的同事获得特许观看战事首



■ 这座在卡霍基亚附近出土的雕像的高度仅有5英寸多一点，描绘了一位正在劳作的妇女：看上去她正跪在谷穗上，面前放着凹形磨盘——这是一种用于研磨谷物的石板。她穿着一件开襟短裙，长长的直发拢在耳朵后面。



领，即“太阳”的兄弟“刺花蛇”的葬礼仪式，他们都感到极度震惊。按照惯例，不论是否情愿，死去的勇士身边所有的人都要陪他去死：两个妻子，一个姐姐——据称她是不太情愿的——还有他的军事助手，主要的奴仆、医生、护士、持烟斗者、为他制造战棒的人以及各类随从。此外，有些人还会主动提出要陪葬或是以自己的孩子来陪葬，他们认为这样能在自己有生之年或是死后赢得一些恩惠。

“刺花蛇”的尸体用布匹进行了精心的包裹，并细致地涂上颜色，为了奔赴未来的旅途，他脚上穿着鹿皮靴子。当吉时到来，他的尸体停放得当后，与他同行的人们被护送到庙宇外的裹尸草席上。他们头上蒙着鹿皮被绳索勒死。虽然即使对最有热情的志愿者来说，这个前景也不太有吸引力，但是死者的妻子还是愿意面对这一切的。她们相信存在着另外一个世界，那里的生活比她们所熟悉的世俗生活要好得多。在仪式快要结束时，“刺花蛇”最宠爱的妻子努力向杜·普拉兹和他的同伴解释说，他们不应当为战事首领或其家人及朋友哀悼，“有什么关系呢？他现在在灵魂之国，过两天我也要去寻找他了，我会告诉他，看到他的尸体时你们的心颤抖了。别难过，在灵魂之国我们的友谊将持续得比这还要久，因为在那里人们不会再次死去。总也是晴天，人永远也不会饥饿，男人们也不会再打仗了”。

典礼之后，“刺花蛇”的房屋被完全烧毁。最后，按照习俗，一座土丘将掩盖这些焦黑的残迹，那里将会修起一座新的房屋。但是习俗已不复存在，由于从“旧世界”来的天花和热病病菌的传播，纳齐兹人的人数减少了，力量也被削弱了。1729年，他们和法国人之间薄弱的友谊演变成了公开的战争，纳齐兹人只成功地做出了一次反抗，最终还是被全部消灭了。随着他们的消逝，密西西比文化最后一线生命迹象也消失殆尽。

在他们昔日疆土中的其他一些地方，庙丘修筑人和他们的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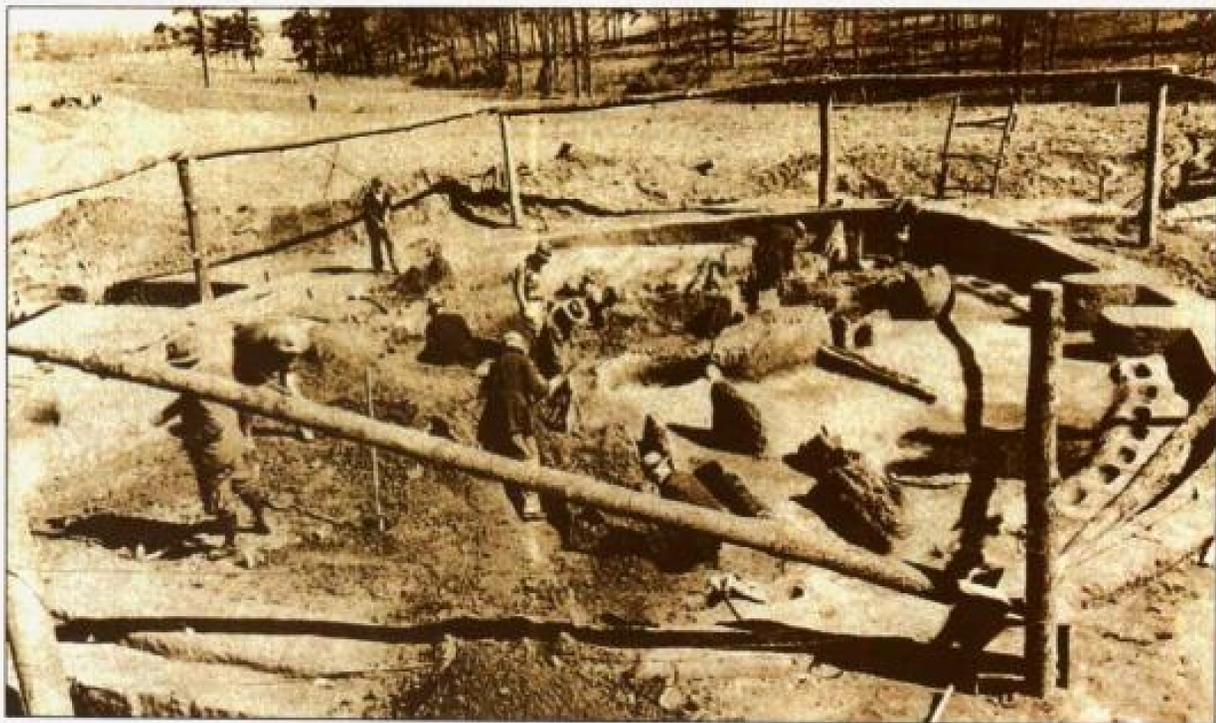


赫丰碑已销声匿迹，被人遗忘了。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过去却重新再现，令人感到惊讶不已。18世纪30年代中期，乔治亚的一位殖民者在麦孔以东的奥克马尔吉发现了一处奇怪的地形，并对此做了记录(据后来发现是错误的)，“印第安人的三个‘大王’在战争中死去，人们为他们修了三座土丘”。以后的日子里，过路者都会在这里停歇一下，捉摸一下这些被遗弃的工程的起源，他们了解到的却只是：当地的部落没有和土丘及其修筑者相关的传统。但是，当地人告诉他们，有时在黎明到来前夕，可以在这些土丘遗址上听到鬼魂的歌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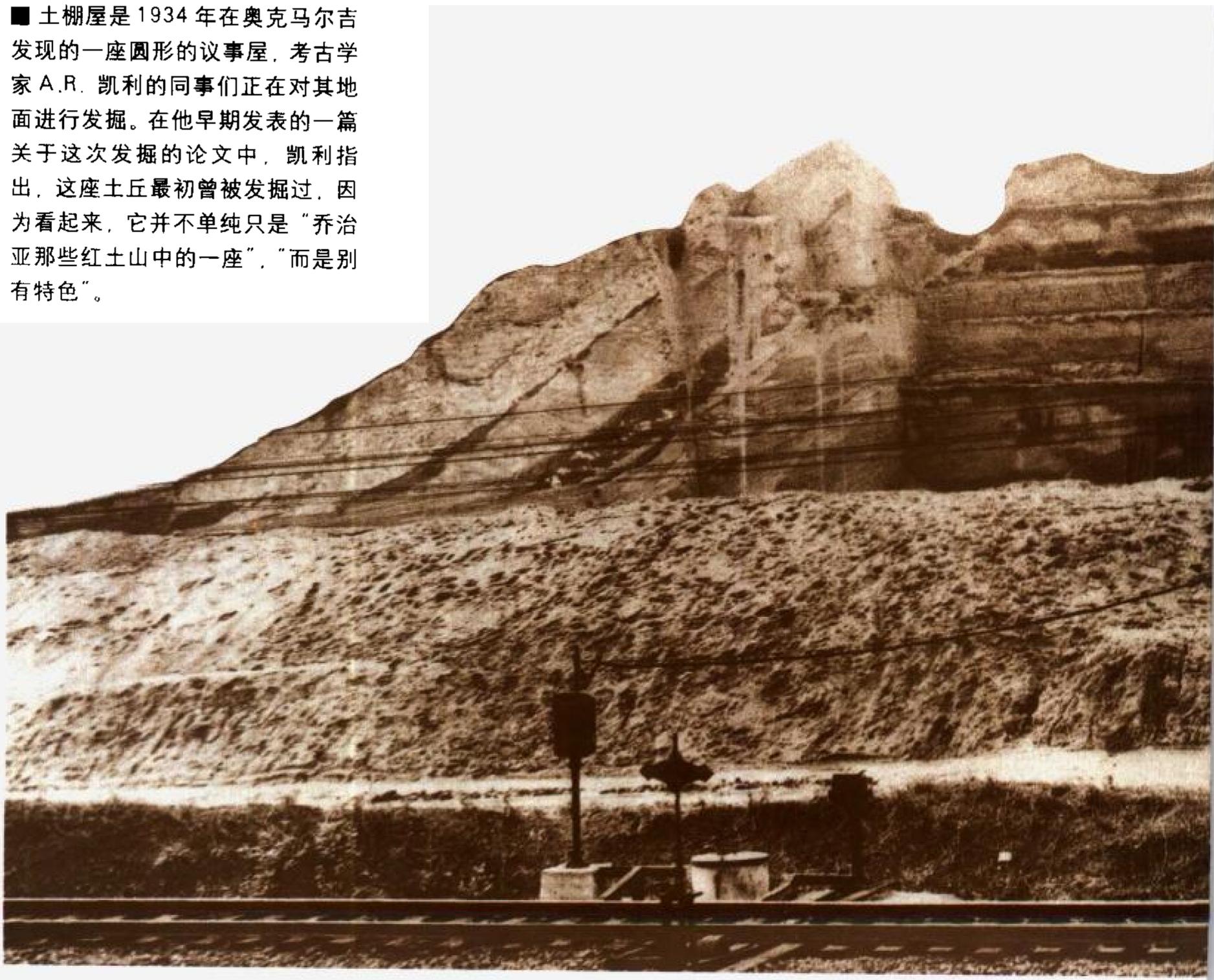
在距离奥克马尔吉和那里的鬼歌东北100多英里的地方，有一座复杂的叫做埃托瓦的土丘建筑。1819年，当时一本名为《西利曼日志》的科普杂志上，雷弗伦德·伊莱亚斯·科尼利厄斯为读者报道了该土丘的情况。他说，他一生中见过许多人造土丘，读到的相关文章则更多，但他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座能像我要为各位描述的这座这么宏大”。在8位印第安酋长陪同下，科尼利厄斯来到这个遗址，他看到一个约20英尺宽、10英尺深的土坑。令他吃惊的是，土坑两边并没有泥土堆积。他写道：“但是没过一会儿我就知道那些土被搬到哪里去了，因为还没等我向前走到200码，在穿过一片浓密的树林时，一个庞大的土堆吸引了我的视线，其尺寸与壕沟挖出的土恰好吻合。”

科尼利厄斯希望能够测出它的大小，他砍下了一根长长的蔓藤，尽其所能进行测量。在临时“卷尺”的协助下，他做出了如下猜测：“垂直高度不会少于75英尺，基座周长，包括3座护墙的墙角在内，共长1114英尺。”近200年中生长起来的繁茂植被吞没了丘顶的平台，使他无法按照自己的愿望进行测量。仅“靠近丘顶的一棵山毛榉树树干周长就达10.7英尺”。

酋长们对这些土丘的反应使科尼利厄斯感到惊讶。他在记录中说：“和白人一样，这些印第安人充满好奇地注视着这些伟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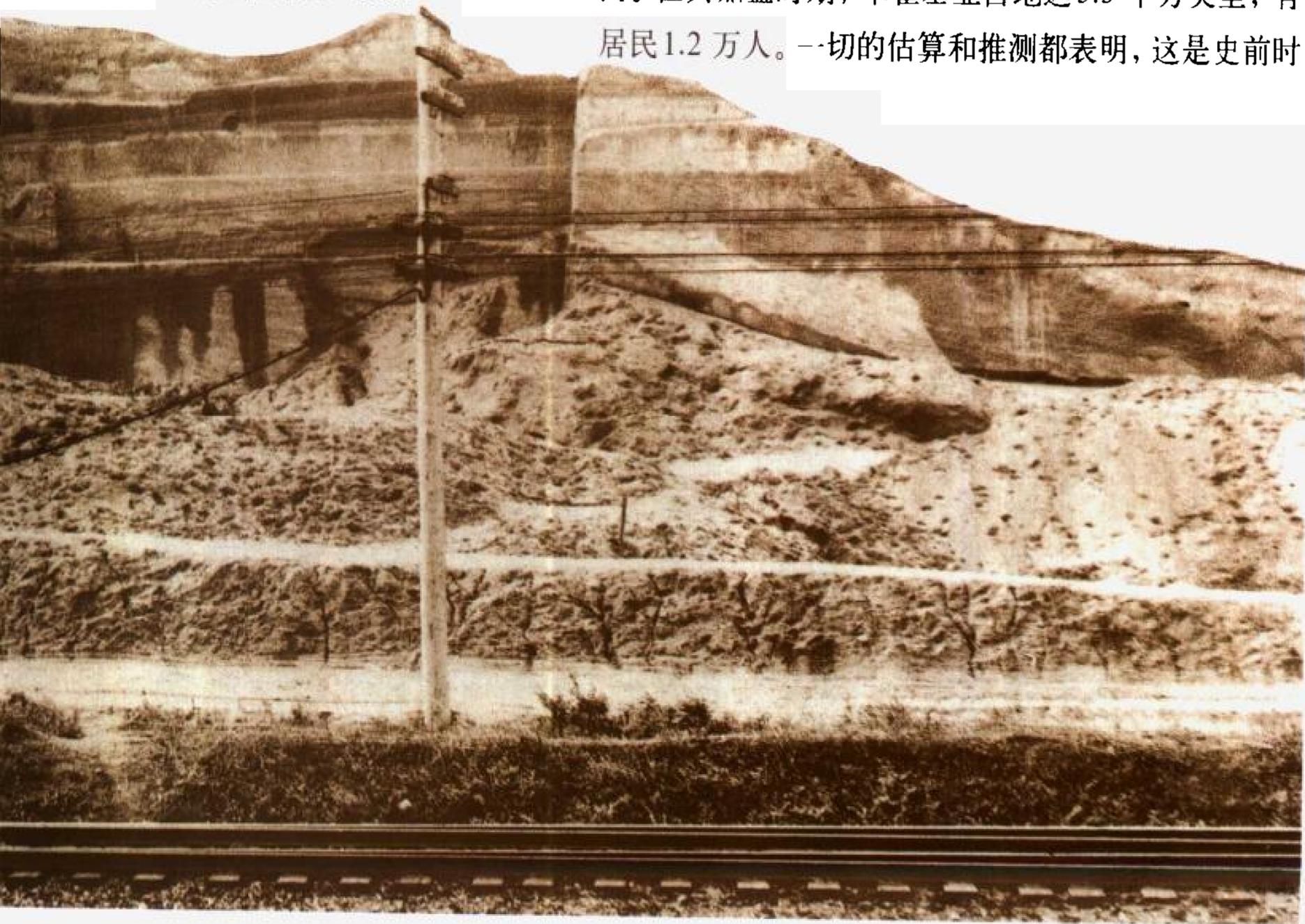
■ 土棚屋是 1934 年在奥克马尔吉发现的一座圆形的议事屋，考古学家 A.R. 凯利的同事们正在对其地面进行发掘。在他早期发表的一篇关于这次发掘的论文中，凯利指出，这座土丘最初曾被发掘过，因为看起来，它并不单纯只是“乔治亚那些红土山中的一座”，“而是别有特色”。



艺术品。我向最年长的酋长询问当地的土著是否有与此相关的习俗时，他给了我否定的回答。然后我又向每个人询问他们对于这些土丘起源的想法，也没人能说清楚，但他们都说：‘这不是我们的人建的。’”令科尼利厄斯这样的早期探索者感到震惊的还有一点，即这些不同寻常的土丘在美国分布极为广泛。

尽管这些四散分布的村落有相似之处，但他们在规模、华丽程度和地方文化上还是迥然不同的。有些平实无华，有些则雄伟恢弘。其中最壮丽的土丘在伊利诺伊州的卡霍基亚，那里被称为“美国低地”——这是一片富饶的农业地带，密苏里河在这里流入密西西比河。在其鼎盛时期，卡霍基亚占地达5.5平方英里，有居民1.2万人。一切的估算和推测都表明，这是史前时

■ 在这幅1934年的照片中，为了给铁路让路，地处奥克马尔吉的这座巨大土丘被从中间挖开，显示出不断建设而引起的明确分层现象。为了保证确切地记录各层的颜色变化，谨小慎微的凯利还委托了一位画家画出了这一景象。



代在北美最大、人口最稠密的居住地，这和当时许多欧洲城市一样大。

塞勒斯·托马斯是史密斯森研究所土丘勘测部的负责人，在19世纪后期，他通过自己的阅读和思考，合理地推断出这些人为的高原是一些重要建筑的基座。正是他首次把土丘的创造者们称为“庙丘修筑人”，因为他们修筑的庙宇土丘的确不同于阿德纳人和霍普韦尔人的墓葬丘。但他并不是说所有类似的建筑物都是庙宇。尽管如此，人们依然沿用了这个名字。

但是，这些土丘最突出的特点并不是惊人的规模或是独特的形状。而是它们的位置，这和所有房产是一样的。尽管有密西西比传统的各个部落群体四散分布的特点，但他们的聚居地普遍都选在同样的地方：密西西比河谷地带，以及东部其他称得上是天然粮仓的富饶的河流冲积地。

奇怪的是，尽管托马斯和其他19世纪的考古学家们用了不少时间和精力研究乔治亚州的土丘，他们却都忽略了高耸的奥克马尔吉的存在。直到1933年底，史密斯森人类学研究局——其费用主要由新政工程进度管理署支付——才开始对“大王”丘遗址进行发掘，该丘在18世纪30年代被发现。

著名的考古学家A.R. 凯利和他的考古队有条不紊地逐步揭开了时间的覆盖，他们发现土丘主人生活的时代比“庙丘修筑人”的年代还要久远——大约生活在公元前3000—公元1200年间，不知为什么筑丘人遗弃奥克马尔吉而神秘地消失了。8年中，考古队耐心地把成吨的土从土丘上转移下来，堆成另一座土丘，他们发现了成千上万的东西——人骨、箭头、工具、坛坛罐罐和碎陶片。

凯利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写成了《关于乔治亚州麦孔考古发现的初步报告》，他宣称奥克马尔吉最早的土丘约建于公元900年。他还对这个部族作出了如下描述：他们以来自土地的馈赠为生，



生活富足，他们所建立的聚居地并非一般的村落，而是一个相当大的仪式中心，从这里发掘出来的物品就能证明这一点。

在高高的土丘上，可以免遭河水上涨的侵袭，他们搭起茅屋，用木头修建矩形庙宇，有的为夏天而用，有的为冬天而备，形成了自己的市镇。有一座雄伟的庙丘，高约50英尺，宽300英尺，在周围较小的土丘中可谓鹤立鸡群。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一座墓葬丘，形状奇特，境况却颇为可怜。为了铺设乔治亚铁路的路轨，蒸汽挖掘机在开辟平地时，将它的一部分夷为平地。

凯利的队员们做了较为整齐的垂直切面，他们发现，这座土丘共包括5个土层，砂石和黏土的混合物一层叠着一层。每一层不仅是整个土丘的一个组成土层，自己同时还是一个小土丘。在整个结构的深处，最里面那个土丘的基座地下，埋葬着6个村民的遗体。每具尸体上都装饰着大量的贝壳串珠和其他一些简单的饰物。那些想要在此找到金、银或是宝石的人定然会大失所望了。一条宽阔的土阶梯一直延续到第一座土丘的顶部。在那上面是四层坚实的土层，每一层——从凯利发现的柱子基座看来——都支撑着一座木建筑。

庙丘也显示了同样的分层现象。最初的庙宇显然是在平地指定的地点上建成的。当它被铲平后，在废墟上将再建起一座新的土筑平台，作为下一座庙宇的基础，他们目的何在呢？凯利的考古队还没有找出确切的答案，但是发现了一些线索。他们认为，这些庙宇是召开议事会和举行社区仪式时的聚集场所。在一座保持了部分完整的庙宇中，他们发现了一块明显的圆形区域，直径达42英尺，四周有土墙环绕。沿着墙是一个成环形的土制矮脚长凳，足够47个人肩并肩地坐着。这些无名无形的人究竟是谁——可以确定都是些男人。他们团团而坐，中间的地上摆着一个火盆，还建有一座鹰形的土平台。在庙丘时代的后期，这样的猛禽形象在东南部成了一个普遍的象征。



密西西比人为什么要把这些土丘建得这样高呢?一些对其文化进行研究的重要权威指出,在世界上的许多民族看来,高度等同于权力。在同一历史阶段,欧洲的许多封建领主将其城堡建在高耸的崖壁上,以便居高临下地俯瞰他们的农奴。同样,密西西比人的首领也在一片空旷的土地上建起了人工小山,把自己置于常人之上,以便更贴近天界。对贵族而言,这些土丘明确地宣称了土地的所有权的归属,也强调了他们和过去、和祖先的联系,确定了他们所处的社会和宇宙的中心。

但是后来,奥克马尔吉的筑丘人神秘地消失了,一如他们当初神秘地出现。炉火燃尽,仪式停止,每日生活的喧嚣吵闹也停下了。约1200年时——远在西班牙人的大屠杀之前——人们终止了在那里的生活。如果说瘟疫、火灾或是战事消灭了他们的话,却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证明;如果说他们只是离开了这里,放弃了这个地方,却又没有明确的理由。只有那些庞然大物还在,成为过往旅人好奇心的集中之处,人们已经忘记了土丘其实还是纪念那些孜孜劳作者的一座丰碑,所以难怪这些人的灵魂会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呜咽哭泣了。

密西西比人究竟是怎样的呢?为了描绘那些消失的民族,考古学家们经常要寻找一些证据来证明他们吃什么,因为密西西比人寻找生活必需品的难易程度直接影响到他们能用于其他追求的时间和精力。

关于密西西比人饮食的有力证据就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从一个遗址接一个遗址中发掘出来的植物和动物骨头的残片也是证据——这儿有一个鹿的上颌,



■ 这两只1英尺长的石斧都是由整块的石头凿成的,并经过了打磨和抛光。它们没有任何常见的磨损迹象,毫无疑问,它们从未被作为工具或武器使用过,大概是被主人用来显示其地位或职位的标志。



那儿又藏着一堆干浆果，或是堆着一堆果壳。在这个国家的东部地带，可以辨识出所有的河谷地带相同的植物和动物。也许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还有其他种类尚未被发现。但总体上看起来，庙丘修筑人的食谱是丰富多变的。

土地和流水给猎手和采集者们提供了平衡的食物储备，他们只需伸出手去拿来即可，他们得到足够的鱼、水鸟、白尾鹿、火鸡、浣熊、负鼠、野兔和松鼠，还有坚果、水果、浆果、野生草药和各种各样的种子。他们还在肥沃的河谷地带耕种，土地上茂盛地长满谷物、南瓜和豆类，还有些小作物，比如向日葵和苋菜。密西西比人的餐桌，或其他可以替代餐桌的地方将是一幅赏心悦目的图画：桌上堆满当季的时鲜，也许是一只火鸡或者一头鹿，也许是鲑鱼，配着各种蔬菜，人数不多的一家人可尽情享受。

从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对东南地区的印第安人的发现来看——这里说的是哥伦布到来之前的和历史上的印第安人——在密西西比筑丘人的社会中，男人和女人的分工完全不同。如果事实确是如此，

■ 在1000—1300年间，这些海贝雕成的耳饰在密西西比文化中是一种相当普遍的饰物，但它们的重要性却并不为人所知。这个时期之后，它们就被废弃了。有些是用铜做的，几乎所有耳饰的特色都同样令人难忘。



那么应当是男人去打仗，打猎捕鱼以获取肉类，清理地面以便修建房屋，他们还要参加在广场上的秘密会议室或是在集会地举行的会议——这些会议只有男人才能参加。女人则要采集野生的食物，照料庄稼，在家中忙碌，白天时还相互走动交往。看起来似乎男人的生活更轻松一些，他们可以谈谈政治、玩玩球，而他们的母亲、妻子和姐妹则要砍柴、煮饭，制作日用的罐子和筐子，缝制衣衫。

在斯比罗，乔治亚的埃托瓦和阿拉巴马的芒德维尔的那些庙丘都比较著名，在对它们的发掘中出土了大量装饰品，从中可以看出筑丘人社会对女性角色的规定。木头、泥土、贝壳、石

头和铜制成的各种小件艺术精品终于得见天日：类似斧子和钉头锤的工具，设计得十分精巧细致，并经过高度抛光；动物形或是人形的面具，带着稀奇古怪的残酷表情；石盘、陶碗以及雕有各种图样的贝壳杯子。雕像和象形的烟斗描绘不同姿势的男人，他们或坐或蹲或跪或正俯身查看倒下的敌人。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女性磨玉米的形象。

偶尔还会出土其他的一些女性塑像，有时会有女人和男人在一起的塑像，但这只是例外，通常并非如



■ 这只雪松制的面具出土于俄克拉何马的斯比罗，保存得极为完整，令人惊叹。它把人的特征和鹿角综合在一起，镶嵌的贝壳代表眼睛和嘴巴。在东部，由于空气潮湿，木制品很难保存下来，但斯比罗的天气状况却保留了一些这样的物品。



■ 这只雕花的海螺壳是作为酒杯用的，这是在斯比罗发现的 500 多件类似物品中的一件。下图完全展示了上面繁复的设计图样，这里描绘的是一个鸟形神，或是一个穿着鹰状服装、戴着鹰形面具的人，正在摆出仪式舞蹈的姿势。



此。在卡霍基亚附近发现了两件在仪式中埋下的精致雕像，它们表达了同一个主题。这两尊塑像被当做繁育偶像。其中一座塑造了一位跪在谷穗上的妇女，这不仅是在说女人和土地之间的互生互养，还表明了女人最基本的职责。另一尊也塑造了一个跪着的妇女形象，她手拿短柄锄头在一条蛇的背上耕种，蛇的身上喷出长满葫芦的藤蔓。熟悉的女性形象再次出现，表现出她一贯代表的二元性：土地之母和家庭的苦工。

在不少密西西比遗址中都出土了有类似主题的考古珍宝。即使在坡凯拉采矿公司的洗劫和轰炸之后，从斯比罗丘的综合建筑中依然出土了无比丰富的物品。事实表明，福里斯特·克莱门茨最初的评价太悲观了。经过更细致的勘察，克莱门茨看到，锥形土丘的外部虽被劫掠者的最后一轰破坏掉了，但仍可以隐约看到其内部的结构：压实的泥土一层叠一层，完好无损，这说明有可能从这些土层中发掘出更多的物品。希望又在他心中升了起来，这至少意味着锥形土丘仍有进行挽救的可能。

福里斯特·克莱门茨及其勘察队员采用

骸骨证明： 稳定生活，利弊参半

BARE-BONES EVIDENCE OF THE MIXED BLESSINGS OF A SETTLED LIFE

密西西比文化出现在公元800年—公元1000年之间，那时玉米成为普遍的农业作物。和在野外进行搜寻的那种朝夕不保的狩猎生活相比，有组织的农业生活有着明显的优势。确实，农业对密西西比人确立起伟大的领导地位起了巨大作用。

但是专门进行人体遗骸分析的生物考古学家发现，这一转变也对一些密西西比人的健康产生了不利影响。

例如，农业社会人口密度的增加引起传染病的增多。在伊利诺伊迪克森丘里发现的骸骨显示，在从旧有的狩猎和采集的生活方式向农业的过渡时期，两种骨质感染——骨膜炎和骨髓炎发病的数量增加了一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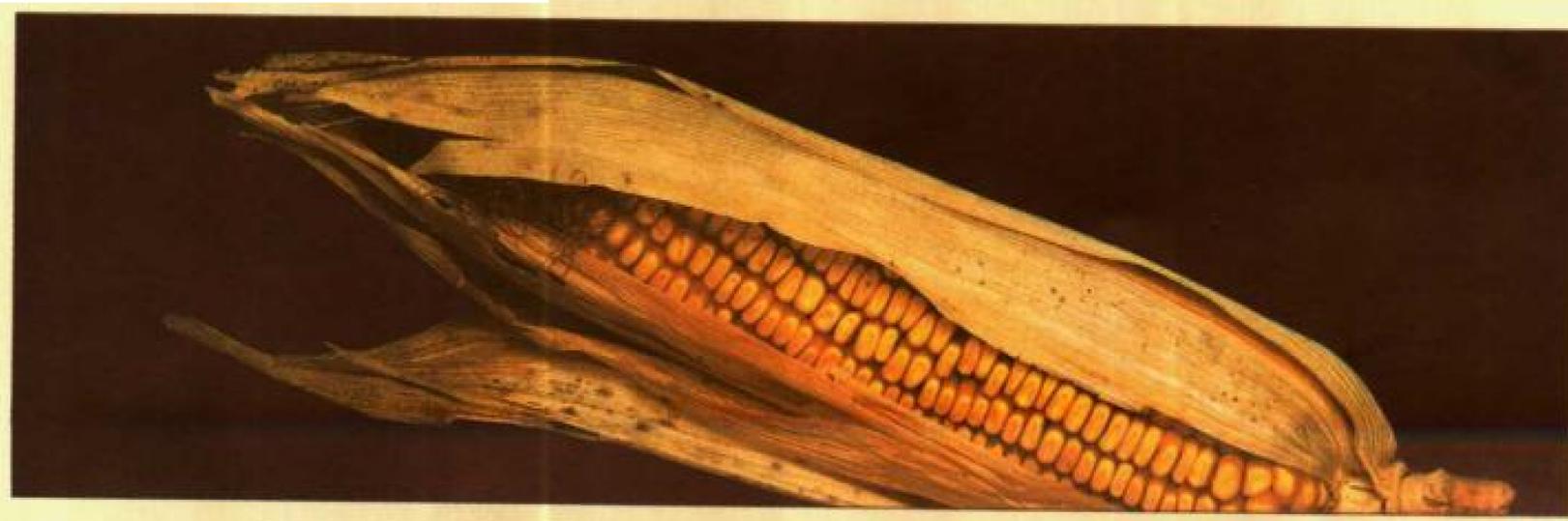
有更为有力的证据可以证

明营养不良可能来自人们的饮食。这主要是指玉米，它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很高，尽管当时人们还没有完全抛弃野生食物，但蛋白质和一些主要氨基酸的含量却很低。据一项研究显示，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只有0.4%—7.8%的人牙上有洞，而食用玉米的有4.5%—43.4%的人牙都坏掉了（见右上图）。一些牙面表明（见右中图），玉米为主的饮食会阻碍珐琅质的生成。

骨头同样记载了饮食的不足，农业人口的骨头要短小一些——一些科学家将之归结为缺少蛋白质，另一些则提出了有些

自相矛盾的说法，他们认为营养不良是由于生活水平提高的缘故（见右下图）。在迪克森丘发现的尸骨中，骨质疏松症（下图）的发病率增长了4倍，这种多孔的骨组织通常和缺铁性贫血有关——由肌醇六磷酸引起，这是一种化学物，能阻碍铁的吸收，因此在玉米中发现这种化学物也就不是什么惊人的事了。

■ 这个头骨的眼窝中这种多孔的松散骨质称为骨质疏松，大约是由于玉米含量较大的饮食引起了贫血，从而使骨髓腔扩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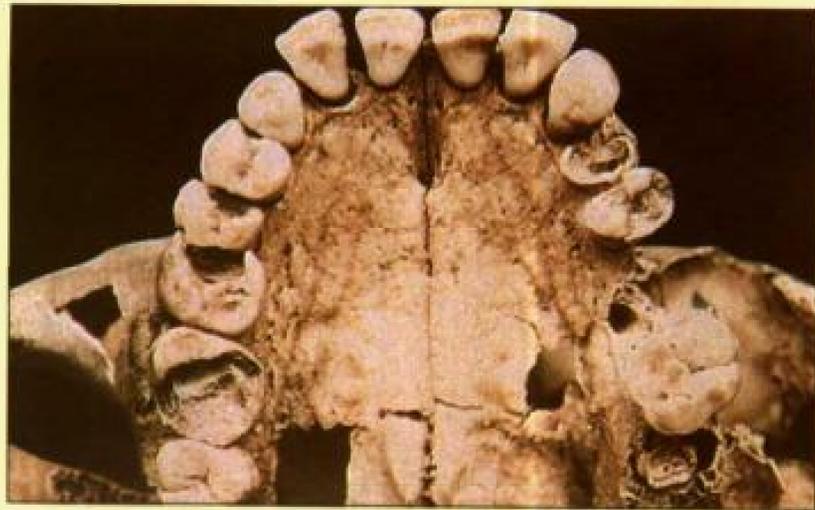
狩猎者劳顿的生活

SIGNS OF THE HUNTER'S WEARY LIF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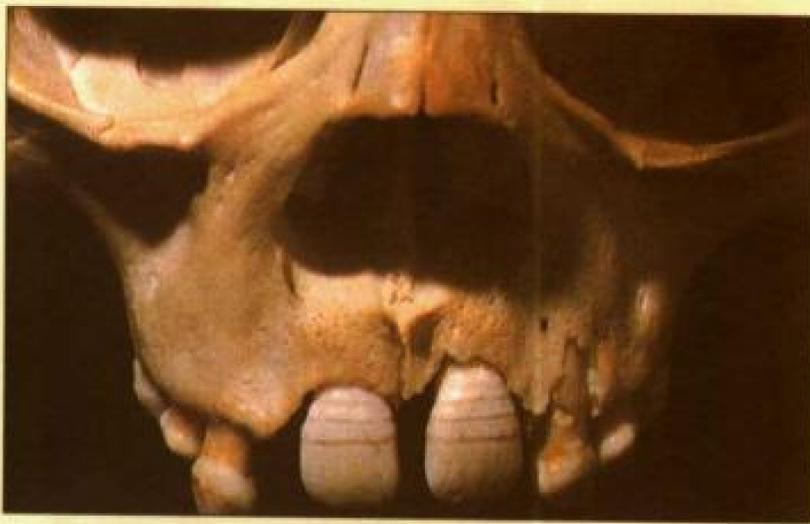
骸骨的记录不仅明确表明，营养不良主要是由以玉米为主的饮食引起的，还提供能证明许多后农业时期的密西西比人已摆脱了其先祖所面对的艰难生活的证据。

从前农业时期的人们骸骨中可以明显看出狩猎采集者的生活的现实压力。脊椎骨(下图)和关节显示了骨关节炎引起的磨损——这种情况在男人的尸骨中发生得更为普遍，这与他们从事的紧张的狩猎活动有关。

在农业社会遗址发现的人骨尺寸较小这一点，也说明了人们的生活更为轻松了，而不是表明饮食水平的下降，因为粗大强壮的骨头是在实际的压力中发展起来的。



■ 这个密西西比农业时期的牙齿显示了严重的蛀化现象，极有可能是由于碳水化合物含量很高的玉米为主的饮食引起的。前农业遗址发现的牙齿的复原通常只有部分牙齿有龋齿，这是饮食多样的结果，也许是因为他们获取食物更为艰难的缘故，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人的食物花样会更多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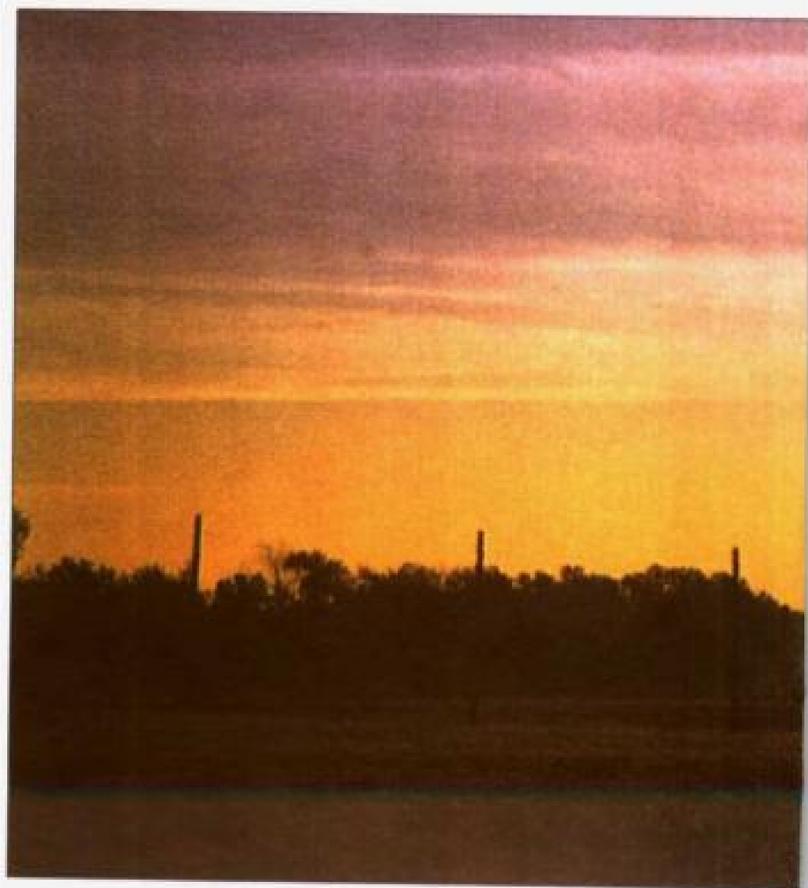
■ 这两颗门牙显示出起皱的表面构成——这是发育不全的迹象——说明正常的珐琅质在形成的过程中受到了破坏。科学家们推测，在以玉米为主要食物的部族中，营养不良和疾病可能会引起生理负担，导致珐琅质在生成中形成了不正常的模式。



了纵切系统——就好像切开一只多层蛋糕一样——他们从顶到底做了一系列的发掘，发现在各层泥土中都嵌有墓葬和物品。他后来评价说，“整个土丘就是一座墓葬大厦，预计包括有900个墓葬，都有陪葬品，在中心部分发现的物品只是总体的一小部分”。就像奥克马尔吉的凯利一样，他发现了大量的“丘中之丘”。掘墓者在仓促之中遗留下了数量相当可观的完整物品，供科学家们与其他密西西比遗址进行比较，其中卡霍基亚是哥伦布到来之前北美惟一的城市居住区，或者说是原始的城市居住区。

密山 密西西比人生活的废墟四处可见，在密西西比以东6英里的最肥沃的河谷平原上，伊利诺伊的卡霍基亚的史前遗迹最为惊人。没人知道当时的居民是怎么称呼他们的城市的，17世纪后期，法国人在这里遇到了伊利尼部落的一个分支，“卡霍基亚”这个名字就是从他们的名字里演化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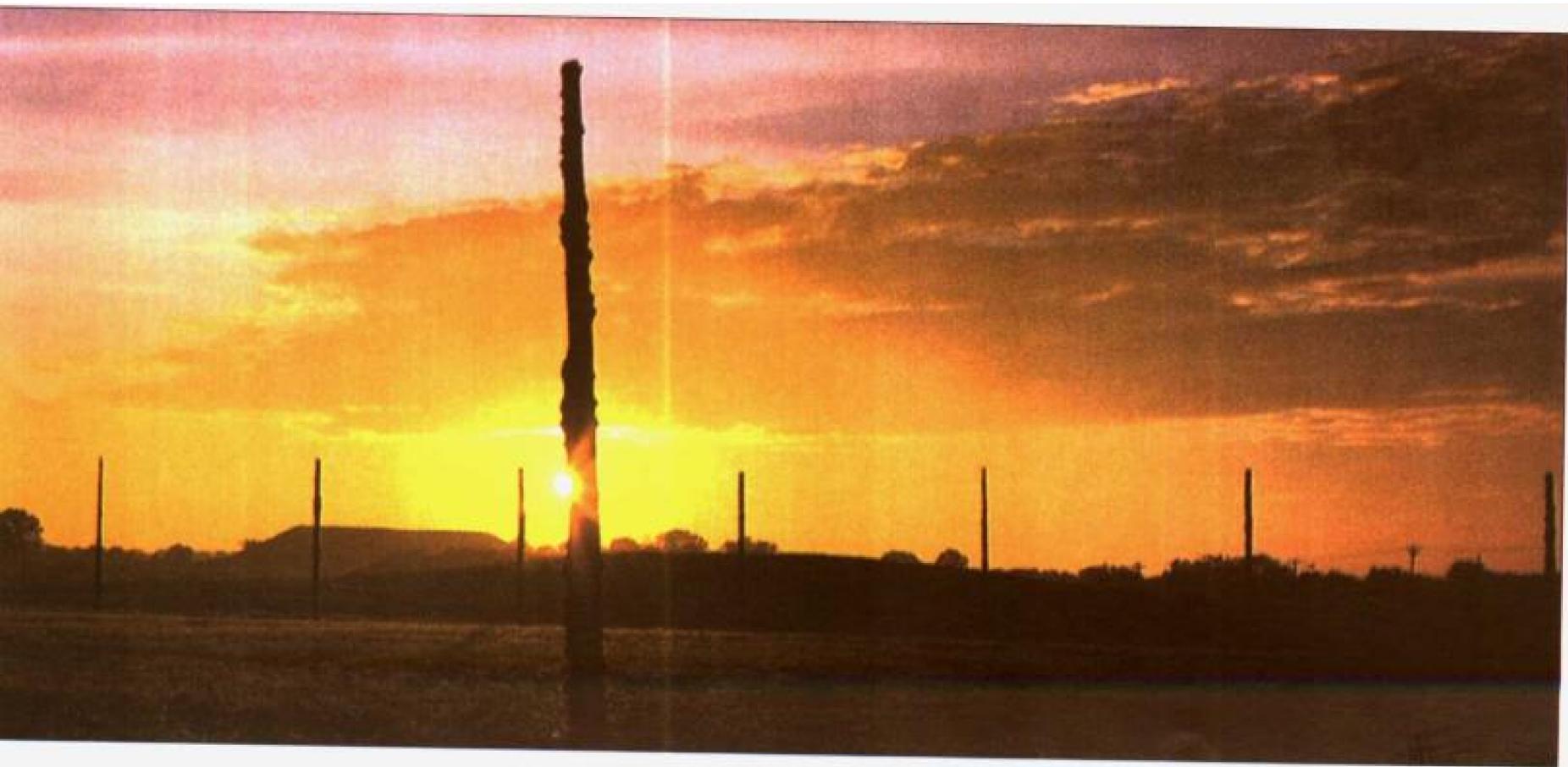
一个多世纪后，法国特拉普派的僧侣在卡霍基亚最大的土丘上开辟菜园，种植果树，毫无珍惜之情。这座土丘基座面积为700英尺×1080英尺，高100英尺。无意中，这座金字塔由于这些僧人的出现而得名——僧侣丘。在墨西哥以北，僧侣丘在同类建筑中规模最大，也是新世界里最为雄心勃勃的土筑工程。如今，站在僧侣丘之巅，即使是个漫不经心的人也能体验到过去的一些事情。几百年的瓦砾都已被清理掉了，通过这扇窗，人们似乎看到了这个部族的历史发展足迹：他们出现于公元900年左右，1300年时开始衰落，到1500年时已经完全消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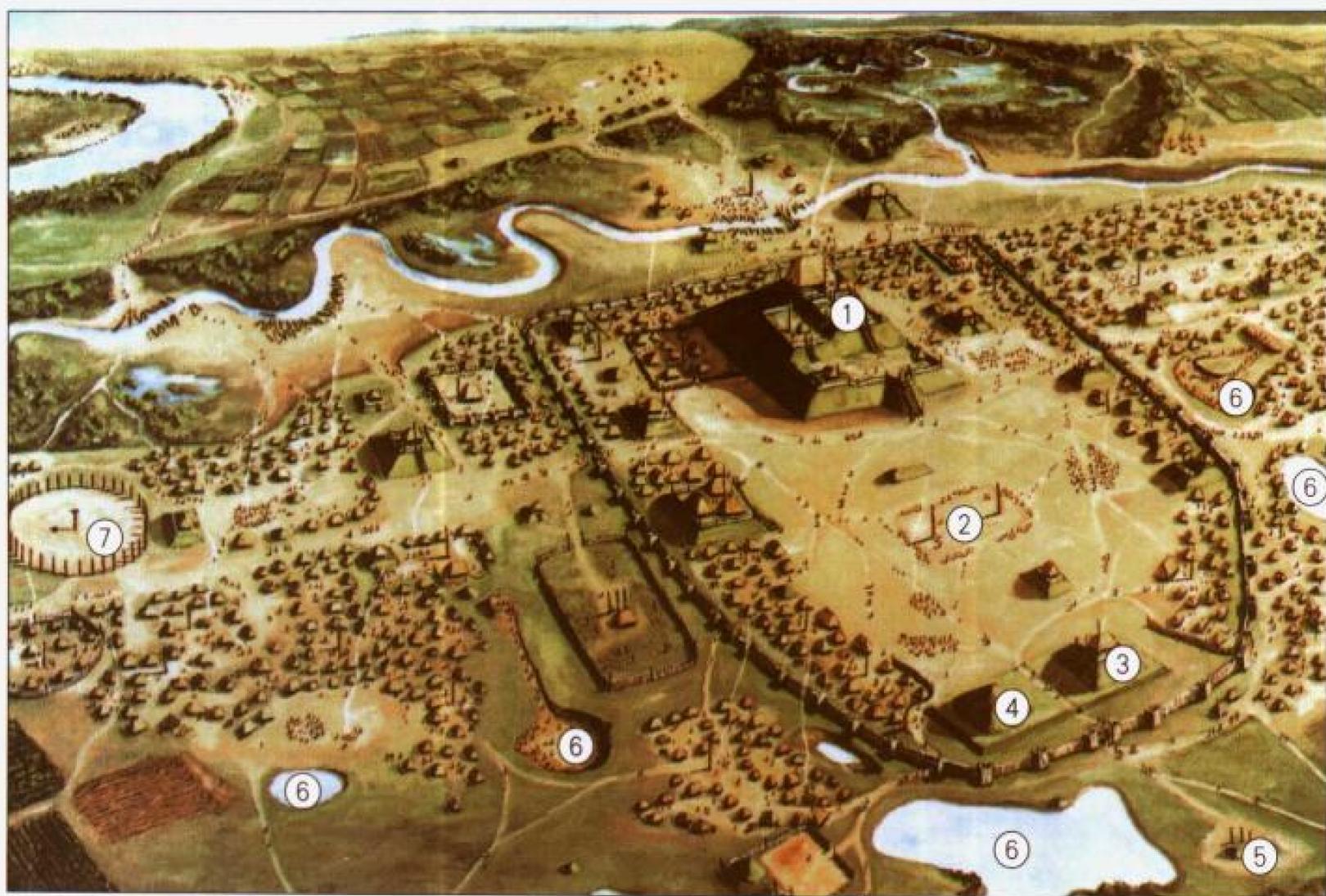


几百年后，随着美国拓荒者向西迁移的大潮，另一个文化来到这里，在犁耕和其他农具的作用下，这片遗址无可避免地也开始受到侵袭。就在遭到侵袭之初，考古学家也来了，他们发现了四处散布着的人骨和陶器。虽然考古工作依然进行，但直到20世纪的60年代，当“255号”州际公路的规划严重地侵袭了卡霍基亚时，专业考古学家才开始拼死努力挽救它。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们抢在推土机之前，发掘了许多填满各类物品的土丘，同时还成功地使这条公路改道，保存了这片历史遗址。

但自此之后几乎就没再发掘了。无论怎样解释，这都是不应该的。1984年起，伊利诺伊州大学的研究者组成一支考古队，对卡霍基亚进行了无侵害的考古勘察。高科技的仪器寸土不动就测出了土层下的一切。在遥感探测中，电磁传导器向地下发出电磁流，根据探测土层下物体的多孔性和导电特性，来判断下面是坚实的土、沙岭还是沼泽，是栅栏、房屋还是一座被埋葬的

■ 这一圈雪松柱子被称为环形木，重建于1985年，它显然是被卡霍基亚人用来作为太阳历的，从中心看去，在冬、夏至和春、秋分时某些柱子和太阳排成一线。其他的柱子大约是用来表明节日日期的，或者，也可能只是为了立成圆圈状而已。





平台土丘。

仪器探出了一些奇怪的东西并对其本质进行了推测。一位研究者说：“它不会永远告诉你那里有什么，但是它的确显示土层下有些特别的东西，并给出一些提示说大概是些什么。”通过岩心取样，确定了电磁传导读数所显示的地下土丘和栅栏的位置，这说明科学家们可以不动一草一木就勘测出埋藏中的卡霍基亚。一切发现表明，卡霍基亚人所做的地形变动远比人们以前设想的要广阔复杂得多。随着工作的进行，与地面上电脑相连的遥感器再次肯定了卡霍基亚过去的宏大和复杂。

在其鼎盛时期，卡霍基亚占地约6平方英里，共有120座土丘。其中的一半都还或多或少地保留着原有的形状。大多数土丘都是平顶的，只有极少几个是圆锥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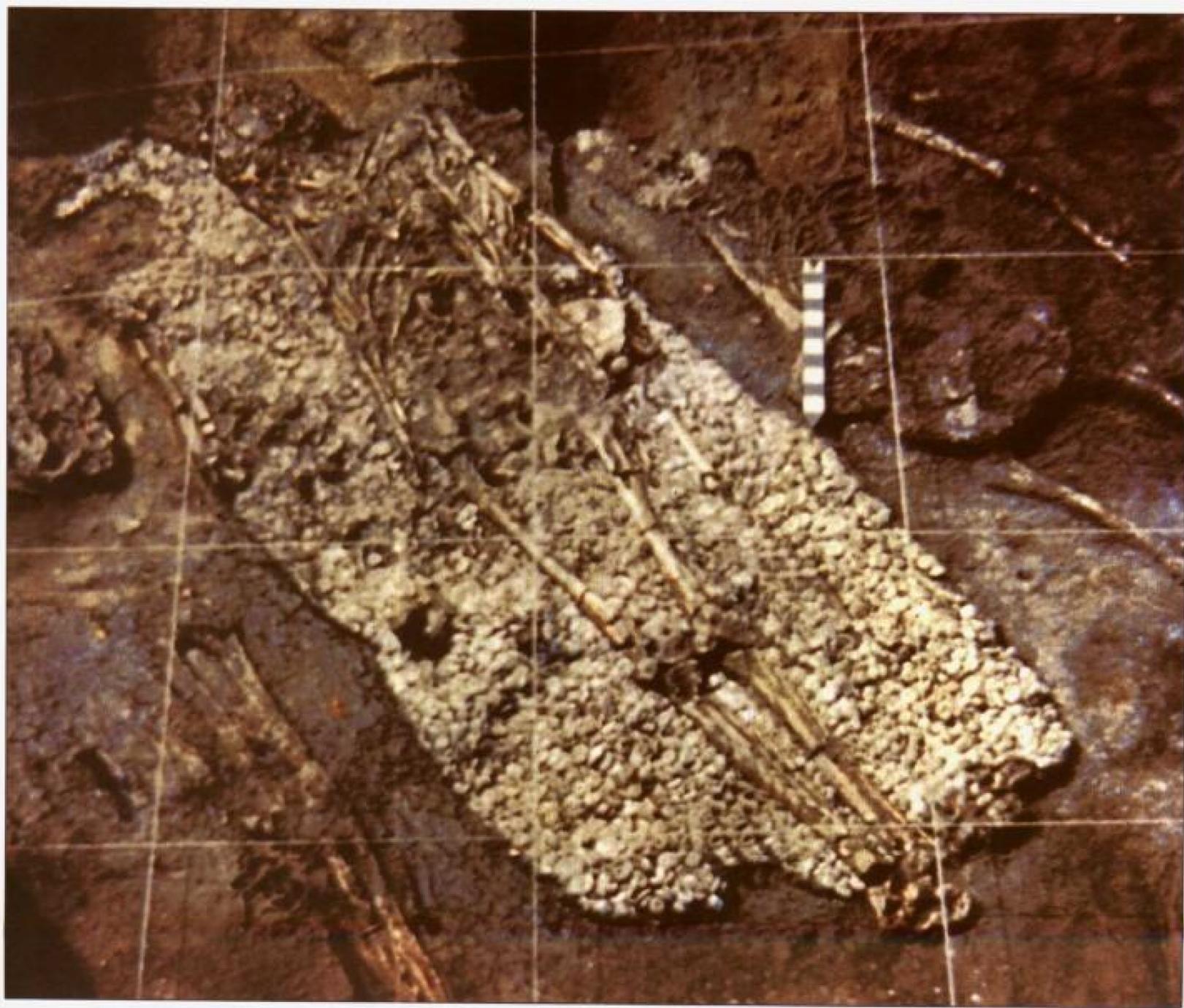
■ 上面这幅图画从西南取角，展示了卡霍基亚全盛时期的景象。除了僧侣丘，由围栏围起的中心广场包括丧葬丘——那里显然是为亡故的贵族成员做入葬准备的地方——以及其附近的墓葬丘，一片大概是用来进行一种叫做“长击”的游戏的场地和无数较小的用于建立庙宇或是贵族居所的平台。在栅栏之外，一些所谓的取土坑已经形成了池塘。这些取土坑原是为了建立土丘而挖土的地方。

1. 僧侣丘
2. “长击”场地
3. 丧葬丘
4. 墓葬丘
5. 72号丘
6. 取土坑
7. 圆形木结构

的，也就是尖顶的，可以明显地看出是为正式的葬礼而建的。显然，卡霍基亚是主要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在其最繁盛的时代，那里的人口远远多于整个纳齐兹领地的总人口。此外，基础住区的核心并非只是由贵族独享的土丘群。研究显示，一般市民的房屋一排排地建在开阔的广场四周。居民们在自己的小块园圃中劳作。较大的玉米田和生长着其他作物的农田则分布在周围的河谷平原上。

■ 卡霍基亚 72 号墓主是一位地位显赫的人物，他所卧的墓床无比富丽——有成千上万颗刻花的海螺壳串珠，每个中心位置都钻了孔。考古学家们用细线画出参考坐标，每个框 20 英寸见方，箭头指向北。

1100 年左右，在卡霍基亚的全盛时期，当地居民在占地 300 英亩的中心地带周围修建了一圈木制的栅栏，高 12—15 英尺，它也许是用来保护仪式圣地和贵



烟斗的秘密和乐趣

THE MYSTERIES AND DELIGHTS OF PIPE SMOKING

从阿德纳人、霍普韦尔人和密西西比人墓葬丘发现的证据来看,烟斗应当是一个人最可自豪的一件财产,完全值得随身带入坟墓。随着每个文化的发展,烟斗也发展出了自己特有的形状、主题和尺寸。

在北美发现的石制烟斗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这表明当时人们就已经吸烟了。但是,在哥伦布到来之前,吸烟对于当时的人们究竟有何意义呢?关于这一点,人们只能从后来的

印第安人那里进行推断。

从早期在大湖区附近游历的探险者留下的记录可以看出,从撕碎的柳树皮到菊花,当地的印第安人吸烟用的植物达27种之多。东南部的印第安人喜欢的是一种变异的烟草。

很显然,吸烟具有社会意义、超自然含义和治疗的功用。由于吸烟是和火这种神圣的元素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它被作为一种净化的途径。在一些后哥伦布时期的吸烟仪式中,烟被喷向地

上的四个方向。部落里议事时,通常先要将烟斗在与会者中传一圈,欢迎生人时也有类似的仪式。

工匠们精心地制作烟斗。他们使用各种材料,包括砂岩、赤铁矿和烟斗石。他们对这些物件进行雕刻、加以锉平和抛光以求完美。在选择有意义的主题时,他们充分发挥艺术想像力,就像这些实物大小示例所显示的那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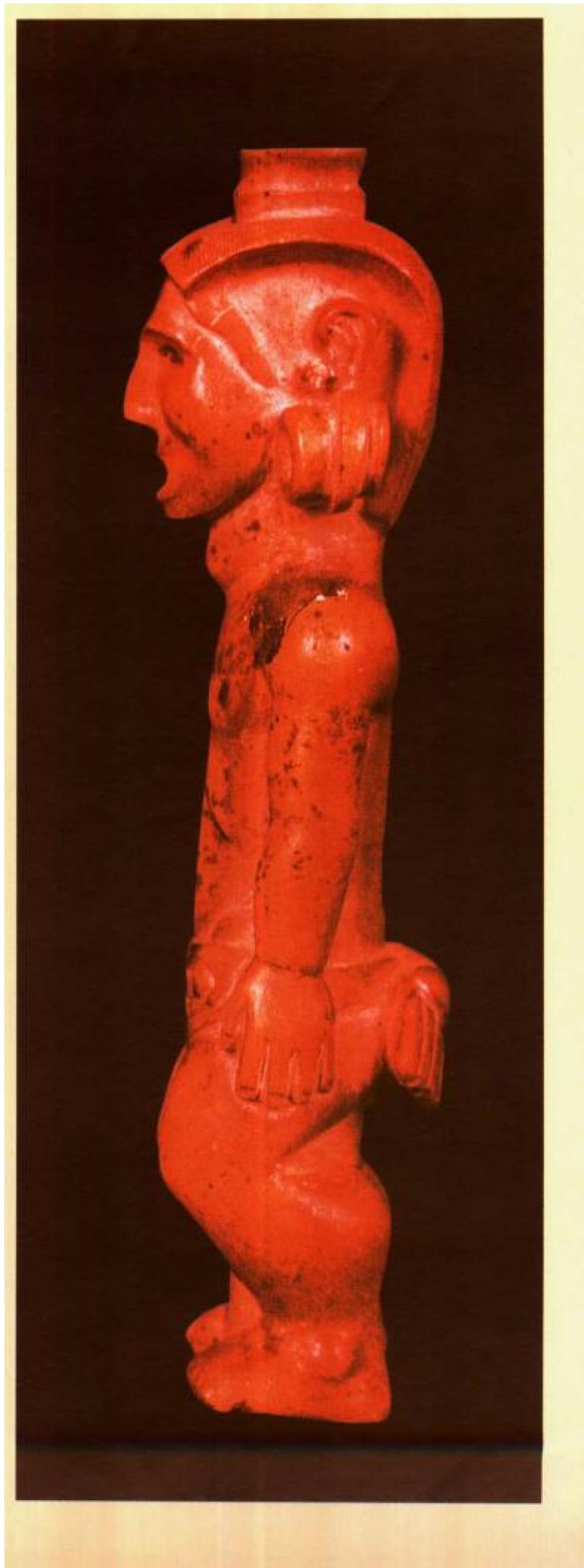
在最早的烟斗中,阿德纳人的烟斗从管状发展到动物状,甚至有时还有人形的,如右图所

■ 就其仅为4英寸的长度来说,这只霍普韦尔人的烟斗的精细度可谓十分惊人,这是一只停在一条鱼身上的玫瑰色的鱼鹰,鱼头就是烟嘴。粉红色羽毛的鸟只生活在热带地区,霍普韦尔人肯定认为这是个奇物。这只烟斗发现于俄亥俄州,其年代约在公元前100年至公元400年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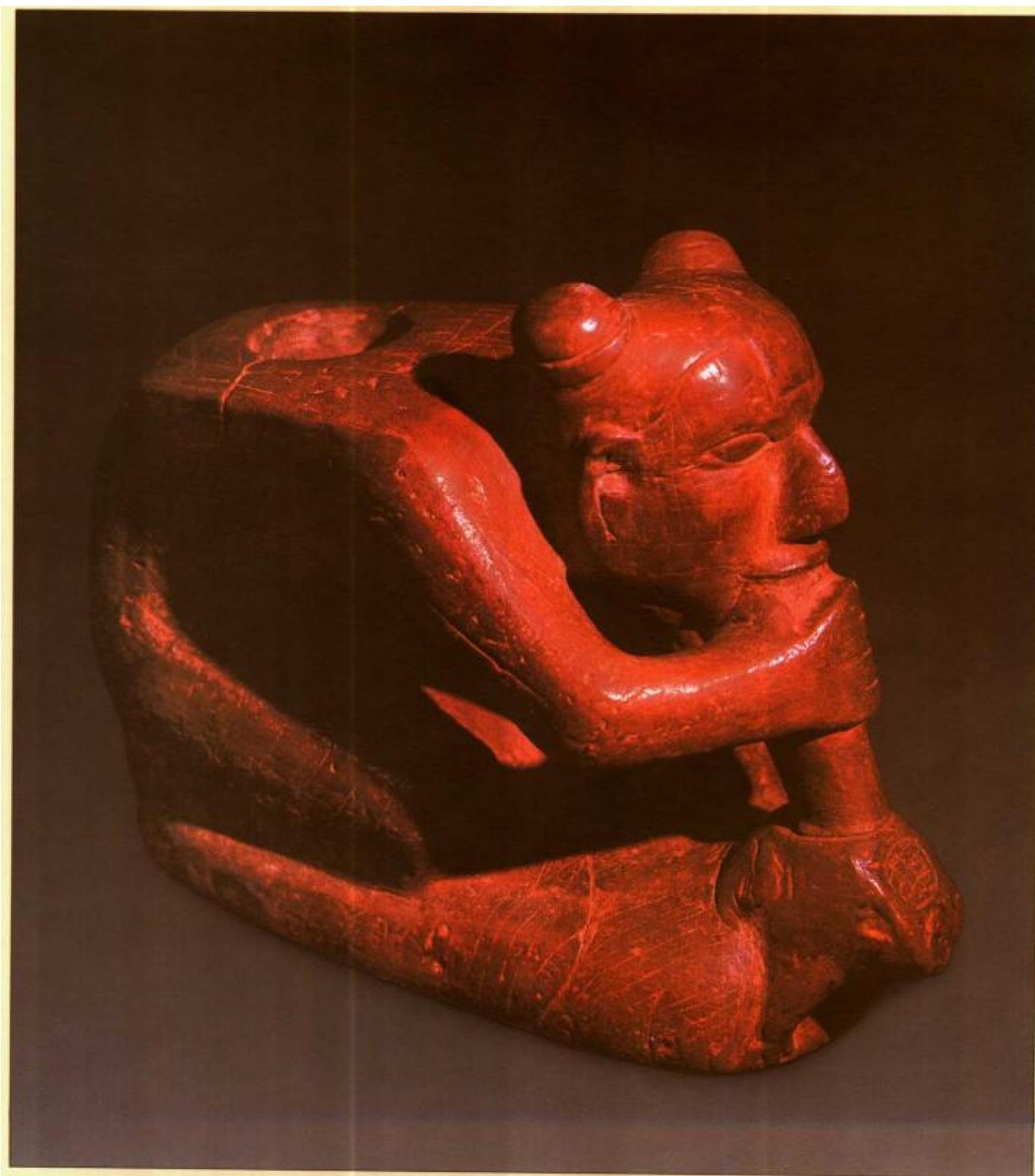


示。霍普韦尔人的烟斗以其所谓的平底而著称，通常都有纤细弯曲的杆和刻有动物图形的斗，这些动物无疑都是一些象征，代表魔法或是表达神秘的意义。密西西比人的烟斗有时非常大，通常塑造的是进行各种活动的人们。尽管按照仪式，多数烟斗在吸的时候要进行传递，但是有些密西西比的烟斗实在是太重了，没法轻易地传来传去。相反，参与者要自己走到烟斗前才能吸上一口。

■ 这个长达7.8英寸的阿德纳烟斗上的塑像塑造的大概是一个侏儒，这只烟斗出土于俄亥俄州，其历史可回溯到早期林地时期（公元前500年至公元1年），表现了阿德纳人对畸形的爱好。塑像的脖子上有一个大的甲状腺肿块，这是缺碘的结果。



■ 在这个富有想像力的设计中，一个长着动物的头、正在吸烟的人成了烟斗本身，前部有个洞是烟嘴。这只属于密西西比人的烟斗的年代在公元800年—公元1500年间。由红石刻成，高8.5英寸，底座长10英寸，重7.75磅。



族们免遭袭击的，也许是要在社会的不同等级之间筑起实在的隔阂。在危险来临时，这道栅栏也能够保护全部居民免遭侵害。不论其目的何在，卡霍基亚人在弃城而去之前曾3次重建这道围栏，每次新木头的用量都为1.5万根左右。

但是这里的主要亮点是僧侣丘。它的基座占地14英亩有余，四层平台或者说是四道阶梯层层拔升。由2200万立方英尺的土筑成，用时300年，分几个阶段建筑才得以达到最终的高度。完工后的土丘顶部建有一座木屋，长105英尺，宽48英尺，高约50英尺，可以肯定这是卡霍基亚的酋长官邸，他在这里举行仪式，处理公事。

经过研究，考古学家们再现出酋长观赏到的景致：近处溪流潺潺，两岸绿树成荫，6英里之外是密西西比河的波涛，远处的草原上碧草青青。下面是宽阔的中央广场，四周疏疏密密地环绕着以柱支撑、灰泥合缝、茅草为顶的简单的屋舍。一道栅墙围障四方，百余座土丘中虽有两座规模可观，但依然不能与酋长的住所相提并论。

由于考古学家们孜孜不倦的努力，各种具体的发现逐渐显示出了这片住地的庐山真面目，但是这里居民的情况却依然是个谜团。没有人留下过姓名、标记或是任何信息。从地下找到的线索只能解释卡霍基亚的居民外在的生活状况，有时能大概知道他们的等级，但从来也不清楚他们的身份和行为动机。

然而，据预测，由于卡霍基亚人靠近可以通航的河流，他们必然与其他印第安部落接触频繁。72号土丘出土的物品证明，这里的贸易活动十分频繁。在古人的骸骨附近发现了一些并非当地所产的物品，可以追查出箭头来自俄克拉何马、田纳西和阿肯色，成吨的小装饰是由墨西哥湾的海螺壳制成的，云母来自北卡罗来纳，用来装饰胸甲的成卷的薄铜片则是来自苏必利尔湖附近。

我们很容易想像，在卡霍基亚人处于最繁荣的发展阶段时他

们的生活场景。位于溪边的广场吸引了从遥远国度来的旅行者们，他们带来了贝壳、铜器、皮毛、皮革和腊肉。卡霍基亚的工人带来了做锄头用的类似打火石一样的石料，还有从附近的泉水里提炼出来的盐。其他人也把自己作坊里做的各式用品摆出来：各种工具和箭头，经过处理的皮革，刻着花纹的壶罐，编织好的篮子，用进口铜料打制成的装饰物，还有用像珍珠一样的贝壳串珠串成的手镯和链子。



■ 上图是从一只贝壳护甲上复制下来的图案，描绘了一位全副武装的“长击”游戏者，一手拿着他要滚动的石盘，一手拿着一根长矛。长矛要投掷到石盘停止的地方。从精致的服装可以看出，参与“长击”的游戏者是受到高度尊敬的，而且在部落中可能扮演着某种象征性的角色。右图是一块在“长击”游戏中实际使用的石盘，直径6英寸，有着典型的凹形表面。

在其他的一些日子里，广场上也会举行节日庆典或者运动会。有一种叫“长击”的游戏，特别受到人们的喜爱。这是一项对力量和技巧要求很高的活动，只有武士阶层才能参加。就像一种古老的绑着铁环的曲棍球游戏一样，它的规则非常苛刻，要求每个游戏者把一个石头圆盘滚得越远越好，然后迅速地把一支长矛扔出去，插在他预计石盘会停止滚动的地方。

多数时候，整个城市都处在巨大的土丘阴影的笼罩下。但是，对大多数平民来说，除了土丘，那里还存在着一个神秘的东西，他们无法理解它的功用。这是一些围成圆圈的红色雪松柱子，这个创造性设计帮助了贵族们对日益壮大的卡霍基亚进行统治。考古学家们发掘它们留下的土坑。酋长或者祭司用这些圆圈——也有人把它们称为环形木——来观察太阳，记录季节

的变迁。他们站在中心的观察点，观测一年中某些时候日出的位置，比如说春分、秋分、冬至和夏至，然后把柱子按照日出的位置排列起来。对于统治阶层来说，通过精确的太阳历来掌握有关季节的知识益处颇多，可以预测那些年年都不可避免的洪灾。有了这些知识，他们就可以向无知的民众展示他们对时间的控制力，并且可以按照自然规律来安排节日庆典和宗教仪式。

每年中有两天会出现一种壮观的景象，整个城市似乎和初升的太阳融为一体，今天我们还可以在这两天里观察到这种现象。在春分、秋分这两天，太阳从酋长的巨大土丘后腾空而起，好像是土丘孕育了这个发着光燃烧着的火球的生命。

但是，卡霍基亚人的生活同时也有其黑暗的一面，这和祭祀太阳无关。在对72号土丘的发掘中，好几个大型墓穴里都发现了



许多死于仪式或用做祭品的死尸。在这些被埋葬的人中，至少有3个人似乎曾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分别死于不同的时期。几乎所有的墓穴遗迹都表明存在殉葬现象。有一个主要墓群的墓主是一名45岁的男性，他躺在一张用成千上万颗贝壳珠子编成的毯子上，身边还放着经过精心分类、挑选出来的陪葬物品。在他附近的一个墓坑里，堆满了陪葬的侍从。其中有4名是男性，奇怪的是他们没有头和手，胳膊被绑在了一起。另外还有53名年龄在15—25岁之间的女性。

在其附近还发现了近300个其他的大型墓穴，它们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壮观的景象。就像纳齐兹的首长们一样，卡霍基亚的统治者似乎能够而且确实把他们的军团一起带走了。所有这些看起来十分健康的人是否心甘情愿地陪他们的主人一起殉葬？他们都确实相信死后在上界会获得荣耀吗？或者他们都是战俘和奴隶？还有，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年轻妇女？然而这些都还没有答案。

出于未知的原因，卡霍基亚的人口在公元1300年后开始减少，城镇也缩小成了村庄。到1500年，它已被完全遗弃。昔日的繁荣可能就是它衰败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卡霍基亚耗尽了周围的自然资源，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消耗资源的速度比资源更新的速度要快。19世纪早期，土地勘探办公室进行一些调查，那时这块土地能维持的人口数量已经下降了许多，他们发现，河边低地上的森林资源十分匮乏。几个世纪前，几千人在几百年的时间内砍伐了大量的树木，用于盖房、建造栅栏和生火。于是，他们要捕猎的动物的栖息地同时也逐渐缩小了。卡霍基亚人已经非常习惯于原有的生活方式了，于是他们不得不走到较远的地方去寻找资源，以维持原来的生活模式。

与此同时，处于扩张中的城镇也可能遇到了一些典型的城市问题，比如，人口过多和卫生条件差。密集的房屋很可能助长了传染病的扩散，这些疾病远远早于欧洲人所带来的疾病，使当地



居民饱受煎熬。残留的骨骼显示了这里曾经流行过肺结核、芽生菌病(一种真菌紊乱的疾病)和梅毒；虽然还不至于达到毁灭整个文明的地步，但是也足以导致人们大批离开此地，到更健康的地区生活。

另外一个可能是13世纪开始的全球性气候变化，由此引起气温下降、水灾和旱灾爆发，这些都是太阳历的守护者们无法预料的。突如其来的而又无法解释的自然灾害导致社会不安，同样也打乱了农业生产周期。不管导致他们离去的原因多么复杂，卡霍基亚人并不是一举全部迁走的。考古证据表明，人们是在两个世纪内逐步搬走的。就这样，密西西比河流域其他文明也衰败了，也许是被外国的枪炮和疾病赶走的，也许是因为自然灾害，或者，甚至是由于他们对大自然脆弱的平衡太缺乏了解。

今天，这些巨大的平顶土丘湮没在野草和树丛下，四处寂静无人，似乎它们是自然造就的。在某种意义上，它们确实如此。

开启宇宙的钥匙

KEYS TO THE UNIVERSE



MOUND BUILDERS & CLIFF DWELLERS

公元800年—公元1500年间，美国的中西部和东部地区经历了文化的空前繁盛。强大的密西西比人，也就是“庙丘修筑人”，广募匠人制造小巧的工艺品，这些杰作同时也是酋长的象征以及人们的信仰的具体再现。这些工艺品的主人觉得应该将它们带入坟墓，大概是想要在来世还要继续使用它们。

在20世纪的人看来，这些东西是神秘的，甚至是怪异的，令人迷惑不解。在密西西比人广阔的领土上，从墨西哥湾海岸到大湖区，从佛罗里达到俄克拉何马，处处都能看到这类创作的主题和基调，早期的学者们假设曾经存在一个广为传播的宗教。但是，就已知情况来看，从不曾有过这样一个教派。密西西比人所共有的只是一个充满挑战、令人惶惑的自然世界，这片天地要求人们不断努力，解释不可解释的，调节不可调节的。尽管他们的作品有时看起来十分晦涩，却表达了他们斗争奋进的信仰。

研究这些作品的考古学家们利用了密西西比人之后的印第安人的口授传统，用来理解、解释他们的创作。他们发现在这些已经消失了的民族心中，宇宙由三个部分组成。一个是和谐的“上界”，另一个是地狱般的“下界”，它们之间始终冲突不断。夹在二者之间的是“本界”，这是人类那不够完美的栖身之所。上图所示的海贝制的护喉甲冑，毫无疑问代表的是“上界”，十字代表四个基本方向集中于太阳之上。但无人知晓这些有着大眼睛和刺青脸颊的人究竟是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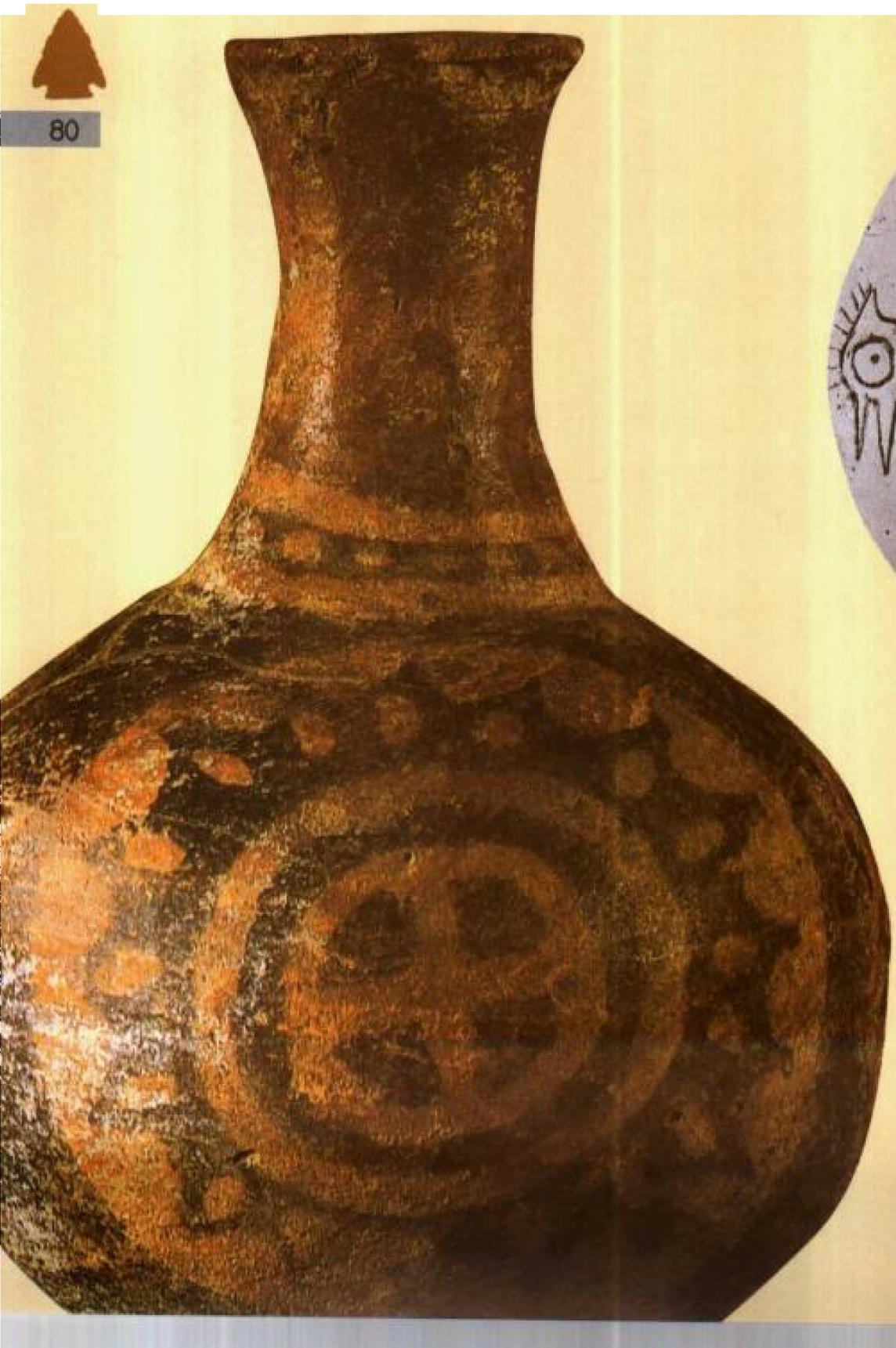
稳定而光明的“天界”

AN UPPER WORLD
OF STABILITY
AND LIGH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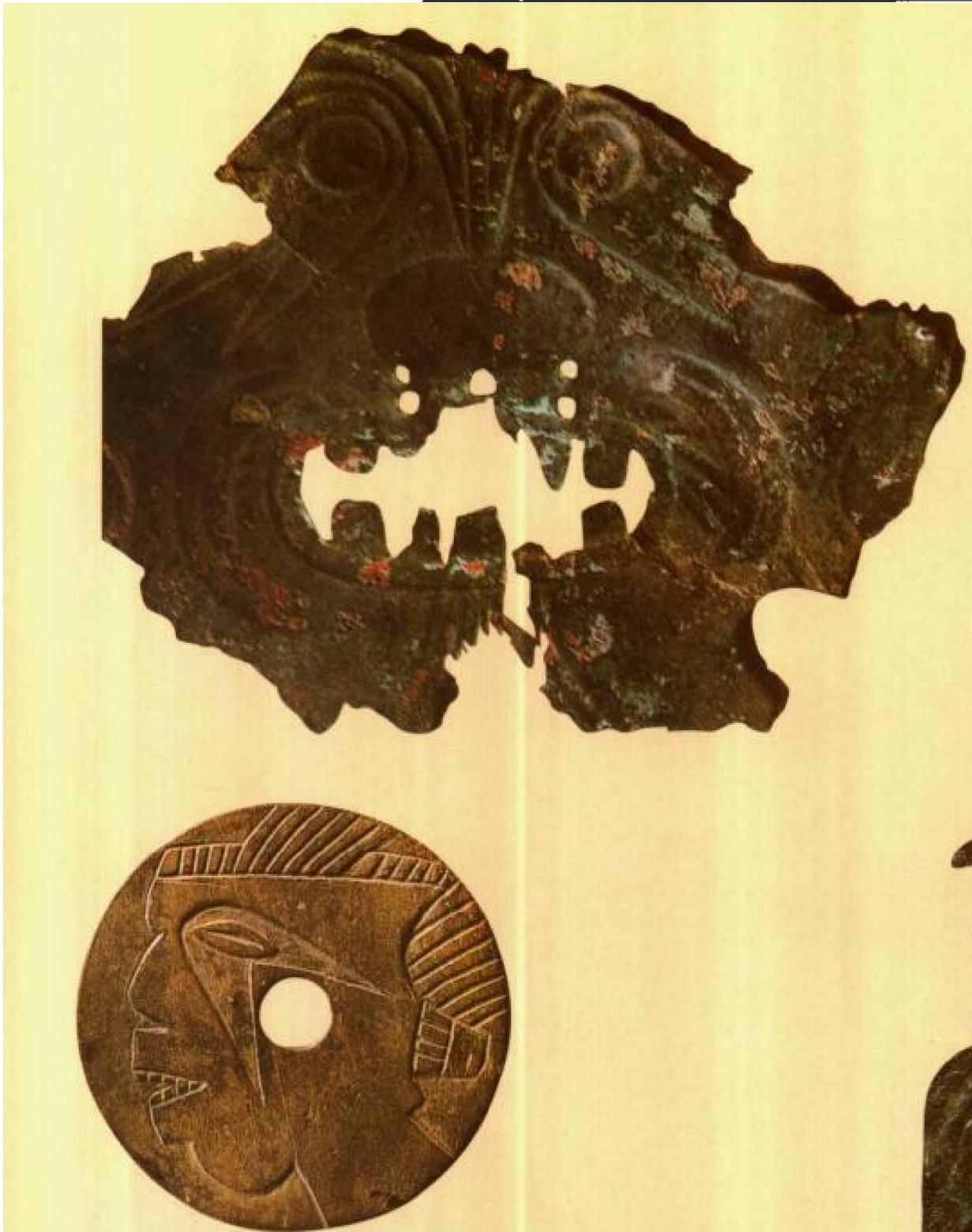
坡度倾斜的庙丘从地面上突兀而起，追寻着太阳的方向，而太阳是密西西比人崇敬的主神。在太阳炫目的国土——“天界”里，一切生灵和物体都比凡俗人世间的更大些、更强些，并被赋予了更大的力量。因此，与太阳灿烂的光辉相比，即使是庙丘里的圣火也显得黯淡苍白。

对于世俗的人们来说，“天界”代表着稳定、有序和可预见性。但是“天界”也并不完全是这样，就像密西西比人需要火种来维护生存一样，他们也需要火的对立面——水，这是从阴暗神秘的“下界”的泉眼中得到的。作为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空间的中介，部落酋长和其他的

贵族成员必须为其人民解释古老的信仰，并通过仪式和庆典，保持有序和混乱之间的平衡。为了和众人区别，他们佩戴右图所示的这些物件。



■ 左图所示的陶瓶和上图的贝制护甲都是“天界”及其有序的对称美的典型标志：交织在一起的环形和十字代表了太阳和四个基本方向，这或许是早期酋长所代表的太阳神。和瓶子相比，护甲更为细致，在其直径为4.25英寸的面积上，浓缩地表现了酋长的权威，这个正方形代表的是一次皇家会议，参加者是4只代表天空和军事力量的啄木鸟。



■ 这只典礼用的猫头，只剩下眼睛和牙齿那部分，显示了一种属于“天界”的叉形眼睛的主题，这是在鹰眼斑纹之后的另一种模型，人们认为这代表着超人的视力。这只猫头由铜制成，铜在密西西比人中是高地地位的象征，这可能是由于铜矿石来自遥远的大湖区，比较罕见。

■ 上图所示的石制耳饰线轴是一种仪式性装饰品，其用途和设计一样令人费解。鹰眼形斑纹、半张的眼睛以及嘴里露出的牙齿，这样的组合十分奇怪，后面两者表明这是一个死者的脸。这一主题描述的可能是一个战利品头颅，表示死亡。

■ 1906年，一位密苏里的农夫在耕地时发现了这枚铜制凸纹鹰头徽章，它象征着战争以及“天界”。这枚徽章长13英寸，其图案是从背面锤打而成的。它是要竖着戴在额头正中的面具。



“下界”之镜：黑暗、 恐惧和死亡的影像

MIRROR TO THE
UNDER WORLD:
REFLECTIONS
OF DARKNESS,
HORROR,
AND DEATH

与“天界”的崇高、光明相反，地下世界则是一片黑暗阴湿的沼泽，充满狂乱，是奇大无比的蜥蜴、巨蛙、响尾蛇及其他爬行动物为代表的滑行生物的栖身

之所。更为恐怖的是鬼怪、吃人者和女巫——所有这些都从地下世界通过水路和岩洞进入到人间，进入到人类生活之中，并引起无数混乱。

考古学家只能对其意义进行猜测，这对于后来了解和研究印第安文化起了帮助作用。比如，被切诺基人称做“尤克特纳”的怪物，长着“天界”鸟的翅膀、地上鹿的角和“下界”蛇般的有鳞片的身体。许多密西西比的工艺品都在同一件物品上描述了多个世界或是多个主题，可以明显

看出打破空间界限的痕迹。“下界”本身就是个矛盾体，它不仅代表着世界黑暗、与死亡相关的一面，也是土壤多产的象征，所有的生命都有赖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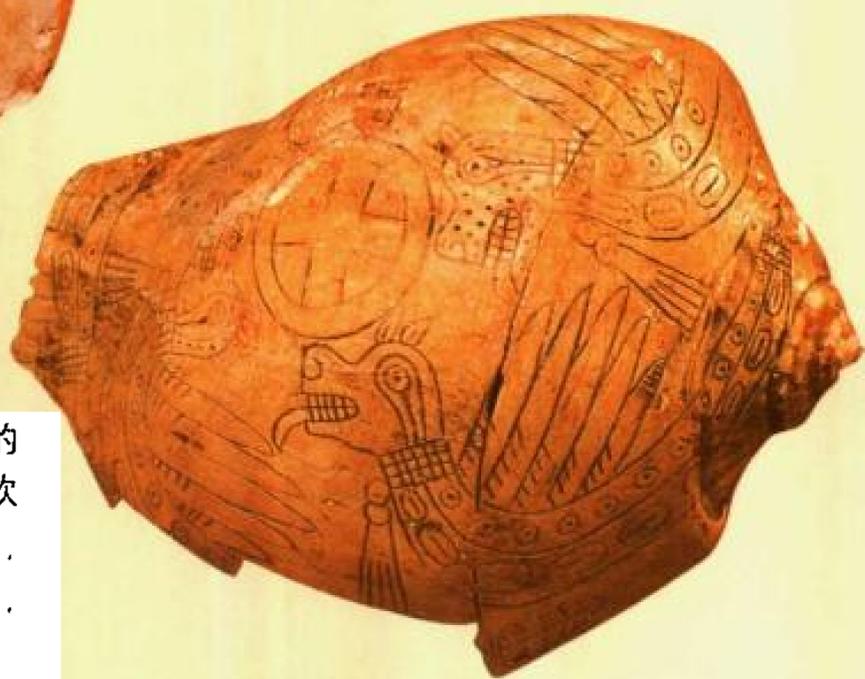
82



■ 这座高 8 英寸的铝土矿石雕塑发现于伊利诺伊州的卡霍基亚，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看，综合了几个主题。雕塑中的女人正在耕种从蛇身体里发芽的藤蔓，这是肥沃多产的象征，她露出的牙齿又表明这是一个死人。



■ 密西西比人的贵族高度珍视海贝雕成的物件，将他们作为地位和精神价值的象征，这些海贝来自墨西哥湾和佛罗里达州。这只4英寸的刻花盘(左图)由一只海螺壳刻成，用做项饰，其中刻的是一只“下界”的水蜘蛛。



■ 螺壳酒杯是最高等级的首领们的专用品，许多都是在举行仪式时饮酒用的。右图所示的刻花酒杯上，背景为象征“天界”的十字和圆圈，其中游动着4只蛇形的怪物。



■ 在密西西比人的思想中，普通的乌龟和鳄鱼、蛇一样，都是“下界”的动物，但他们把它描述为宽厚的生灵。这里所示的这只陶制龟形容器发现于阿肯色州，其用途依然未知。

密西西比的战争： 通往上层高位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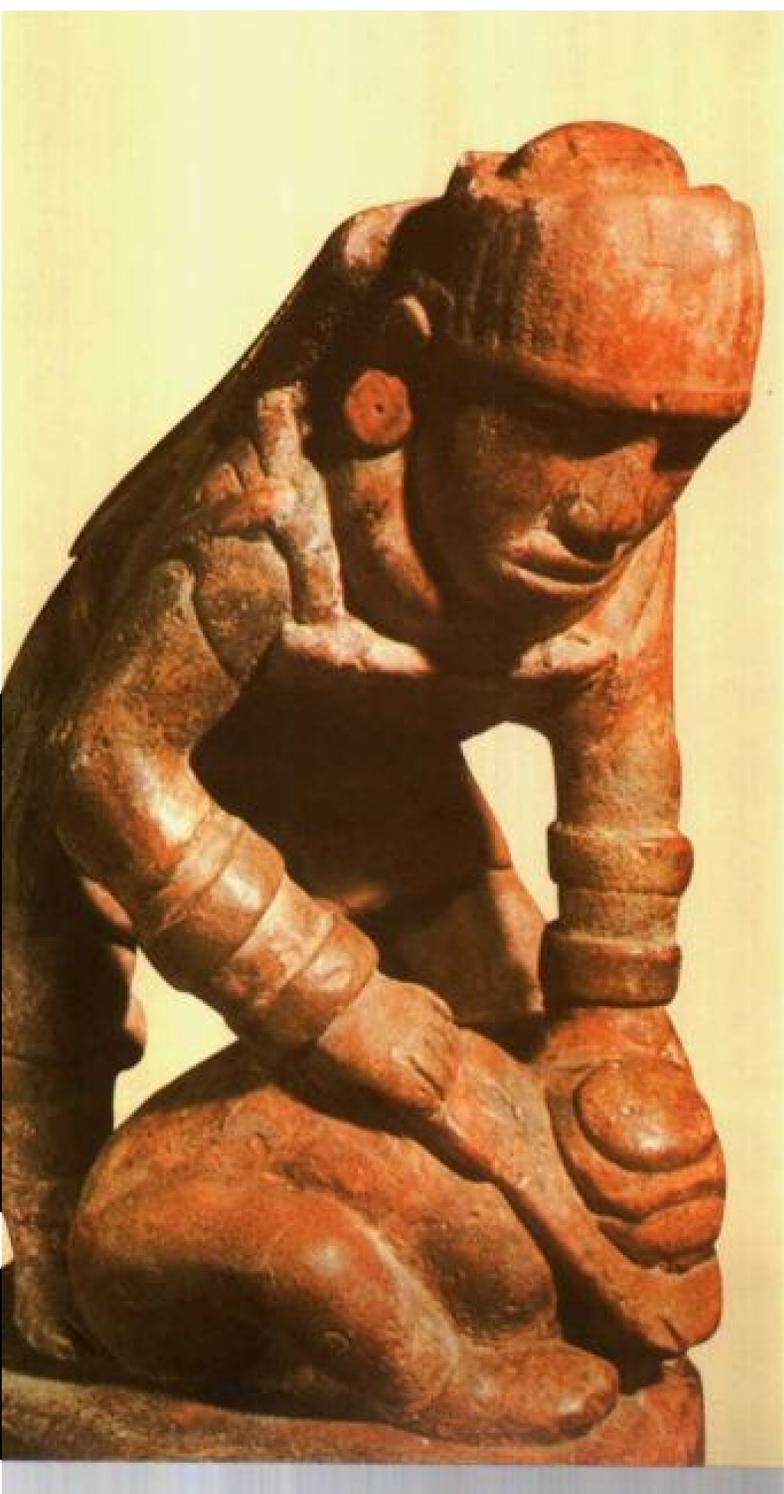
MISSISSIPPIAN WARFARE: THE PATH TO UPWARD MOBILITY AND GREATNESS

对密西西比人来说，战争极具意义，不仅是因为这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而且还是一种满足整个团体的需要，并保证稳定团结的方式。部落通过自己的势力和魄力，不断得到更新。参战是贵族成员的良机，通过在战场上奋勇抗击，他们在社会阶层顶端

的地位才得以确定。对于那些第一级的战士来说，作战技巧是他们得到认可和更高地位的铺路石。敌人的首级，作为战利品之一，足以证明他们的英勇。

既然要通过军事成功来保证社会地位的稳固，那么和天下所有力量保持良好关系就十分必

要了，此外，还要不断通过视觉效果来显示自己战争的荣耀。在密西西比艺术中，有无数好战的标志，其中一个最普遍的就是鸟形人，可以飞跃在所有人之上，通常被描绘为一个有着“天界”鹰头的战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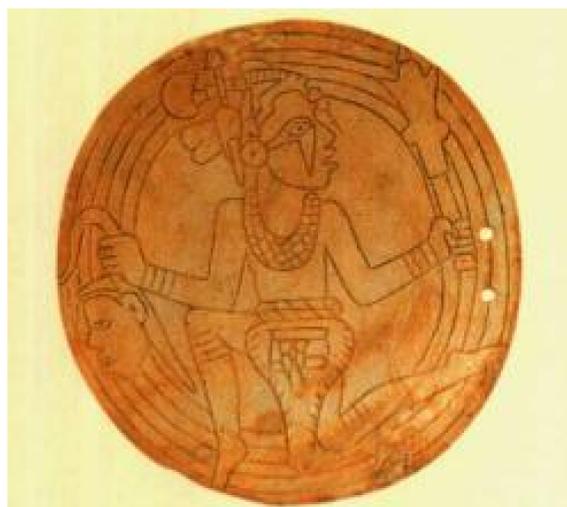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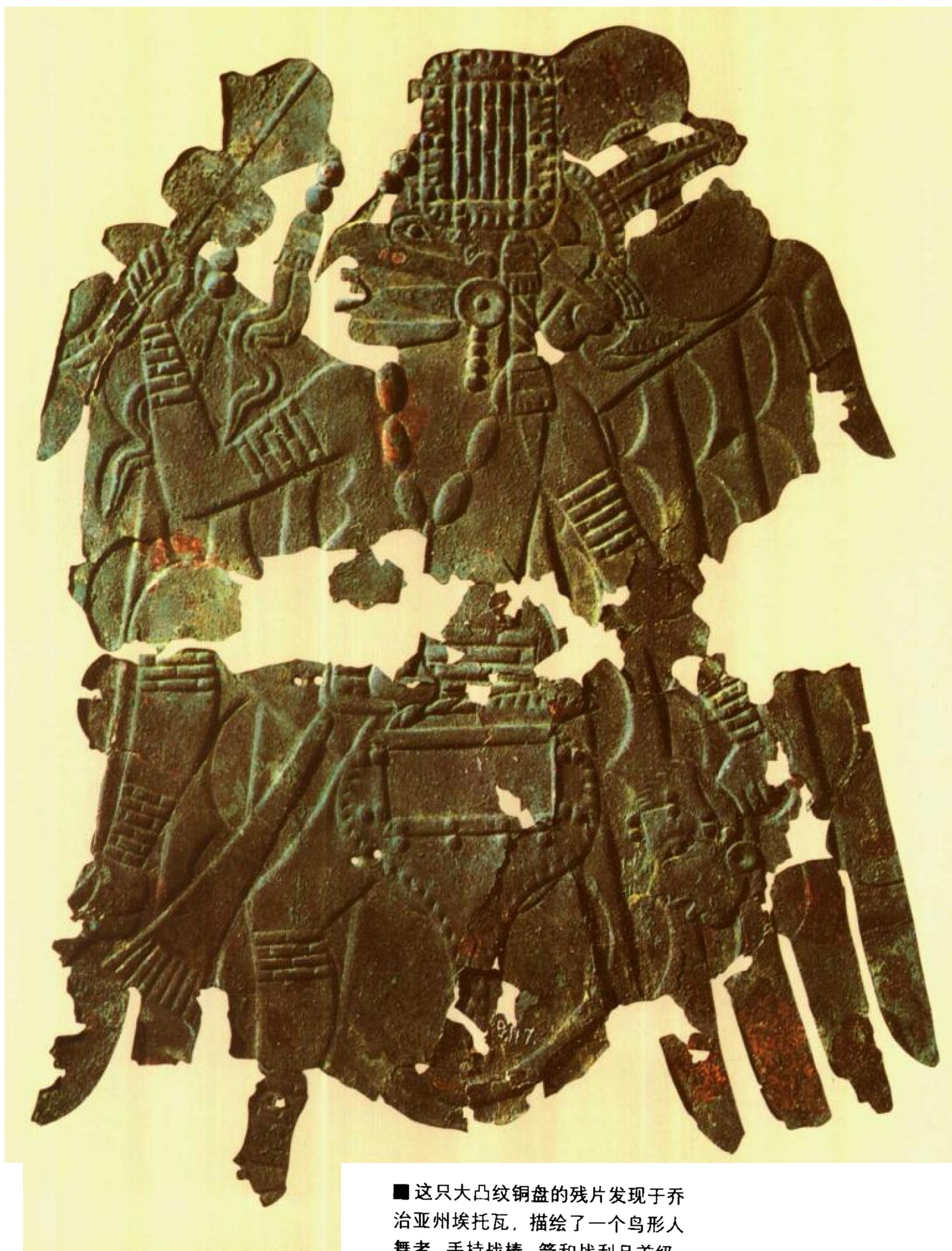
■ 这是一尊在俄克拉何马斯比罗发现的人形烟斗，高达9.7英寸，描绘的是一个带有头饰的人，他可能是个战士，正在将战场上俘虏来的敌人的首级割下，他也可能是个行刑人，正在砍下祭祀用的牺牲者的头颅。



■ 上图所示的是贝制护甲，它在3.9英寸的平面中展现了一系列的战争题材。虽然这是个战士，头发中插着一支箭，脸上有鹰的叉状眼，一手持战棒，一手抓着人头战利品。

■ 这只杯子发现于阿拉巴马州的芒德维尔，高4.6英寸，上面清晰地显示了和死亡不可分割的两个标志——头颅和骨头。骸骨题材代表着战利品或是祖先遗骨，可能是表示敬意的物品。





■ 这只大凸纹铜盘的残片发现于乔治亚州埃托瓦，描绘了一个鸟形人舞者，手持战棒、箭和战利品首级。

摊开的手掌和 凝望的眼睛： 象征未知世界的 奇异标志

UPTURNED PALMS
AND STARING
EYES: STRANGE
SYMBOLS OF THE
UNKNOWN

尽管考古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做出各种努力,但还是无法最终解释密西西比人遗留下来的一些物品。诸如人的头骨和骨头,风格奇特的眼睛从手掌中看出来,形的十字,被缚的鸟形人,沉思之中似神的雕像,尽管这些标志醒目而惊人,但是我们还是

无法知道,过去人们是如何看待它们,又是如何理解它们的。

张开的手掌这个神秘的主题反复出现。这代表智慧、和平还是有什么不祥的意义?在俄克拉何马的斯比罗进行发掘时,出土了一个被细心埋下的陶罐,里面装满了手骨,但是没人能解释

清楚这是祭祀品、战俘还是死去的尊者的手。可以肯定的是,这里列出的所有物件,除了下页右下角那只特大号的烟斗外,都是装饰用品。它们边上钻出的两个小洞就是证明,它们是用来穿皮带或是细绳用的。



■ 这只细致的海贝雕刻发现于斯比罗的克莱格丘,可能是一个挂件,也可能是系在羽毛冠带上的头饰。张开的手掌以及掌心的眼睛、圆圈和十字这些标志全都结合在一起,表达了丧葬的主题。这双手是勇士或部落里其他受尊敬者的手。眼睛代表的可能是太阳神,也可能是在尘世间的强大后裔——部落酋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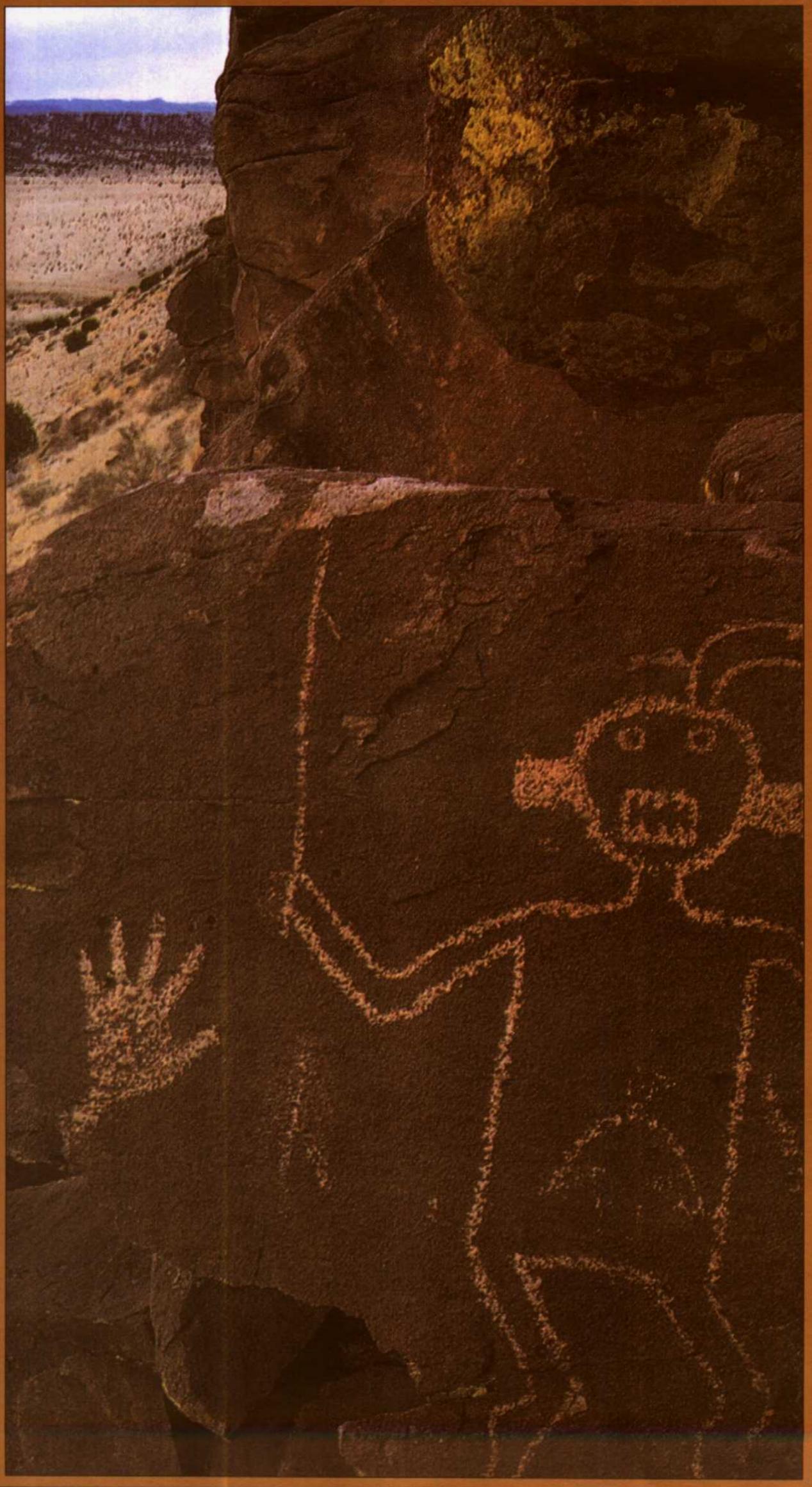
■ 这个红色的板岩挂件出土于阿拉巴马的丘城，在仅4英寸长的挂件上，集中了各种主题：代表风的圆环中的字，手和眼睛的图案，两组阶梯大概是通往“天界”的路。



■ 这只贝壳胸甲出土于田纳西州，上面有两个长有人手的鸟形人，他们的身体相互交织在一起，密西西比艺术的鉴赏家们将这种雕刻风格称为意大利面条式，这一描述可谓恰如其分。

■ “大男孩”是在斯比罗出土的一个优美的人像烟斗。高约11英寸，比大部分的密西西比塑像都要大，塑像上的装饰细节，如串珠项链、发髻、帽子和羽毛斗篷等，都表明这是一个贵族。





西南地带： 无情国土中的繁华

THE SOUTHWEST:
THRIVING IN
A PITILESS DOMAIN

1888年12月，科罗拉多州的曼科思峡谷周围大雪弥漫。韦瑟里尔大农场就位于这个峡谷中。这天上午，农场的牛仔理查德·韦瑟里尔和他的姐夫查理·梅森在农场附近追踪迷途的牛群。这里距离亚利桑那州、犹他州、科罗拉多州和新墨西哥州4州交界的大峡谷西南部通称“四角”的福科纳斯地界不远。就在这一天中午，他们来到荆棘丛生的弗德台地顶部，陡峭的悬崖四周是一个个深不见底的峡谷。两人下马休息的时候，才发现已经走到大峡谷的边缘，这是他们以前从未来过的地方。

他们走到悬崖边，眺望远在半英里外的峡谷。在雪的世界中依稀出现的景象令他们大吃一惊。在砂石墙又长又深的裂缝中，海市蜃楼般静静地矗立着一些丑陋的石屋。韦瑟里尔和梅森以前曾在弗德台地边缘地带见过石屋，但是从未看到过这种类型。一座座石屋建在天然岩石顶部一大片平整的石台上，屋子的窗户

■ 新墨西哥州圣菲南部一处岩石表面上有一幅600年的石画，表现的是一位带着面具的阿那萨齐男子，身穿鹰羽服，拿着一些或许是用来举行仪式用的东西，画面含义已无法考证。



就像一些不易发现的眼睛点缀着石墙。在这捉摸不定的居民点的中央附近，矗立着一座锥形的3层楼塔。整座废墟看上去很大，能容纳几百人。后来，韦瑟里尔把它称之为悬崖宫。

两人临时找来梯子，攀缘而下，到达谷底。然后，他们爬过光滑的斜坡，准备看看他们发现的究竟是什么。他们瞪大眼睛，拖着脚步走过那些阴森森的房间，600多年来这里从未有人来过，到处落满了灰尘。接着他们又发现一把安有木柄的石斧、玉蜀黍穗轴、陶制碗和大缸。梅森觉得住在石屋里的人们是匆忙离开的。不过，至少有3个人从未离开过，他们的骨骼散落在碎石中。

两个牛仔异常兴奋，又翻身上马，想趁着天亮分头去看看还能发现什么。梅森一无所获。而韦瑟里尔却比



■ 1896年在新墨西哥州普韦布洛博尼托的查科峡谷阿那萨齐人的废墟附近，海德探险小组的成员在营地前筛选着从石屋中挖出来的土，他们是：理查德·韦瑟里尔（右）、考古学家乔治·培泊、脚夫奥利安·巴克，还有一位不知名的纳瓦霍人助手。他们在这一地点发现的物品包括2000多颗绿松石珠（见上图），这些石珠是作为一个随葬财物被装在一个篮子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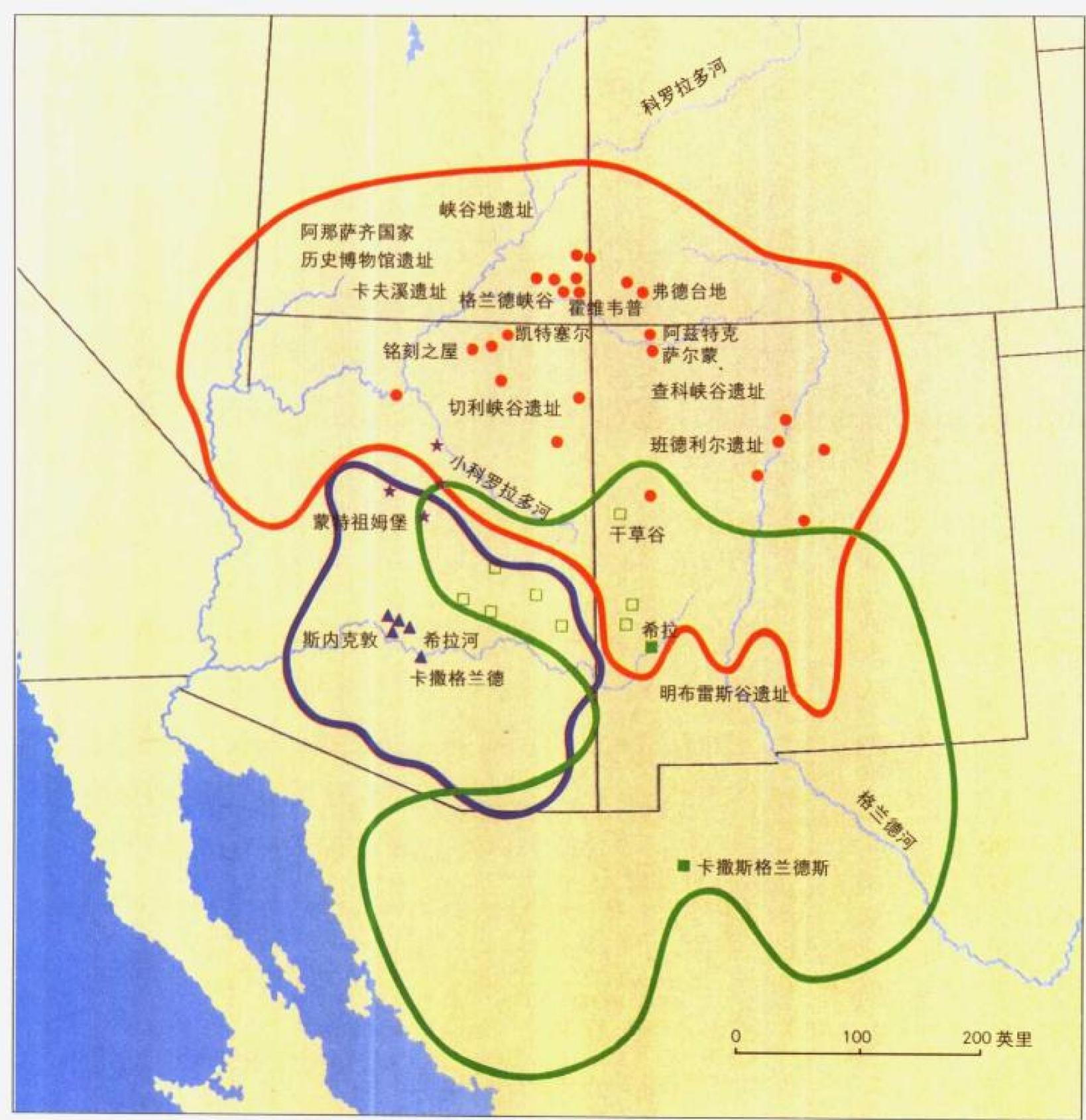
较幸运，天快黑的时候，他在另一个峡谷中发现了一个更小的石屋，保存得更完好。第二天，他们偶然间又发现了第三处。这是一处包含70个房间的洞穴，其中的楼塔比悬崖宫的那座还高些。

韦瑟里尔，这位农场主的儿子(他的父亲是教友会教徒，从宾夕法尼亚迁到西部，在此开办农场。他共有5个儿子，韦瑟里尔是长子)被眼前的景象迷住了。废墟的发现使他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兴奋，他只知道自己想看到更多，学到更多。受这种欲望驱使，他最终取得了数千件手工制品，这些标本完全可以拿到美国和欧洲的博物馆里去展出。韦瑟里尔将制造这些手工制品的人称为阿那萨齐人(阿那萨齐是纳瓦霍语，意为“古人”或“敌方祖先”)。他通过顽强的自学方式，成为研究美国西南部古人的先锋。

早在1849年，军事旅行者们就对新墨西哥州查科大峡谷中壮观的废墟进行过描述。经过150年专业和业余的考古研究，总结了一系列有关该地区史前印第安人生活的结论，具有一定意义——说这些结论具有一定意义是因为新的信息及解释在不断出现。曾经的定论经过证明又会变得模棱两可，正如研究这个学科的一位作者所说：对于西南部的史前研究，“每一个句子都要以‘也许’开头，以‘或许如此’结束”。

大多数学者都持这种保留看法。他们指出几乎就在美国东部霍普韦尔和密西西比文化发展的同时，西南部已有三种主要文化。集中在福科纳斯地区的阿那萨齐文化是最著名的。他们修建了迷人的印第安普韦布洛和崖屋，至今其废墟保存得最完好，研究者们对此所做的研究也最彻底。事实上，韦瑟里尔和他的一些后继者们发现的废墟深深地触动了美国人的幻想。受其影响，西南部的各种前哥伦比亚人现在仍被统称为“崖居者”。这个名称颇能引人注意，但较为牵强。

第二个主要群落是莫戈隆人，主要居住在位于亚利桑那州和



- 阿那萨齐人的遗址
- 莫戈隆人的遗址
- 西泊布洛遗址
(莫戈隆人的后裔)
- ▲ 霍霍卡姆人的遗址
- ★ 西那瓜人的遗址

■ 这幅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北部的地图标明了受到一个小规模和三个大规模的史前印第安文化影响的地区，这些文化在不同地区存在了1000多年，直到1450年为止。阿那萨齐人(红色)遍布福科纳斯地区的科罗拉多州、犹他州、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莫戈隆人和他们的

后裔(绿色)占据了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交界的地区和墨西哥北部，而霍霍卡姆人则在亚利桑那州中南部的沙漠中耕耘，在南部的地块地区居住着西那瓜人(紫色)。在地区边界相互交界处偶有文化混同现象，也有在不同时期的同一地区中出现不同文化的现象。

新墨西哥州交界的中心地带的莫戈隆山脉中。莫戈隆人发展到后期，与阿那萨齐人更加相似。但是在早期，莫戈隆人中的一支创造了独特的文化。他们制作的手工艺品，即通称的明布雷斯黑白花纹陶器(见112-115页)，美观而精致，被普遍认为是该地区之最。

第三个主要群落是霍霍卡姆人。他们生活在亚利桑那州中南部少雨的峡谷和索诺兰沙漠里，环境条件最恶劣。像现代的沙漠居民一样，他们要同干旱作斗争。虽然他们同所有西南部早期的印第安人一样，没有金属发掘工具，也没有能负重的推车或牲畜搬运大量泥土，但他们还是修建了精巧的灌溉系统来浇灌庄稼。考古学家已经认证，该地区至少还有4种比其他的文化更加著名的小群落文化——其中两种是犹他州的弗里蒙特文化和北亚利桑那州的西那瓜文化。

学者们在以下一些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例如，这些社会存在了多久(一般认为约有1000年)，他们最初来自何方，以及最终结局如何(这一点最使人好奇)。在1200—1450年间的某个时候，莫戈隆人和霍霍卡姆人失去了他们各自的特征，但是他们并没有消失。首批欧洲人来到这里的时候，保持类似生活习惯的印第安人正居住在同一地区。研究人员还惊喜地发现，古代莫戈隆人、阿那萨齐人、霍霍卡姆人同现代部落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这些现代部落包括祖尼、霍皮、皮马和帕帕格。

西南部的考古研究工作有时候可以说是围绕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所做的持续探究。例如，考古学家们在霍霍卡姆部落发现了球场，而在更加先进的墨西哥文化古国，诸如玛雅文化中，也发现了类似的建筑，那么二者之间有何联系呢？经过研究，研究者们对这些人群有了初步的印象。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些文化的惊人的生存能力对恶劣条件的超常适应能力以及那些弥漫在废墟中的传说和魔力。正如新墨西哥大学人类学家阿尔方索·奥提兹所

会说话的石头： 文化景观的向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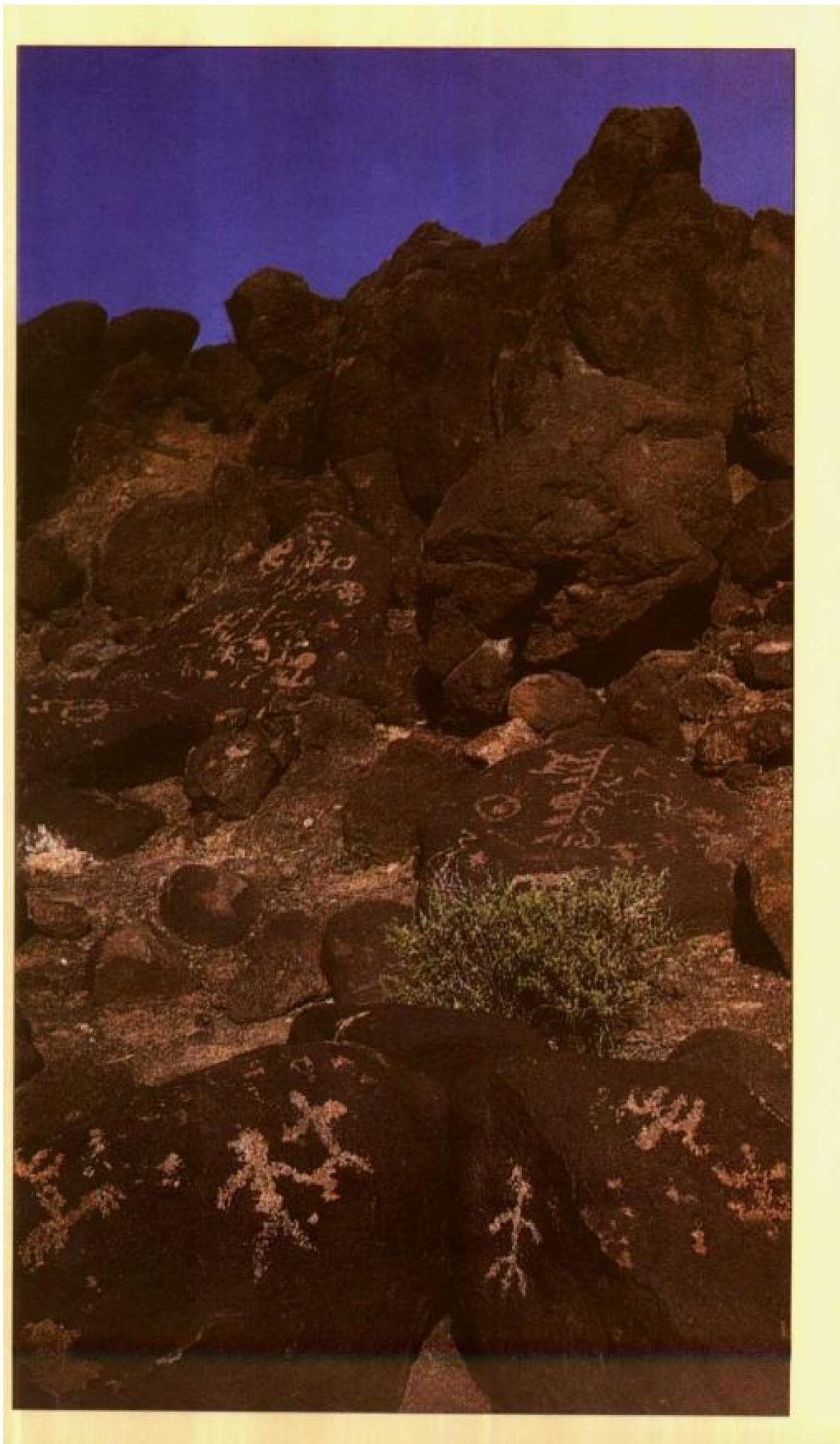
TALKING STONES: GUIDE TO A CULTURAL LANDSCAPE

在西南部古文化留下的丰富遗产中，最具有说服力的是艺术作品，即那些留在他们住地岩石上的绘画及雕刻。他们利用矿石的自然颜色，或用石头工具在峡谷的峭壁、大石头上和洞穴里雕琢，创作了一些可以帮助人们理解他们文化景观的图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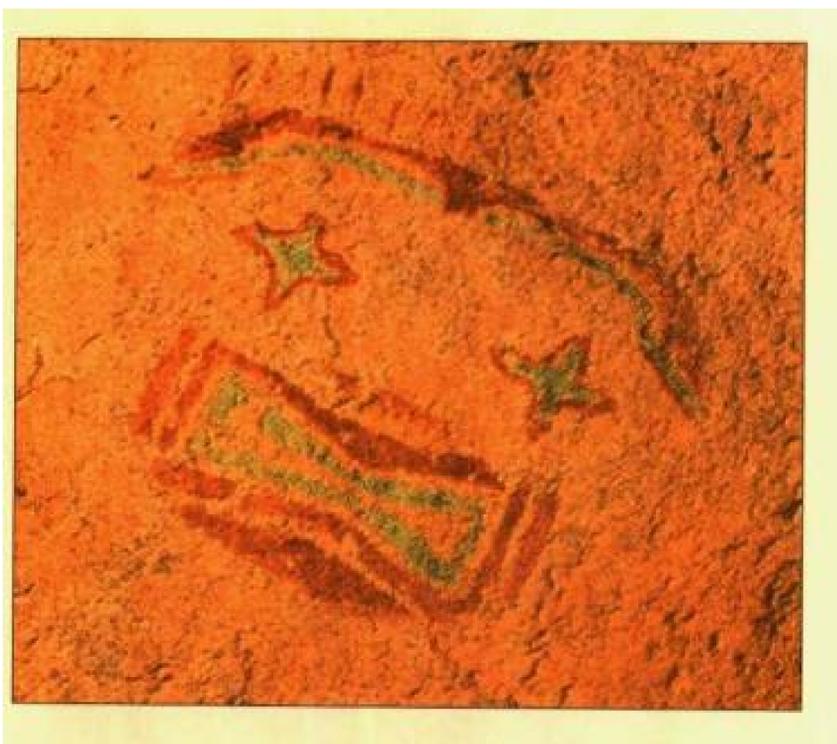
在这些图像中反复出现过的有举行仪式用的面具、人手及其他如驼背吹笛人、鸟类、昆虫、蛇、猎物和其他抽象图形。考古学家确信这些是举行宗教仪式时所用的图形。

绘画作品称为壁画，雕刻作品称为石画。学者们常将它们归到特定的人群中——阿那萨齐人、霍霍卡姆人和莫戈隆人。尽管在人们的贸易往来和迁徙过程中这些文化互相影响，有些人还是设法保持了他们自己的审美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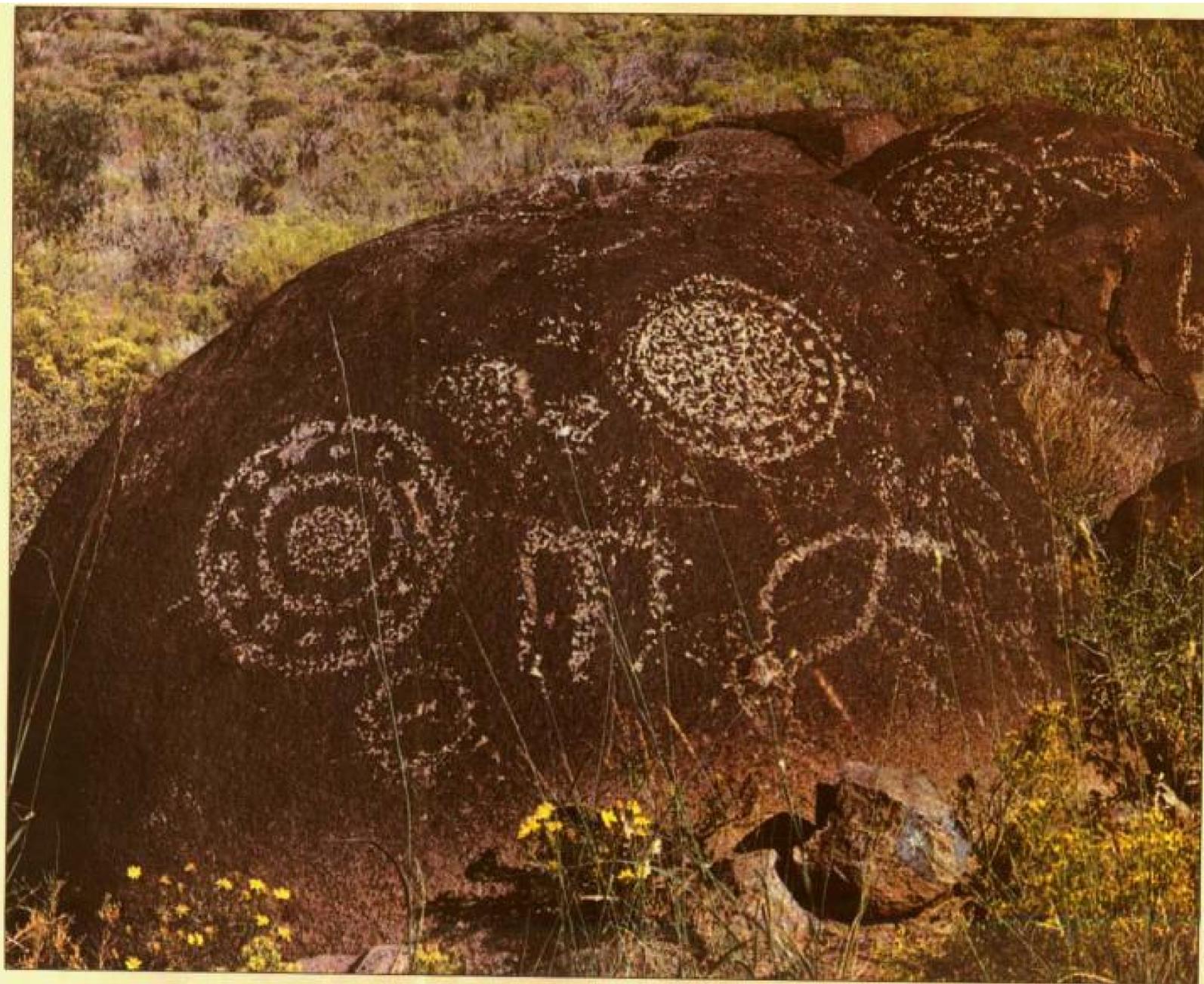
■ 在亚利桑那州古代贸易之路旁边的山上，一组大石头上刻了很多附加的石画，这是霍霍卡姆人的艺术家在公元200年—公元1450年间创作的。



■ 在这个莫戈隆人红绿相间的面具上，用星形或十字形表示眼睛，其大小如真人的脸。它是画在得克萨斯州韦科·坦克斯一片沙漠绿洲的一块花岗岩上，其抽象风格是通过没有轮廓线来表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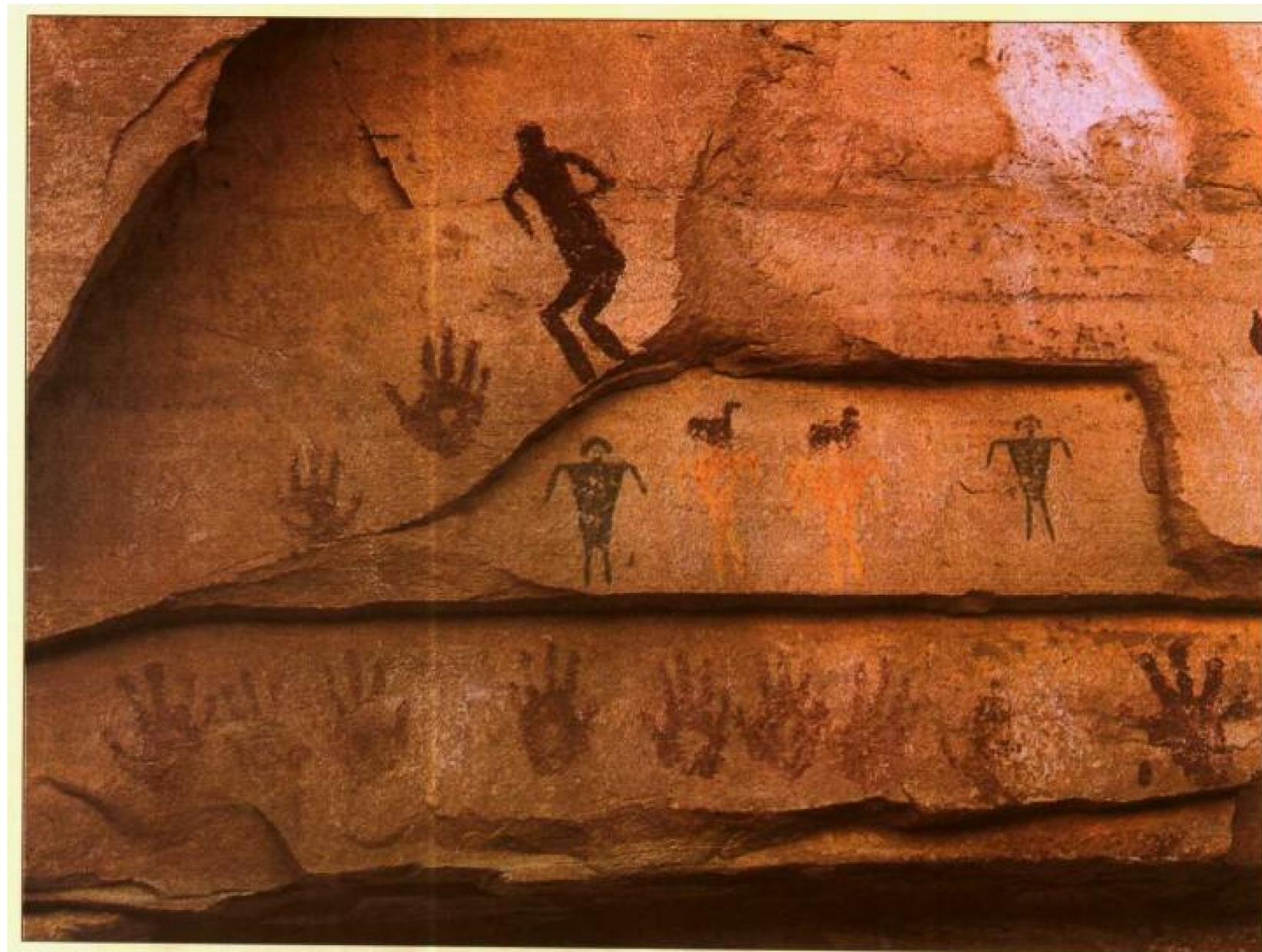


■ 在莫戈隆人的绘画风格中，同心圆中配有修饰性的几何图案，这或许有举行某种仪式的含义。在大约1000-1400年间，新墨西哥州三河的一个或许与宗教有关的地方，艺术家们将这些图画刻在山脊岩石的顶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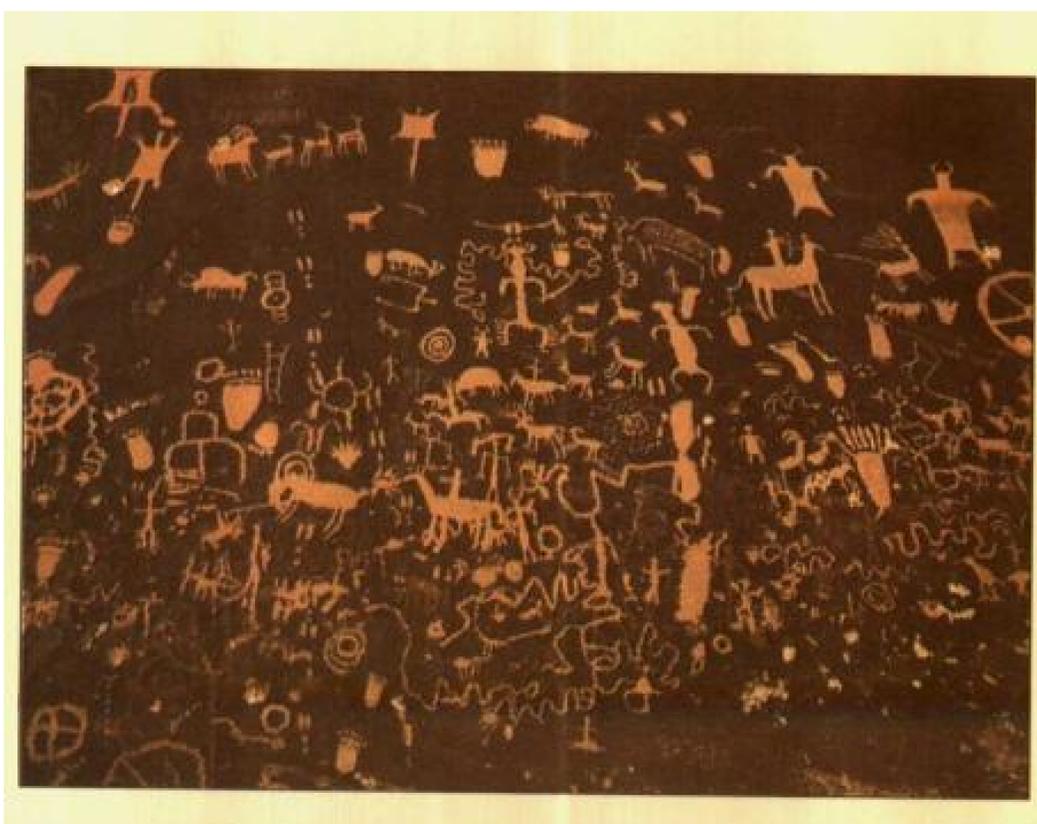




■ 这些石画是在公元 200 年—公元 500 年间，由通称编筐人的早期的阿那萨齐人刻在犹他州的一处大石头上的。人形的旁边是高大的丝兰，人头上的斑点有人认为代表头饰，右边是一只鸟和一只山羊。



■ 阿那萨齐的艺术家们后来超越了如前页图所示的只创造静态形象的限制性，创造了更加生动的形象（上图）。在犹他州发现的这幅石画中，腿的形状非常好，不再像一根棍子，而且手印也与真人相仿。



■ 西南部的人们，从公元前1000年的古部落群到当今的纳瓦霍人——也包括欧洲移民——已在犹他州的《石报》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图形中有一个由19世纪犹太人刻的骑在马背上的男性（右上角）。

说，他们营造了一个富有“人文色彩，充满古老的含义、神话及神秘色彩”的生存环境。

对于理查德·韦瑟里尔来说，作为阿那萨齐废墟探险者，至少在最初几年里，最吸引他的与其说是神话和神秘事物，倒不如说是钱。他同兄弟约翰、阿尔、克来顿，以及姐夫查理·梅森一起，把他收藏的手工艺品卖掉，换成冰冷而坚硬的现金。但是当他和梅森在约翰逊峡谷北部一个较小的崖屋中寻找更多供出售的物品时，发现了令人敬畏的事物——坟墓。那是他们搬开一块挡住门的大石头，冲过一道内墙时发现的这座坟墓像是为阿那萨齐士兵修建的。

墓穴的地面上有5个骷髅，骷髅的头盖骨上有17支箭穿过。在头盖骨中间放着4只碗。一张大草席上有一个大骷髅，四肢伸展。他的一侧放着一张弓，另一侧放着一个茶缸和一个篮子。骷髅旁边有一截空心的棍子，还有一根6英寸长的骨针。弓弦是由拧在一起的肌腱做成的，非常重。梅森感叹道：“它比石笔还要粗。能拿起这样一张弓并能把箭射中头部的人一定非常健壮。”

虽然教友会的教友牛仔们对在新兴的考古学中出现的复杂科技很不了解，但是他们至少知道自己需要指导。然而，当他们向哈佛的皮博迪博物馆和史密斯森研究所求助的时候，却遭到了拒绝。1891年夏天，他们终于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帮助。23岁的格斯塔福·埃里克·阿道夫·诺登舍尔德来到了大农场。他的父亲是一位瑞典男爵兼科学家、探险家。

诺登舍尔德戴着夹鼻眼镜，蓄着大胡子。他脱掉借来的裹腿和牛仔帽，兴致勃勃地爬上了附近陡峭的峡谷壁，并对几处废墟进行了研究。原本被韦瑟里尔家人认为是储藏室的圆形房间实际上是后来的霍皮人所谓的半地下石屋，是举行仪式和聚会的地方。诺登舍尔德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崖屋的石墙工艺之精湛令他惊讶。在砂浆中所发现的小手印使他确信阿那萨齐的泥水匠



是女性。通过研究烧焦的榛子、种子和其他迹象，他认定阿那萨齐人的主食包括谷物、南瓜和豆类。他还辨认出在洞穴中发现的鸟类骨头是火鸡骨头。

尽管50年来人们对阿那萨齐人居住在弗德台地的各个阶段尚不明确，诺登舍尔德还是向韦瑟里尔一家介绍了地层学，说明连续的地层和相关的古老手工艺品之间的关系。年轮记年法和其他技巧表明，阿那萨齐人在该地区生活到大约1300年，前后共700年时间。还有迹象表明只是在最后100年里他们才开始在多层石屋中居住。

同时，韦瑟里尔家人利用他们新发现的专业技术着手准备收藏另一部分弗德台地手工艺品，这次收藏不是为了销售，而是为了参加1893年芝加哥世界哥伦布展览会在科罗拉多的展览。应科罗拉多官方之邀，韦瑟里尔参与了展览的全过程。他在芝加哥结识了两个富有的年轻人，后者为他的考古研究提供10年的赞助。他们就是20岁的泰伯特·海德和他18岁的弟弟弗来德。韦瑟里尔爽快地将自己的探险队冠以海德之名，并使海德兄弟相信探险队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大戈赤地区的另一处崖屋。就他所知，大戈赤位于犹他州东南布拉夫城附近。

由于诺登舍尔德的事例历历在目，理查德这次下决心为他的工作赋予特别重要的科学意义。他设计了一张地域表，整齐地列举了几部分，说明了与一个地点有关的每一个重要事实依据。有时候他那种渴望别人重视的心情几乎令人感动。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希望能与整个西南地区彻底沟通。但是我必须首先接受教育，这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他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将他的发现卖给出价最高的投标者或者为这些发现做广告，而是称之为“阿兹特克遗产”。根据他与海德兄弟达成的共识，一切成果都将送往位于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年轮记日： 了解西南部的楔子

TIME TOLD BY TREES:
CLUES TO THE
SOUTHWESTERN PAST

亚利桑那大学的天文学家安德鲁·道格拉斯在20世纪早期,像他自己喜欢说的那样以树木的日记为向导,探究了印第安人村庄和悬崖房屋发展的黄金时代。树木的日记,他指的当然是树木的年轮,是树木每年生长的圆圈的记录。年轮反映出的不仅是树的年龄,还包括在它生存时代的气候条件。在旱季和雨季年轮的宽窄不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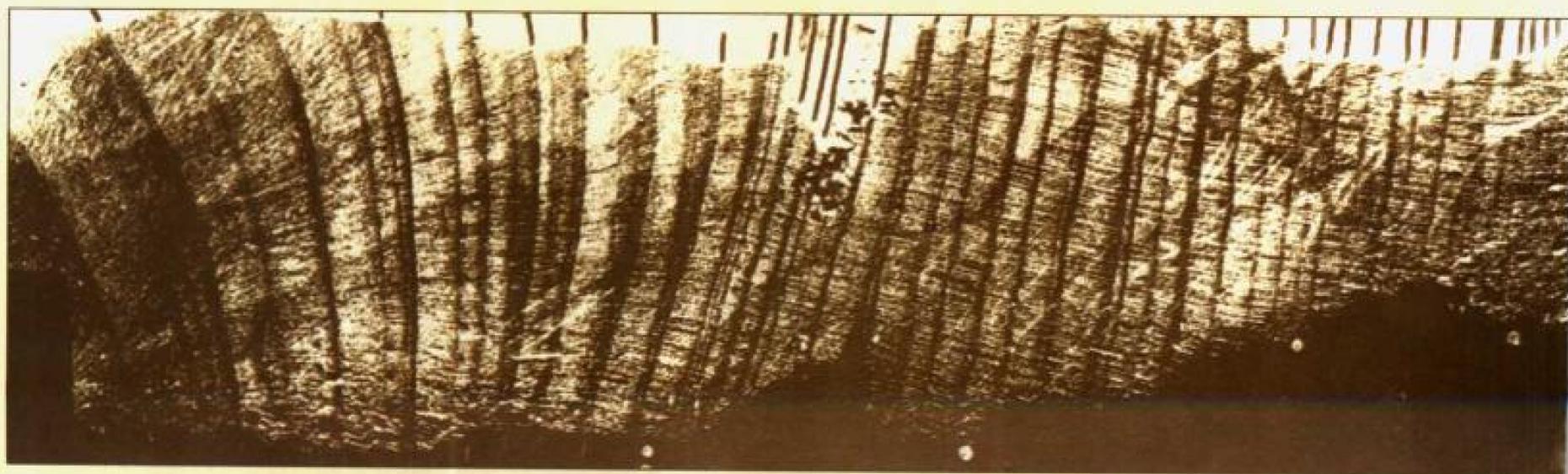
道格拉斯开始这项研究是出于对太阳黑子的兴趣。他认为这种以11年为一个周期的太阳系的干扰活动能够影响地球上的天气,从而对树木年轮的宽度有直接关系。当道格拉斯从亚利桑那州活着的大树中收集数据的时候——例如这里的背景照片中歪

歪扭扭的矮松树——他不断地为自己收集到的线状日历感到兴奋,并意识到有必要将他最早研究课题的年代往前推移。1923年他开始在已无人居住和仍然有人居住的印第安历史遗址处研究树的主干和木炭。有时候活树和死树的年轮可以吻合。但是尽管道格拉斯按照时间顺序一直追溯到1260年,他仍然发现很多较老的树木与现已收集到的标本不吻合;可是在它们各自的系列中有不少吻合之处。很明显,像道格拉斯自己指出的那样,他需要的是能将他的两个时间表联系在一起的刻有年轮数字的罗塞塔碑石。

一棵炭化了的松树主干(下图)的剖面反映出这棵1380年被

砍倒的树在1237年就开始生长。此时道格拉斯的研究机会来了。在按照科学家已经研究出的时间表进行划分之后,道格拉斯划分的时间线延长了,相吻合的年轮记录长达1200多年。他继续拓宽古代研究方面的视野,最终在千余种标本的基础上完成了跨度为1900年的时间表。

道格拉斯的工作彻底改变了西南部的考古工作,推动了树木年代学科和树木气候学科的发展:前者使考古学家通过年轮认定建筑和遗址存在的时间,后者研究气候和树木的关系。因此就有可能确定像阿洛约洪多这样不同的印第安人村庄和悬崖建筑的修建和被遗弃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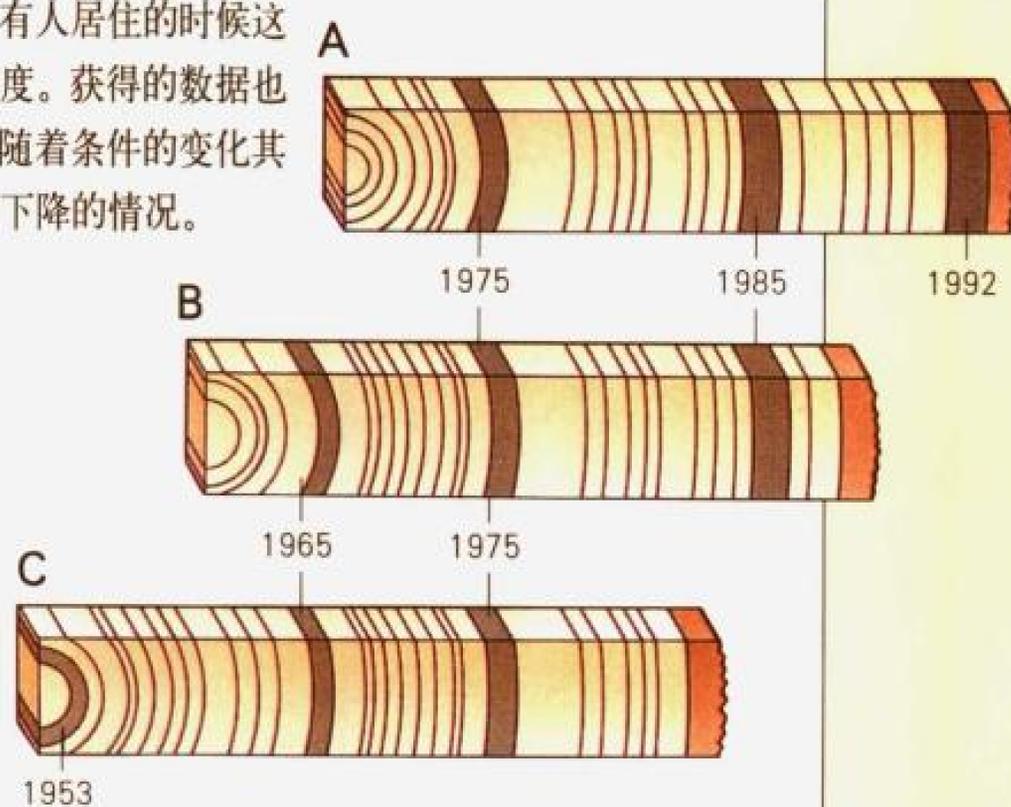
年轮作证：好年景 和坏年景的故事

MATCHING THE RINGS: A STORY OF GOOD YEARS AND BAD

树木年代学涉及在某一特定地区收集树木标本并通过比较年轮来确定树木的年龄。这里的标本A取自一棵1992年砍的树。标本B和C木头的生长时间未知。但是它们的年轮在标本A下排列好的时候却是相互吻合的。对于A和B来说，1985年是共同的，对于A、B和C来说1975年是共同的，对于B和C来说1965年是共同的。现在要得知每一棵树的年龄就从外围向中心数年轮。

树木年代学和树木气候学是相当复杂的学科，可以用来

推断像阿洛约洪多(下图)这样一个印第安人村庄的年龄，并得知该村庄有人居住的时候这里的潮湿程度。获得的数据也可用来表明随着条件的变化其人口增长与下降的情况。



■ 新墨西哥州圣菲附近的印第安人村庄废墟阿洛约洪多坐落在海拔7100英尺处的一个斜坡上。这座大约建于公元1300年的印第安人村庄受到气候变化的巨大影响。天气好的时候它膨胀为原有尺寸的100倍，随着降水量的减少而收缩，在湿度增加的时候又恢复原状。年轮记载了这些干湿时间段，但是必须有准确而复杂的统计数据才能提供反映年实际降水量的数据。

在整整4个月的时间中，理查德·韦瑟里尔与他的兄弟约翰、阿尔，以及另外5人在大戈赤和犹他州的另外两个地方收集了1216个手工艺品，其中包括96个骷髅。韦瑟里尔对他们的成功感到满意。为此，他在给泰伯特·海德的信中说，这些成功“完全出乎意料”。很明显，他在地层学方面注意借鉴诺登舍尔德的经验。在犹他州的崖屋地面以下3英尺处，他发现了骷髅，并兴奋地称其为“另类人”。他认定这种人身材较为高大，有篮子而没有陶器。“这一切真是妙不可言。”韦瑟里尔称他们为筐篮人，后来改称为编筐者。他还指出，崖居者拥有弓和箭，而这些人只有最简单的像长矛一样能刺杀的武器，名叫“亚特拉”(即梭镖投射器)。

有些学者对此表示怀疑。一位哈佛大学的教授甚至称韦瑟里尔的编筐者观点是一个聪明的骗局，目的是“即使不能提高他的收藏品的可信度，也要提高其销售价值”。20年后的1914年，在亚利桑那州北部工作的考古学家却为韦瑟里尔辩护，确证编筐者是阿那萨齐文化，即印第安普韦布洛文化的早期阶段。

1895年夏天，一个名叫帕尔玛的教友会教徒音乐家旅游团到韦瑟里尔大农场参观，言谈中提及位于弗德台地南部大约140英里处的新墨西哥州查科大峡谷中发现的一处废墟。韦瑟里尔已听说过类似的传闻，他当即主动提出带他们前往。这一决定使他的生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也引发了对西南部史前遗址进行的首次长期发掘工作。大约50年前，一位令人敬畏的美国中尉军官詹姆斯·辛普森曾对印第安普韦布洛遗址做过描述。这些遗址不计其数，发现于长达10英里的砂石峡谷中。其中，普韦布洛博尼托(“美丽的村庄”)遗址保存完好，呈半月形分布。经过测量，辛普森认定该遗址外围长度为1300英尺，并且估计这座四层建筑物曾有640个房间。辛普森尤其对查科崖屋遗址感兴趣。他写道：“它真是太巧妙、太逼真了，我几乎把它当成一件华丽的拼花艺术品。”



1895年10月份，帕尔玛家人随韦瑟里尔到达普韦布洛博尼托。一到此地，韦瑟里尔便将它定为下一步探险的目标。在给海德的一封信中，他以充满兴奋的语调建议进行一次探险活动，因为那里的废墟“几乎无人知晓”。他在峡谷中已经发现了11处大的石头建筑，而大家一致认为那里也许有100多处。海德兄弟同意在第二年夏天开始赞助他的发掘工作。但是这次负责这项工作的将是一位科学家而不是韦瑟里尔。皮博迪博物馆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负责人F.W. 普特南向海德兄弟推荐了哈佛大学23岁的考古系的学生乔治·培泊。

1896年春末，培泊、韦瑟里尔和一组由18个纳瓦霍人(韦瑟里尔懂他们的语言)组成的小组开始在普韦布洛博尼托展开工作。尽管培泊明确表示他将专心做记录而由别人做体力劳动，但实际上他一直都在场，对此韦瑟里尔感到难过。他对泰伯特·海德抱怨说培泊工作效率低，而且毫不留情地指出他曾有一次“违背”了他这位年轻上司的命令。韦瑟里尔烦躁地指出，作为一个公认的科学家，培泊要将他们发掘出的一切都归功于他自己。

初夏，在发掘18个房间和一间举行仪式的大房间的过程中，他们不断有新的发现。接着，在8月份，他们又有了一系列重大发现。在砍掉一丛黑肉叶刺苕藜挖出一层流沙之后，纳瓦霍人发现了一堵被掩埋的墙头。在地面以下2英尺处他们发现了几片绿松石。再往下挖，他们又发现一处贮藏窖，其中藏有20只保存完好的水缸和碗。又经过两天的发掘，他们发现了12件绿松石垂饰品、114只水缸以及22只碗——这是发现于西南部的最大的陶器储藏地之一。

在连接这个贮藏窖的前两小间屋子里，他们发现了更加激动人心的东西——坟墓。很明显，它是一位阿那萨齐重要人物的坟墓。他的骨头旁摆放着一个装有81支箭的箭囊，还有陶制品、300多件木制品和一块绿松石，绿松石上面镶嵌着一只石鸟。第二间



屋子里存放着另外一个重要人物的遗物，他的手腕和脚踝上戴着又宽又大的绿松石垂饰品和珠子，脖颈上有两件装饰品，腹中有4000多块绿松石。韦瑟里尔捡起旁边一个绿松石镶边的圆桶状篮子，发现它格外沉；接着他惊讶地发现里面装有约5000件绿松石、贝珠和垂饰品。

到9月份海德工作小组停止工作的时候，他们为博物馆收集的手工艺品已经能装满一货车了。除了陶器和比较贵重的石头及骷髅外，还有木制笛子、动物石刻和许多木棒。木棒也许是在特殊宗教仪式上祈祷时使用的手杖。韦瑟里尔还结识帕尔玛音乐世家20岁的玛丽雅塔·帕尔玛，两人后来在那里结婚。纳瓦霍人为此还送给韦瑟里尔一个绰号：阿那萨齐人。

在以后3年的每一年里，都有探险队回到普韦布洛博尼托，他们总共发掘出190间崖屋，包括几间很大的举行仪式用的屋子，这也让有钱的海德兄弟破费了2.5万美元。牛仔理查德·他最终在考古方面获得了巨大成就：他辨认出有一种陶器同在普韦布洛博尼托废墟中发现的弗德台地人制造的陶器相似，这使他认识到再往北一些的阿那萨齐人也许是从他们的崖屋迁到了查科。韦瑟里尔还发现了金刚鹦鹉的骨头。在位于北回归线附近的墨西哥往北不远，发现了个头很大的鹦鹉的骨头。这一发现表明在阿那萨齐人和墨西哥人之间有过贸易往来。

理 查德·韦瑟里尔作为一个考古学家，他的事业最终陷入有关研究部门和政府官僚主义管制的包围圈中。有人指控他们掠夺和牟取暴利，于是政府的土地总局对此进行调查，并在1900年禁止海德工作小组继续进行发掘工作。韦瑟里尔此时已经在查科安了家，还建起了自己的贸易基地。1907年，国家在那里建立了一座纪念馆。3年后，韦瑟里尔的一个农场帮手与几个纳瓦霍人由于一匹马被偷而发生激烈的争执，结果52岁的他中弹身

亡，留下的银行存款余额为74.23美元。他被葬在一处阿那萨齐人的贝塚中——这是阿那萨齐人埋葬自己同胞的地方——距普韦布洛博尼托的后墙不足300码，可说备享殊荣。在查科国家文化历史公园工作的本地考古学家达布尼·福特评价说：“韦瑟里尔和他的古代朋友长眠在一起真是适得其所。”

接下来考古学家内尔·查德、弗兰克·罗伯茨和高登·维利安继续对查科进行勘察，考证在公元500年—公元850年间编筐者最初在大峡谷居住的时间。他们提出这里的人口最多时达到5000人——这个数字在以后的发掘工作中被完全改写了。查德是史密斯森研究所的一位年轻科学家，在20世纪20年代他领导了一次长达7年的探险活动，这是由国家地理协会赞助的。他对普韦布洛博尼托的兴趣绝不亚于辛普森中尉和阿那萨齐的韦瑟里尔。他这样写道：“1882年，在纽约的第7大道和第59大街建起西班牙公寓之前，在美国，或者说在旧世界，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公寓住宅。”

在发现罐子、篮子和骷髅部件的那一小间内室，查德一时兴起，用小铲子在已经清扫过的一块地面上又刮了刮，碰到几粒珠子。于是，他又借助一把锥子和刷子不停地刮，终于挖出一串“无与伦比的”四股绿松石项链和两副“非常漂亮的蓝色”耳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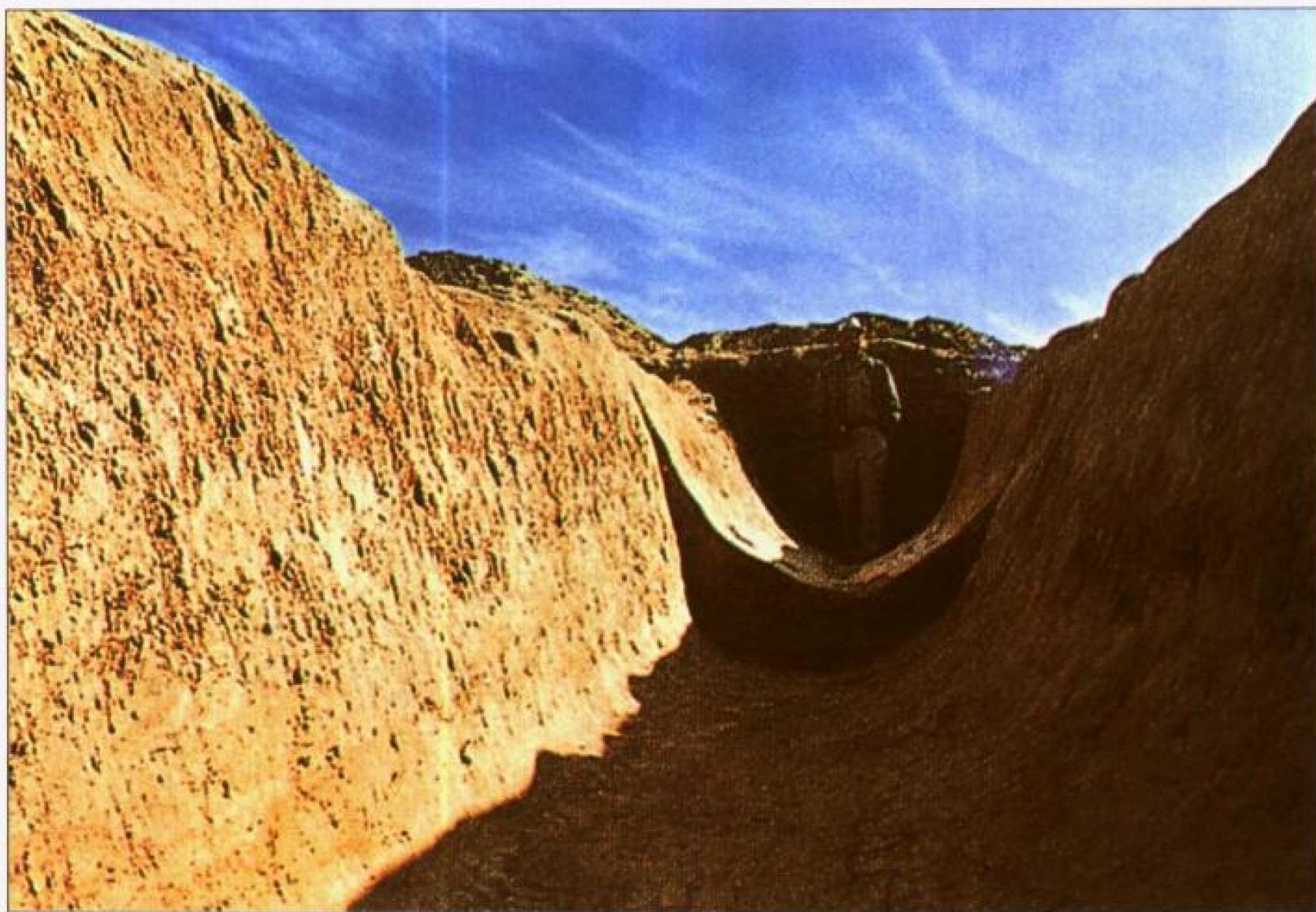
查德写道：“我不能准确描述那次发现带给我的惊喜有多大。我随意地刮了一下，却发现了这个珍藏已久的宝藏。”这些话吸引了他在祖尼和纳瓦霍的同行，他们迅速赶往现场一睹珠宝的光彩。穿项链的那根绳子的大部分已经破损，但是查德设法从一名工匠那里借了一根五弦琴的琴弦将项链余下的部分穿起保存了下来。

关于阿那萨齐人在查科大峡谷巨屋中居住的时间问题，查德全国地理探险队的早期工作未能解决。很明显，阿那萨齐人早于16世纪到达此地的西班牙人，但是早多长时间呢。一位研究天体而非古代文明的科学家给出了答案要点。

■ 这个现在称为蛇城的霍霍卡姆人定居的废墟，经过亚利桑那沙漠刺目阳光的蚀刻就像是这个曾经繁荣昌盛的地区的浮雕地图。亚利桑那州立博物馆的一组工作人员1964年进行了一次长达7个月的发掘工作，使此处遗址的房屋地面和墙壁的复杂结构暴露出来。供多达500人居住的房屋是在大约公元1世纪开始的1000多年中修建和重建的。







安德鲁·道格拉斯是亚利桑那大学的一名天文学家，他在1901年首次开始研究树的年轮，以此作为一种研究太阳黑子和天气变化关系的方法(见100页)。太阳黑子在西南部每11年出现一次，这个规律看起来与降水量一致。道格拉斯指出，年轮每一年的相对密度从根本上说是由太阳黑子活动圈有关的降水量决定的。他从未能证明这种关系的存在，但是凭着对普韦布洛博尼托的木材和西南部其他遗址的研究，他促进了考古学的革命化。后来确定，普韦布洛博尼托的建造日期在公元919年—公元1130年间。

同样使早期西南部的考古学家感到困惑的问题是在这块内容丰富而富有挑战性的土地上，共存在过多少种史前文化？是什么原因使它们之间互不相同？基于1992年的发现，科学家们现在暂时认定最早在该地

■ 这是1964—1965年在蛇城从事发掘工作的领导人艾米尔·豪瑞，在勘察霍霍卡姆人为引希拉河水浇灌庄稼而挖掘的渠道网络系统遗址。作为首批在当今美国大陆进行灌溉的人，他们使用了削尖的棍棒挖掘渠道，在不少地方这样挖掘的痕迹仍然清晰可见。

区居住的是一群狩猎者，他们的手纹是远在2.8 万年以前留下的。凭借这些印记，可以将人类最早出现在南部的时间往前推到大约公元前9500 年以前，这个时间是原先被认定的，源于对一块尖石的碳放射性元素的研究。这块被砍断的尖石发现于新墨西哥州附近的小城克劳维斯。在上一个冰川纪消失的猛犸象的肋骨中就嵌有这些克劳维斯尖石。

大约在公元前6000 年，也就是远古时代开始的时候，这些狩猎者已经进化成为定居谋生和在小范围狩猎的人群。他们就是出现在公元200 年左右的阿那萨齐人的祖先，这个时代在早期人类学研究材料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人们热衷于研究崖屋和查科大峡谷。但是即使在韦瑟里尔时代，也有人感觉到古人有不同的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并怀疑西南部绝非只有阿那萨齐人居住。

■ 这块大约建于公元800 年，在1934 年首次被发掘的椭圆形洼地长185 英尺，宽63 英尺，曾经是蛇城的一个球类运动场，类似在墨西哥发现的运动场。在这里进行的活动或许也和墨西哥人进行的活动相仿，即游戏者努力只用手臂和臀部将球投进设在墙上高处的铁环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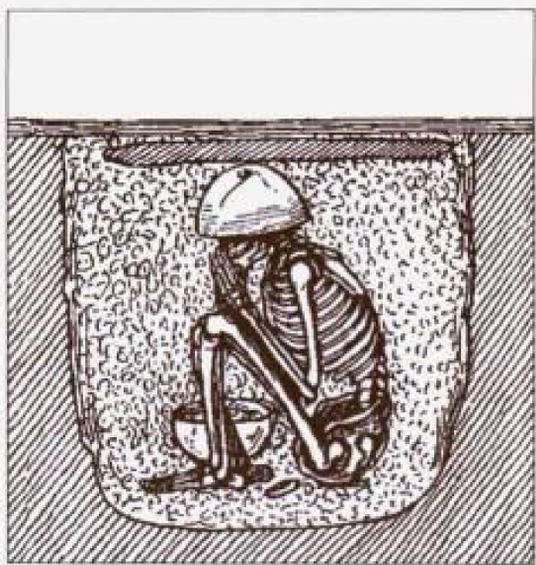
弗兰克·汉米尔顿·库欣是纽约人，因为痴迷于西南部印第安人的生活，他在19世纪80年代到祖尼印第安人村庄生活并工作了4年。作为史密斯森研究所的人类学专家，他在亚利桑那盐河峡谷的一个令人好奇的墓冢群里又做了15个月的发掘工作。库欣的工作成果直到50多年以后才发表，他是第一个探索后来被认定为霍霍卡姆文化(这是皮马语，译作“祖先”或“已绝迹的人”)的人。

霍霍卡姆人生活在桑特峡谷和希拉峡谷里。这一地区环抱着现代化的菲尼克斯城和图森城，由于哈诺德·格莱德温和艾米尔·豪瑞的工作而引起人们的注意。格莱德温原是证券经纪人，后来成为业余考古学家；艾米尔原是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系的领导和当代西南考古学系的主任。格莱德温的科研工作始于1924年，当年他和受人尊敬的哈佛学者阿尔弗莱德·V. 基德一同出游。这次出游时他们经过一处未被发掘的废墟遗址，他们为此就地停下。格莱德温写道：“我们收集了一些古董，也奠定了我未来事业的基础。”

库欣、基德和其他人在10多年的时间里在沙漠居住者遗址处看到了一种不同的文化，而豪瑞和格莱德温通过对菲尼克斯盆地的蛇城遗址的多年研究证实了他们的推测。霍霍卡姆人制造红色与淡黄相间的陶器与阿那萨齐人的不同。霍霍卡姆人将死者火葬，他们居住的不是单元式的印第安人普韦布洛，而是独立的长方形单室房子。他们还修建了庞大的灌溉系统，也像中美洲人那样修建了球场，并制造了独特的贝壳珠宝饰品、陶土雕像以及石制品。起初，人们对于将它认作另外一种史前沙漠文化存有疑虑，一位专家也对豪瑞说，这些并非霍霍卡姆人，而是荷坎人。但是到1931年时，大部分疑虑都消除了。

5年后，豪瑞也负责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山脉之间的莫戈隆文化的认证工作，这次的工作性质不同。最初，因为莫戈隆文化在印第安普韦布洛和陶器方面与阿那萨齐文化之间存在相似





■ 1914年，人类学家杰西·福克斯对西南新墨西哥州的明布雷斯进行了调查，发掘出数百个图案绘制复杂的碗。在他随后的报告中，指出上面的这张画表明有些碗是与死者随葬的。下图展现的只是福克斯发掘出的明布雷斯陶器中成千上万个几何图案中的6个。



之处，人们便认为它是阿那萨齐文化的一个地区性变异分支。但是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相结合的结果。豪瑞发掘了第一批普韦布洛的遗址并最终将其确定为莫戈隆文化。他指出，在公元1000年前，莫戈隆的房子和陶器都有其特色，而且居住在山区的莫戈隆人比阿那萨齐人或霍霍卡姆人更加重视狩猎。其他的考古学家则发现，莫戈隆文化的分支明布雷斯人所制造的陶器精致美观，非常迷人，堪称艺术品。

在一些黑白相间的明布雷斯碗上，有人类、动物、鱼类、昆虫和神话等形象化的图案，但是大部分都绘有对称的、平衡的、设计完美的几何图案。这些设计者在11世纪到13世纪期间居住在新墨西哥州西南部明布雷斯河沿岸的一些村庄里。20世纪20年代，新墨西哥州银城的业余考古学家科尼里亚斯和荷里特·考司格鲁，首次在一个称为斯瓦茨废墟的地方对明布雷斯陶器进行了系统性的发掘工作，那时莫戈隆文化还未得到明确承认。考司格鲁等人在结实的土坯地下面发现了作为殉葬品的635个罐子与死者埋葬在一起。碗上钻的洞也许意味着一种明显带有陪葬性的“杀戮”仪式。

像所有西南部的艺术家一样，明布雷斯的陶器制造者使用的是丝兰叶纤维制造的刷子，将一端切丝做成毛刷。他们的工艺非常精细，能在一个四分之三英寸宽的边上画出15条平行线。制陶故事当中的主人公们至今仍然是西南印第安人神话故事中的主角：驼背吹笛人象征富裕及多产，蜘蛛妇象征大地之母。

考古学家斯蒂芬·莱克森认为：“明布雷斯制陶装饰术除了有美学价值之外还有考古学价值。明布雷斯艺术描绘的植物、人类、昆虫和动物都是惟妙惟肖，精

设计好的陶器： 明布雷斯故事

POTTERY BY DESIGN: THE MIMBRES ST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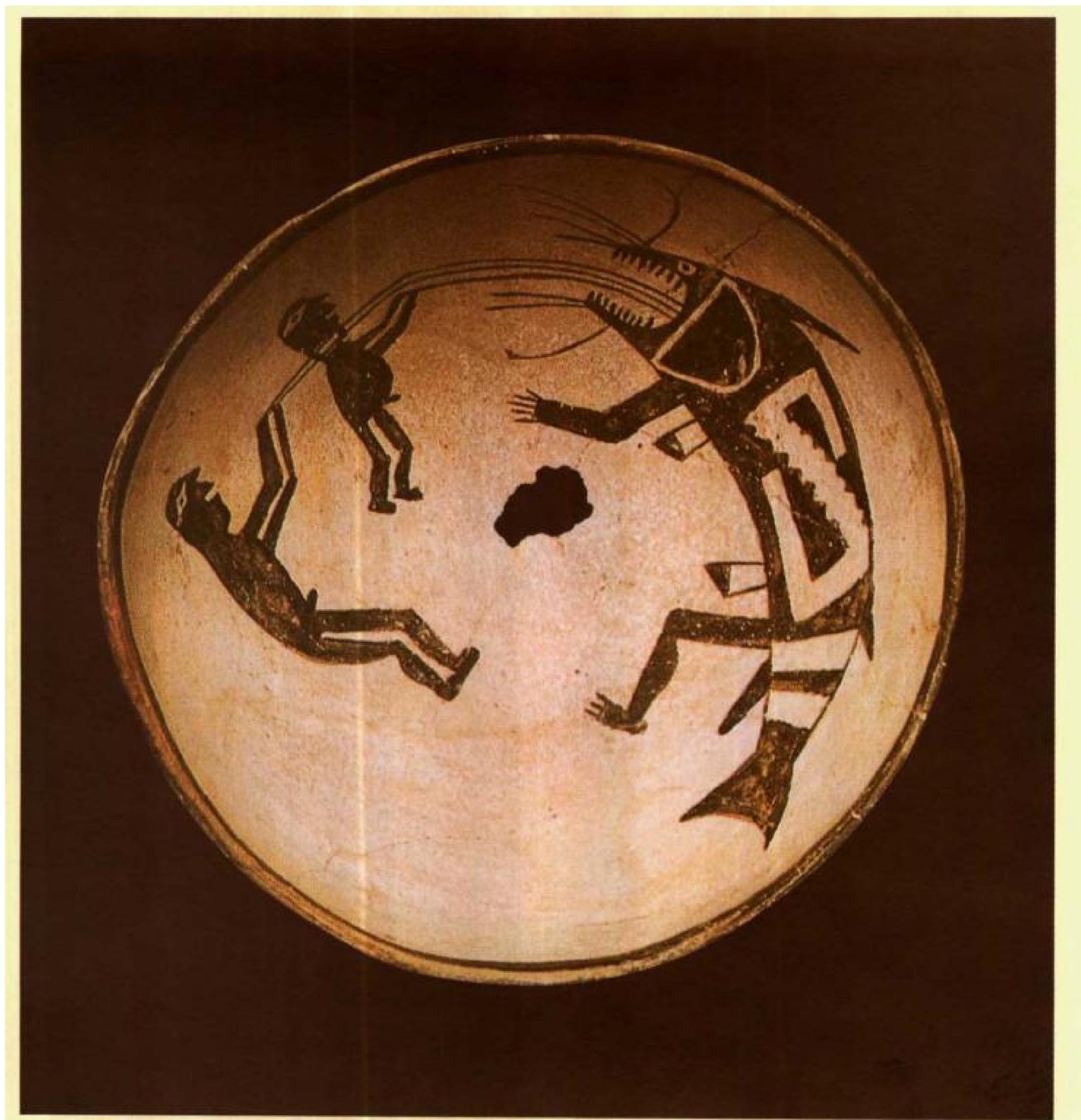
如果承认在西南新墨西哥州的明布雷斯河沿岸居住的古人制作的陶器有某种含义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些人具备了对生活中艺术性的鉴赏能力。公元3世纪时他们的早期作品是不加任何修饰的主要用做烹调和储存的用具。但是到了11世纪，豪华的新风格出现了，精致的制品很明显是举行仪式用的。碗通常用做随葬品，有时放在死者的头上。

绘制好的图案为逝者提供了生者世界中的最后一幅画面。

明布雷斯制陶者用磨成粉状的赤铁、黏土和水的混合物在他们的制品上绘画。颜色的不同取决于温度和窑中氧气的含量。所设计的图案得到人们长久的喜爱——收藏者的评价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在20世纪60年代有些强盗为寻找埋藏的宝物竟推平了某些遗址点。

■ 明布雷斯图案的设计既包括像右边这只碗中的抽象图案，也包括像下面这只长角山羊缸这样有一定代表意义的动物。像这只长角山羊缸可能用来在冬季储存种子，以备来年的春种。





■ 上面这个明布雷斯碗上的图形描绘的或许是一个与欧洲人早些时候接触的印第安人所听到和讲述的故事，一对双胞胎英雄从一个名为“吞云”的怪物口中引出了雨，从而结束了一场大旱。在碗中央钻的洞——有些学者认为这是一个举行仪式用的标志，代表着将聚集在该物中的幽灵释放出来——标志着这是殉葬的碗。



■ 在这只仅有6英寸大的碗内聚集着一群飞虫。窑中充足的氧气使其颜色发红，如果氧气量减少将使颜色变暗或变黑。





■上图中这个典型的山羊形象和左图中这个蜥蜴形象颇具现代艺术色彩，这种典型的设计对20世纪艺术品收藏者非常有吸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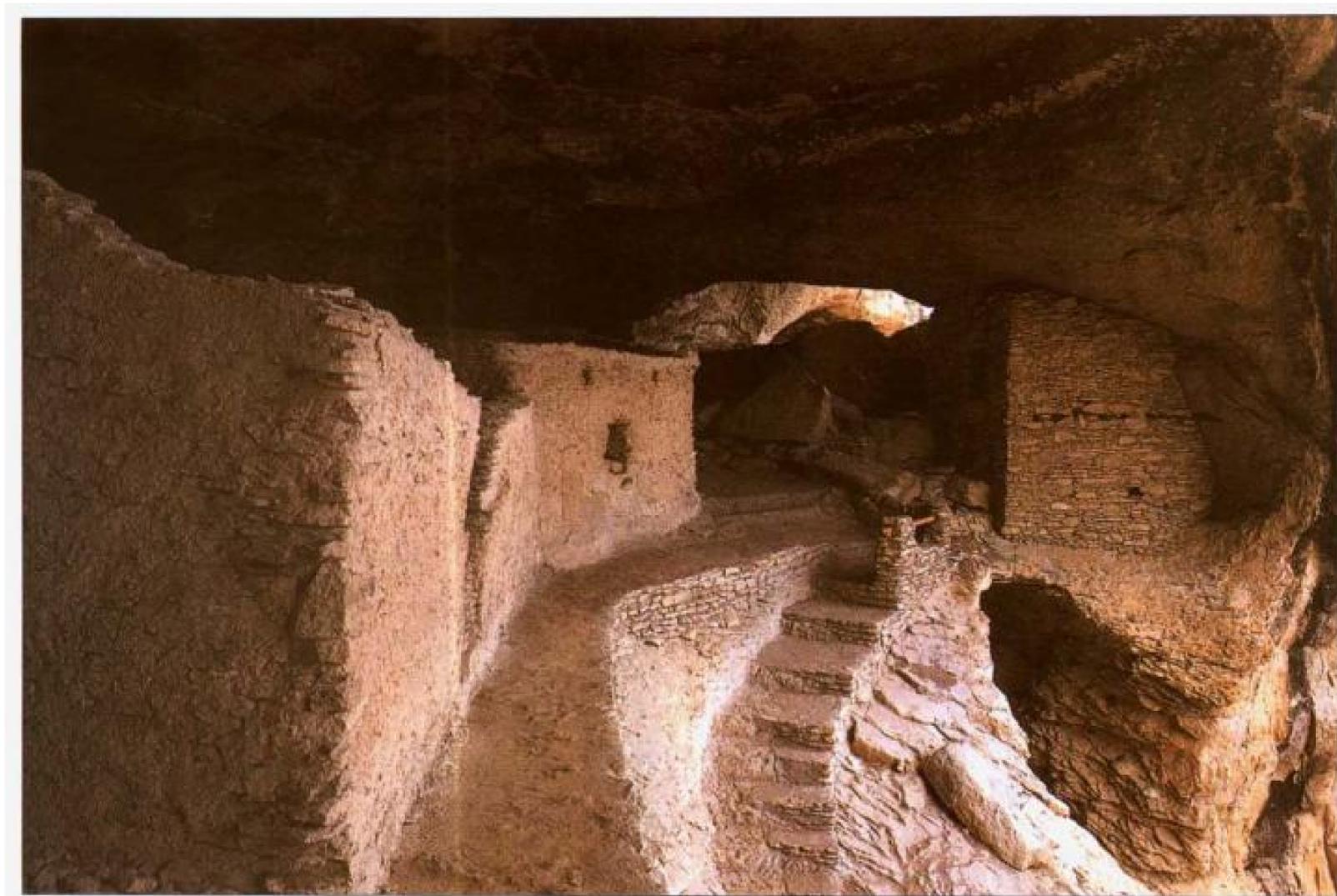


致异常。”新墨西哥大学艺术史学家布罗迪这样描述明布雷斯艺术所反映出的精神境界：“在这个世界中，所有可以想像出的对立面都通过细致而严格的平衡手法达到一种和谐。”

最早的莫戈隆人大约出现在公元200年，他们生活在半地下式的房子里，屋顶铺有小树苗和芦苇，主要以狩猎为生，以谷物、豆类、南瓜、坚果和种子为副食。莫戈隆人的村子主要建在山里，但是也和峡谷相连。房屋的布局没有特殊的设计和安排。莫戈隆人也和阿那萨齐人一样修建了崖屋和举行仪式的场所，但是这些房子多为长方形而非圆形。

从新墨西哥州的图拉罗撒山洞发掘出的手工艺品表明，莫戈隆人穿兽皮和羽毛制成的长袍，吹芦苇笛，吸的是装在长管中的烟（或许只有在特殊场合才这样

■西南新墨西哥州莫戈隆群山中海拔180英尺的河床上的5个洞穴里全部是希拉崖屋，这些石头建筑以13世纪晚期的建筑者们命名。主要入口（上图）隐藏得非常好，要沿着一条令人眩晕的陡坡才能到达，它能安全地防范入侵者。岩石上的天然拱形路（右图）将3个最东面的洞从内部连接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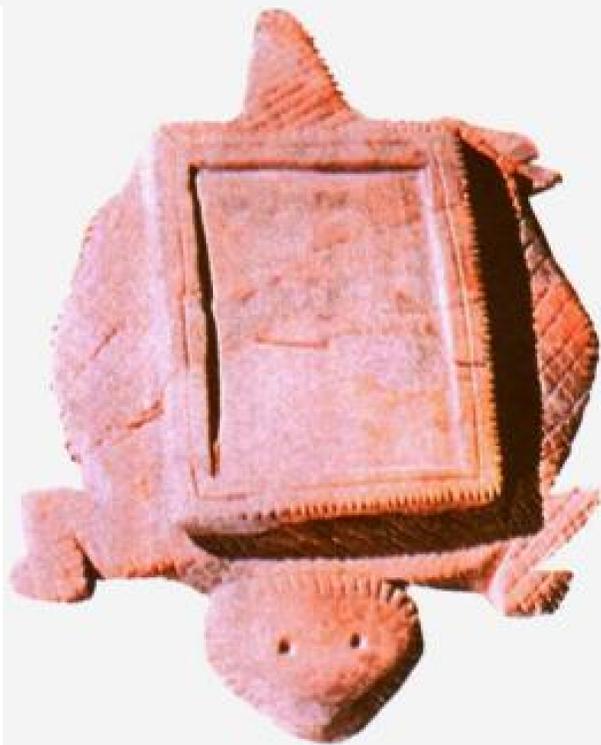
做),而且用类似骰子的东西赌博——有些陶制品描绘了输家局促不安的形态。在没有狩猎活动的地方人们受到低蛋白食品带来的不良影响,后来在一处莫戈隆人废墟中发现的骷髅表明,贫血病和传染病曾引起骨质损害。

考古学家斯蒂芬·勒布朗通过自己20世纪70年代在莫戈隆村庄中的工作得出这样的结论:莫戈隆人的社会基本上是平等的,没有阶级区分的迹象,这里没有豪华的墓群,没有哪所房子比其他的大一些,也没有像在普韦布洛博尼托见到的奢侈品储藏所。尽管明布雷斯陶器品质上乘,但是没有工艺品专业化的迹象,也没有哪一个村庄比其他的给人印象更深刻。勒布朗认为,在这些人受到阿那萨齐人的影响之前,“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人们进行过真正的贸易活动,或者迁徙过”。

有些莫戈隆人明显属于那些被人类学家称为社团的群体,在骷髅里找到的一些装饰品证明了这种集体的存在。贝壳做的垂饰

品、骨头制的发夹和一把把的弓箭头都表明在蚂蚱高原的亚利桑那州东部也有3处这样的“住所”，但是这些建筑准确的含义和功能尚不为人知。20世纪70年代晚期，亚利桑那大学的考古学家杰弗逊·瑞德在对蚂蚱高原葬礼仪式进行研究之后指出：9岁以下的孩子在下葬时是不带任何手工艺品的，但是在他们达到成人年龄15岁之后，随葬品的数量就随之增加。

50年的传统智慧说明莫戈隆人的成就比霍霍卡姆人或阿那萨齐人都少得多，而且他们只在制陶业方面表现出才华，在其他方面则很平常。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树木年轮表明，他们的村子根本不是近期建造的。这些村子，尤其是在与弗德台地的阿那萨齐人的崖屋相比时，总被嘲笑为粗制滥造的东西。明布雷斯峡谷莫戈隆人的村庄是一个多世纪以前建造的。到了11世纪，莫戈隆人的村子失去了它们广泛扩散的外表，并开始与阿那萨齐定居者的住所相类似，用石头建成了有很多间屋子的房子，取代了半地下式的房屋建筑。加利福尼亚科学研究所的琳达·科多尔博士相信，这一变化或许是由于人口的增长和与当地传统逐渐融合的缘故。他进一步指出，从这两种人的陶制品和他们的建筑风格的相似之处来看，有些莫戈隆人和阿那萨齐人在1200年左右有可能和睦而“广泛联合地”生活在一起。



■ 这是一对石制调色板。它主要用于火葬仪式中压磨和混合面部和身体的颜色，这也反映了霍霍卡姆文化的艺术性。图案的设计既包括顶部图上那些比较简单的范例，也包括精心设计的修饰性图案，像上面这个6英寸长、带角的蟾蜍是墓地发掘出的调色板中数量最多的。

随着生存空间的不断扩大，农业受到更多的重视，农民们引进灌溉系统来供养持续增长的人口。在他们辽阔领土中的一些地区——面积相当于阿那萨齐人和霍霍卡姆人领土的总和——莫戈隆人平等方式的生活体系逐渐向按等级划分的体系过渡。勒布朗认为，这种体系也许类似酋长制。

距亚利桑那中南部长满仙人掌的沙漠的几百英里处，居住着霍霍卡姆人。他们有这样一项成果，即创建并维系了以灌溉农业为基础的文化，使之存在了1000多年。在一片干燥沙化的土地上，霍霍卡姆人在屈指可数的小溪和浅水井旁到处建立定居点，并在墨西哥北部修建了史前文化中最复杂的灌溉系统。霍霍卡姆人在大自然并不丰厚的恩赐下生存了多少年，对为数不多的有年轮记载的树木的研究使考古学家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但是按最近的讨论结果估计，他们的文化在公元200年—公元1450年共存在了1200多年。

■ 在霍霍卡姆人精心制作的手工艺品中，1000年左右制作的制品反映出，西南部文化是世界上最早推动蚀刻技术发展的地区。图案是用沥青画上的，再涂上薄薄的一层液体酸或经过发酵的仙人掌液，以便融蚀暴露在外面的表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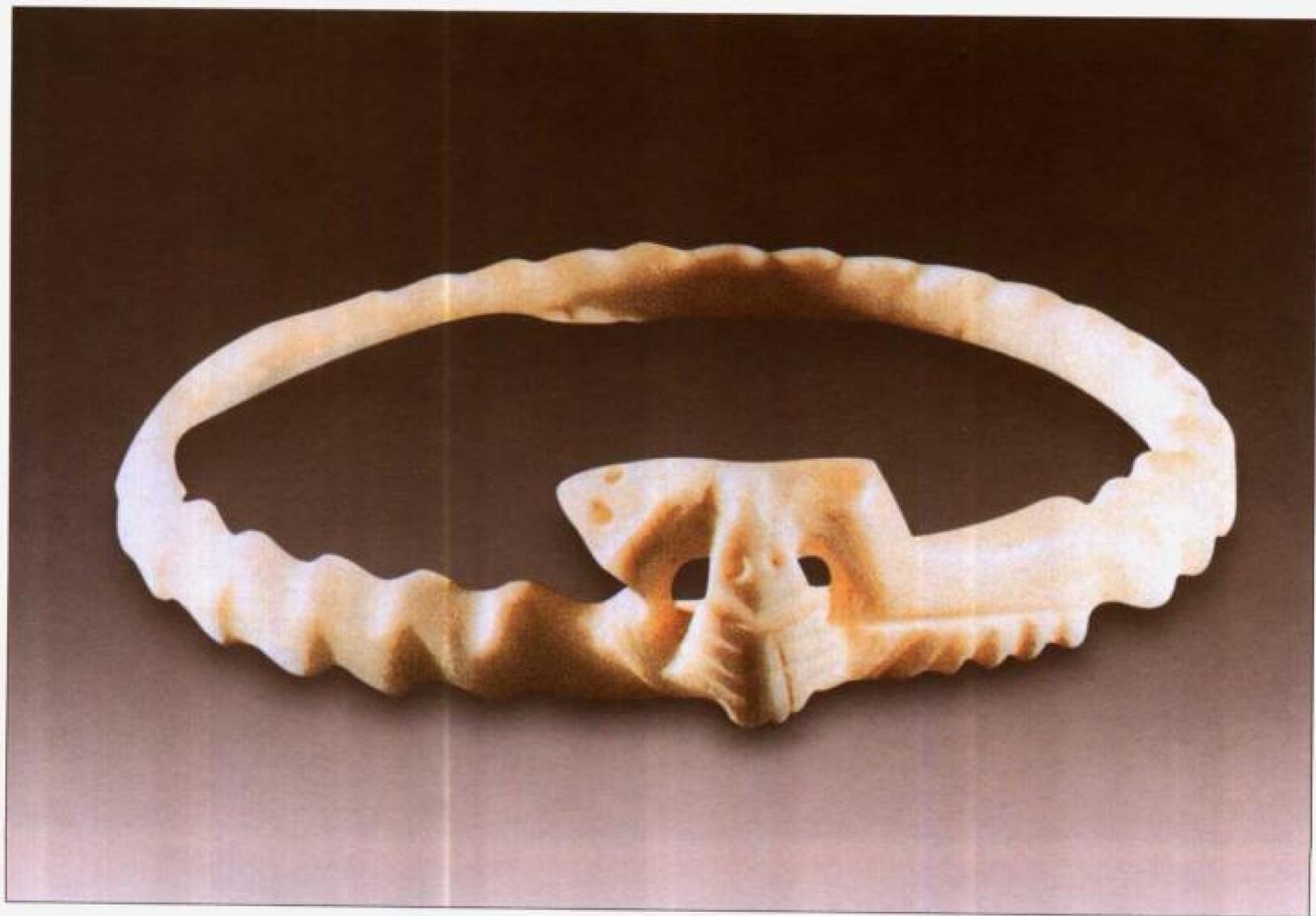
他们庞大的灌溉系统明细详尽——该系统仅在菲



尼克斯一处就有400多英里的管道，其中有一些是仿照卫星的形象修建的——表明霍霍卡姆人工程技术的复杂性以及他们对环境的见识。灌溉渠道又窄又深——深达7英尺，宽仅6—10英尺——这意味着暴露在阳光下的面积小，从而减少蒸发。壕沟和各种渠道将水从盐河和希拉河中抽出，浇灌农民耕种的谷子、南瓜、豆类、棉花和其他庄稼，这些庄稼也许一年收获两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称得上是霍霍卡姆人的生命之河，在洪水暴发之时，也可以损坏或摧毁一些灌溉渠道，从而危及他们的生存。

20世纪80年代初，考古学家保罗和苏森尼·费什制定了一份计划，目的在于搞清霍霍卡姆人修建渠道需要多少劳力。他们计算出在任何一个时刻整个渠道系统中都会有不少于200英里的渠道在发挥作用。他们

■ 这个手镯很有可能是用加利福尼亚湾的格列希迈瑞斯贝壳雕刻成的，反映出霍霍卡姆人对蛇的兴趣。考古学家艾米尔·豪瑞为这样的手制品“难以置信的精细程度而惊诧不已”，人们发现这与火葬有关。



以此推算出需要移动的土方量有117.9万立方米。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一个劳力一天能搬运1.31立方米。于是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100人每年工作1个月，则需要420年才能建成主要的管道体系；每年工作3个月，则需要140年时间。但是还有更多的问题：共有多少人参与发掘工作？整个工程共用了多长时间？劳动者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谁是负责人？

霍霍卡姆的建设者们并非只修建了渠道。已经确认在霍霍卡姆人居住的地方大约有200个球场，即凹下去的椭圆形场地，可能在此举行过球类活动或仪式。在菲尼克斯盆地，在有人定居的地方，建有5个球场，每个大约相隔4英里。这种游戏可能与墨西哥的一种游戏类似。游戏者需将一个橡皮球移动到一块长方形的场地，并试着将它投入高高地挂在墙上的一个石头环，移动过程中不得用手或脚。在蛇城，有一处长185英尺、宽63英尺的场地，两边用土围起。共找到3处石头记号，两边和中间各一处，但是没有找到石头环。在这里还发现了像是游戏者的雕像，他们穿着护胫和垫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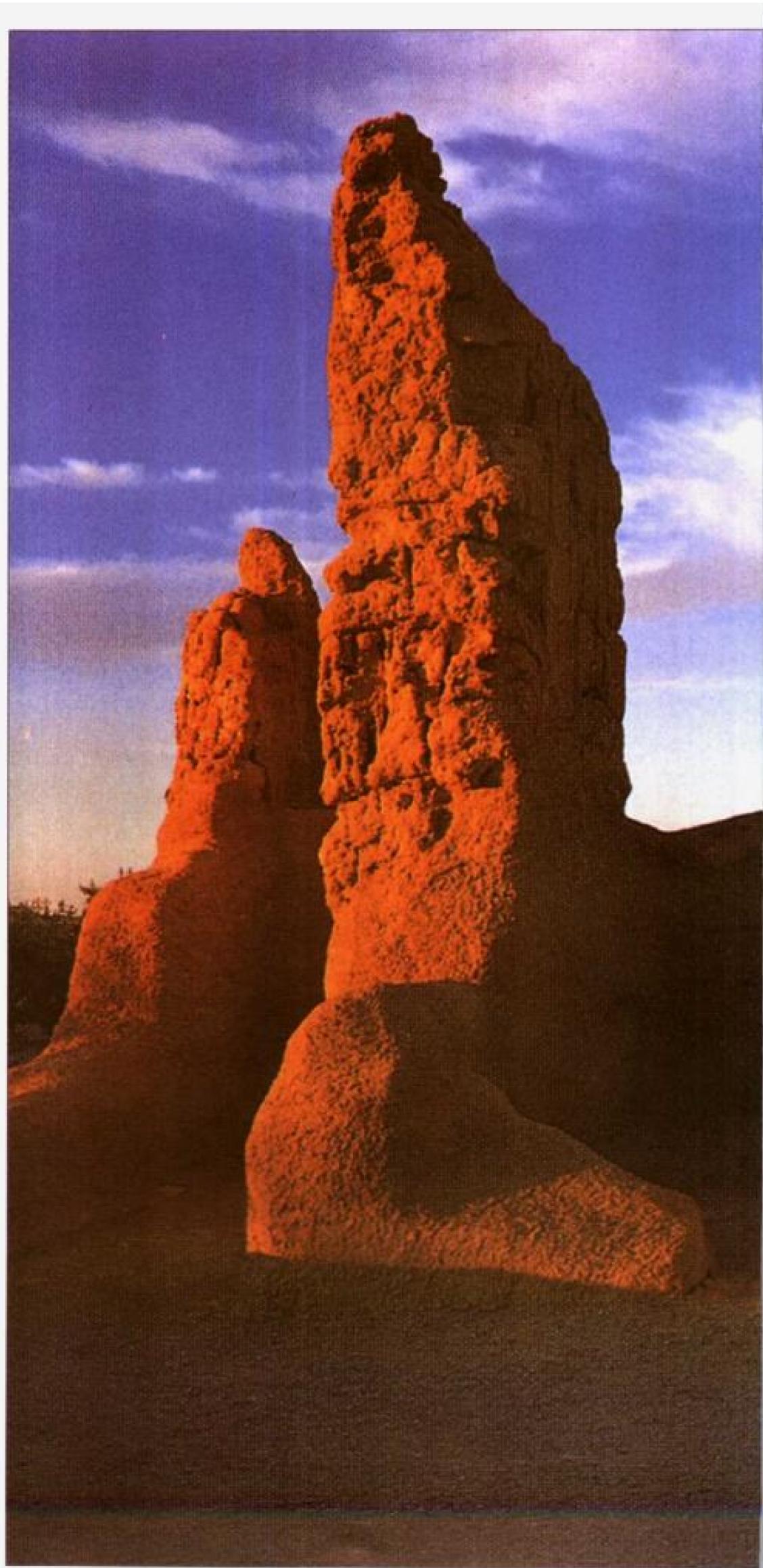
球场给考古学家们带来一个继续产生分歧的问题：即霍霍卡姆人是起源于墨西哥还是从土生土长的西南部人群进化来的？在霍霍卡姆人居住的地方，已经发现在中美洲制造的像铜铃和拼花图样的黄铁镜子这类用于举行仪式的奢侈的手工艺品。金刚鹦鹉骨头也属于这样的情况。有些研究人员提出，霍霍卡姆人的文化特点比较接近墨西哥的文化而不像先于他们存在的古文化（尽管格莱德温认为他的观点“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是固执”）。但是大多数现代的学者认为，西南部所有的印第安人都是从古文化部落进化而来，至少在目前可以这样断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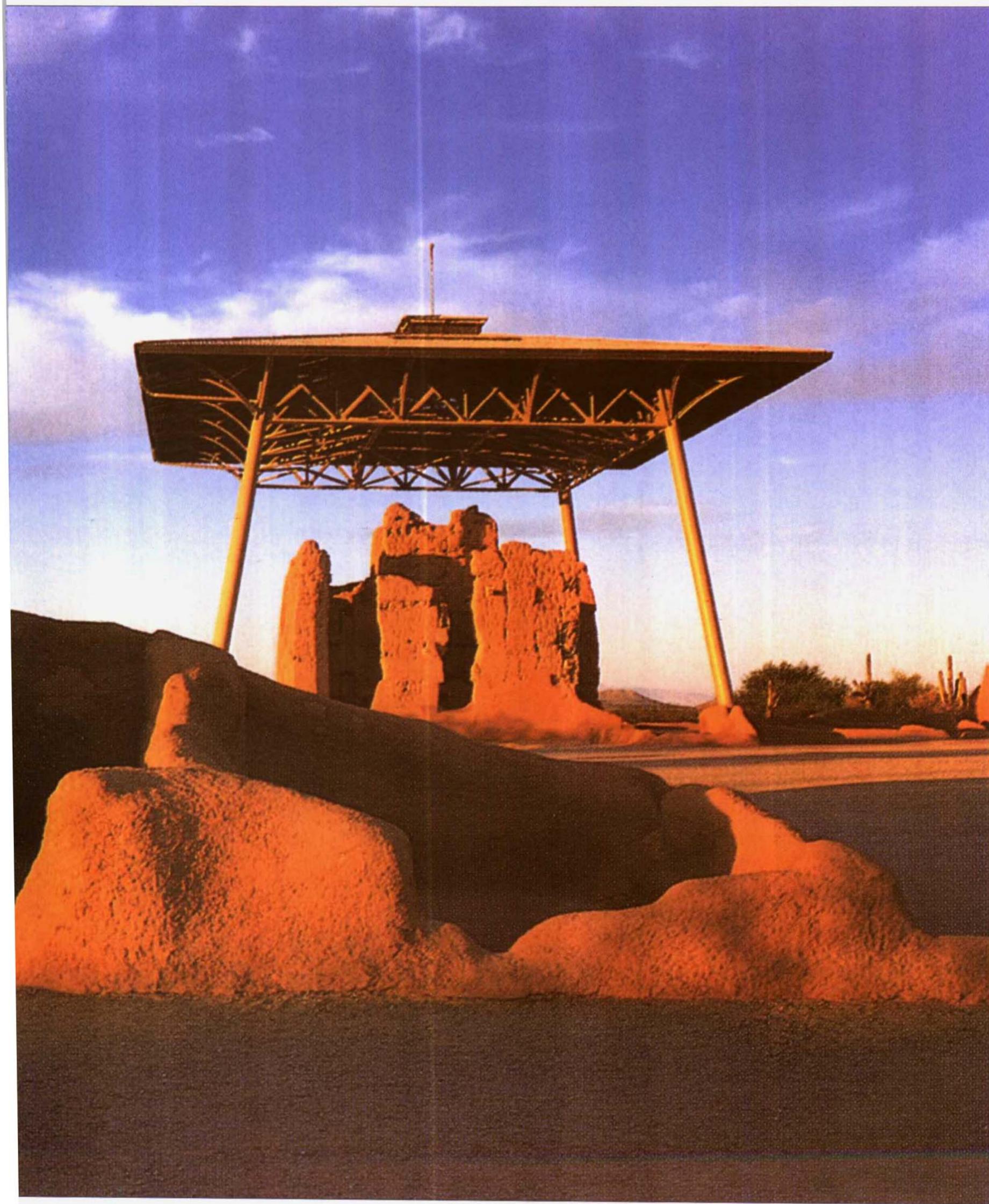
霍霍卡姆人的村庄是一组组以木棍做墙、屋顶铺草的泥房子，每组包括2—6所房子，也许这是一个家族的人。人们食用以各种方式烹制的谷类、南瓜和各种豆类及沙漠植物，有时也吃鹿肉

或兔子肉。由于食用了石头磨谷子时所残留的沙砾，从而使他们的牙齿受到损害。通过对在菲尼克斯发现的一处较晚的遗址中骷髅的研究，表明霍霍卡姆人与他们同时代的人一样患有牙龈疾病。很多人患有关节炎，年长一些的妇女常表现出骨质疏松的症状。通过分析骨骼和相关肌肉的推断材料的研究，学者们得知，男性的臂膀一般比较发达，这也许是由于他们所从事的体力劳动的缘故，而女性的手部很发达，可能是与磨谷子有关。他们用黏土模子制成的人形雕像为他们的外表提供了另一条线索，表明他们把头发用头巾和无檐小帽裹起来，配戴耳环和颊饰，还喜欢在身体上画画或文身。

霍霍卡姆人喜爱珠宝首饰并制造出种类繁多的戒指、手镯、垂饰物、发夹、颊饰和唇饰，以及其他用绿松石、

■ 建在亚利桑那州的索诺兰沙漠的霍霍卡姆人的废墟遗址卡撒格兰德巨屋有35英尺高。这座建于1300年左右的多层建筑也许曾用做住房、管理中心、仓库和天文台。它们的土坯墙是用富含熟石灰的下层土壤建造的，是防止进一步侵蚀的一种现代化建筑。





黑玉和加利福尼亚海湾中的贝壳制成的装饰品。他们创建了当时世界上惟一的蚀刻术。雕刻者首先用一根小棍子在贝壳上画出设计图案，然后将贝壳浸入弱酸溶液或者是发酵的仙人掌汁液中，溶液蚀去没有画面的部分，留下设计好的图案像浮雕一样显现出来。

考古学家仍然在试图进一步了解霍霍卡姆人的社会。在霍霍卡姆人的社会中，是有首领还是有萨满教巫师呢？在菲尼克斯的卡撒泊那发现的一个骷髅比一般人高，没有任何体力劳动的迹象，被埋在一个盒子旁，里面装有骨制椎子、手镯以及多种矿物质。有些土葬和火葬地点（霍霍卡姆人两种方法都使用过）还发现贝壳珠宝和其他奢侈品，也许这意味着死者曾是贵族。考古学家吉尔·内泽尔在蛇城为数不多的几所房子里发现了制造陶器的材料，这说明这里是全职工匠的工作间。从这样的专业化可推断出他们是有组织有指挥的系统。但是由于缺乏书面材料这样的组织的运作细节仍然困扰着学者们。

台地上的土丘——这是沿着渠道线路在晚期霍霍卡姆人的村子的显著位置发现的高出地面的部分——看上去像曾被用做举行仪式的中心，并隔离重要人物居住的巨屋用的，很显然，霍霍卡姆人的社会并非是平等的，但是渠道是如何修建的以及农田是如何分配的仍然是一个谜。

在霍霍卡姆人历史的最后阶段有迹象表明，他们的文化与其他文化融合了。出现了不同种类的陶制品，包括为数不多的几只明布雷斯碗。格莱德温推测是霍霍卡姆人绑架了莫戈隆人的妇女，但是在霍霍卡姆人长期记录中没有战争的记录。房子也从一层的组合式变成了阿那萨齐人石屋的式样。村子有了围墙，这说明有了保护隐私的需要。以前大多数人都采用火葬，而现在死者被埋葬了。

在霍霍卡姆人的文化中还有一个谜。在亚利桑那州卡撒格兰德的一所巨屋里，顶层圆窗户的两个边与每年夏至日落日的角度



完全一样。所有西南部的农业人口都有某种历法体系。但是他们对星相学的知识具体如何——例如他们是否利用这个和其他结构作为观象台使用——仍然不得而知。

也许对古代西南部文化来说最神秘的部分就是西那瓜人，这是一群“没有水源的人”，他们修建了半地下式的用木头镶边的房子，在亚利桑那州东部的弗拉格斯塔夫的地势高而又干燥的地方种植谷类。在西那瓜文化的峰巅时代，即大约从1125年—1215年，西那瓜人的生活区域也许成了交换商品和交流思想的地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各种各样西南部人的融合地。在13世纪的某个时候，他们向南迁移到了富饶的维德峡谷，在那里生活了200年。他们为什么离开仍然是一个谜。

弗里蒙特人的名字源于犹他州东部的弗里蒙特河。他们是一群有事业心的人，在他们贫瘠的区域里修建了一些小土石谷仓。对于考古学家来说，最大的谜团是弗里蒙特人来自何方。1931年，这个群体首次被认证和描述的时候，参与调查的人们提出他们是阿那萨齐人的分支，但是两种文化间的巨大差异又使人们对这一观点表示怀疑。另有人提出弗里蒙特人是由古人类进化而来的，但由于时间上的差异这样的可能性也不大。第三种观点提出他们是由迁徙到南部的高原人口繁衍下来的，但这种理论缺乏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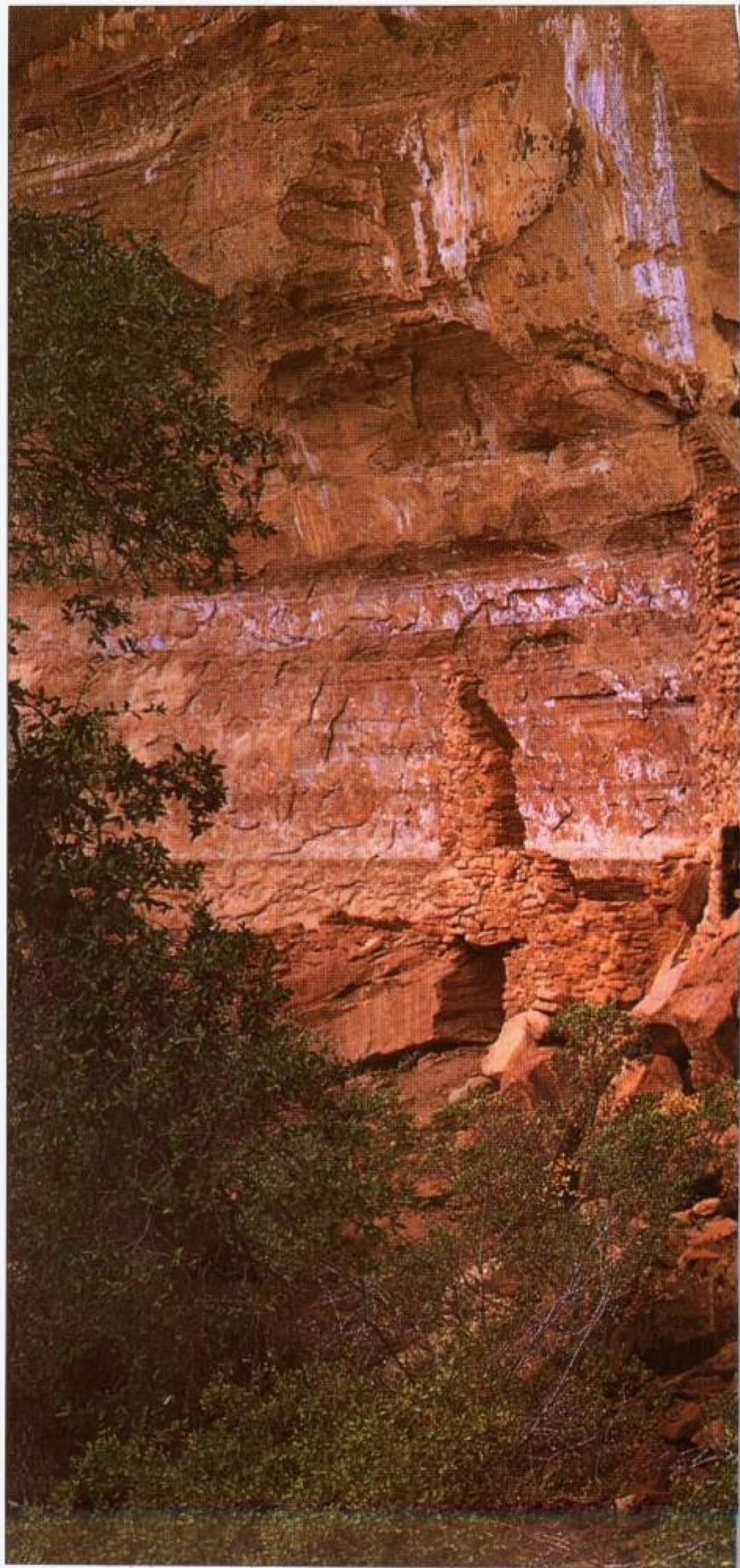
大约在公元700年—公元1300年间，弗里蒙特人分布在犹他州东部和科罗拉多的西北角，以狩猎和种植业为生。他们的谷仓非常小，盖在凸起的岩石下面或者是陡峭的悬崖峭壁上。谷仓的出口很小，这使人想起传说故事中两英尺高的人住在小石屋中的情景。他们也修建了大一些的石塔——或许也是为了储存食物——而且将它们建在容易保卫的地方，这表明他们时刻警惕着真正的或是可能存在的敌人。在村子里，弗里蒙特人的住房多种多样，包括带有碟形地面的半地下式的房子。但是在他们的整个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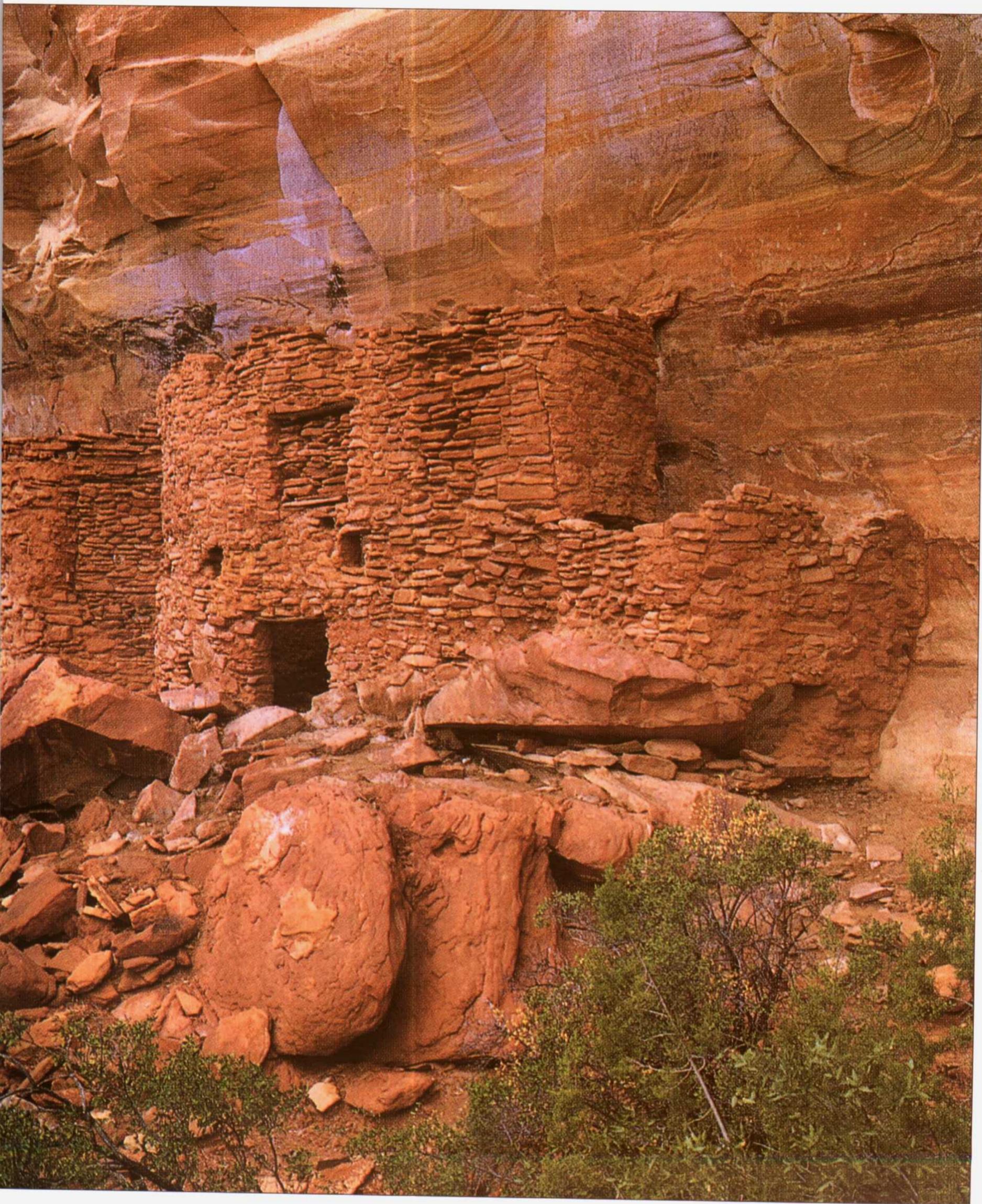
域中仍然保持着住宿状系统，供徒步旅行者过夜。

一些精心设计制作的石壁画非常生动地描绘了他们的情况，画中的动物、植物及人物长有三角形或者是梯形的身体，常常戴着头饰和项链。这些形象同样出现在他们制作的千姿百态的灰色陶制品中，光滑圆润，闪闪发光。有的扁平锋利，有的有把手，有的没有把手，有的形似动物，有的出入口狭窄。

这些古代西南部的社会相继出现。他们在地球上，在千方百计地使用原始材料方面留下了永久的印记，然后他们迁徙到别处去，扔下他们的巨大石头村庄、崖屋、渠道及遮风挡雨的峡谷。其中最壮观的查科峡谷到1300年也最终变得无人居住，此时这里精致的石头村庄已被风沙埋没。弗德台地到1300年也是空无一人，大约在同一时期弗里蒙特村庄也是如此。在明布雷斯峡谷的莫戈隆

■ 帕拉齐人部落，霍皮语是“红房子”的意思，他们的崖屋看上去像是从石头表面长出来的，它是亚利桑那州中部红石地区最大和保存最完好的废墟遗址之一。1100-1300年间，这里是多达50名神秘的西那瓜文化成员的住址。





人定居点在一个世纪前已经变成了鬼城；大约又过了一代人的时候，西那瓜人在维德峡谷定居下来。最后离开他们祖先家园的是霍霍卡姆人，他们是渠道修建者、球类运动者，也是雕刻家。到1450年他们在盐峡谷和希拉峡谷的文化完全消亡。

这些人群的大批离去，不论是单独的还是集体的，都是西南部史前文化中重大持久的事件。干旱、战争、洪水、饥荒、瘟疫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都曾在辩论、认证和综合说明中当做离去的原因，但是最终都被推翻了。由于考古学的记录在定居者的生活结束时就终止了，研究人员只能探索答案，在缺少有力证据的境况下，各种论点纷至沓来。

对年轮的分析表明，1276-1299年间阿那萨齐发生过一次严重的干旱。是庄稼的减产、狩猎活动的消失和水源的缺乏将石屋居住者们赶出弗德台地吗？考古学家琳达·科多尔曾对各种史前人群放弃居住点的理论进行过仔细地研究，她不同意这种观点。她提供的数据表明，有些遗址就是在那段时间里修建的。阿那萨齐人以前曾经历过旱灾，但活了下来，没有有力的证据说明这次干旱促使他们大出走。

经过科多尔的仔细研究，战争的论点同样站不住脚。哈诺德·格莱德温赞同下述观点，即曾有一次大的分裂活动，纳瓦霍人和阿泊齐人的祖先难辞其咎。他写道：“1200年的时候在西南部的每一个村子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应该往何处去？应该怎样做才能摆脱掠夺成性的阿萨伯斯坎人的无休止的迫害呢？”但是科多尔指出阿萨伯斯坎人直到大约1500年才来到这里——这个时间太晚了不足以造成任何伤害——而且有关大规模暴力事件幽灵作祟的证据严重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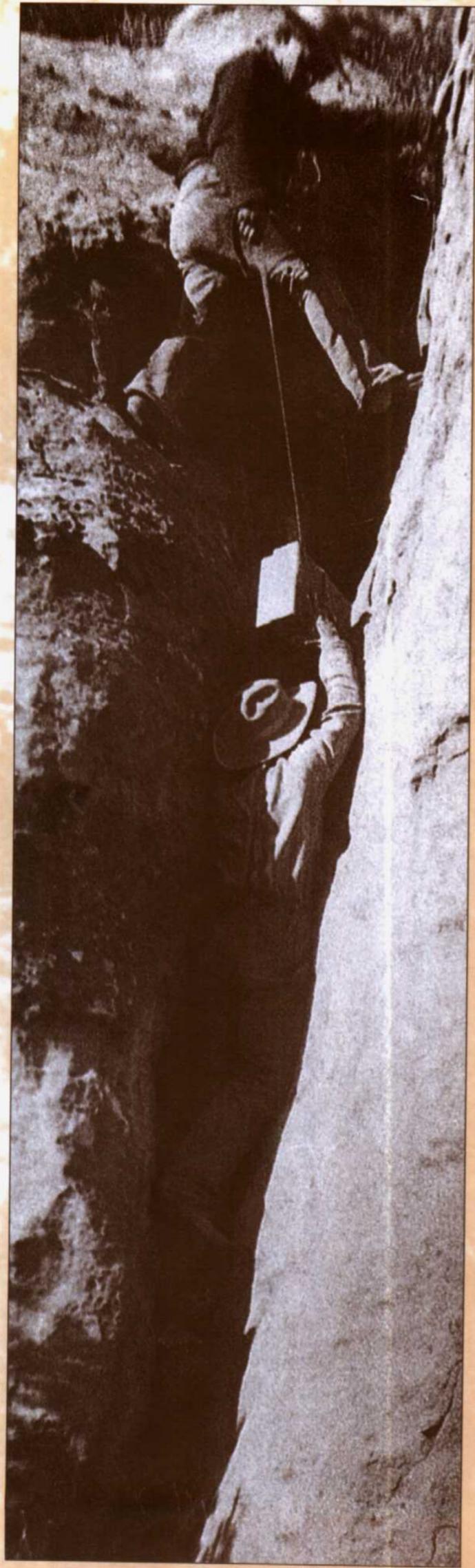
是不是有一种或许是从热带地区流传过来的传染病迫使他们离开呢？在他们灭绝之前不久，印第安人村庄的人口数量是最多的，这种情况有利于疾病传播。但是并没有发现大规模的集中埋



葬点。研究霍霍卡姆人遗址的专家提供的数据表明，在14世纪晚期突如其来的洪水有可能将他们的灌溉渠道冲毁。如果是由于灌溉渠道被冲毁而导致霍霍卡姆人迁徙，则又显得过于牵强，因为在此之后沙漠居民在同一区域却又生活了50多年。

有些科学家认为是“生态灾难”，即他们生存环境的毁灭导致了这些西南部古人庞大的生存中心的毁灭。从这方面推断，他们在稀疏的森林中砍伐了太多树木，破坏了分水线，庄稼也不再生长。科多尔对一个相关观点表示支持：随着人口增加和降水量减少迁徙的压力不断增大，一个个的家庭也就打起行囊离开了。并非突然离开或者是大规模离开，而是慢慢地和不断地离开的。

事实上，史前人根本没有消失。他们变成了今日各个部落的核心部分，如格兰德河印第安普韦布洛、祖尼、霍皮、皮马和帕帕格。至于他们失去了自己文化的问题，就像考古学家加利·玛特罗克描写阿那萨齐人时所说的：“这大致上像把那些离开英国到新世界闯荡的人说成是神秘地失踪了一样。”在适应了新的经历和新的环境，甚至在完全放弃了他们从前的一切生活方式的情况下，他们生存了下来。



“绿桌”传奇

THE SAGA OF “GREEN TABLE”

阿那萨齐人在弗德台地的洞穴和悬崖上修建自己的家园，450多年之后，首批西班牙商人在18世纪才来到了西部这个偏远而可怕的角落。但是他们在1765年留下的一份日记，以及两名修道士在11年后留下的记载中对于弗德台地或是结构复杂多层的崖屋都只字未提。

弗德台地，西班牙语的意思是“绿桌”，这个名字来自平坦的山顶上的浓密的矮松树和杜松树的树林。在修道士们去加利福尼亚途中经过这里之前就有这个名字了。1829年，一个西班牙的探险队曾深入到弗德台地边缘的曼可思峡谷，但是它也未到达废墟。这一失误可以理解的理由是废墟坐落在被峡谷分割的弗德台地最深最远的地方，这个失败是可以理解的。尽管犹特人自己已逃离石屋和鬼怪，但当地还存在怀有敌意的犹特印第安人，因而对弗德台地进行细致的探险便成为一件具有风险的事。

1859年，地质学家约翰·纽伯利博士同圣胡安探险队一起作为首批外来人攀登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弗德台地悬崖绝壁；但是纽伯利也没有看到石屋，而且对于他看到的景观也未留下深刻印象。他以轻蔑的口气写道：“对于我们和整个文明世界来说，那是一个未知的领域。”但是即使在像本页照片中的攀登者勇敢地爬上悬崖对阿那萨齐人的生活作系统研究仍是若干年以后的事，弗德台地和那里的一切奇闻逸事也不会是长久的未知领域。

带着相机探险

EXPLORING WITH A CAMERA

1874年夏天，威廉·亨利·杰克逊这位天才摄影师、落基山脉海登勘察测绘组的成员在西南科罗拉多的山间小路上邂逅一位老友，他向杰克逊讲述了弗德台地石屋的神奇故事。这些故事是他听一个叫约翰·摩丝的矿工讲的，这位矿工自己能与好斗的犹特人和睦相处。兴奋不已的杰克逊在记者欧内斯特·英格索尔和脚夫的陪同下立即出发寻找摩丝和废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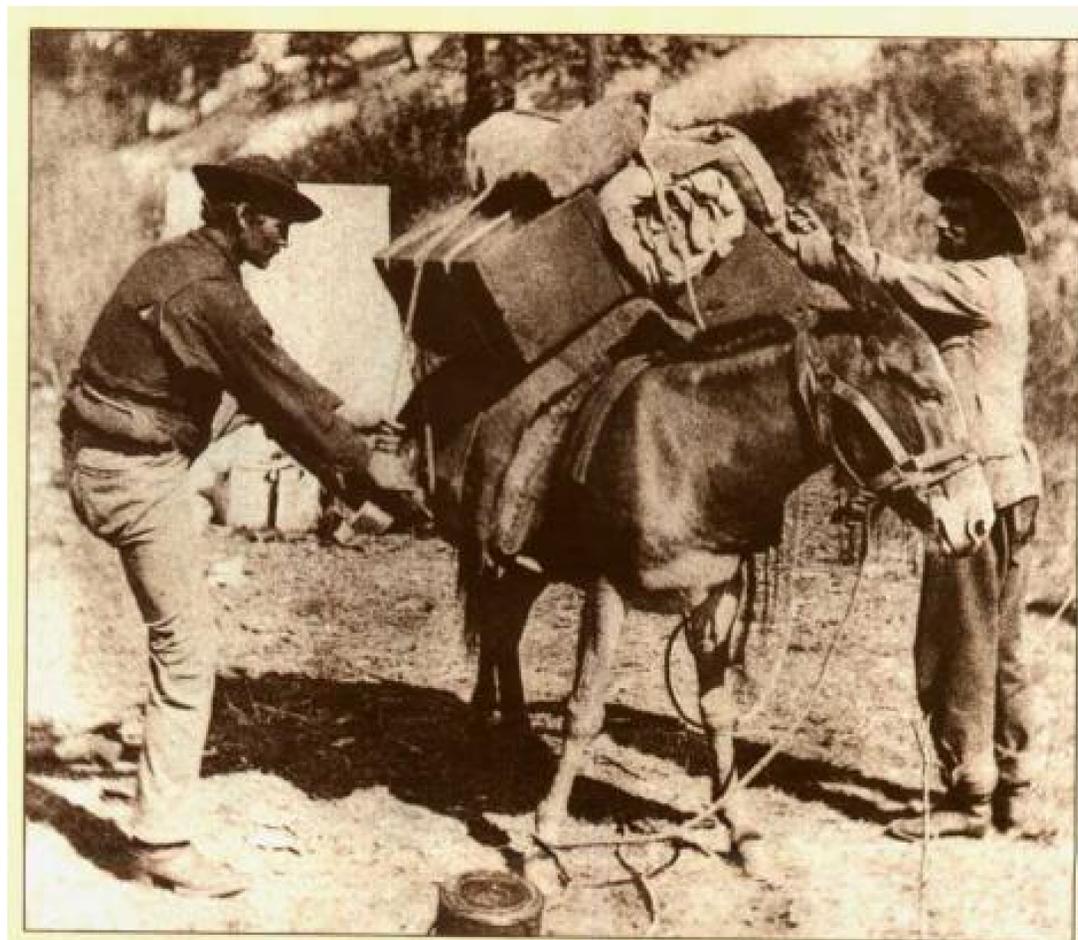
矿工同意将他们带到崖屋去，但杰克逊一行也得作为回报帮他一个忙。矿工需要他们在鸚鵡城矿山活动营的组织人员选举活动中投他一票。鸚鵡城大约有

12个人。方便之处是那里的居住条件很宽松。杰克逊和英格索尔投了他的票。摩丝当选了，他们也就立即起程赶往弗德台地。

第二天，杰克逊一行背着沉重的相机和5英寸×8英寸的感光板爬上了一处700英尺高的悬崖——攀登最后50英尺是借助于古人在石头中凿的把手和脚蹬——这样他才能够拍下这些照片，包括前页的背景照片，其中摩丝(站立)和英格索尔在摩丝称为两层石屋的前面。杰克逊后来这样写道：这照片“比我所有的东西都值钱”。然后他继续去寻找其他的遗址，找到了几处但是却没有找到悬崖边上壮观的房

子。杰克逊和英格索尔发表的文章首次引起了公众对弗德台地，以及对1876年在费城的百年展览的科学方面的兴趣，但是还需要有一个发现才能激发公众的想像力。

■右图中，威廉·亨利·杰克逊一行在鸚鵡城合影，左起第三人为摄影师。其余的人(从左至右)是向导和翻译哈利·李，脚夫鲍勃·米歇尔，一位叫巴勃的自然科学家，一位不知名的脚夫和厨师查理。在约翰·摩丝去旧金山办事的时候，会说犹特语的李接替了向导的工作。



■在前往弗德台地崖屋的途中，摄影师杰克逊(左)为拍摄这张纽约人变成西部人的照片，临时将相机交给同组中的另一名成员。



对财富和知识的追求

IN PURSUIT OF WEALTH AND KNOWLEDGE

1888年理查德·韦瑟里尔发现的悬崖宫使弗德台地从一个带有科学神秘感的地方变成了一处重要的旅游点。在接下来的两个冬天里，理查德都在发掘崖屋，想找到一些可以销售的遗物。他的农场里堆满了斧头和用丝兰植物纤维编成的鞋，还有一箱箱的陶瓷制品。

根据当地人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意见，他一路辗转来到了丹佛，这其中还有一个新的发现：一具婴儿木乃伊。这个展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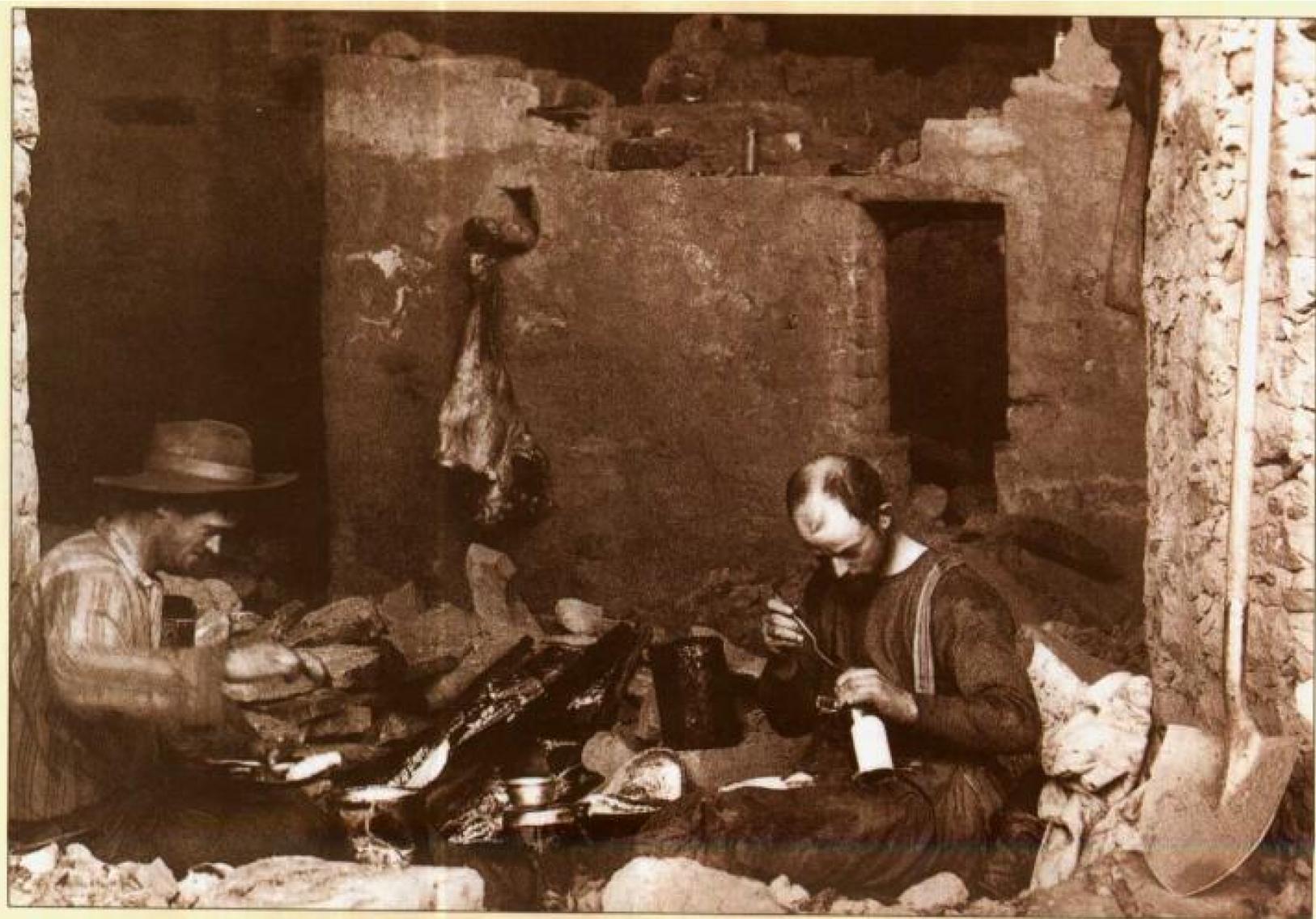
一夜之间引起轰动，他将收藏品卖给科罗拉多历史协会，收入3000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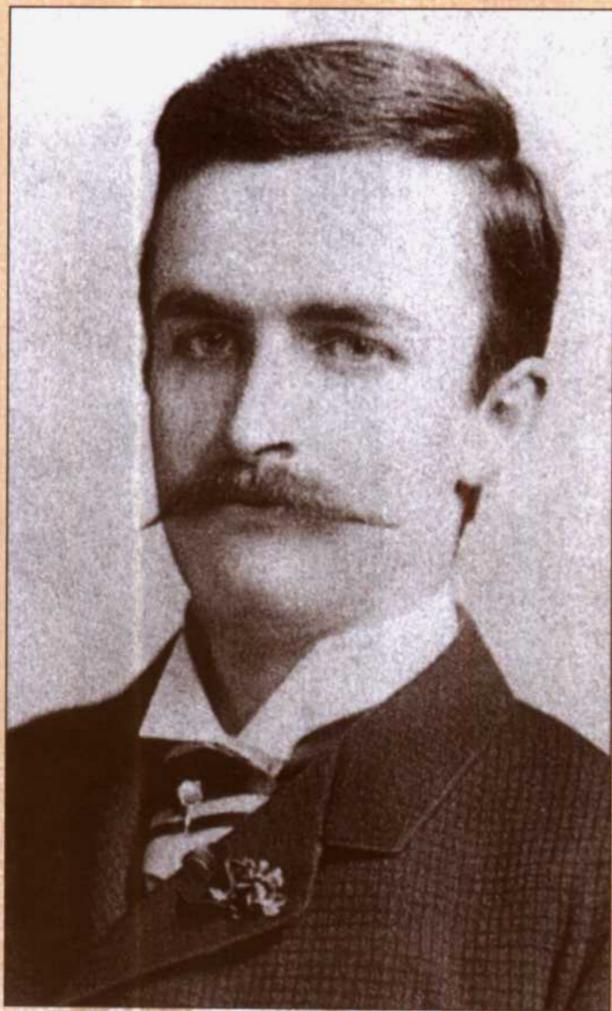
随着1891年年轻的瑞典贵族、曾在丹佛参观过展览的格斯塔福·诺登舍尔德的到来，韦瑟里尔家人想从他们收集到的手工艺品中获取钱财的愿望彻底改变了。诺登舍尔德在弗德台地度过了整个夏季，给韦瑟里尔讲述了一些科学方法，教他们使用铲刀和小扫帚，并将发现的物品编目分类。

在诺登舍尔德准备离开的时候，一群多伦哥人起诉诺登舍尔德，想阻止他把大批的展览品运到欧洲去，但是这个案子最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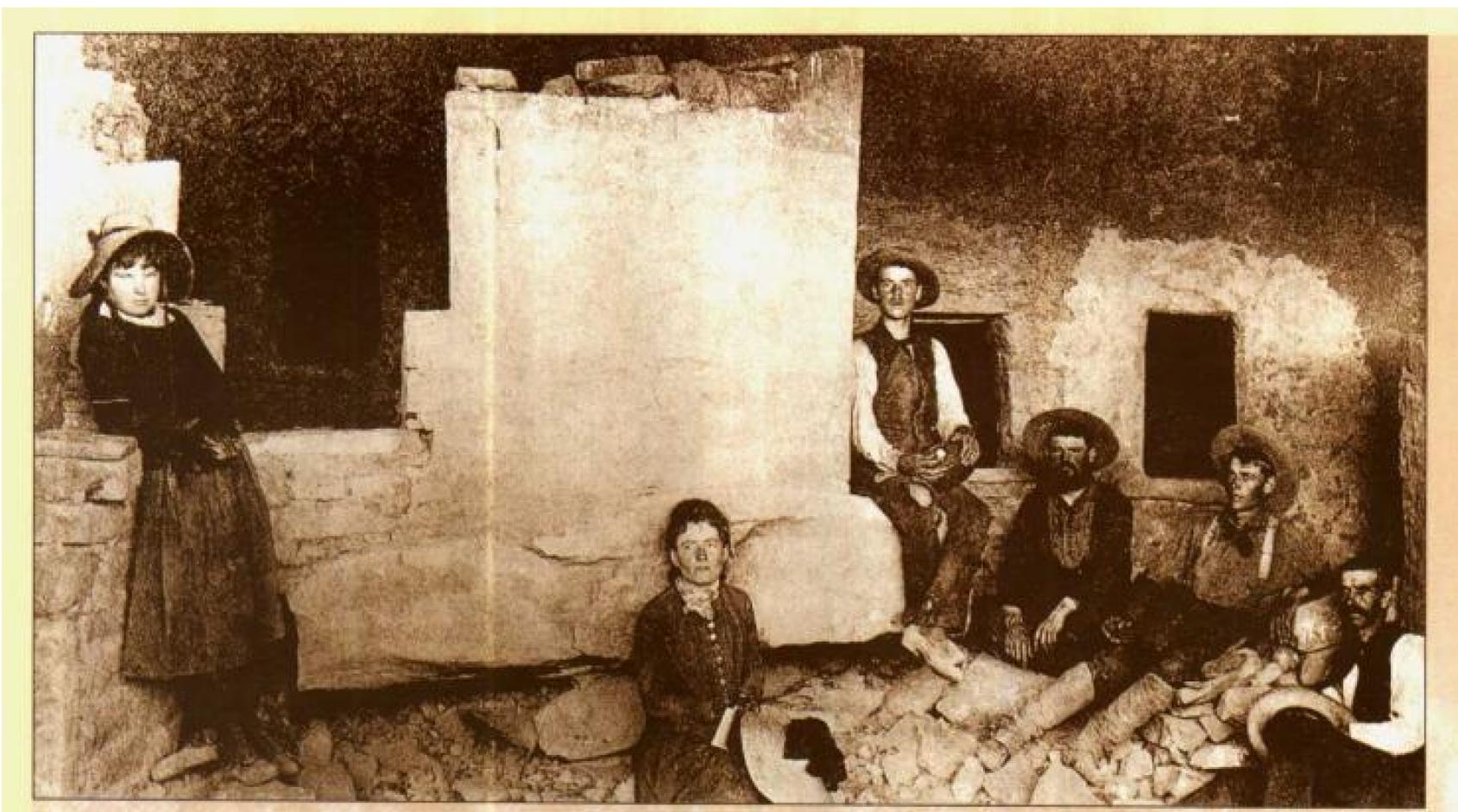
撤诉了。回家之后，他写了第一本有关弗德台地史前文化的重要著作。诺登舍尔德26岁时死于肺结核。

■ 韦瑟里尔和弟弟约翰(左)在云衫屋整理手工制品时吃午饭休息。在理查德和他的姐夫查理·梅森首次发现悬崖宫废墟后，他又在12月的同一天发现了这处废墟(以生长在墙外的一棵树命名)。





■ 这是格斯塔福·诺登舍尔德在1891年以悬崖宫为背景照的相片。他来到西南部是为了缓解他的肺结核病痛。他父亲原是一位著名的北极探险家和矿物学家。这位年轻的瑞典人有科学家的素养但不是考古学家。由于对废墟遗址情有独钟，他派人回家取来照相机并在弗德台地度过了整个夏天。



■ 一組組像這樣一群能吃苦耐勞的旅遊者們騎着馬沿着峽谷旁的曲折小徑趕往弗德台地。儘管一位婦女抱怨說韋瑟里爾阿拉莫大農場上的水含鹼量太大，足以“使矮松樹剩下的少量樹皮脫落”，向導理查德·韋瑟里爾（右第三人）和他的兄弟們向旅遊者們建議不必害怕“危險與不適”。1889年的這群人中包括著名的哥倫比亞特區華盛頓的桑那一家。

参与保护工作的 的勇士们

CRUSADERS FOR PROTECTION

1893年在芝加哥举行的哥伦比亚探险展览上，有1200万人去参观了崖屋的模型，弗德台地的旅游业从此开始繁荣。有创业精神的韦瑟里尔家人将他们的农场变成了供游览的场所，在这里一天的食宿费为2美元，去参观废墟的导游费为5美元。据一位游客回忆，有时候导游们在带领

游客进入废墟之前临时增加收费以便引爆炸药引出响尾蛇。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利用星期日出游寻找陶罐已经变成一项非常流行的娱乐活动。

由于缺乏保护性的法规，游客们可以随意掠夺文物；而且很多人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收集了很多头盖骨、陶制品，还有很多

像背景照片中的拖网之类的其他手工艺品。早在1889年就提出的对遗址的保护措施到了19世纪90年代晚期显得越发重要。由于两位出色的女性(下图)领导的长达十余年的活动，终于在1906年修建了第一座国家公园来庆祝对史前文化的研究成果。



■ 弗吉尼亚·麦克朗(右下)，1882年乘坐一辆货运马车作为报社记者首次访问了弗德台地。12年后，作为一名教师和诗人，她发起了保护崖屋的运动。麦克朗和她的副手露西·皮伯迪(左下)到处游说，用最新型的幻灯机演示图片，并组织大人物参观遗址。她们游说立法议员，与犹特人签订了协约，还赢得了拥有25万会员的妇女俱乐部联合会的支持。她们都感觉到对于她们的计划来说，美国国会比科罗拉多州议会提供的成功机会大一些。但是在1906年她们即将成功的时候，麦克朗的转向支持建立有利于她控制的州立公园的想法使她的组织分裂成尖锐对立的派别，皮伯迪和国家公园派占了上风。



保护及精巧的修复

PRESERVATION AND SKILLFUL RESTORATION

弗德台地的联邦新管理者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弥补20年对艺术品肆无忌惮的破坏带来的损失。寻找陶罐的人将很多崖屋洗劫一空，到处遗撒碎砖烂瓦。

在1908—1909年间，铁匠出身的考古学家杰西·福克斯指导了在云杉屋和悬崖宫的清理工作，在接下来的10年中还对另外14处地点进行了清理工作。很多废墟的墙壁得以加固或稳定以防进一步破坏。福克斯立志将“神

秘红种人”的故事公布于众，他在一家国家公园里首次发起了篝火演讲。

考古学家杰西·诺斯博在1921年就任公园管理者，他继续进行稳定工作，并经过努力成功地禁止在公园内放牧。诺斯博在1921年还迎来了一位贵宾——摄影家威廉·亨利·杰克逊，此时杰克逊已经78岁了，近半个世纪前曾攀登过峡谷。

■ 在杰西·福克斯1908年来到弗德台地之前他已经在西南部的考古探险地点工作了20年。在这张10年后拍摄的照片里，他站在后来成为护林站的门前面，这就是弗德台地即公园服务机构的第一个博物馆。在那些年里公园中的旅游环境仍然很差，发给旅游者的一本小册子里提醒大家注意主要路段的急转弯和经常出现的大缺口。





■ 这是1916年劳动者们在一片称为远景屋的台地顶部用马拉机械挖掘房屋的墙壁。考古学家认为它的时间早于只被人居住了大约100年的崖屋。在美国国会宣布弗德台地成为国家公园之后，由考古学家杰西·福克斯和杰西·诺斯博领导的发掘工作在人们定居的几个高度不同的地方发现了手工制品，证明了这里有些台地顶部的村子不止一次有人居住。此照片为杰西·福克斯所摄。



一位著名摄影师的贡献

A RENOWNED PHOTOGRAPHER'S TRIBU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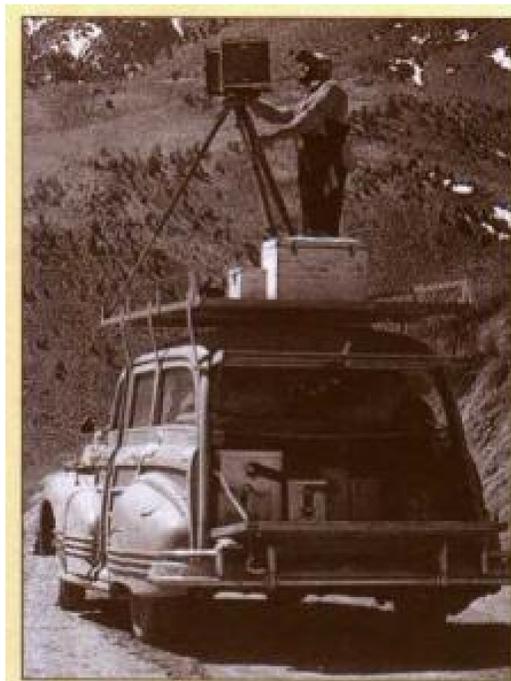
1941年10月，传奇摄影师安塞尔·亚当来到弗德台地的时候，大规模的加固工作已经完成，他看到的是一座修建完好的国家公园。在联邦政府紧急工作计划的指导下，民间保护组织迅速在公园中开展工作，修建了马路、茅屋、小径和野营地。旅游者的数量在20世纪20年代增加了6倍，每年近1.7万

人来此参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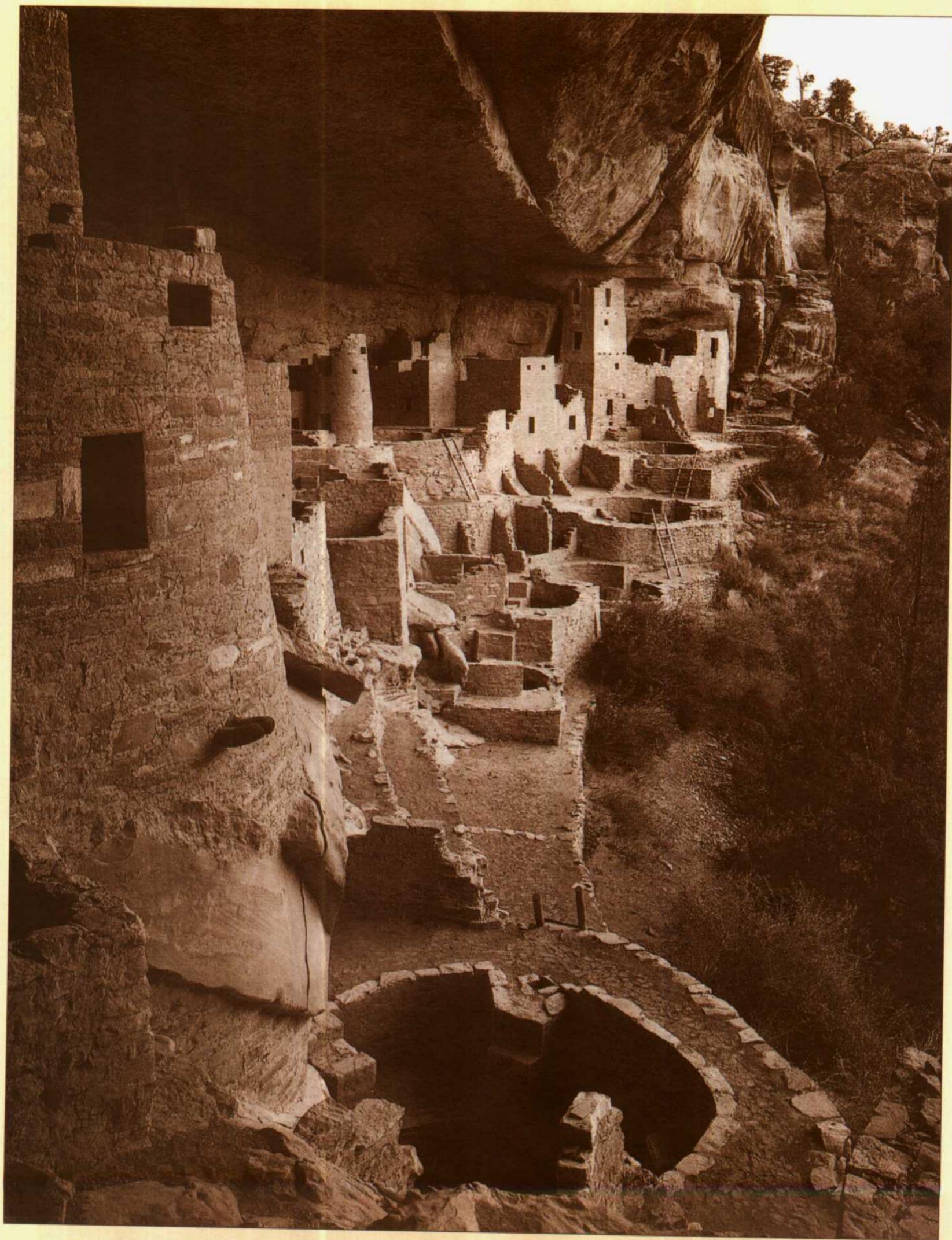
亚当从事亚斯密特公园的摄影工作已经20年，他被内政部长哈诺德·伊克斯邀请游览国家公园，以便为国内博物馆部门创作一套壁画。亚当回忆说这是“在华盛顿提出的最好的想法之一”。(他每天22.22美元的工资在当时政府顾问中是最高的)亚当在弗德台地的工作创造了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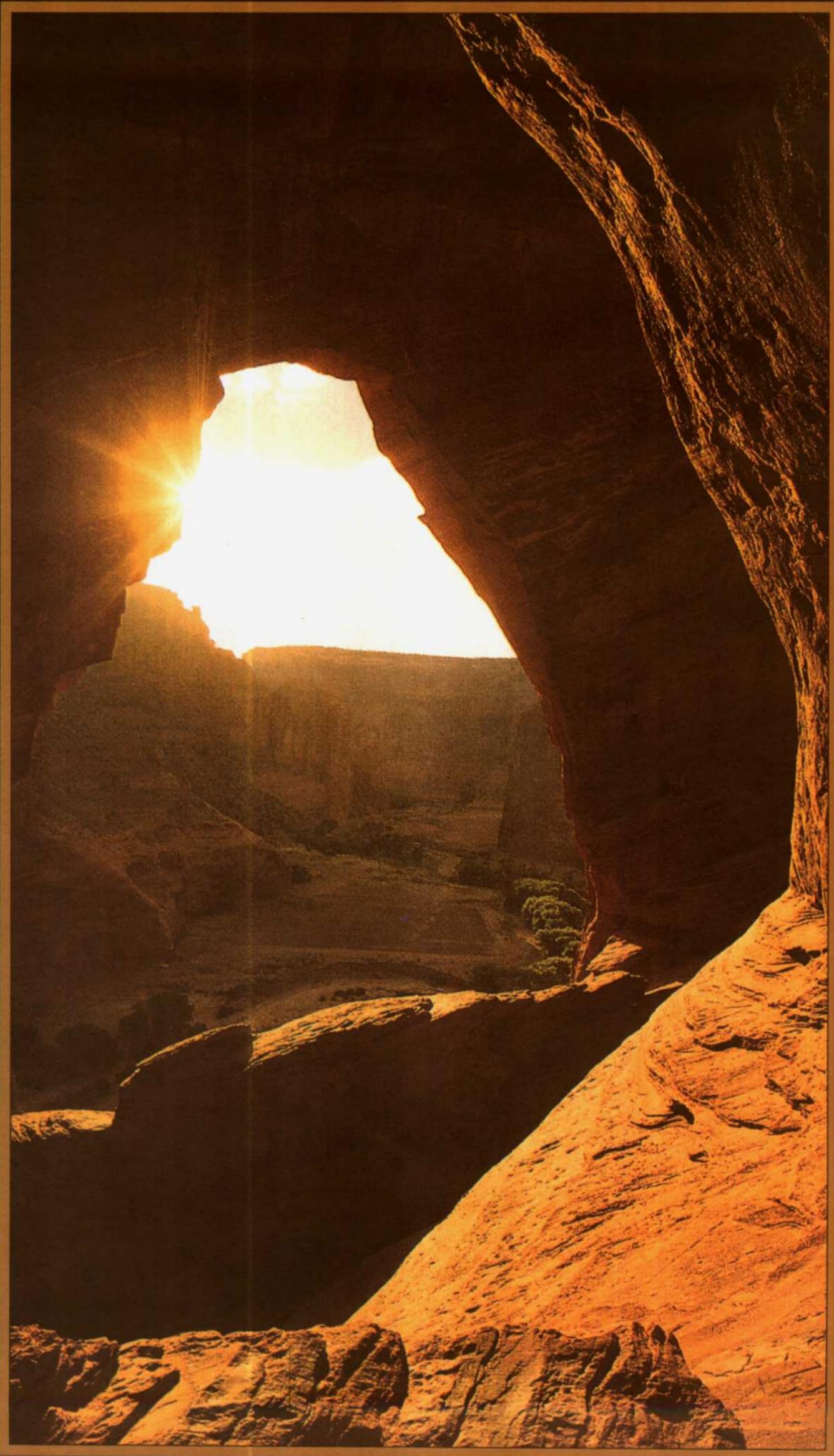
迹(正如书中照片所表现的那样)，他曾说他的画事实上是“在情感上体现我们的斗争目标”，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很快迫使他放弃了壁画工作。

■ 站在面包车顶上的安塞尔·亚当访问弗德台地的时候才39岁，已经蜚声自然摄影界。游览过国家公园之后，他给华盛顿邮寄了225张照片；由于壁画工程的取消，这些照片被遗忘了很多年。1984年亚当去世。



■ 亚当拍摄的神秘而美丽的观望塔(左图)和悬崖宫(右图)给人以敬畏和神秘的感觉，激励着有远见的保护主义者保护这些无法替代的国宝。





峡谷之主、悬崖之王： 阿那萨齐人

THE ANASAZI:
MASTERS OF THE
CANYONS AND CLIFFS

阿道夫·班德利尔是冒险和科学探索两种精神相结合的化身。这两种精神的融合是19世纪的象征，也正是这两种精神造就了一批杰出的探险家。其中，亚历山大·冯·汉波、理查德·伯顿，以及戴维·利文斯通都曾到过许多尚未被开发的蛮荒之地，去验证他们新的科学理论和方法。1880年的新墨西哥州正是这样的地方。它地处边远，以其特有的神秘吸引着班德利尔。当时，这位40岁的瑞士移民正在伊利诺伊州他父亲的银行中任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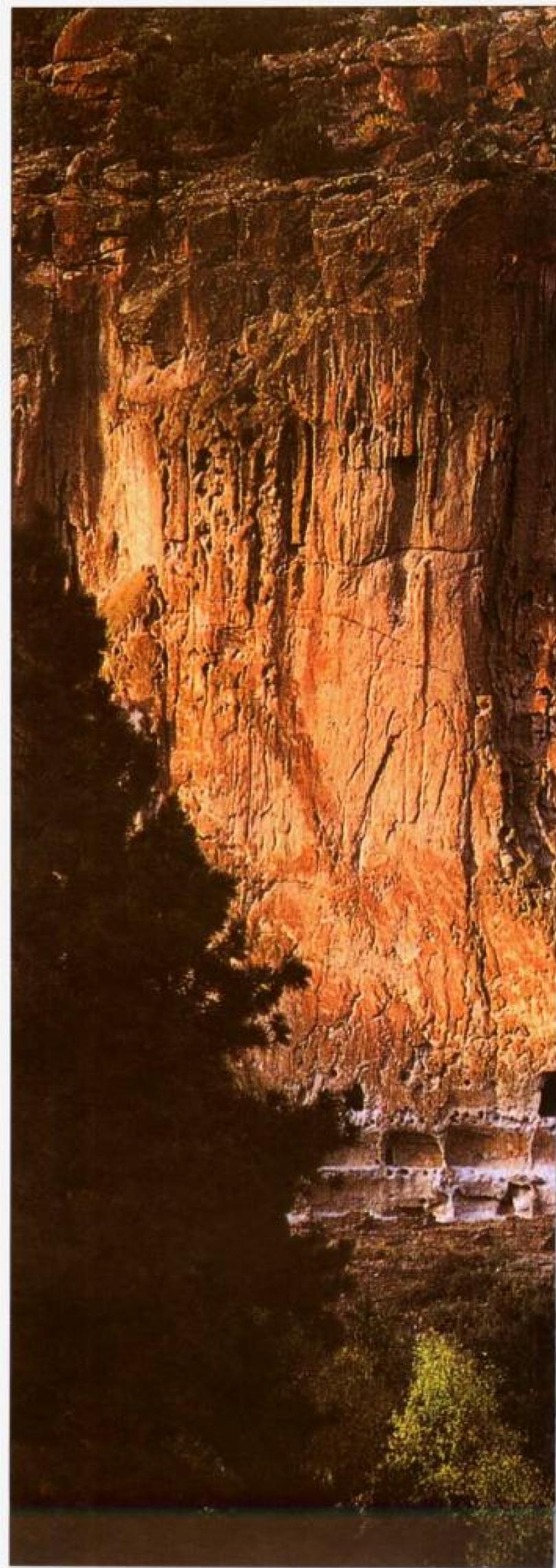
班德利尔为了满足自己无休止的好奇心，阅读了他能得到的所有资料。其中，曾探索过禁地亚马孙的汉波所作的记录尤其令他兴奋。从此，印第安人以及他们的文化使他深深地着迷。虽然他生长的地方南伊利诺伊州实际上深受卡霍基亚文化的影响，但创造该文化的筑丘人并没有引起他的兴趣，因为这一领域已经有人涉足。他的热情在于未曾被开发的西南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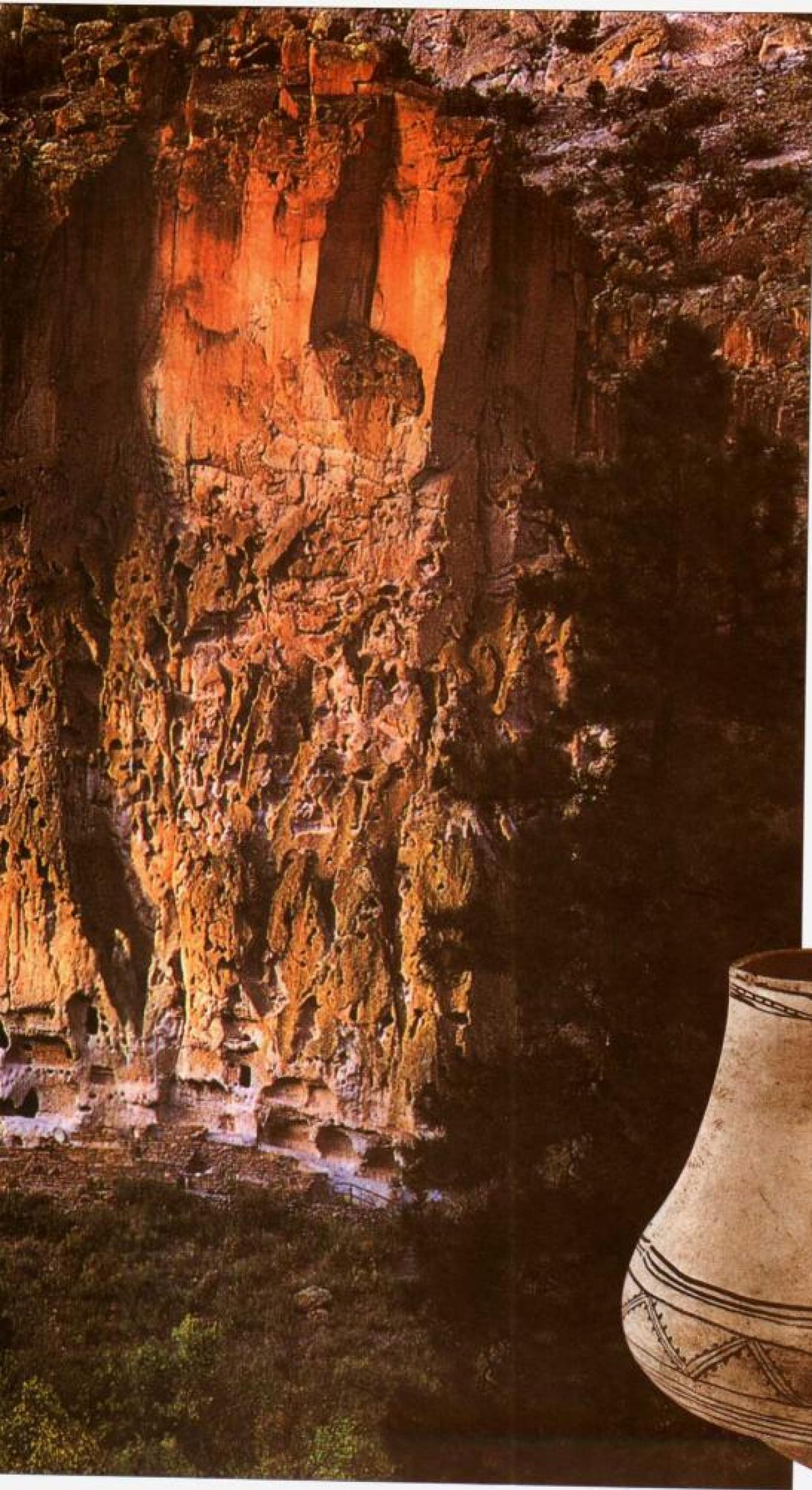
■ 这是午后阳光映照下的拱形窗，是亚利桑那州切利峡谷中众多自然景观中的一景。阿那萨齐人在此安家落户，居住了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

这位银行家总是如饥似渴地获取新的知识。他急不可耐地写信给当时一流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其中有一位给了回信。他就是著名的刘易斯·亨利·摩尔根，曾受到高度评价的《古代社会》一书的作者。他的回信标志着两人关系的开始，而这段关系将对班德利尔此后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班德利尔的语言才能、自我约束力和热情给摩尔根留下深刻印象。于是，摩尔根利用自己的地位，与新成立的美国人类学学院取得联系。学院同意为他们两人提供经济赞助，支持他们到西南部进行考察。一向沉稳的班德利尔此时兴奋不已，他写信给这位新发现的良师益友说：“啊，太好了！我已经安顿好了银行的事务。现在我该准备些什么衣服？该买哪种枪？”同时，以他讲求方法的习惯准备着临行前的一切。他还学会了古西班牙语，以便阅读征服者的记录。

然而，最后一刻摩尔根因故退出计划，班德利尔便带着美国人类学学院一年1200美元的资助独自踏上了旅途。1880年8月，他到达新墨西哥州的圣菲。此时，他意识到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终于开始了”，心中万分激动。他随即动身前往被遗弃的佩科斯普韦布洛。在这里他用10天时间对遗址进行测量，并收集了一批石器碎片、陶器碎片、石块，甚至还有一些土墙灰浆。这10天的收获令他兴奋不已。返回圣菲后，他将自己收集到的标本包裹起来，然后起草了一篇长达95页的报告，一并寄给美国人类学学院。这篇描述佩科斯村的手稿被这家羽翼未丰的学院发表，成为该学院的第一份发行物。

不幸的是，他的下一次行动却没有成功。这次行动





■ 在毗邻新墨西哥州班德利尔国家保护地的弗里霍莱斯峡谷的北壁上，有一处普韦布洛废址。在悬崖壁柔软的火山岩上，人们直接开凿出一些附属房屋。下图这件制作精美的容器是经过修复的样品。一位灵巧的阿那萨齐陶匠在容器边缘的修补孔中穿入纤维或腱，使它得以恢复原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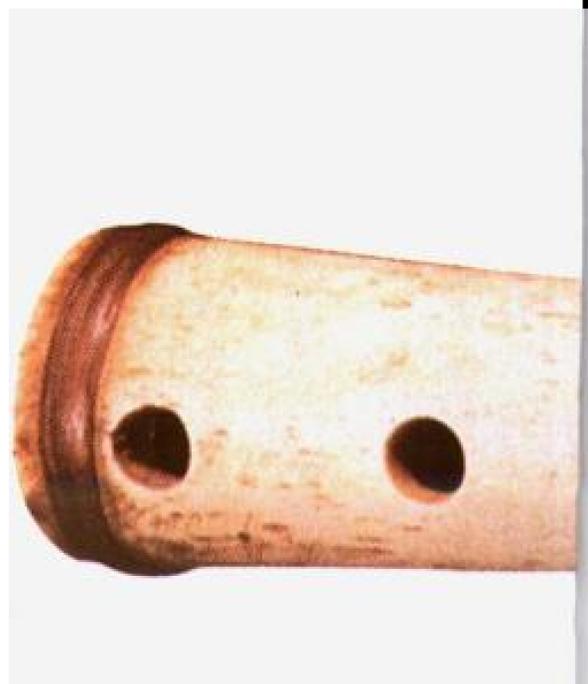


的目标是位于圣菲附近的圣多明哥，一处有人居住的普韦布洛，当地居民都很保守。在圣菲的时候，一位天主教牧师曾鼓励他到此处参观。当时，班德利尔对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的风俗习惯一无所知。于是，他一到圣多明哥，便开始向当地彬彬有礼而又含而不露的普韦布洛居民提出了一些深入的问题。然而在这种封闭型社会中，客人的行动受着严格的限制，这些限制对班德利尔这样一个性格急躁的人来说是不可忍受的。一次，当地人举行葬礼时，人们警告他不要参加，但他还是从一扇打开的窗户外偷看了整个仪式进程。他的几次违规行为最终惹恼了普韦布洛的首领。他们对这个外来人不再有耐心，于是责令他离开。班德利尔坚决不从。这些温和的人们以他们擅长使用的办法回答了他：停止食物供给。惩罚终于迫使他让步，这使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就这样，班德利尔因日常礼节和公共关系方面的欠缺而大吃苦头。吃一堑，长一智，在下一站他就幸运多了。这一站就是圣菲西南部的科奇蒂普韦布洛。当地的首领请他做部落法庭的记录员，很显然，他赢得了当地人的信任。在此期间，他雇了一位名叫胡安·胡塞·蒙托耶的科奇蒂向导，到周围的台地和峡谷中游览。

在游历途中，蒙托耶有意询问班德利尔是否愿意到科奇蒂人曾经居住的地方瞧瞧。班德利尔欣然应允。于是，1880年10月23日，蒙托耶带他进入一处名为弗里霍莱斯(西班牙语意为“豆荚溪”)的峡谷。此处风景优美，包括人造洞穴在内的古人遗迹广泛分布。班德利尔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称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壮观的风景”。在他们面前，陡峭的悬崖高耸入云。在一座悬崖脚下，许多被遗弃的房屋绵延数里。这些房屋是直接开凿在火山岩上的。班德利尔发现这种火山岩“很柔软，在许多地方，用最简单的工具甚至用手指就可以挖出或剥离一块”。

在班德利尔看来，峡谷的北部崖壁就像“一个巨大而不规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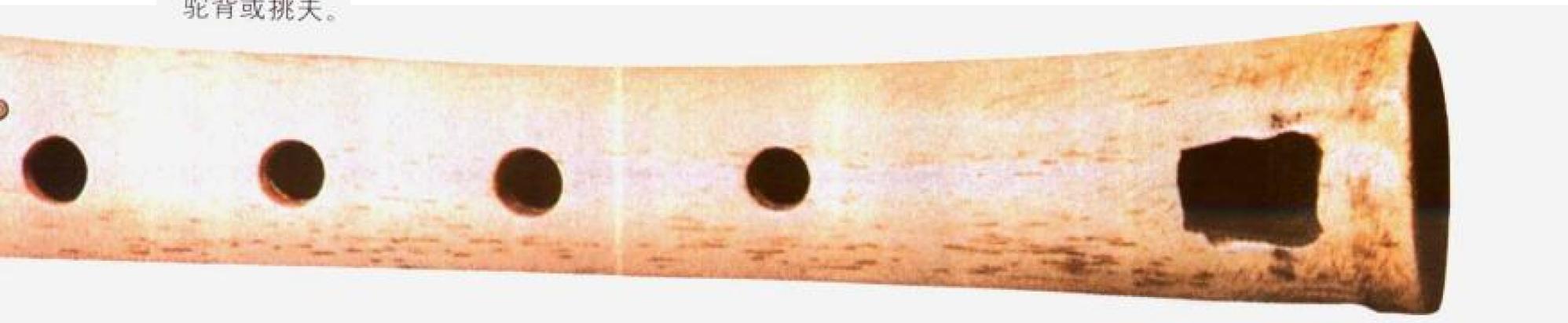
■ 查科的阿那萨齐人用上图中所示的石斧伐木筑屋。他们建造峡谷中的巨屋群需砍伐20多万棵树木。类似石斧的工具最初出现于编筐时期。他们先用打磨过的石块做石斧的头，然后可能用丝兰植物的茎和纤维做柄。

■ 这种用动物骨骼雕刻的笛子发现于已发掘的普韦布洛遗址中，居住在当地的现代霍皮印第安人中流传着一位吹笛手，名叫可可派利。在西南部的岩画中，他常常被描绘成驼背或挑夫。

的蜂窝”。在记录中，他这样写道：“那些洞穴相互聚集多达数百个。然而，一般洞群都较小。有时两三层重叠在一起。”经过进一步考察，班德利尔注意到这片废址与有人居住的科奇蒂普韦布洛有很多相似之处。“从四散在洞穴内外的物品、洞穴的大小和结构可以看出：开凿洞穴并在此居住的人与所谓的新墨西哥普韦布洛印第安人处于相同的文化发展水平。”

实际上，科奇蒂向导所敬奉的本族古老邻居，就是阿那萨齐文化中一个真正辉煌而持久的集大成者。其他的阿那萨齐人生活中心，如查科峡谷和弗德台地，都因干旱和环境恶化而在12-13世纪逐渐衰落。然而，分布在弗里霍莱斯峡谷内部以及周围的洞穴和普韦布洛却依然存在，甚至还吸引了新的访客。

班德利尔，这位银行家出身的科学家，完成了一个重大的发现。接下来几天，他依照美国人类学学院的指示，绘制出一幅遗迹草图，并对遗迹进行丈量。不过，他从未进行过系统的发掘。班德利尔怀着难以遏制的漫游欲望去了更多的地方，而弗里霍莱斯峡谷他只回去过4次。在新墨西哥逗留的18个月中，他发现了另外的166处遗迹。接着，他转移到南美洲并在那儿住了11年。在这11年中，他在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很少超过两周。不过，弗里霍莱斯峡谷中崖屋的发现足以使他名垂青史。1914年3月班德利尔去世之后，伍



德罗·威尔逊总统拨出一笔款项，用以保护弗里霍莱斯峡谷地区的遗迹。今天，这片方圆2.7万亩的保护区便被冠以班德利尔的名字，称为“班德利尔国家保护地”。

对于勤劳的阿那萨齐人所生活的总体环境而言，班德利尔首次发现的这个阿那萨齐人居住地是一个例外。当地的弗里霍莱斯溪流和附近的格兰德河给这个地区带来充足的水资源，森林覆盖的赫梅斯山与其毗邻，富含矿物质的火山土遍布此地。优越的自然环境使这个地区与大多数阿那萨齐人居住的地区形成鲜明的对比。福科纳斯地区主要是高地沙漠，即使低地也大多在5000英尺以上。此处的气温夏季可高达华氏100度，冬季有时低至零度以下。在四周悬崖耸立的峡谷底部，随处可见艾灌草、仙人掌以及一些耐得住干旱和短暂生长季的草类植物。常流河几乎没有，降雨少且不稳定：在山谷中，每年降水量几乎不到10英寸，较高的台地顶上也只有15英寸。况且，雨水对这片土地而言并非总是福。夏季的暴雨会形成骤发洪水，由此引发的山洪冲下峡谷，卷走原本就不富足的肥沃土壤。



■ 公元750年前后，在编筐者的实际生活中有一个显著的变化，那就是阿那萨齐妇女将新生儿绑在无垫的僵硬摇篮板中，导致婴儿头部永久变形。没有人能够解释造成这个变化的原因。

即使对现代运用高科技的农民来说，农业至多也不过是一个只能带来边际收益的产业。

800年前，阿那萨齐人居住地区的气候条件与其他地区一样恶劣。然而，到1100年，他们不仅在艰难的环境中找到了为他们带来舒适生活的生存空间，而且发展出先进的文化，这在墨西哥以外的北美洲屈指可数。他们拥有巨大而复杂的普韦布洛，其中有可容纳几百个家庭的房屋；他们修造崖屋，将整栋公寓式楼房建在峡谷壁高处的洞穴内。然而，这些只是阿那萨齐人众多成就中最显而易见的一面。他们还建造了由石头建筑组成的小型村庄。村庄中的住宅多则无数，少则两三户，像沙漠植物播撒的种子一样散布于阿那萨齐人居住的地区。

■ 便鞋通常由丝兰植物的纤维或印第安大麻纤维编成，是阿那萨齐人衣着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早在编筐时代就开始穿便鞋，这样可使脚免受岩石、仙人掌以及虫子的伤害。



到1992年中期，考古学家单在新墨西哥州一带就发现了2.2万个确定的遗址地点。他们推测实际上该地的遗址将近10万处。其中，有几处是由巨型建筑组成的，这些建筑远远看去依然完好无损。其他的遗址不过是些低矮的土丘，土丘周围雪果丛生(雪果这种坚韧的灌木植物能在荒野中茁壮成长)，让人一望便知是久远的遗迹。在福科纳斯地区，已发现的遗址绵延不绝，覆盖了2.5万多平方英里的土地。近来，有证据显示“阿那萨齐土地”(这个名称在此指具有文化特征的地区，不是指政治实体)包括的范围可能更大。在这个范围内共有三个分支：新墨西哥的查科峡谷、科罗拉多的弗德台地以及亚历桑那东北部的凯恩塔。这三个分支的陶器和建筑虽风格各异，但文化却是殊途同归。

在阿那萨齐人居住区还发现了陶器、珠宝以及其他手工制品。这些物品说明阿那萨齐各群落之间、阿

绿松石：货币的颜色

TURQUOISE: THE COLOR OF MONEY?

阿那萨齐人所居住的土地贫瘠而干旱，随着人口的日益增长，他们对农业的依赖越来越强。于是，在食物短缺的时候，为了糊口他们不得不另寻出路。一些考古学家认为，他们的一种出路就是同其他群落进行贸易。这些群落包括本领土内外的各部落，可以远至墨西哥中部以及加利福尼亚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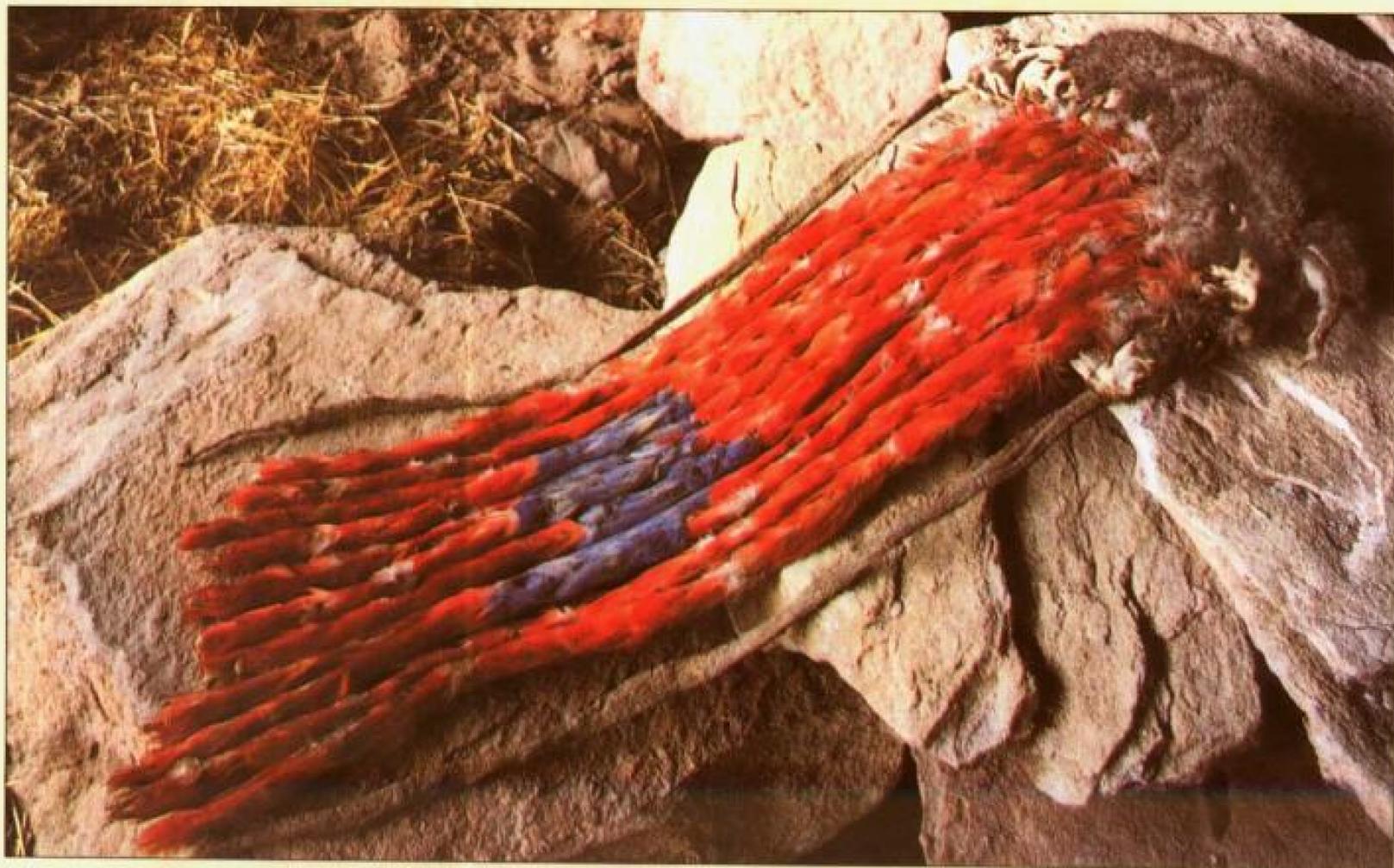
在新墨西哥州的查科峡谷，发现了50多万块绿松石，其中许多被打造成珠串和悬饰品。这个发现长期以来令考古学家们感到迷惑。松石的数量似乎超过了居民们可能有的个人装饰之需。

况且，鉴于离此最近的矿山还在100多英里之外的地方(即现在的圣菲附近)，得到绿松石对他们而言应该是很难的。现在一些研究阿那萨齐文化的学者认为，绿松石对阿那萨齐人来说是一种交换中介，类似于货币。只有通过这种中介，他们才可能获得各种各样的物品。

在阿那萨齐地区发现的外来物，如金刚鹦鹉羽毛、铜铃以及大西洋海岸的贝壳，都说明阿那萨齐人与遥远的部落间有贸易往来。不过，最可能的交易还是围绕易保存的货物和食物而进行的。在很多地方出现了制造于外

邦的陶器的碎片；在查科，发现了很多看似食物储藏室而非房屋的建筑。这两类发现都足以证明上述的结论。

多年来，有些学者提出，阿那萨齐文化的一些方面直接受到较先进的墨西哥文明的影响。然而，鉴于阿那萨齐人独特的成就以及他们长期的发展，今天的专家们依然认为他们的文化是土生土长的，绝非强势文化出口或殖民的产物。





■ 诸如此类的墨西哥铜铃无疑被不懂冶金术的阿那萨齐人视为珍宝。这些铜铃发现于新墨西哥州，所处时间大致为10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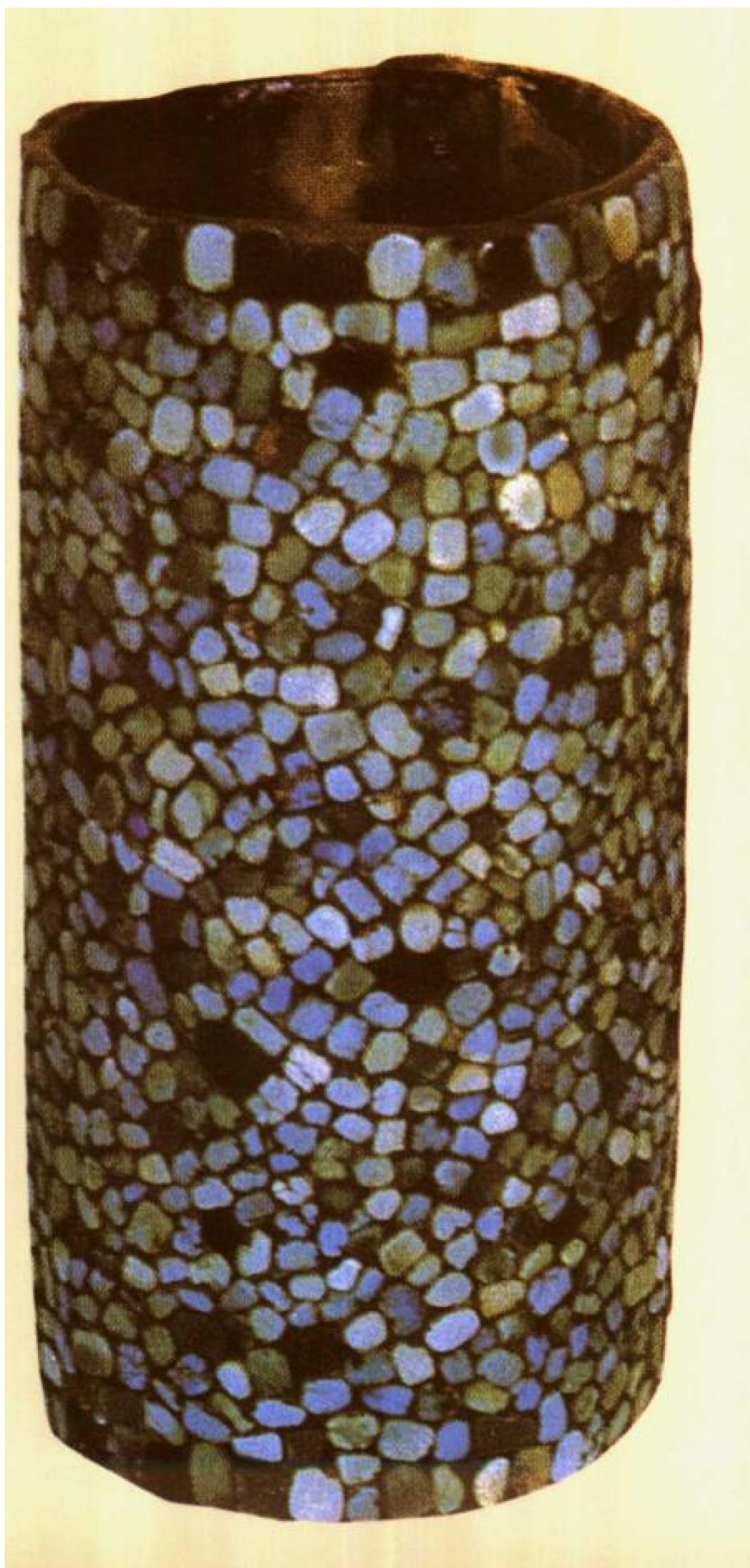
■ 左图这件颜色鲜艳的围裙状衣服由金刚鹦鹉的羽毛和松鼠皮毛制成。它表明阿那萨齐人的贸易活动已达到较远的地区。这件衣服发现于犹他州的一个洞穴。它可能是12世纪时的工匠用羽毛做成的。这些羽毛来自中美洲金刚鹦鹉的栖息地。

■ 这是发现于弗德台地的一件蛙形挂饰，由五色鲍鱼壳制成，制作时间约为12世纪。这幅挂饰说明阿那萨齐人与出产水生贝壳类动物的大西洋沿岸地区有贸易往来。





■ 这个外表奇特、做工精巧的箱子是在查科峡谷的一次发掘中发现的。没有人能明白它在阿那萨齐人生活中的作用。凸缘的箱盖下放着一只手工雕凿的石碗，碗中盛有146颗绿松石串珠。



■ 这根圆柱形编织管上镶满了绿松石。这是海德考察队1896年在查科峡谷的普韦布洛博尼托发掘出的众多非同寻常的事物之一。此次所发现的手工制品整整有一货车。

那萨齐文化与墨西哥文化之间都有贸易往来。考古学家运用高科技考古工具，诸如遥感器(见160页)和空中电脑摄像机等，发现了估计长达400英里的古代公路，由北向南从落基山脉延伸到莫戈隆山，由东向西距离稍短。所有这些公路都是由一个既没有牲畜也没有机械工具的民族修建的。

阿那萨齐人还留下很多有关他们物质文化方面的证据。这大部分得益于西南部干燥的山地气候。无论是1400年之久的篮子和便鞋，还是人类残留，以及死者所穿的毛皮和织物，都保存得很好。相比之下，同时代位于美国东部的筑丘文化同样脆弱的遗迹，其保存状况则相去甚远。原因是东部潮湿的气候对遗迹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在亚利桑那州东北部的切利峡谷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处墓葬，从而使人们对过去土著人的生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峡谷底部的一个墓穴中，有一具老人的尸骸。这位老人蜷曲成胎儿的姿势，灰白的头发束于脑后。他身穿一件金色鹰绒做成的大氅和两件棉衣。其中一件棉衣虽年代久远，但看上去像是崭新的。在他胸脯上放着一束玉米穗。尸骸周围摆放着大量的陪葬物，考古学家们由此断定此人在他的部落中一定是位德高望重的人。墓穴中摆放着一张巨大而有力的弓、一支木尖箭、五个陶罐以及四个编织草篮，篮中盛有矮松子、豆荚、盐和玉米。玉米处于日常使用的状态：碾压，去壳，并被磨成粗粉。最能确切说明此人生活状况的是一大束棉线和一台木制纺车。棉线长达2英里。考古学家将这个意义重大的发现称为“纺织工墓葬”。

发现于切利峡谷和其他地方的遗迹不仅保存量较好，数量也相当可观。例如，1976—1978年，在查科峡谷一处方圆两亩的遗址中，仅仅一次小型发掘(不到总面积的10%)，就发现了20多万件式样各异的手工制品。其中有细小的陶器碎片，也有烧焦的屋顶木料。借助这些手工制品，考古工作者可以确定该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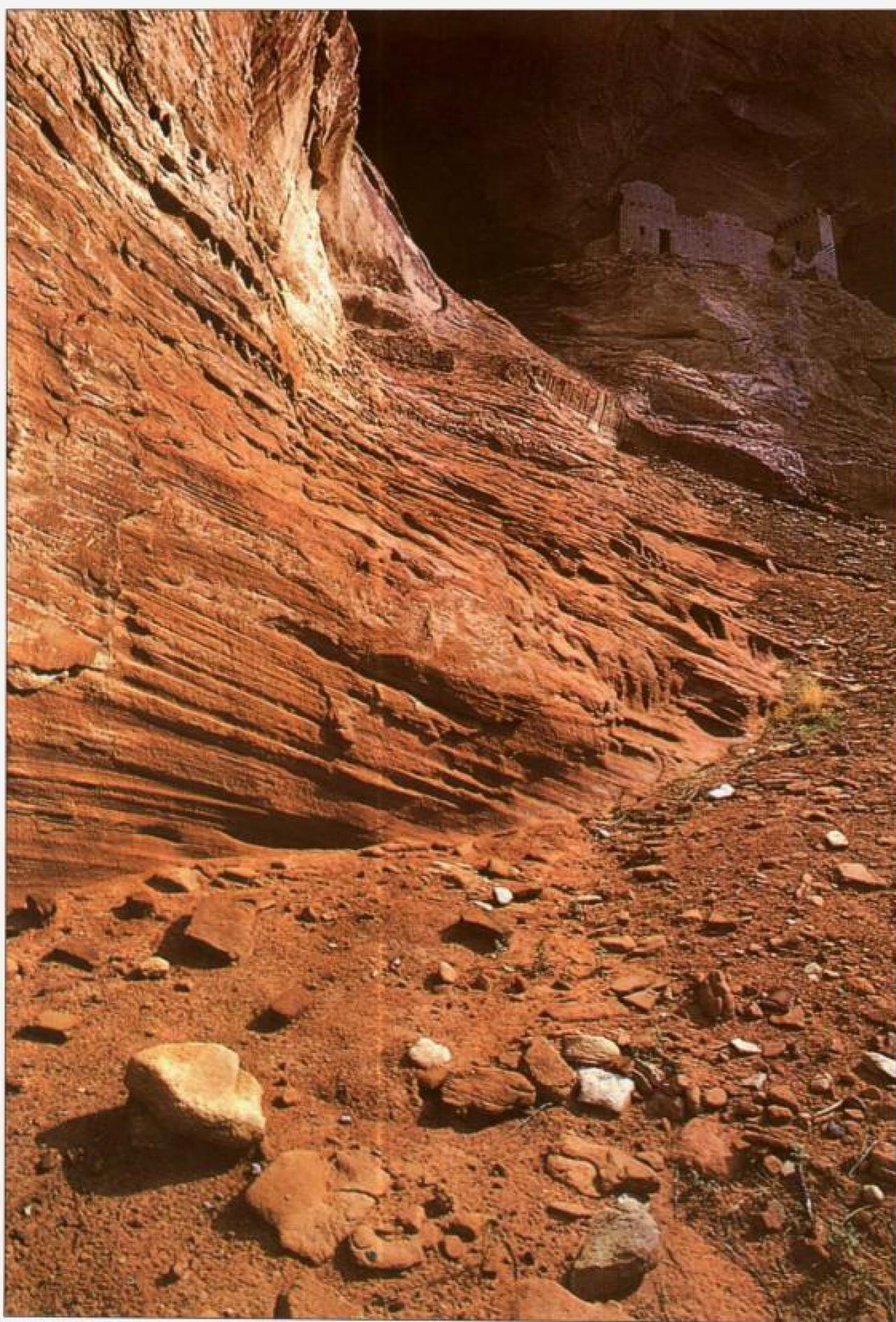
址所处的年代。

阿那萨齐文化的时间传承与地理分层相辅相成。经考证，考古学家们发现阿那萨齐文化发展史最早可追溯到公元1世纪。那时，西南部零星地散布着一些沙漠游牧部落，他们在此居住已有1000年的时间。公元1世纪，阿那萨齐人的祖先从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定居部落。早期阿那萨齐人的生活及其简单，他们居住在建于空地中的简易棚中。经过近2000年的风雨洗礼，这些房屋已是乱石一堆。不过，早期阿那萨齐人还是利用了当地的许多洞穴。这些洞穴可能是居所，但更可能被用做储藏室和墓穴。1893年12月，在犹他峡谷的洞穴中，理查德·韦瑟里尔发现了编筐时期的骨骼。这一发现令他激动不已。

从早期的定居阶段，经过较进步的编筐期，过渡到大型普韦布洛时期，阿那萨齐人的发展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要对阿那萨齐文化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里程碑进行确认和区分，也同样需要相当长的时间。19世纪韦瑟里尔的发现使阿那萨齐文化引起公众和科学团体的广泛关注。此后，从班德利尔这样受过良好教育的业余爱好者，到当今受过专业大学教育的专家，一代代的美国考古学家都在阿那萨齐地区开始了他们的考古职业生涯。

同时，人类学家对该地区现存的土著美洲文化，尤其是祖尼和霍皮的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艺术和建筑，都反映了考古研究所发现的阿那萨齐。在过去的世纪中，普韦布洛部族曾经历多次剧烈的变动：西班牙人和美国人先后征服此地，随之而来的是大屠杀、疾病以及传教士的文化渗透。然而，历尽劫难之后，普韦布洛依旧保持着浓厚的文化特征。凭着这些特征，科学家们毫无保留地将他们确定为阿那萨齐人的嫡系后代。因此，西南文化的发展线索得以完整地贯穿近2000年的时间。

到19世纪20年代，考古学家手中有关阿那萨齐人的原始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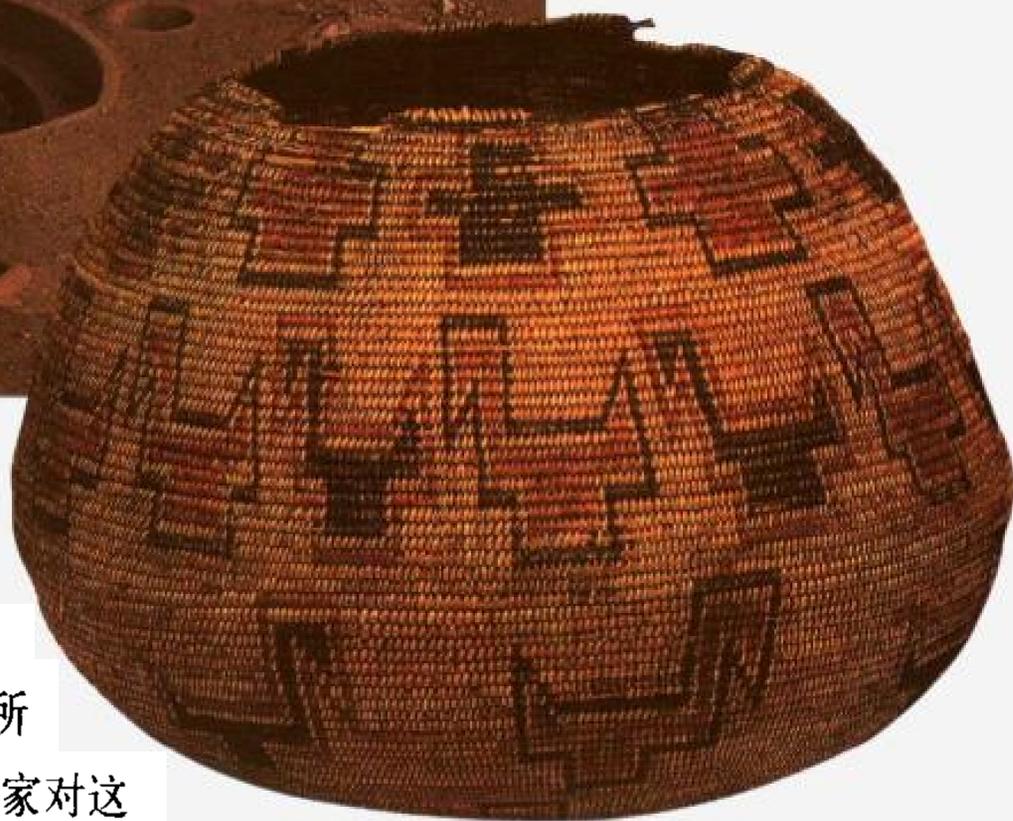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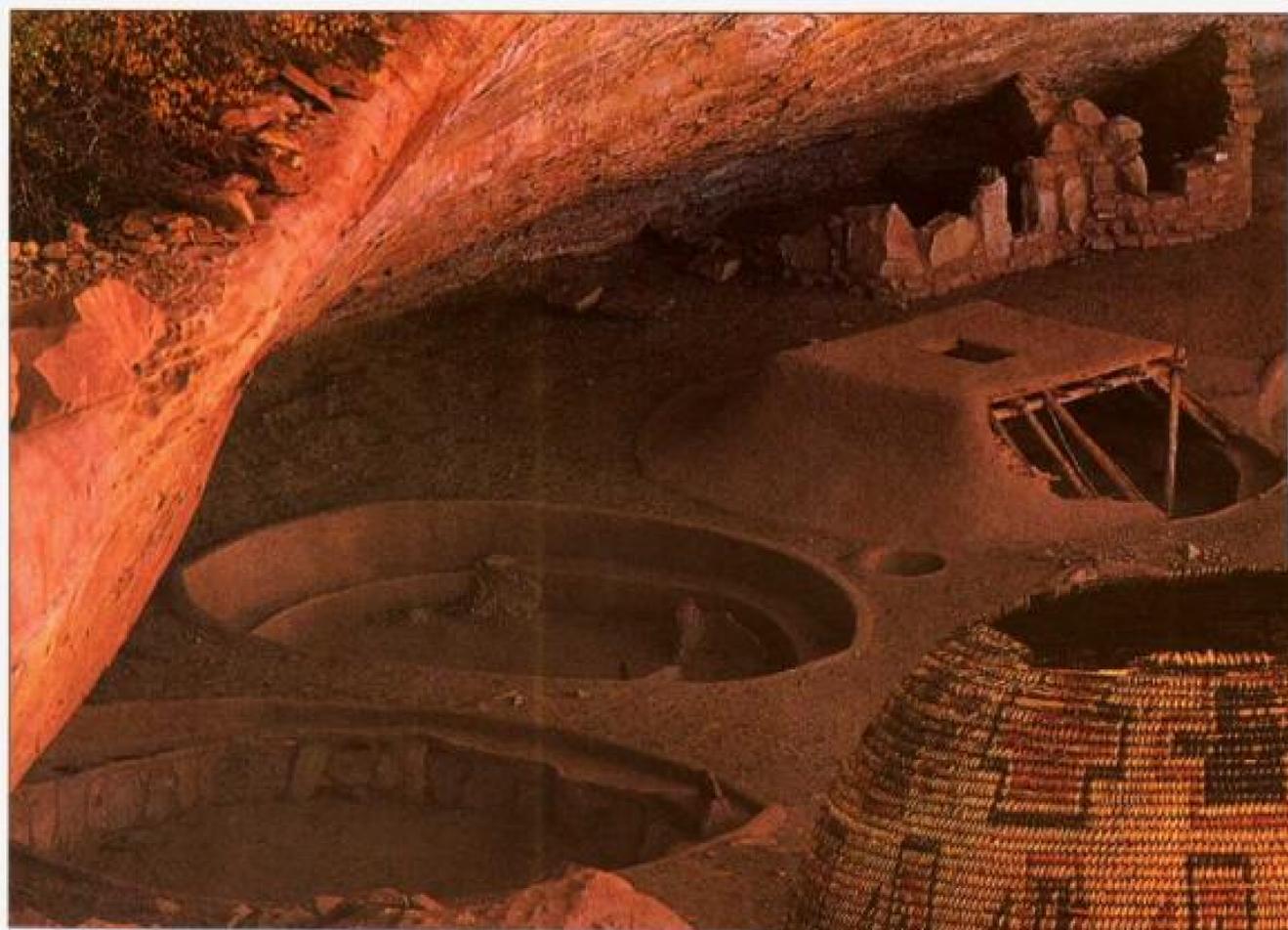
■ 木乃伊洞是 19 世纪的一次探险所发现的人类遗址。这个遗址发现于亚利桑那州的切利峡谷，位于一条布满碎石的古通道上方 100 英寸高的地方。遗址中包括一个巨大的阿那萨齐崖屋，其结构如图所示：有 15 个房间和 1 个三层塔楼。

据已达到相当的数量，整理工作也变得十分艰巨。他们需要一个由文化发展顺序贯穿始终的框架，以便从众多的发现中理出头绪。1927年，西南部的考古学家齐集于新墨西哥的佩科斯城，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制定一个术语，以便为他们正在研究的民族建立一个确定的年表。这次聚会后来演变为每年一次的例会。

假设生活在前农业时期的人被称为编筐者I。他们的继承者以农业为生，称为编筐者II。以此类推，佩科斯归类法将年表继续向后推移：从编筐者III，坑屋建筑者，第一批制陶人，第一批地上居民普韦布洛I，直到普韦布洛III。在最后这个时期，阿那萨齐人在福科纳斯地区的住所被遗弃。接下来的普韦布洛IV时期是阿那萨齐文化在格兰德河盆地的繁荣阶段。从1600年的历史部落至今则为普韦布洛V时期。

1936年，阿尔弗莱德·V·基德提议用“阿那萨齐”一词来描述编筐者——普韦布洛人的文化发展史，由此将它与霍霍卡姆、莫戈隆以及其他各种西南部文化区分开来。但是，现代考古学家对此持有异议。阿那萨齐这个通用名不仅会强化阿那萨齐各群体属于共同文化这个概念，而且还夸大了他们之间的相似性。由此，这个名称将阿那萨齐各群体拼凑于一处，形成一个已灭绝的同族部落。由于没有书面记录，因此散居在阿那萨齐土地上的人们是否认为他们同属一个部落，或者是否讲同一种语言，这些问题都无从得知。至于他们自称什么，更是无人知晓。另外，鉴于他们的后代仍然生活在同一个地区，灭绝之说就不太合适。不过，“阿那萨齐”这个名称还是得到了认可，因为没有人能想出一个更合适的词来代替。

编筐时期的群落渐渐依靠种植庄稼为生。在这片贫瘠的地区，野生资源稀少，单靠狩猎和采集远远不能满足当地日益增加的人口的生活需要。对农业的依赖使阿那萨齐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变化之一就是滞留在一个地方的时间逐渐增加。



编筐 II 时期的群落所居住的简单帐篷被坑道房屋取代。公元 500 年左右，生活在查科峡谷的阿那萨齐人在高耸的台地上建造了简易住所。在这些住所下方就是 400 年后巨屋群的所在。考古学家对这些早期坑屋遗址进行发掘，得出一个完整的建筑程序。首先，阿那萨齐人在地面上凿出一个圆形浅坑，用直立的扁平石块或泥膏将坑边围起；然后，他们用圆木段搭造坑屋的墙壁；最后，在墙与墙之间架起木杆，木杆之间的缝隙用砖坯填补，这便构成了坑屋的房顶。大多数坑道房屋的地面中都有一个盆形凹陷，这是用来烧饭和取暖的火盆。

切利峡谷中的溪流水量充足，峡谷底部土壤肥沃，因而成为编筐早期的文化中心。峡谷的砂石峭壁上有很多洞穴，洞内比较干燥，是冬季抵挡严寒的好地方。在考古学者看来，这些洞的气候条件非常理想，因此很

■ 在弗德台地的崖屋遗迹下方，考古学家发现了这组建于 7 世纪早期编筐期的坑道房屋。这种房屋比崖屋早 600 年。图中左上方的坑道房屋已被部分复原，从中可以看到房屋的大体结构。早期阿那萨齐人所得名的筐篮留存下来的很少，上图中的筐制于公元 500 年—公元 700 年间。

多编筐时期的物品得以保存至今。在这一方面，阿那萨齐文化的其他地区则稍显逊色。年轮日期显示，阿那萨齐人在当地的居住期可确定为公元360年。但是在该遗址发现的较早的残灰余烬却又表明，他们可能在此前300年就已经在当地居住。

虽然编筐者逐渐向农业过渡，但他们并未完全抛弃游牧祖先的采摘技术。生活在这块资源稀缺的土地上，他们决不能忽视任何潜在的食物来源。在已发掘的编筐时期储藏坑中，发现了矮松子和印第安稻草。狩猎也依旧是阿那萨齐男人的一项主要活动。他们使用一种木质掷矛器，考古学家借用阿兹特克语称之为“梭镖投射器(Atlatl)”。凭借这种掷矛器的杠杆作用，猎人掷出6英寸长的梭镖，能够射伤100英寸范围内的猎物，

■ 在编筐期的遗址中有时可以发现骨质的赌博器具。这组发现于犹他州的一个洞穴中的器具较为完整，包括一个皮质背包和一套筹码。筹码上或有刻痕，或有钻孔。将这组器具当做骰子来玩，可能有44种组合方式。



从高空探测到的古文化遗迹

LOFTY EVIDENCE OF LONG-BURIED CULTURES

时间掩埋了北美洲哥伦布前文化的许多痕迹。然而，运用太空时代的技术，科学家们发现了埋藏于地下的土工工程、公路、石墙以及建筑。这些都是肉眼无法看见的。

从20世纪初开始，考古学家们使用拴在气球或风筝上的空中照相机，从空中拍摄他们发掘的遗迹。1929年，考古学家阿尔弗莱德·V·基德搭乘查尔斯·林德伯格的飞机进行了无数次飞行，位于新墨西哥州的查科峡谷就是

数次飞行的目标之一。另外，摄于1934年的一张空中照片，拍摄了路易斯安那州波弗蒂角的景观。该地区的土建筑，即西南部最早的土丘，分布较为复杂。近50年来，这张图片一直是了解这些建筑的最佳指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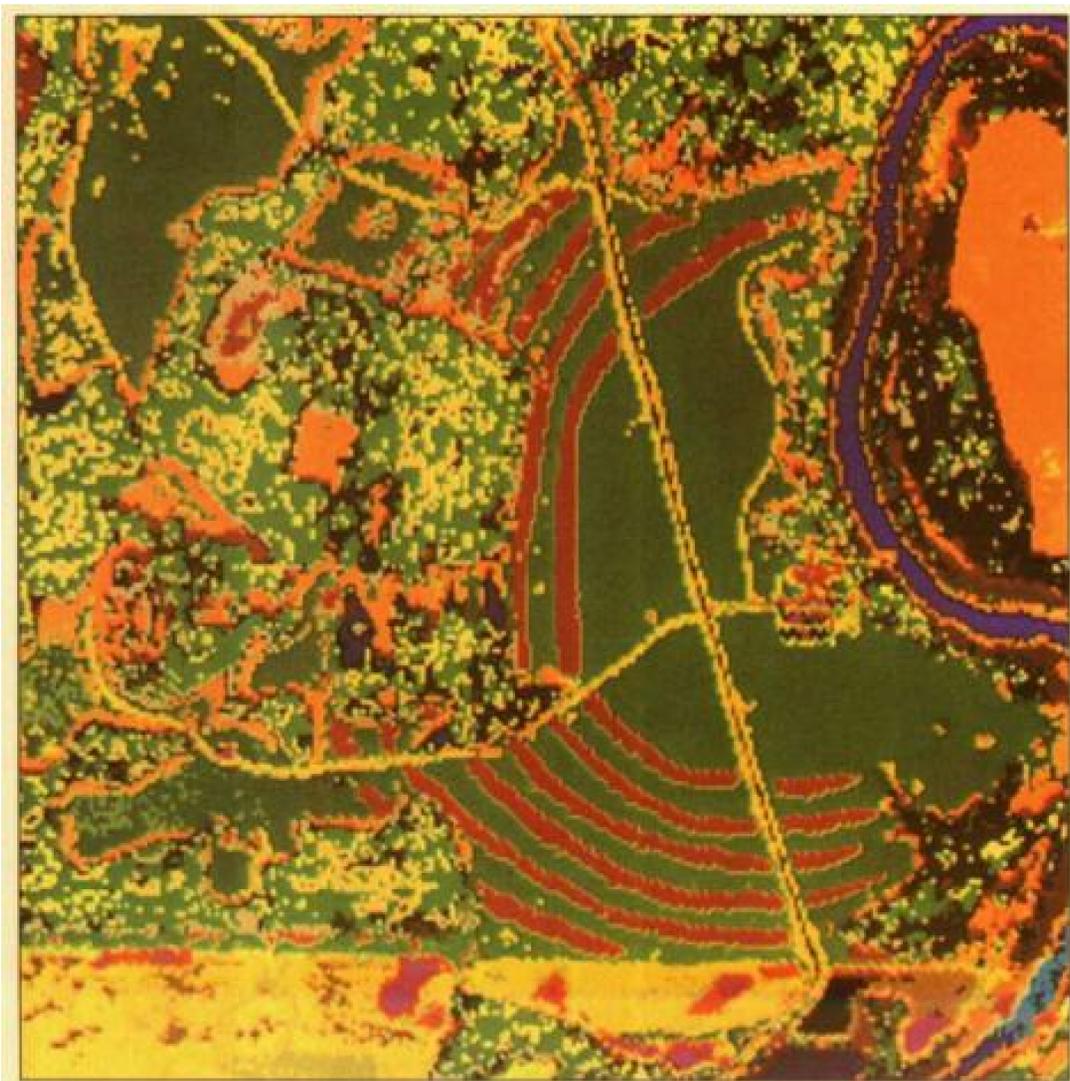
这些初步的努力，给人们提供了颇有价值的鸟瞰图，但也有其局限。传统的照片只能记录电磁光谱中狭窄的可见光段，而新的传感装置能捕捉到较大范围内的波长，将这些远距离传感器装在飞机和卫星上，就可“看到”隐藏在地表下的世界。

被埋没的史前建筑有时会对它们上部土壤的温度产生影响。例如，石墙或高度压缩的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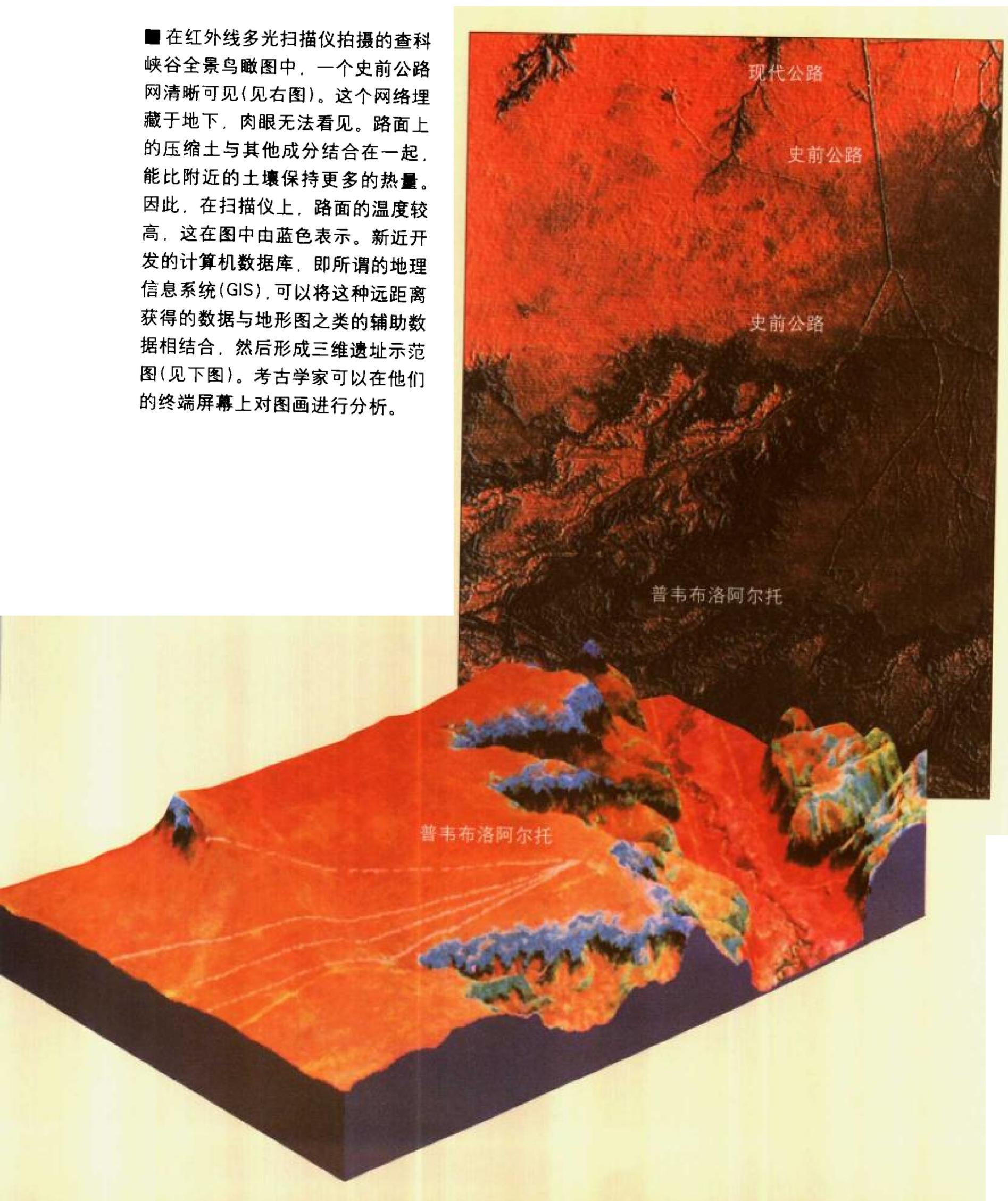
路路面会吸收更多的阳光热量，因而其表面温度就明显偏高。相反，土丘或废弃运河的土壤较松，更易保湿，因此就会显示出较低的温度。

在考古遗址中所使用的远距离红外感应器能够识别这样的温度模式。如上页和本页的图片所示，对比鲜明的非自然色彩被划入不同水平的红外射线。在这个所谓“歪曲成像”的过程中，上文所说的温度模式就会清晰地显现。有了这些先进的工具做向导，今天的考古学家就会避免很多徒劳的探测性发掘。而在以前的野外考察中，这样的发掘工作非常普遍。

■ 这张红外图片是1984年从美国宇航局(NASA)的一架喷气式飞机上拍摄的。图中，6排同心土垄(红色)围绕着波弗蒂角上一个1200米长的围场(绿色)。此处遗址位于路易斯安那州东北部梅肯湖(图片右部的蓝色部分)上方的一个悬崖上，已有3500年的历史。土垄现在虽然受到严重侵蚀，但其中包含的人类活动遗迹带来温度上的细微差别，用远距离传感器即可观测到。



■ 在红外线多光谱扫描仪拍摄的查科峡谷全景鸟瞰图中，一个史前公路网清晰可见(见右图)。这个网络埋藏于地下，肉眼无法看见。路面上的压缩土与其他成分结合在一起，能比附近的土壤保持更多的热量。因此，在扫描仪上，路面的温度较高，这在图中由蓝色表示。新近开发的计算机数据库，即所谓的地理信息系统(GIS)，可以将这种远距离获得的数据与地形图之类的辅助数据相结合，然后形成三维遗址示范图(见下图)。考古学家可以在他们的终端屏幕上对图画进行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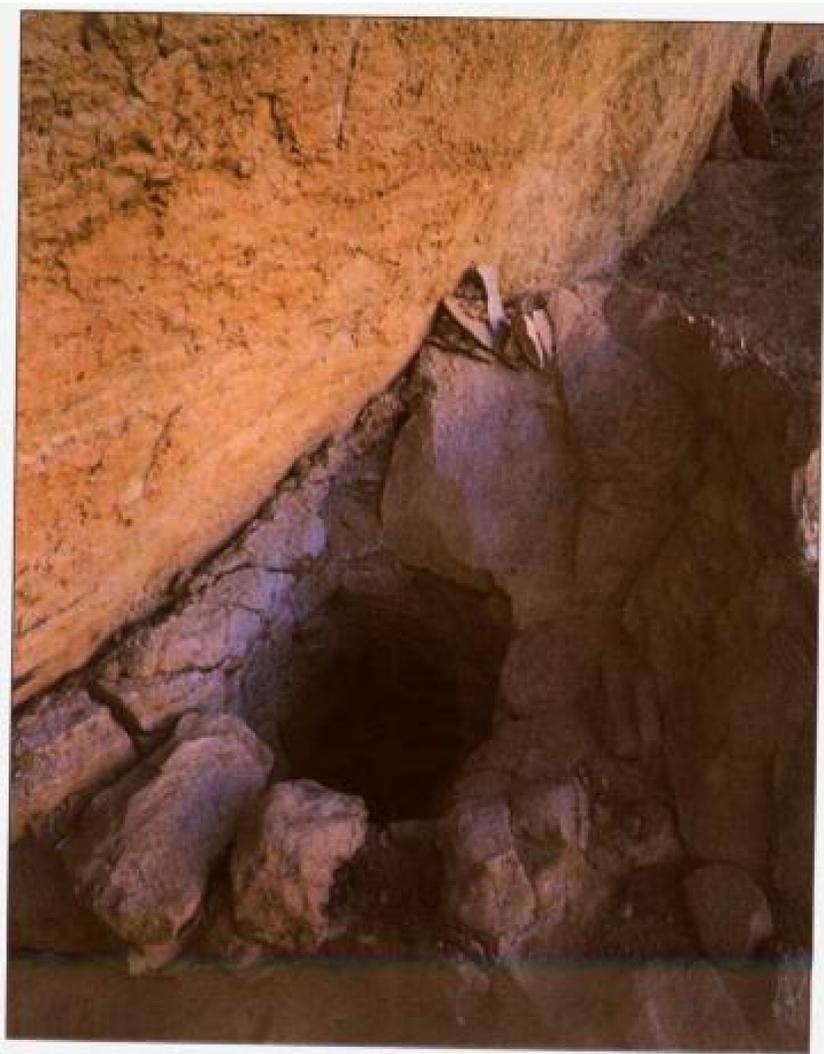
如鹿、羚羊或大角羊。不过，与其他动物相比，兔子是主要肉食来源。

在岩棚中，曾经发现用头发做成的活结圈套和罗网。考古学家在发掘亚利桑那州东北部凯恩塔附近的白狗洞时，发现一个精心设计的狩猎用罗网。这个罗网类似网球网，长240英寸、宽3英寸，由近4英里长的头发和一般所说的印第安大麻纤维制成。至于编织这张网需要花费男人(或更可能是女人)多少时间，这只能靠猜想。但是要横穿峡谷口将它展开，以缠住被围追的猎物，这一定需要多人合作，有时可能需要调动不止一个村庄的人。

编筐期群落的规模都比较小，一般住在6—10个坑道式房屋内的人加上附属的贮藏室构成一个群落。偶尔他们会居住在悬崖突出部下面被遮蔽的地方。因为经历风雨的土墙无法修葺或重建，所以通常住所经过一两代之后就被遗弃，后来者在附近再建造新的屋舍。不过，一些旧的住宅在100年左右的时间内也可能被再度利用。造成这种迁移的原因可能是当地气候和土壤排水类型的变化较少而引起的。如果降雨量较少，或有一块能持水较久的土地，就不至于使阿那萨齐人频频迁徙了。

由墨西哥引入的玉米是阿那萨齐人的基本食物。在编筐早期，阿那萨齐人用以播种的本地优良玉米品种和从南部引进的改良种苗都能结出与现代玉米大小相当的穗。大多年月中，人们能

■ 这个发现于犹他州洞中的石墓室内可能埋有一具或数具尸体以及衣物、筐篮和其他个人物品。虽然阿那萨齐人埋葬死人的地方多种多样，如洞穴、墓室、或贝冢，但他们安排尸体的方式通常是相同的，即四肢蜷曲于胸前，头向东而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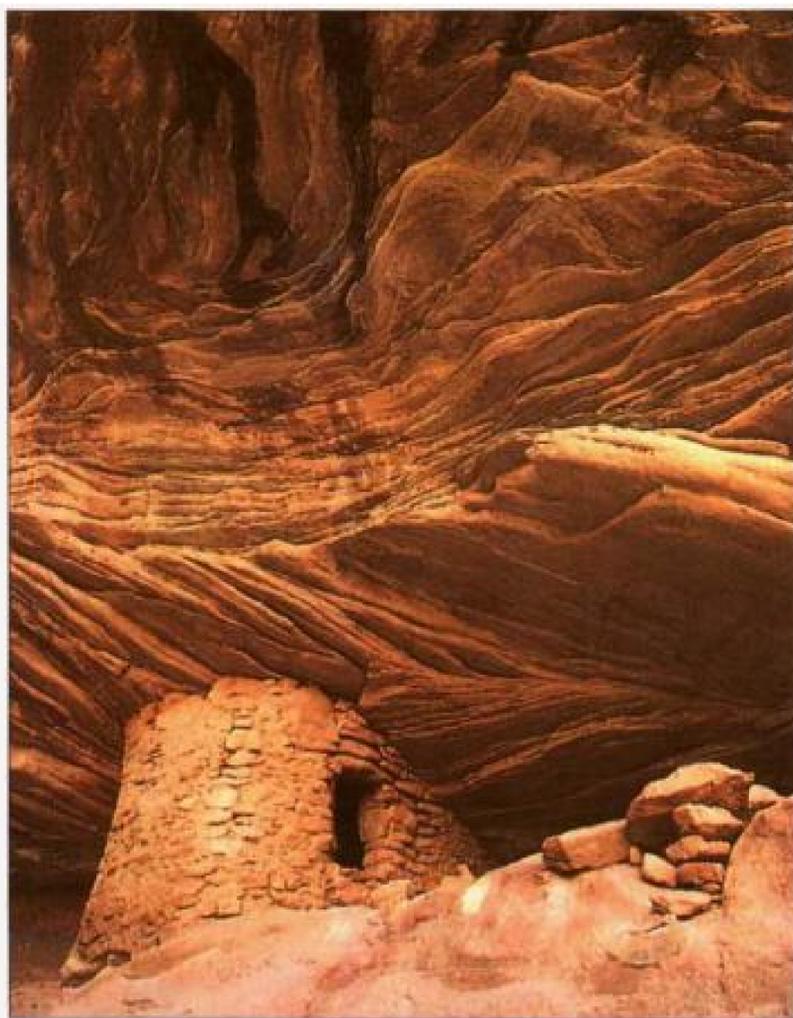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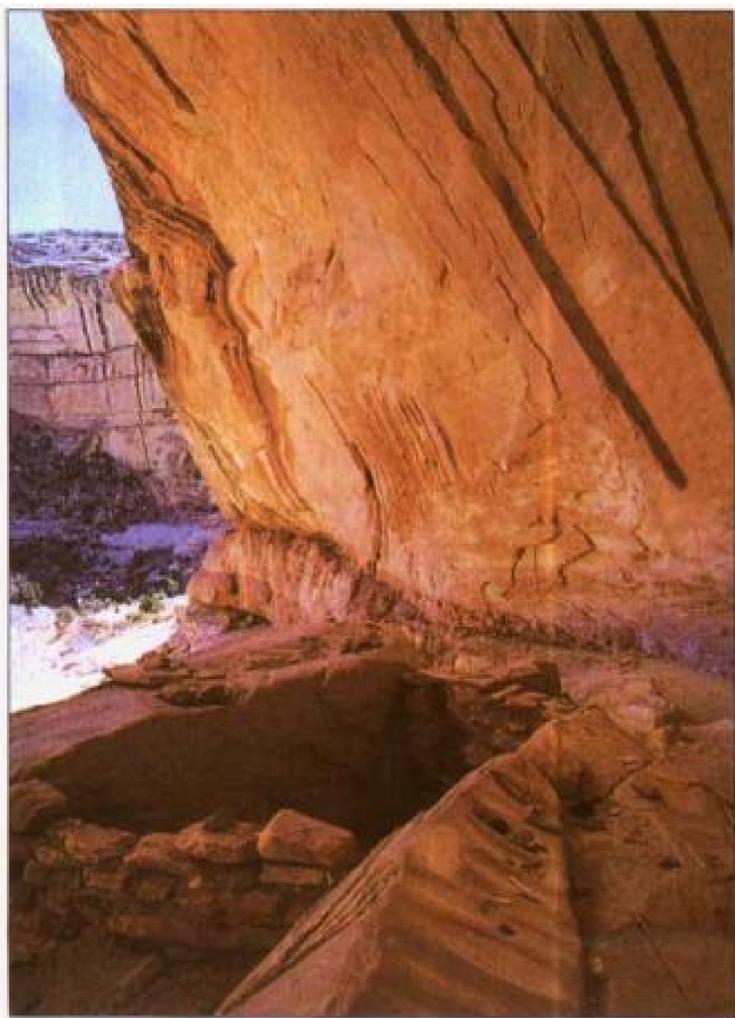


够收获到足够的谷粒，并将其储藏起来，以便进行文化活动。

由于发现了像切利峡谷中的纺织工墓葬这样保存完好的葬品，研究者们对早期阿那萨齐人的身体外形便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按现代标准衡量，阿那萨齐男人身材较矮小——平均高5英尺多。他们与现代印第安人在种族上相类似，都是棕色皮肤，直或鬃曲的黑发，二者可能来自同一种族。男人通常留长发，将其束于脑后；而妇女则将她们的头发贡献出来用以制作绳索和罗网。

■ 凹面磨盘(用来磨玉米的岩石槽)并排摆放，表明食物的前期准备工作通常是集体活动。妇女则用一种被称做“上磨(Mano)”的小石头，将原材料磨成麸子或面粉，用来烤饼、熬粥或做面包。食物可以保存在防潮、避虫的谷仓中。(见右下图)

从墓葬中的物品还可以看出，编筐时期人们的衣物极少。男人有时总共只有一双用丝兰植物的纤维编制的便鞋，而女人也只穿一条棉线或纤维织成的围裙。冬天，人们穿兽皮斗篷、衬衫和双层兔毛做的棉衣防寒。他们将衣物中没有用到的材料做成装饰。常见的饰



品有穿成项链的黑色大理石串珠、泥质岩石、鲍鱼壳、骨头以及碾磨过的种子。羽毛可以用做头饰、垂饰，有时也用做皮毛长袍的装饰。随着编筐文化的持续发展——在大部分地区长达500多年——衣物变得更加复杂，出现了编带和编织精致的围裙。在编筐III时期，便鞋的鞋尖变成扇形，并配上了彩色图案和式样华丽的花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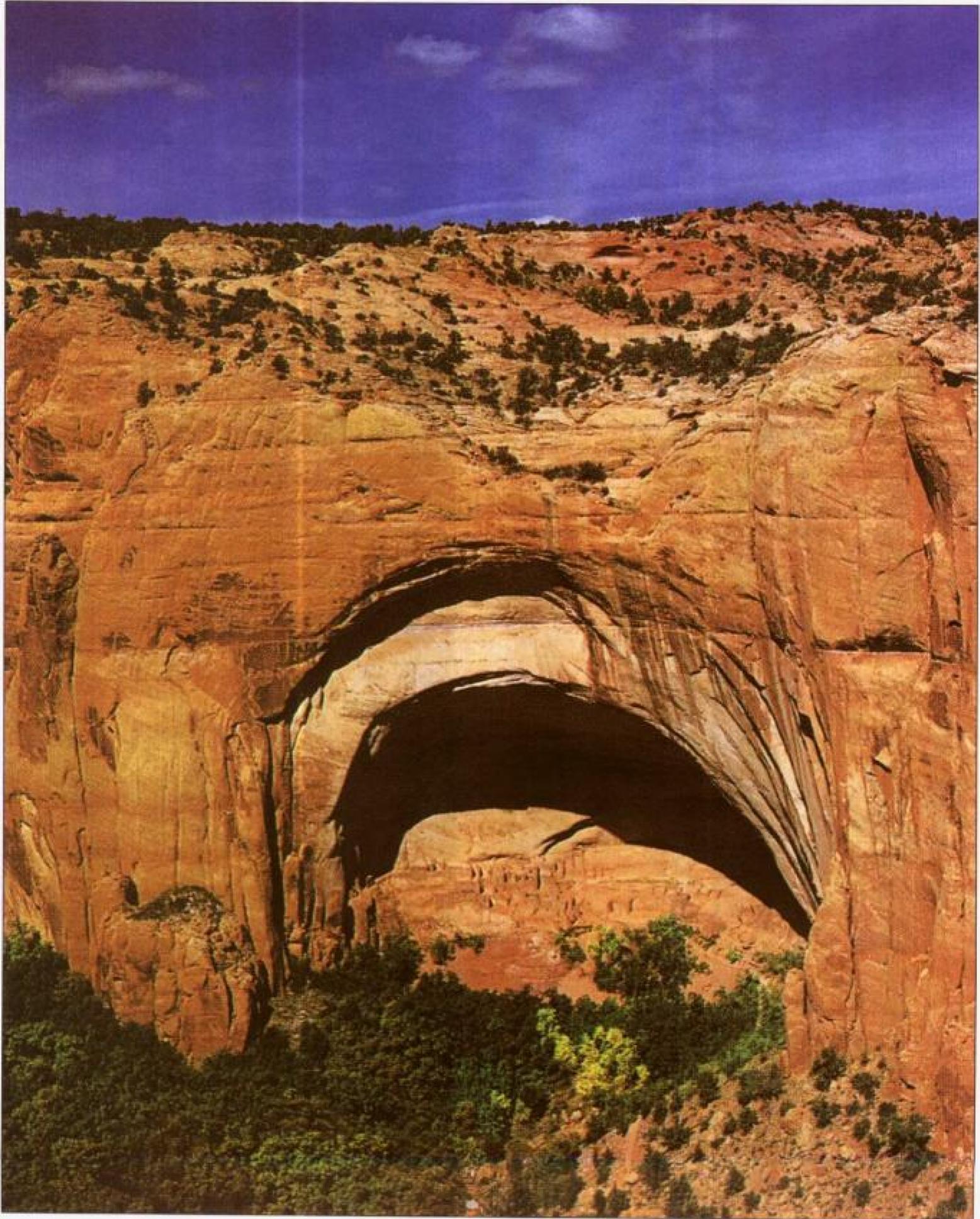
公元600年左右，可能由于技术的进步(阿那萨齐人开始在打猎中使用弓箭)，也可能因为气候条件稍有好转，阿那萨齐人的人口似乎有所增加。但可以确定的是，编筐时期的村庄开始从地下转移到地上。从8世纪末9世纪初开始，他们以地面上的小型储藏室为基础，建造了更大的石质或土质家庭住宅。在扩建过程中，产生了多屋住宅。这种住房通常集中于固定的弧形拱洞中，可占据露天工作区或广场的两三面。多屋住宅的屋顶平坦，可以当做附属工作区。人们从木梯攀上屋顶，在此烧饭、晒制食物或绘制陶器。

这在历史的发展上是一大进步。当然，8世纪的阿那萨齐人没有谁会意识到自己曾经从编筐III时期跨越一个门槛进入了普韦布洛I时期，但是变化确实是巨大的。对于20世纪为该文化命名的考古学家而言，两个时期之间的过渡很明显。然而，正是这种大幅度的变化，将早期的调查者引入歧途。

他们按照时间顺序一步步往前追溯，只有在发掘了编筐者的后代留下的复杂遗迹后，才对编筐者的足迹有所察觉。多年来，韦瑟里尔等研究者一直相信普韦布洛居民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普韦布洛居民的建筑风格新颖而复杂，他们拥有大量陶器，会使用弓箭，所有这些似乎都预示着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将要诞生，并将推翻和代替较原始的编筐文化。

早期普韦布洛民族和显然被他们所取代的编筐民族之间存在惊人的生理差异，这无可争辩。与前人典型的窄长形头颅不同，早

■ 此处发现于亚利桑那州的崖屋是13世纪贝塔塔基人建造的。崖屋隐藏在一座500英尺高的天然圆形凹地中，既壮观又神秘。其中包括135间房屋。崖屋从初建、扩建到被遗弃，总共跨越两代人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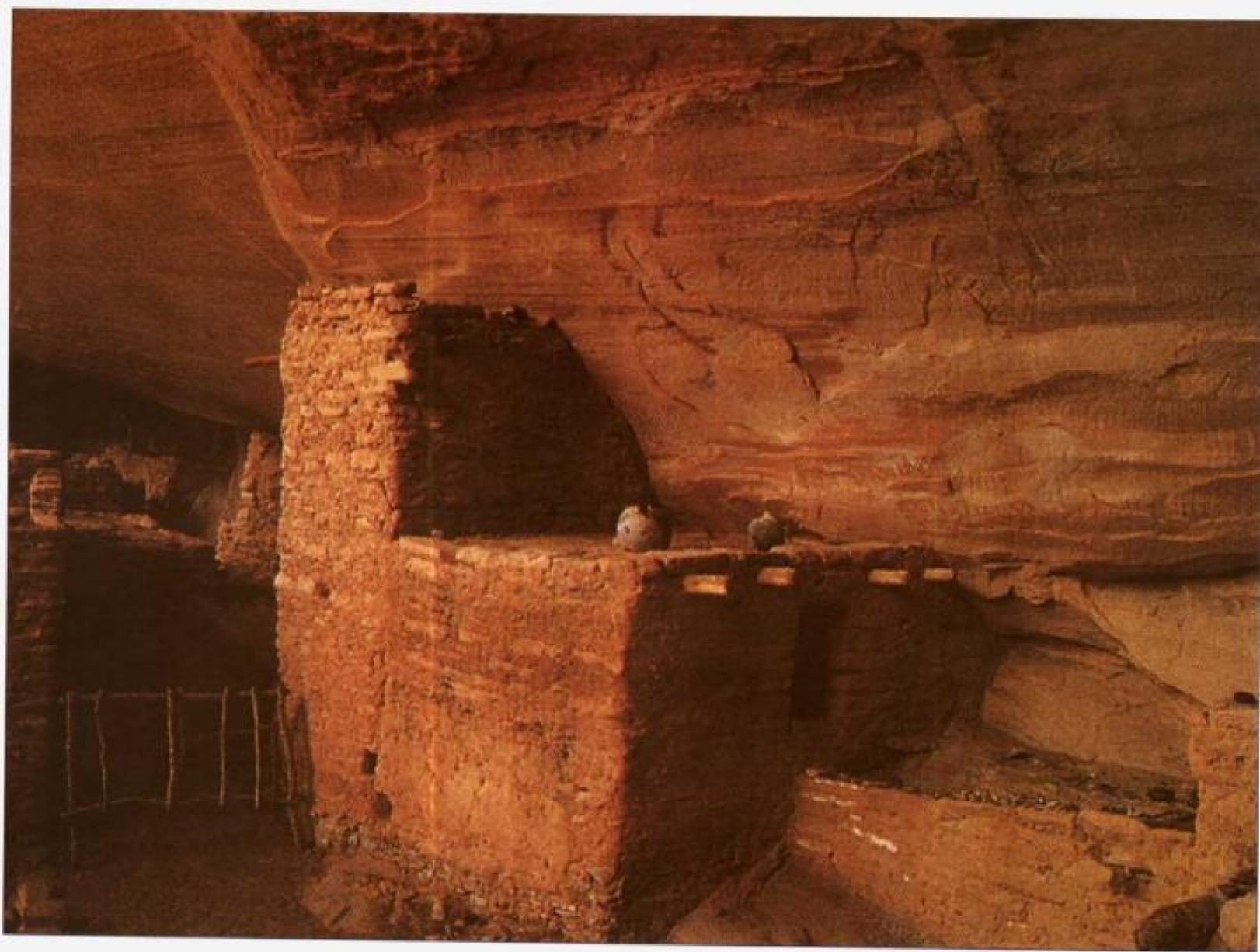


期普韦布洛人的头较宽。对骨骼分析的结果显示，这种变化并非基因演变的结果，而是由不同的社会风尚造成的。编筐时期的人们给婴儿使用柔软的衬垫摇篮板，而普韦布洛人则喜欢用硬质板，这就使婴儿的头颅逐渐成为扁平的。为什么采取头颅变形，或者说美容疗法，无法得知确切的答案。也许是因为阿那萨齐人所尊敬的外来人头部扁平，或者是为了模仿头部天生扁平的部落首领。无论如何，这种新的头颅样式显然颇具吸引力，因为在很短的时间内它便传遍整个阿那萨齐地区，并保持到该文化的最后阶段。

早期普韦布洛阶段的另外一个基本转变在于坑道式房屋的修建。虽然此时坑道房屋不再被作为生活居住区，但并未从阿那萨齐人的住宅区中消失。相反，在整个阿那萨齐人居住区中，坑道房屋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这些半地下房屋通常比编筐时期的房屋稍小，但比它更深。如今它们位于普韦布洛的广场中，具有一种仪式性的功能。实际上，它们与霍皮、祖尼以及其他同时代的普韦布洛群体用来进行宗教仪式和世俗活动的结构非常相似。霍皮人称这种地下房屋为“地下礼堂”，考古学家使用这个名称来描述古代阿那萨齐人类似的建筑。

大部分学者认为阿那萨齐人的地下礼堂与今天霍皮人和祖尼人的地下礼堂具有相同的功能。地下礼堂只允许男人进入(妇女只能参加特别的仪式)。它们既是宗教中心，也是普韦布洛中无数“社团”的俱乐部。这些社团涉及日常生活或宗教生活中的某个方面，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因为两者是不可分离的。地下礼堂从出现至今，作为一种标志性住宅一直被确定为文化象征。到12世纪，即普韦布洛III时期，每一个村庄中都有一个或多个地下礼堂。礼堂的屋顶上有一个烟囱；进入室内的惟一途径是一架梯子，在室内可看到石头制品排成一线，墙上装有墙阶和壁龛，地面上通常还会有一个填满沙粒的洞。学者们怀疑这个洞可能相当于现代普





■ 在亚利桑那州的科伊特塞勒发现的这些陶器摆放在墙阶上，就像其主人刚刚把它们放在那里一样。室内陶器碎片和玉米棒芯随处可见，这都使得这个保存完好的遗址看上去像新近有人居住的。实际上，科伊特塞勒和它在凯恩塔地区的邻居贝塔塔基一样，被遗弃已有 700 年之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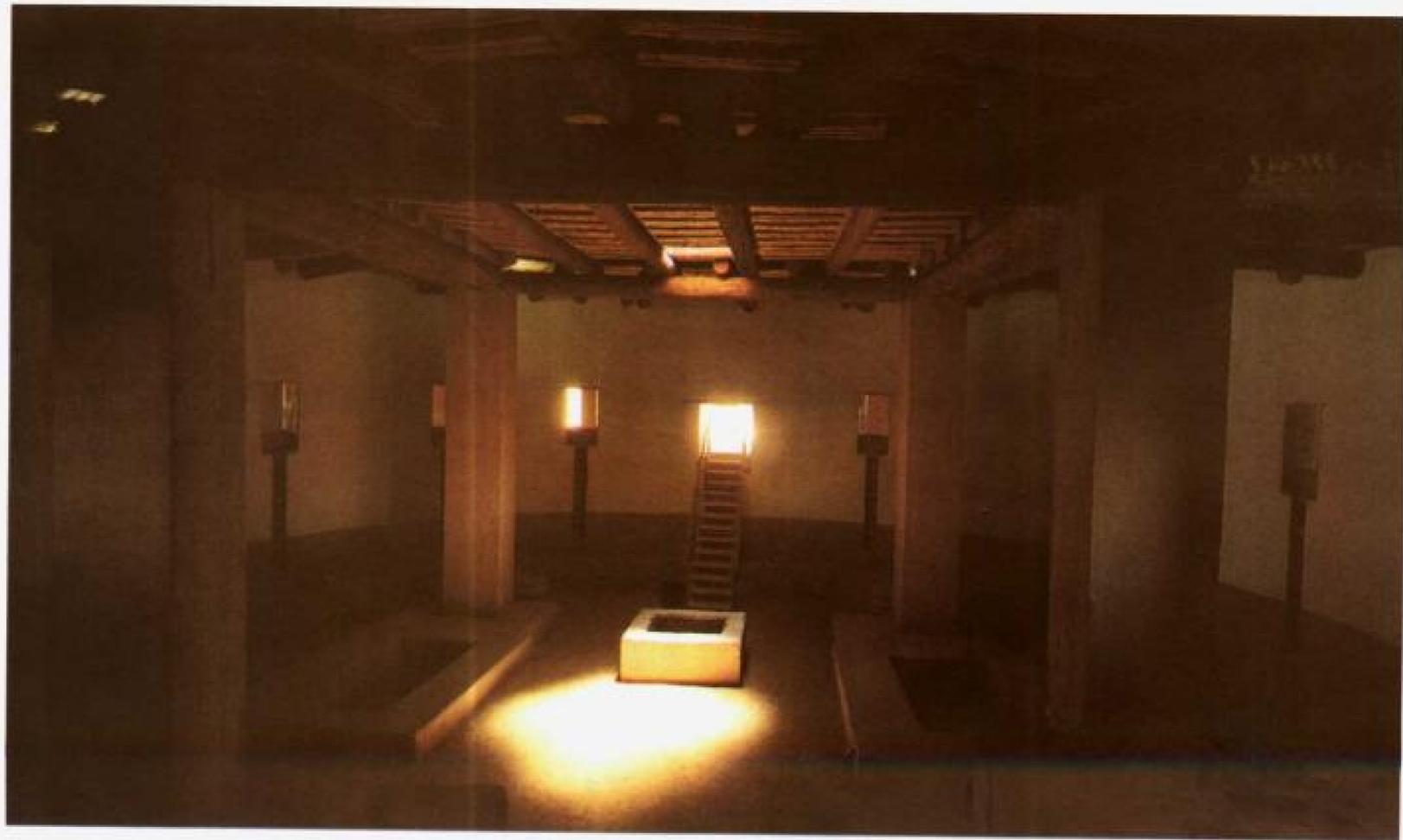
韦布洛人所信仰的希帕朴。班德利尔国家保护地的考古学家比尔·斯威特兰认为：地下礼堂是“活人与其祖先的灵魂之间的中间地带”，而希帕朴正是祖先灵魂进入室内的“入口”。阿那萨齐人与他们同时代的密西西比人不同，对阴间没有恐惧。对他们而言，阴间只是间接对应天堂的地方，是死者灵魂的住所。

查科峡谷中的巨屋正是阿那萨齐文化的非凡之所在。巨屋中包括许多的地下礼堂，仅博尼托一处至少就有 32 间。1849 年辛普森中尉对查科的巨屋做过描绘，可见，巨屋不仅使学者着迷，也吸引了众多外行人。20 世纪科技的进步又带来许多有关巨屋的新信息，同时也纠正了一些早期的误解。巨屋的建造和有人居住的年代已被确定。这不仅归功于 19 世纪 20 年代道格拉斯

发明的年轮排序法，还有赖于一种新技术。借助这种技术，能够对烧泥的粒子所带的电磁准线进行测量。考古学家将电磁线与过去的时间内已知的地球磁极的移动相对照，就能准确地计算出一个标本最后一次遇热的时间。借助这种信息，研究人员就可以知道很多具体事物的时间。例如，他们会计算出普韦布洛房屋中的一个火炉最后一次被使用的时间。

起初，考古学家认为巨屋是史前的公寓建筑，其中总共可容纳1万多人口。按照这种解释，查科就是一个真正的城市中心。这样的中心势必给原本单薄的环境条件施加巨大的压力——虽然阿那萨齐人已知怎样最大限度地利用不稳定的降雨。即使如此，考古学家仍然不太明白查科地区怎么能养活如此多的人口。1976年一个由考古学家组成的勘探队开始对位于查科峡谷北部边界的普韦布洛阿尔托进行发掘，发掘获得的数据资料令人瞠目结舌。考古学家们主要对所发现

■ 这间惟一保存完整的大地下礼堂内部清凉而肃穆，其中透露着与其神圣用途相适的庄重。这间地下礼堂发现于新墨西哥州的阿兹特克遗址，是12世纪时当地居民建造的。他们还依照查科的风格建造了一个包括500间房屋的综合住宅。



的一个至今依然可用的火炉——峡谷人越冬的必需品——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每20间普韦布洛房屋中仅仅有一间显示出有家庭居住的迹象，而其中大多数建于最早的建筑阶段。所有在巨屋居住的永久性居民总共也不过以百计，而非以千计。

还有其他的异常之处。在普韦布洛阿尔托的一个垃圾土丘中，仅仅一个发掘沟中就有至少7万件手工制品，其中大部分是破裂的陶器。考古学家们估计大约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内，大大小小共有15万件泥制器皿被葬进了墓穴——这对于仅仅100家左右的固定居民而言无异于巨大的浪费。另外，发掘出的土丘有明显的分层，这表明普韦布洛阿尔托曾多次被群落用做一种仪式性弃置垃圾的场所。目前，对巨屋的一种解释是：查科巨屋是居住于整个圣胡安盆地的阿那萨齐人进行定期聚会的地方，这种聚会至少类似于宗教朝圣或贸易交流，是一种仪式性聚会。

查科甚至可能曾有过天文功能。现代的霍皮和祖尼印第安人通过观测太阳来安排农作时间、制定历法。考古学家们因此认为，他们的前辈阿那萨齐人也有类似的知识。一些研究人员指出，普韦布洛博尼托的角门和窗户数量异常之多，而其中两扇在冬至那天还能够标出太阳的位置。在查科及其周围其他地点所发现的证据更加缺乏说服力。然而，罗伯特和弗罗伦斯·利斯特的考古队指出：“大家一致认为，查科人将天文现象作为一个基础，用以调节每年的宗教仪式，预测季节变化。季节变化会对灌溉工程的清理和修缮、土地的耕前准备，以及庄稼种植产生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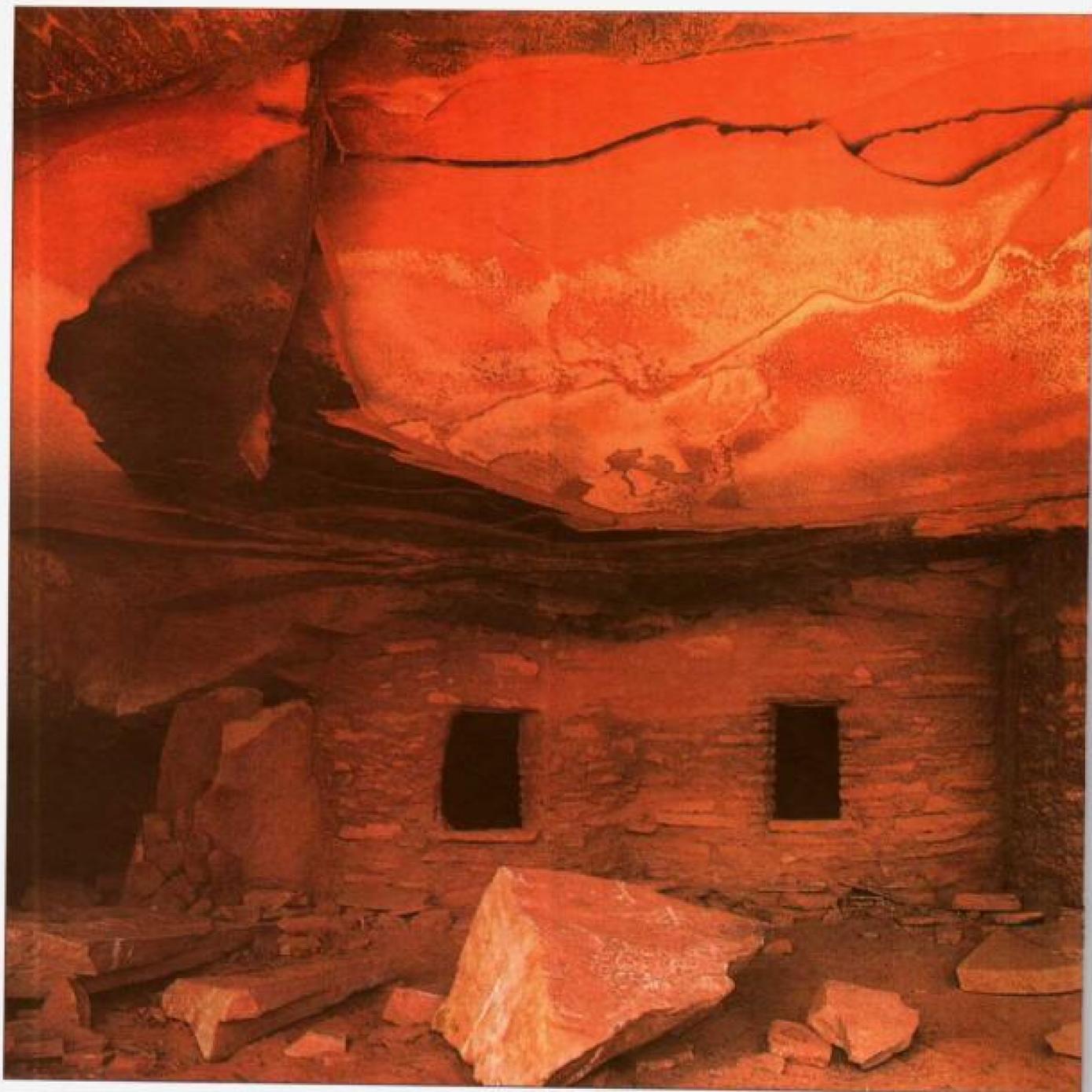
查科人的天文技术究竟有多高，此处暂且不提。关于查科，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在其辉煌时期，查科是一个大的贸易中心。许多破碎的陶器源自遥远的地区，从查科向西40英里的楚斯卡便是其中之一。但是，查科的主要特产是绿松石。整个阿那萨齐群落对绿松石推崇备至。在峡谷中发现了成百件绿松石质地的手工制品以及数千件胆矾碎片。一些考古学家认为绿松石在仪式中具

有重要的作用，而定期造访查科以获取绿松石正是阿那萨齐宗教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在编筐末期，也就是查科全盛期之前，阿那萨齐人有一个重大的发现。早期的阿那萨齐厨师没有可以直接放在火焰上的隔火大锅，因此他们将热石块投入装满水或粥的筐中烧饭。有时为了防漏就在筐子上涂上树脂。大多数情况下，由于编织技术高超，加上纤维受潮时膨胀，都使筐子具有了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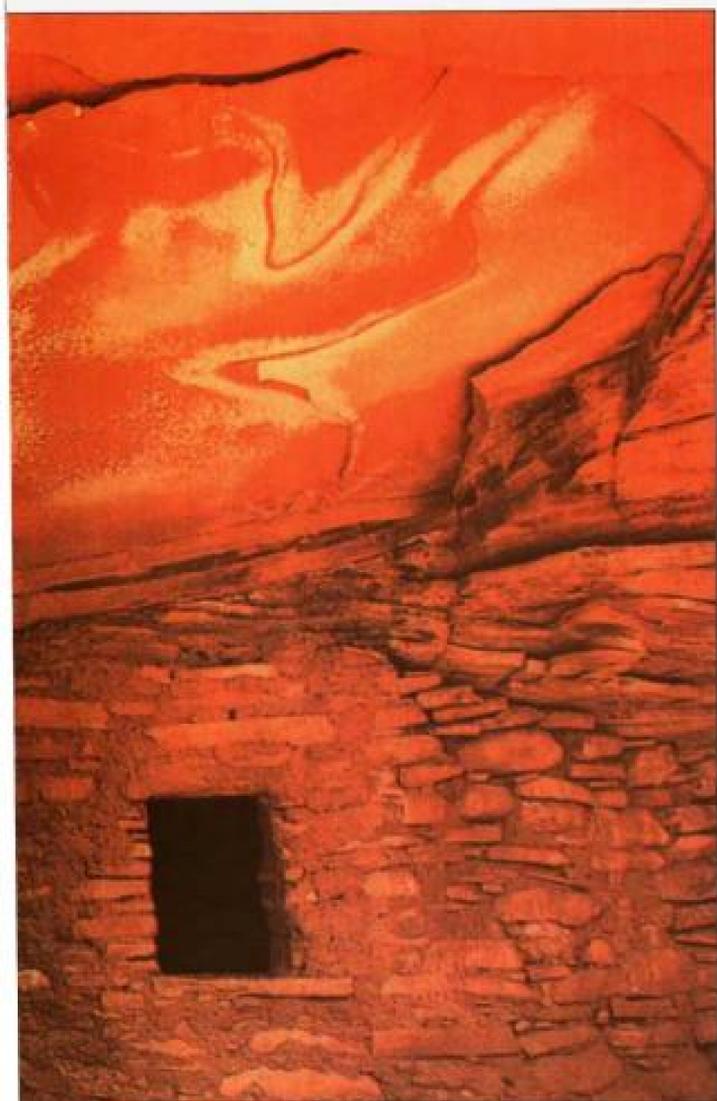
不透水的特点。接着，大约公元500年之前，阿那萨齐人学会了用闷火烧制陶器。在文火的无氧环境中制造出的实用器皿，通常以灰白色的釉为典型特征。用热石加热法不易或不能做的食物现在可以较容易地制作并贮存。例如，豆子就需要先泡再煮。而有意思的是，豆子出现在阿那萨齐人的农作物中的时间恰好是陶器的产生时间。

随着普韦布洛阶段的发展，陶器的做工日益精巧。以前纯灰色或者灰黑相间的陶器都被黑白相间的陶器所代替，即使日常使用的器皿也是如此。烹饪用的陶罐周围通常有泥环围绕——哥伦布前文化没有一个会使



■有许多遗迹尚未被大规模发掘或研究，这幅图中保存完好的崖屋就是其中之一。它位于犹他峡谷。散布在西南部的这类遗迹有数千处之多。遗迹中有许多手工制品，右图中的波纹陶罐是其中一例。这些遗迹现在受到政府的严格保护，即使参观者移动一小块陶片，也会被视为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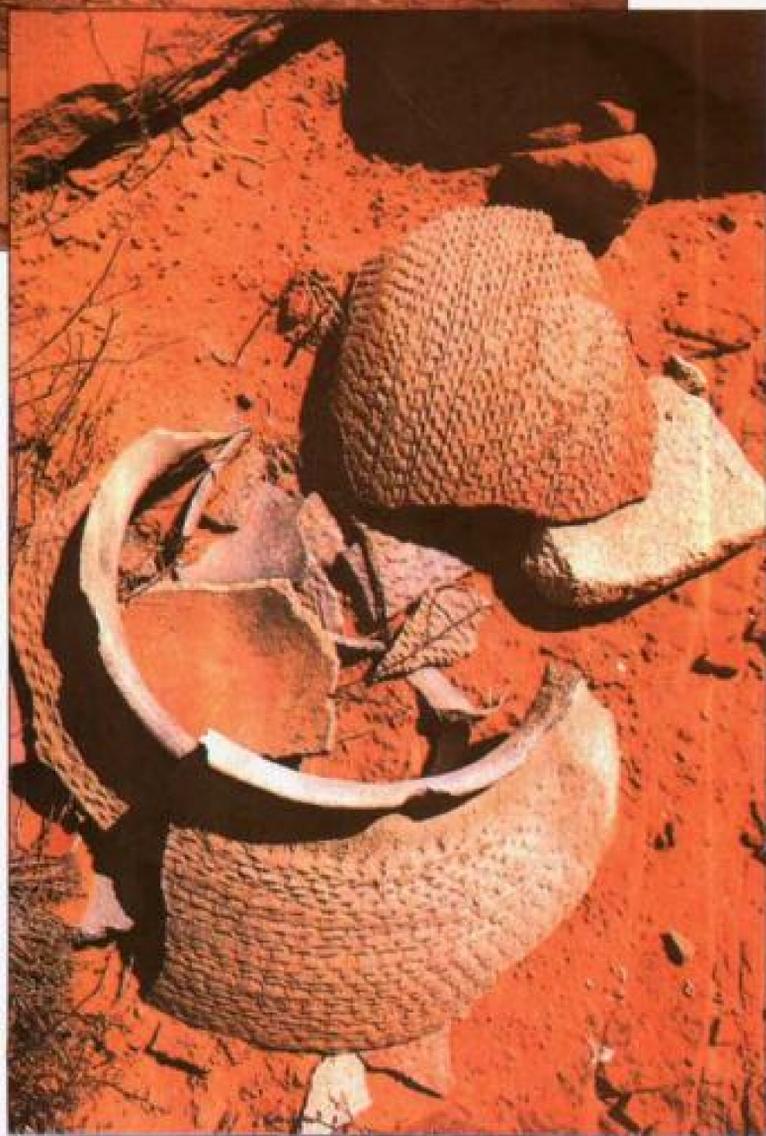


用陶轮——这些泥环造成一种波纹的效果，既有视觉的美感，也能够防止搬运时滑落，还改良了热量传递工艺，使热量从炉火传向陶罐内的食物。

现代科技表明陶器的产地通常远离它们被发掘的地方。中子激活分析就是这样的一种技术。这个技术可以通过放射性微量元素的独特“指纹”将一块陶片与其泥工原料联系起来。尤其在查科峡谷所发掘的大多数器皿都产于其他的阿那萨齐人居住地。这些器皿或由外部传入，或由当地自制，装饰都很精美。灰色的陶罐由精细的白色(偶尔会有红色)泥土做陶饰，然后再涂上黑漆。有时，阿那萨齐画家在陶器上面绘制人像，而大多数时候，他们喜欢画复杂的几何图案。在岩石和墙上，尤其在地下礼堂的墙上，也能看到类似的图案。然而经过几百年，大部分岩刻或壁画都渐渐被侵蚀，湮没在时间的流逝中。

有证据显示，阿那萨齐与其同时代的文明古国之间有贸易往来，这种往来向南远至今日的墨西哥。一些查科陶器的设计似乎反映了墨西哥人的风格，而其他更多的具体物件也反映了二者之间的接触，如铜铃、金刚鹦鹉骨架等。金刚鹦鹉的羽毛颜色艳丽，在玛雅人和托尔特坎人的仪式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阿那萨齐文化中可能也具有类似的用途。

虽然查科与墨西哥的联系也许只是纯属偶然，但最近的研究表明，查科文化网络的范围确实在逐渐扩展。多次航空测量发现，具有查科风格的巨屋分布的地区比以前想像的要大得多，不过其中大部



查科峡谷中的阿那萨齐人： 早期的天空观望者

CHACO CANYON ANASAZI: EARLY WATCHERS OF THE SKY

1054年7月4日，一颗超新星降临。这是一颗猛烈爆发的恒星，其爆发强度巨大，在全球范围内，白昼可见时间达3周，夜间可见时间近两年之久。这次不寻常的事件就发生在查科峡谷的阿那萨齐人建筑最密集的阶段，无疑他们观察到了这颗超新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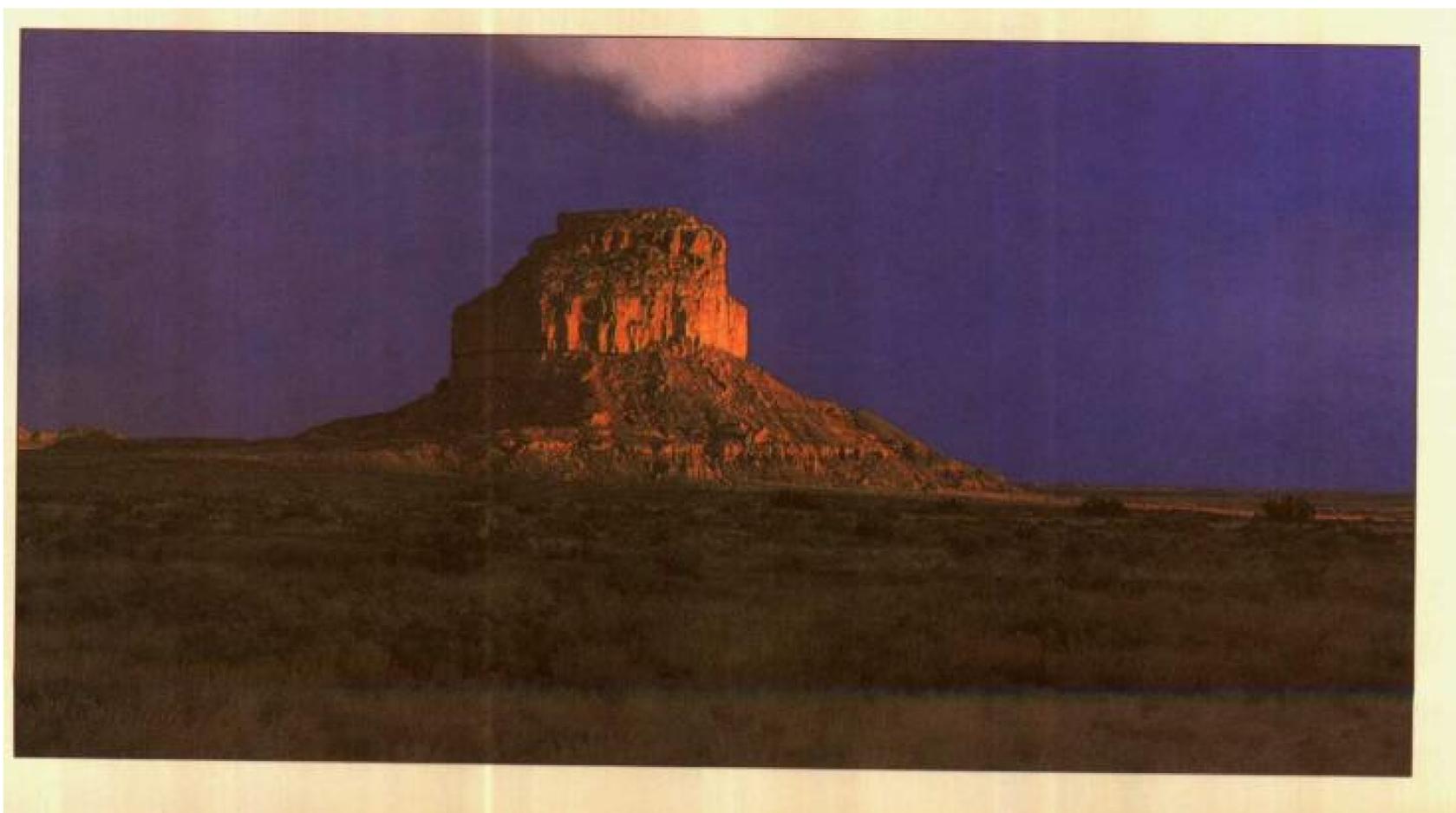
研究该地区文化的天文学家和考古学家，很久以来一直猜测此处的史前居民热衷于观察天象。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一个考古测量队发现了一幅岩画，

画中可能绘有超行星。这幅画表明天空中的活动很有可能对阿那萨齐土地上居民的生活产生过影响。

这幅画发现于查科峡谷中佩纳斯科布兰科的普韦布洛遗址。在遗址悬挂的一块砂石上，发现了这幅棕红色石壁画。画中有一只手（可能表示该地点的神圣性）、一颗星和一弯新月。在这些图像下方，三圈同心圆围绕着一个圆点，可能指太阳。据考古天文学家雷·A·威廉森说，这幅

画生动地“再现了1054年7月4日的天文景观”——一颗星，即超新星，出现于一弯新月的南方，太阳则在地平线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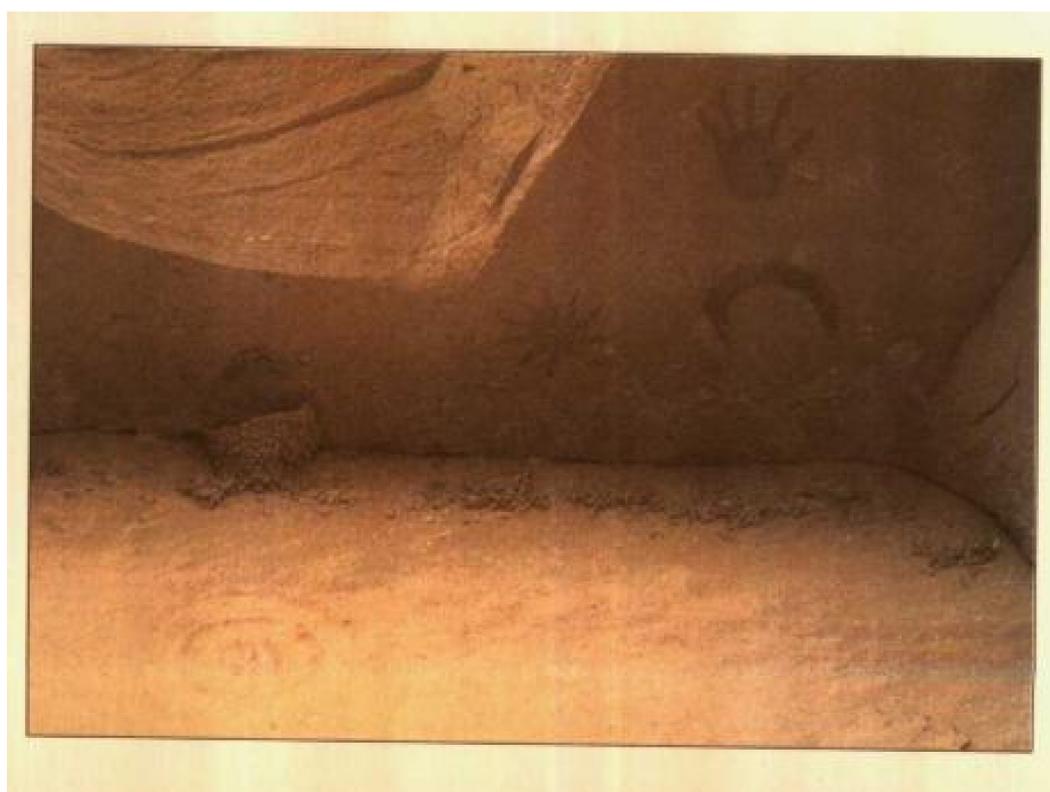
因为石壁画的日期尚未确定，威廉森的理论也就无法得到普遍的认可。不过，学者的确承认天文在很多方面影响着阿那萨齐人的生活，包括他们举行仪式的时间、打猎、耕作，甚至房屋的朝向。





■ 从新墨西哥州卡萨林科那达的这扇窗户中(见上图)正好可以看到一轮朝阳。这扇窗户可能是用来确定夏至日的。在新墨西哥州的法亚达布特(见左图), 也有类似的设备, 称为日标。它由岩石中的裂口形成。阳光穿过这个裂口, 照射到一个螺旋形岩刻上, 由此人们可以确定夏至日的日期。阿那萨齐人可能通过跟踪太阳每年穿过地平线的轨迹, 预测夏至日和冬至日的时间。

■ 这幅岩刻可能是有关蟹状星云这颗超新星的记录。其中一个星形物体位于一弯新月南端, 月牙尖朝西。这个位置可能就是1054年7月4日早晨二者所在的方位。当天的月相是通过电脑分析确定的。



分经过侵蚀已成碎石。考古学家开始怀疑受查科阿那萨齐文化影响的区域是否已遍及圣胡安平原的大部分，或涉及更远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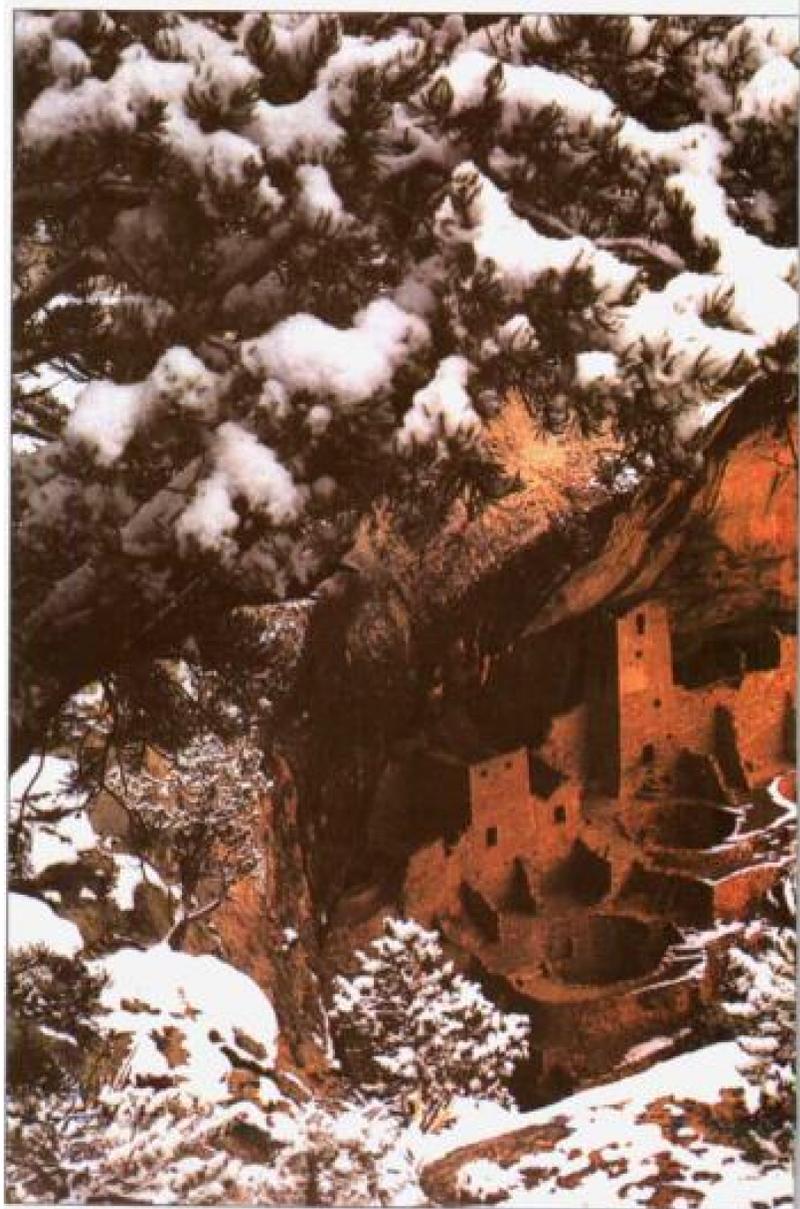
查科文化的全盛期大约在1075-1115年之间，在这期间巨屋建筑的最后阶段已宣告结束。虽然查科人的辛勤劳动创造了一段辉煌的文化，但考古学家所称的“查科现象”却是稍纵即逝，令人遗憾。根据年轮记录，旱灾年复一年，景象凄凉。美国国家公园服务查科这一长期项目的前任总监詹姆斯·贾奇指出：因为日益恶化的自然条件，查科峡谷可能失去其作为贸易中心、仪式聚点的地位，而变成更适于居住的地区。

查科以前也曾经历过几次干旱。在最后一次建筑高潮期间，夏季降水量曾出现暂时的缺乏，这给农业体系带来了压力。当时，凭着充足的粮食储备，居住在当地的群落设法挨过了几个饥年。但是，这次的干旱持续时间较长，连续半个世纪，雨量都停留在平均线以下。环境日益恶化，而渐趋衰弱的查科基础设施根本无力应付这个严重的问题。人们无计可施，只有离开。

其他两个大的阿那萨齐人聚居中心，一个位于圣胡安盆地，另一个在凯恩塔附近。他们的发展虽晚于查科人，但却具有各自的特征。例如，他们的陶器式样（虽然依旧是古典阿那萨齐式的黑白相间）和建筑风格都与查科人的有明显区别。

查科地区树木稀少，山谷低浅。相比之下，圣胡安北部的阿那萨齐人居住区森林茂密，有桧树和矮松树。宽阔的台地顶部，高大开阔的峡谷，是他们繁衍生息的地方。从查科峡谷往北140英里是弗德台地，此处的巨型崖屋始终是当地的阿那萨齐人留下的最为壮观的遗

■ 这是位于弗德台地的悬崖宫。悬崖宫上方的砂石悬崖使它免受严冬的侵袭。此处每年降雪量总共可达80-100英寸，占弗德台地年降水量的绝大部分。此地缺少常流河，积雪融化为春季耕作提供了较好的墒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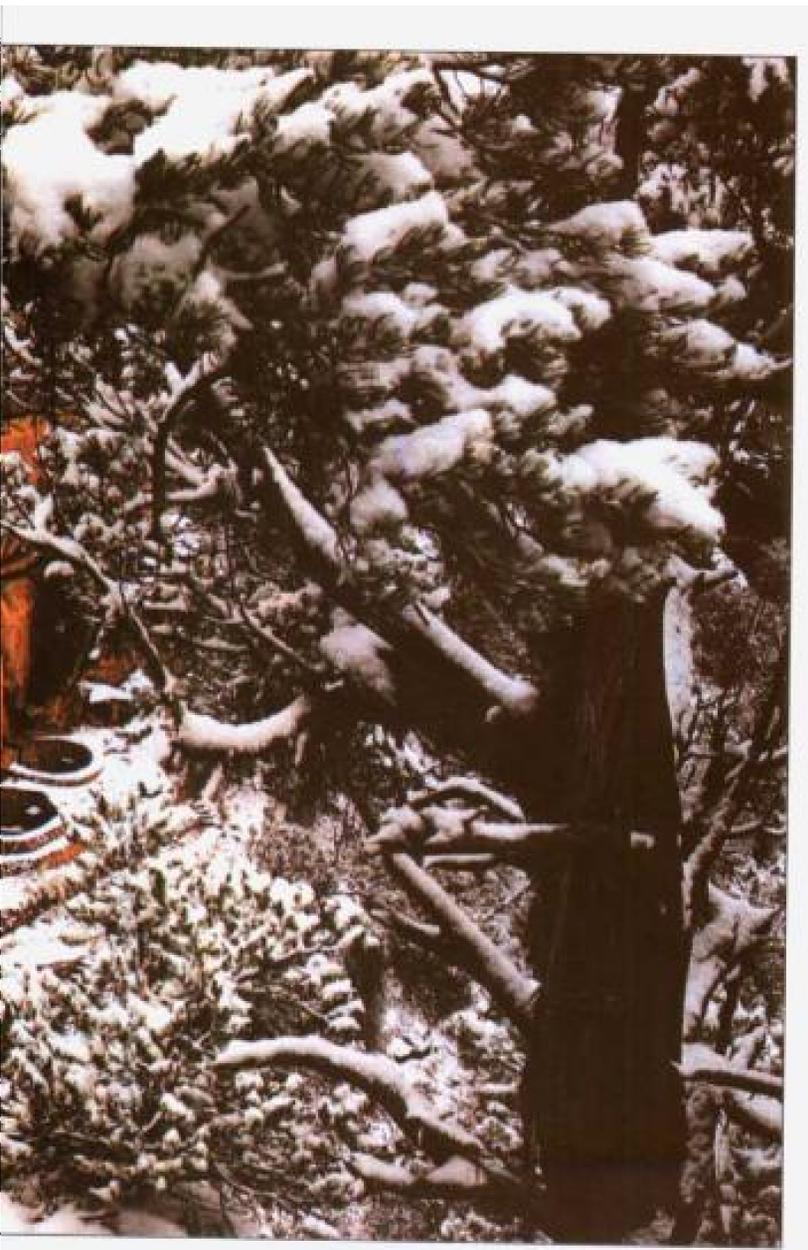


产。此外，该地区也包括普韦布洛III时期的大村庄，一共至少有8个，每个村庄的人口可超过1000人。在普韦布洛III阶段的全盛时期，当地的居民可能达到3万—4万人——这是现代科罗拉多州人口的2倍。人口最为集中的地方是小黄蜂地区，如今此地已是废墟一片。小黄蜂遗址中有1826间房屋，围绕4个广场分布；另外还有166间地下礼堂和1间大地下礼堂。这间大礼堂的面积与查科最大的地下礼堂不相上下。

在当地的气候条件下，农业发展不像在查科那样缺乏保障。另外，只依靠自然降水的旱地耕作也可以在台地顶上进行。然而，当地人口众多，仍然需要照常对水资源进行精心的管理。在小黄蜂地区有一个水库和一个溢洪闸；而在弗德台地，曾经有1000多个石槽闸。水闸可以用来减缓夏季暴雨和冬季融雪所造成的水流的流速，也可以用来阻挡随洪水冲下的泥沙。这些泥沙量少但肥沃，对当地人的土地来说是很好的补充。

圣胡安地区有人居住的时间至少与阿那萨齐文化的其他地区相当，此处的居民也经历了相同的发展阶段。曾令早期参观者兴奋不已的崖屋代表了阿那萨齐文化在该地区的最后阶段。弗德台地阶段的建筑开始于1070年。从那时到13世纪早期，许多圣胡安人将房屋从开阔的台地地区迁入他们建造的新居。这些新建的屋子挤在峡谷边的凹穴中，像燕子的巢穴。

进行这样的迁徙，有一个看似明显的动机，那就是防御。然而在整个阿那萨齐文化时期，只有零星的迹象显示曾经有过战争或类似战争的储备。所以，进行迁徙的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为了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台地顶部和峡谷底部土壤肥沃，阿那萨齐农夫将生活



空间从这里迁出，增加了可耕作土地的面积。也许他们由此得到的并不多，但实际上，即使在相对肥沃的圣胡安盆地，阿那萨齐人也常常所得无几。

第三个主要群落居住在西部，即亚利桑那州弗拉格斯塔夫东北约120英里处的凯恩塔周围。凯恩塔的阿那萨齐人进入普韦布洛建筑时期比其他群落晚。美国森林服务所的一位考古学家加利·马特洛克说：“如果说北部的圣胡安地区是面包筐，查科是大型贸易中心，那么凯恩塔地区也许就是阿那萨齐人的波希米亚。”他们是优秀的陶匠和手工艺人，但他们的住所看上去却比他们同胞的简陋。当其他阿那萨齐群落建立大规模团体时，凯恩塔群落却致力于西扩。从1000年开始大约100年间，他们开拓了大片的新领地。

可能由于降水量下降以及其他环境问题，西扩在1150年前后结束，许多西扩后修建的住宅被遗弃。为了给无家可归的人提供藏身之处，凯恩塔中心地带的普韦布洛逐渐扩大。此时，人们不得不在土壤和水的管理方面下工夫。到13世纪末，生命的边缘终于日益迫近。根据年轮记年法显示，从1286—1300年间，凯恩塔阿那萨齐人终止了此地的生活，另寻出路。因而，他们带走了几乎所有能够搬运的家当。一些人家甚至封了门户，这也许是因为人们对最后返回还抱着一丝希望。就目前所发现的事实看来，他们从未返回，但也未曾迁移到遥远的地方。马特洛克说：“重要的一点是，凯恩塔地区作为一个整体从未真正被遗弃过。在所有阿那萨齐群落中，凯恩塔与现代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的关系最近。霍皮人几乎全方位地继续展示着阿那萨齐人的文化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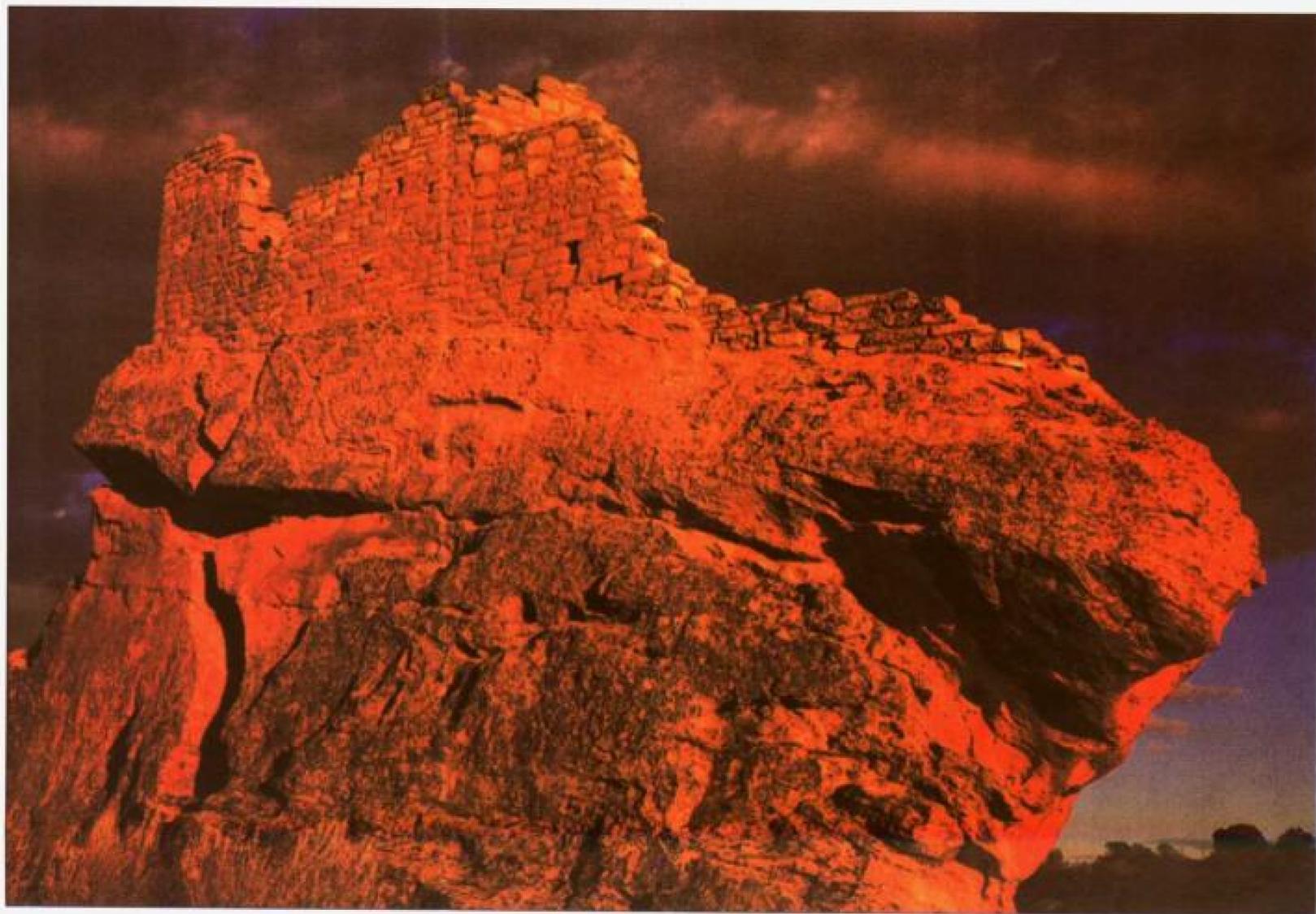
在其他地方，如福科纳斯地区，自然环境也因为人口的因素而不堪重负(至少在13世纪末期人口高度集中的时候是如此)。地区人口增加导致了农业的强化。在这个过程中，阿那萨齐人可能自己造成了现代生态学家所说的“环境恶化”。



阿那萨齐人的另一种活动——伐木，则导致了其他的问题。在台地顶部的自然森林中，森林生态系统的存在能够使被雨水冲走的泥土得到稳定的补充。但是，阿那萨齐人迫于生活的压力，将台地顶部夷为平地。他们需要更多的土地种植庄稼，需要更多的木材做建筑材料，需要更多的木材做燃料以便烧饭、制陶以及冬季取暖。

干旱、歉收、用做建筑材料和燃料的木材短缺，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将阿那萨齐人引向生命的终点。在他们居住的所有地区，崩溃都是缓缓降临的。他们也许曾过度开发他们生存的环境，但毕竟他们的人口数量相对较少，技术也较低。他们的破坏行为是缓慢发展的，而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就尚未达到灾难性的地步。这样无疑使一些阿那萨齐人遇到了饥荒。很多儿童

■ 在贫瘠的霍文威普地区居住的阿那萨齐人将他们的石屋村庄建在永久性泉眼附近。石屋用露出地面的砂石打地基。这个奇异的塔状建筑究竟有何功用，目前尚不确定。人们猜测它们可能是堡垒、庆典中心，或者天文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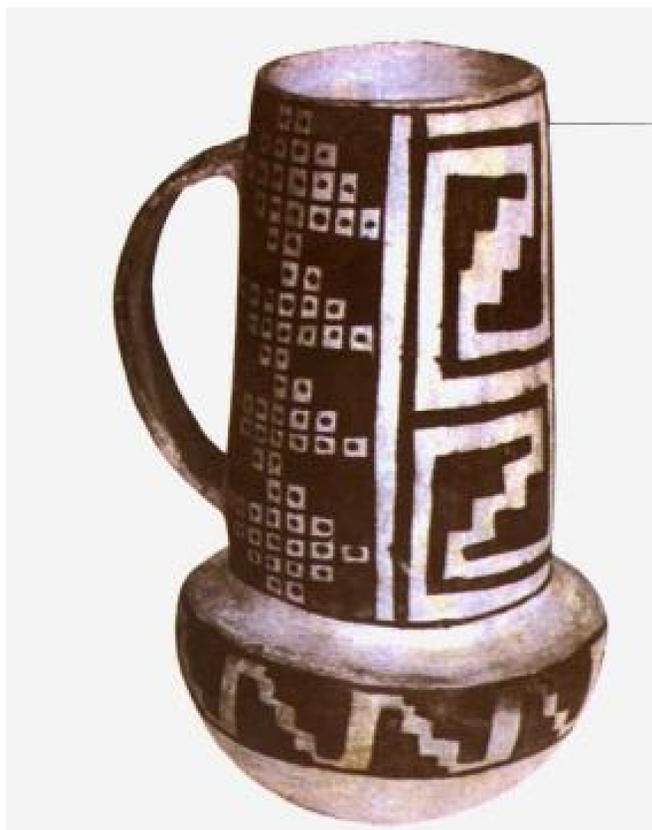
夭折，然而在较好的年月里他们也许能长大成人；许多活下来的人则将营养不良的后遗症带入成年。总之，一夜之间的灾害或人口灭绝都没有发生过。查科文化即使在全盛时期也仍然处于边缘状态，于是成为最先被遗弃的地方；似乎在持续干旱使得生存难以维系之前，弗德台地的移民就迅速地在空旷的峡谷建筑中安顿了下来。但他们终究不是沙漠环境的对手，最后，他们拖家带口地离开了故土去寻找新的生活。

凯恩塔人向南部迁移，直至现在仍居住在南方。圣胡安地区和查科地区的阿那萨齐人下落不明，他们可能迁移到了班德利尔地区以及格兰德河峡谷中星罗棋布的村落中。作为阿那萨齐人，或所谓的“老家伙”、“敌人先辈”，他们已从地球上消失了；但是，作为霍皮人、祖尼人以及其他普韦布洛部族，他们拥有无尽的未来。

班 德利尔地区的阿那萨齐文化保留时间较长，这要部分归功于当地湿润的气候，以及远古时期的一次地理灾变。大约100万年前，班德利尔西部赫梅斯山脉中的一座火山喷发，形成一个直径达28英里的火山口，在450平方英里的土地上沉积出一层600—1000英尺深的火山灰层。经过长期的压缩，火山灰变成火山凝灰岩，即一种柔软的岩石。阿那萨齐人在这种岩石上开凿出他们的崖屋，正是这些崖屋使阿道夫·班德利尔惊愕不已。在平整的台地顶上和峡谷底部，数千年的雨水侵蚀将凝灰岩变成了保湿土壤。在一些地方，小块浅色浮石形成绝缘表层，可以反射太阳的热量。即使在晴朗炎热的季节，绝缘层下的土壤摸起来依旧是凉爽、潮湿的。考古学家比尔·斯威特兰指着两座台地之间的鞍状山脊说：“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种玉米。”这片山脊土壤干燥，分布着大量阿那萨齐时期的洞穴。

据斯威特兰说，阿那萨齐人通常会将玉米、豆类以及南瓜种





■ 这是发现于查科峡谷的一只大水罐，其图案风格属于弗德台地，它说明在阿那萨齐社会中存在贸易的普遍性。有时，考古学家通过对材料进行物理和化学分析来确定陶器的原产地。但大部分情况下，他们通过比较样式的差异来判断陶器的产地。

在同一个洞内。南瓜最先破土而出。这种植物会蔓延到整个地面，形成一层覆盖。其次发芽的是玉米。玉米秆从南瓜秧中穿出，为后发芽的豆类植物提供了可供攀缘的杆。收获后剩下的玉米秆，晒干后可回收做燃料使用。多种蔬菜相互搀杂形成一种健康的饮食结构：豆类包含的酶可以分解玉米的植物蛋白质，使其易于被人吸收；南瓜则能补充矿物质和维生素。

阿那萨齐人不断地受益于班德利尔地区大自然的恩赐。但是，为其他几个地区带来灾祸的土壤枯竭问题也开始侵袭班德利尔地区，使得当地农产量不断减小。在第一次西班牙远征军到达此地之前不久的某个时候，阿那萨齐人最终放弃了他们的洞穴，迁移到格兰德河峡谷。

今天，班德利尔国家保护地周围分布着大量的印第安普韦布洛，其中包括科奇蒂和圣多明哥。

在弗里霍莱斯峡谷和附近的台地上，留下的只是对于阿那萨齐人和他们日常生活的记忆。然而即使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遗迹，也能给这个绚烂但几乎无名的文化注入一些个性。

在一排穴屋下相对平整、偏僻的地面上，有一块齐腰高的火山凝灰岩圆石，石上刻有一幅普韦布洛微缩图，其作者可



■ 在普韦布洛博尼托发现的一个陶器断片上绘有人的轮廓，这在阿那萨齐艺术中极为罕见。这是一个雕像瓶的断片，高为6英寸，大约制作于1100年。

能是一对阿那萨齐夫妇。过去的6个世纪中，圆石裸露在外，经过自然界的风化和侵蚀，它已不堪一击，岩石上雕刻的线条也变得模糊不清。虽然如此，石刻中细小的台阶和公寓式建筑仍然依稀可见。这个“玩具屋”一定曾经给当地的儿童带来了许多欢笑。寂静的黄昏中，站在石刻之前，眼前不禁浮现出一幅阿那萨齐人的生活画面：孩子们的欢笑声在悬崖之间回荡，此时传来母亲们的呼唤声：“回家吃晚饭。”孩子们沿着陡峭的山坡回到温暖的穴屋中。烧饭的炉火闪烁着，照亮了他们回家的路。

阿那萨齐人离开后，留下空荡荡的洞穴，除了印第安人以外无人问津。直到有一天，一位好奇的瑞士移民终于将它们公之于众。阿道夫·班德利尔离开新墨西哥之前，写了一本历史小说，名为《快乐的制造者》。此书讲述了欧洲人开发美洲之前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发表于1890年，被称为第一本人类学小说。在前言中，班德利尔提到，最早的一些章节是他在普韦布洛科奇蒂时写的。从首页开始就能明显地发觉，此书的灵感来自于他的弗里霍莱斯峡谷之行和在那里发现的遗迹。班德利尔想让人分享自己因阿那萨齐文化而体会到的兴奋，但枯燥的科学书卷(他曾著过多本)“对普通大众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如他所言，他的远大目标是“让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的真相更容易被接受”。100年后，虽然长期以来困扰研究人员的问题现在已有很多答案，但至于真相，以及阿那萨齐人，仍然像以往一样神秘，撩拨着人们好奇的心理。

■ 在亚利桑那州的凯恩塔地区，一位阿那萨齐手艺人雕刻了这只木鸟及其四周的向日葵，并涂上漆。这些物品被封存在一个陶罐中，埋在一间崖屋的干燥处。经过700年，它们仍然完好如初。



查科的奇迹

THE WONDERS OF CHACO



查科峡谷位于新墨西哥州南部荒凉的艾草灌丛地区。这块宽阔低浅的洼地乍看去与其四周的平原无甚区别。然而，1000年前，这片荒谷的墙壁上却孕育了一段灿烂的文化，这段文化在墨西哥以北的地区都是无与伦比的。但是，阿那萨齐人为何选择这片荒凉的不毛之地作为他们的据点，至今仍是一个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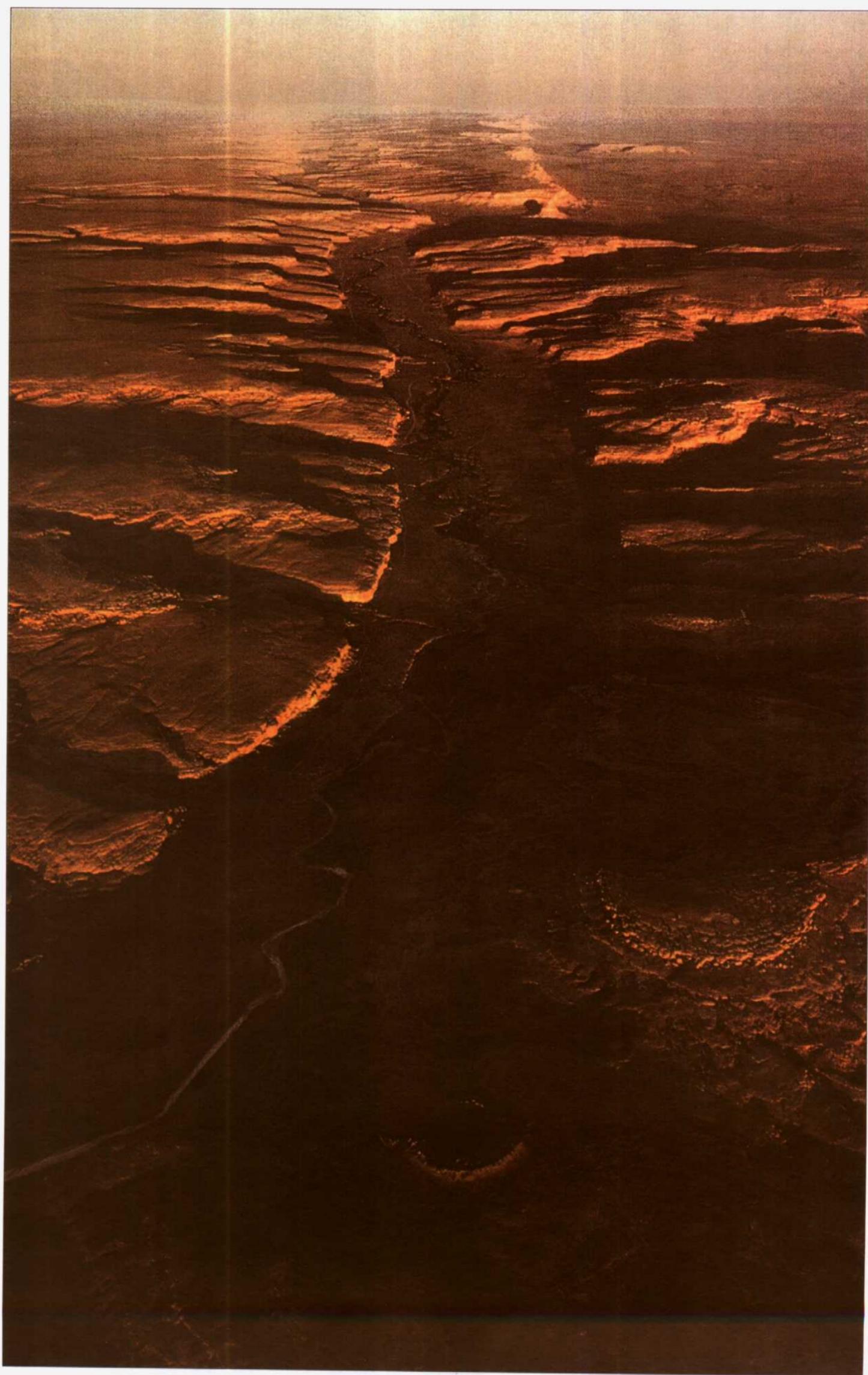
在阿那萨齐人留下的遗产中，巨型村落最能直接说明他们的存在。这些村落，即所谓的巨屋群，令早期的探险者瞠目结舌。有些巨屋群包含几百间房屋，在峡谷中一字排开，长达10英里。后来，在巨屋群中发掘出了丰富的手制品，如上图所示的绿松石，但所葬遗骸却较少。经近年的考古研究证实，巨屋群内的房屋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曾有人居住过。所住人口数曾经被认为有1万人，但现在看来似乎只能以百计。不过，学者尚未确定这小群人属上等阶层还是看管人员，或者兼而有之。

查科峡谷可能是一个周期性据点，住在圣胡安盆地的所有阿那萨齐人都会定期到此聚会。也许，在特殊的场合下，人们会在巨屋群的广场上举行庆典仪式、交换货物，或叙旧；而在地下礼堂中，古老的传奇代代流传。最重要的是，这种庄严的环境可能有助于加强阿那萨齐人的统一观念和家族意识。

许多社会都为阿那萨齐人本身、为他们的抱负，或为他们曾取得的胜利立碑纪念。尽管阿那萨齐人的资源贫乏、技术落后，但他们还是在查科峡谷树立起一个文化标记，以其特有的方式，跻身于世界伟大遗址之列，可与马丘比丘、吴哥窟、凡尔赛宫，以及华盛顿的毛尔相比肩。

■ 查科峡谷因查科湾而得名。这条浅湾一年中大部分时候是干涸的，它从峡谷底部的柔软砂石上蜿蜒流过，穿越峡谷，将它一分为二。从公元500年—公元750年间，第一批阿那萨齐居民在河湾两岸建造了坑道房屋。在公元900年—公元1115年间，即查科文化全盛时期，当地居民在峡谷底部和周围的悬崖上建造了巨屋群。它们的用途，在今天仍是一个未被揭开的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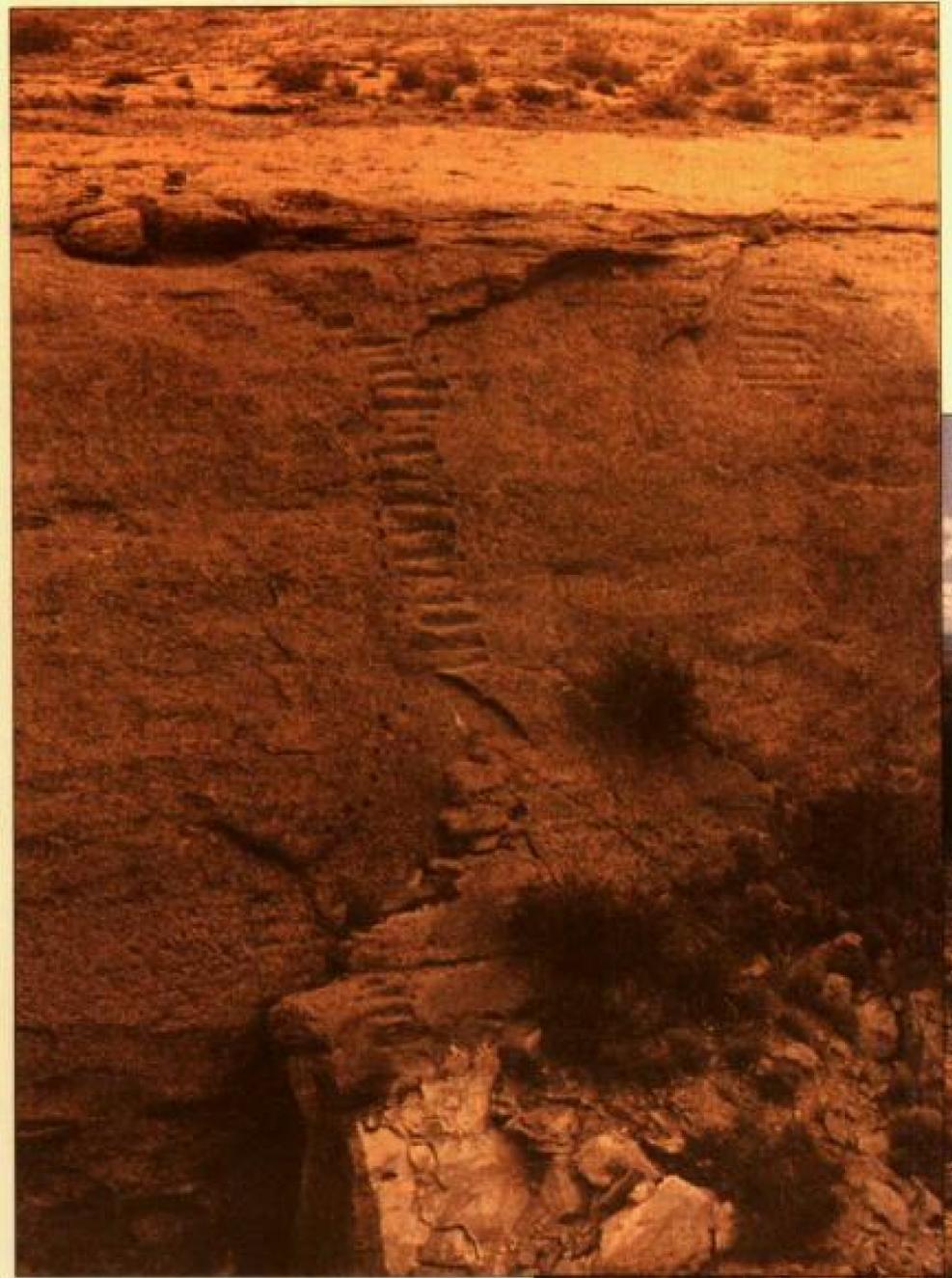
连接凡人与神灵的道路

ROADS LINKING PEOPLE AND SPIR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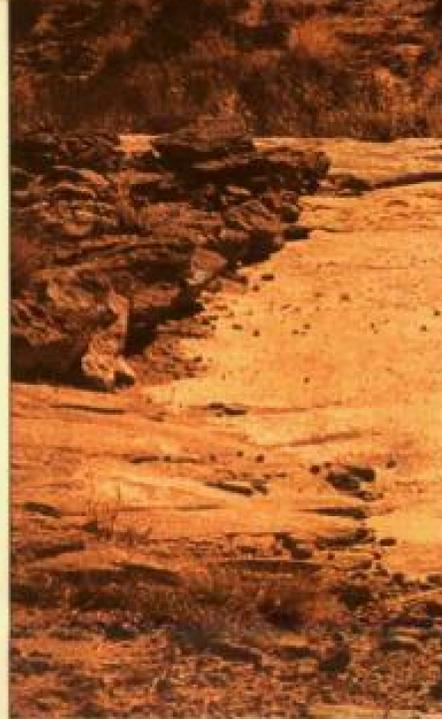
以查科为中心的稠密公路网呈放射状，为星座般分布的群落(即散居者)划出疆界，从圣胡安盆地一直延伸到他们宇宙的中心。考古学家猜测这些公路的实际用途是贸易动脉，然而就这一功能而言，公路的建造似乎远远超出了实际需要。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阿那萨齐人在既没有牲口也没有机械工具的情况下，要花费无数的人力和时间去建造30英尺宽的路床？他们为何要穿越重重障碍将路修得笔直，而不沿较少障碍的线路修筑道路呢？

查科美国公园服务机构的考古学家达布尼·福特，将阿那萨齐人与现代普韦布洛印第安人两个世界进行了相互比较。由于在现代印第安人的生活中，部落政权、商业以及神学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她推测阿那萨齐人也与今天他们的后代相似，不会仅为一个目的而修建公路之类的重要公共设施。

公路确实可能有利于对广泛散布的群落进行集中管理，也加强了货物在峡谷内外的流通。但是，根据福特的推理，这些公路动脉可能既是肉体凡胎的交通干线，也是神灵游走的通道。



■ 图中勉强能够辨认的凹槽就是查科公路系统的一部分。这个公路系统以普韦布洛阿尔托为中心向四方伸展，如今被一条现代公园服务道路一分为二。普韦布洛阿尔托是一个巨屋，在此可以俯瞰北部的高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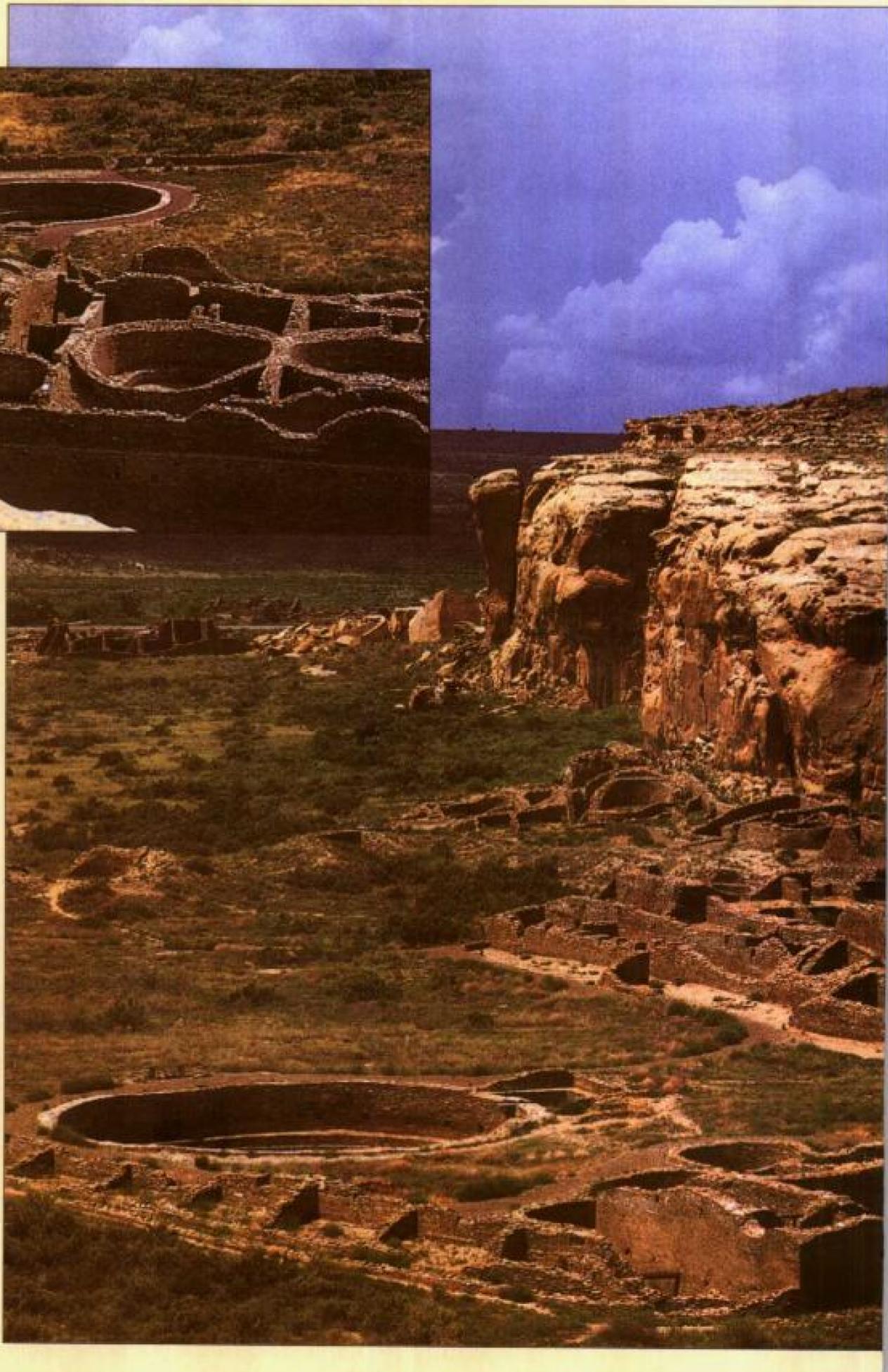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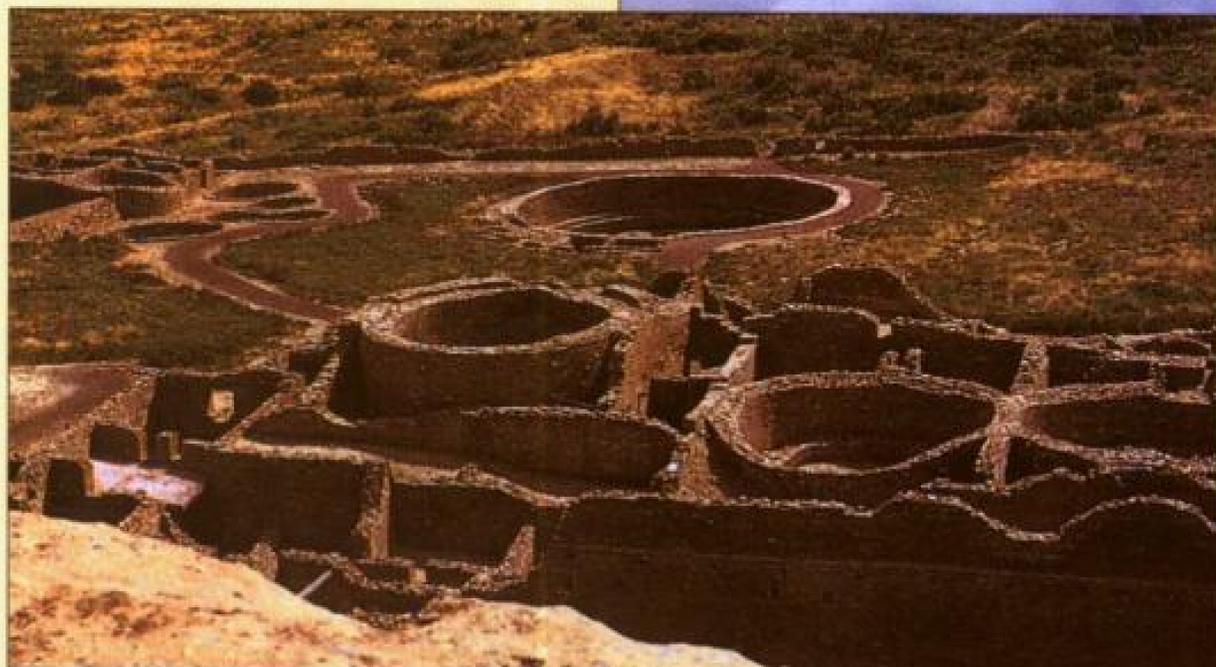


184

MOUND BUILDERS & CLIFF DWELLERS

■ 阿那萨齐的朝圣者和商贾，或根据考古学家达布尼·福特所认为的逝者的灵魂，都是通过这条宽敞的大道从普韦布洛阿尔托向南，到达查科峡谷的北部边界和普韦布洛博尼托。在路陡然从悬崖下倾的一个地方，有一级级台阶——大致如左图中所示，它属于附近的另一条公路——帮助凡世中的旅行者顺利地徒步穿越崎岖的陡坡。





■ 切托凯特尔(见右图)位于峡谷北部崖壁的边缘，有两座城池一般大。这座巨屋的建造经历了15个阶段，历时100多年，共花费估计5000万块砂石，每块砂石都经过专门的切割、设计，以使它们紧密结合。小的地下礼堂(上图)是普韦布洛的整体建筑组成部分。在大照片中，一个露天广场将主要的综合建筑与巨型地下礼堂(左下方)相连接。这座巨型地下礼堂直径约为60英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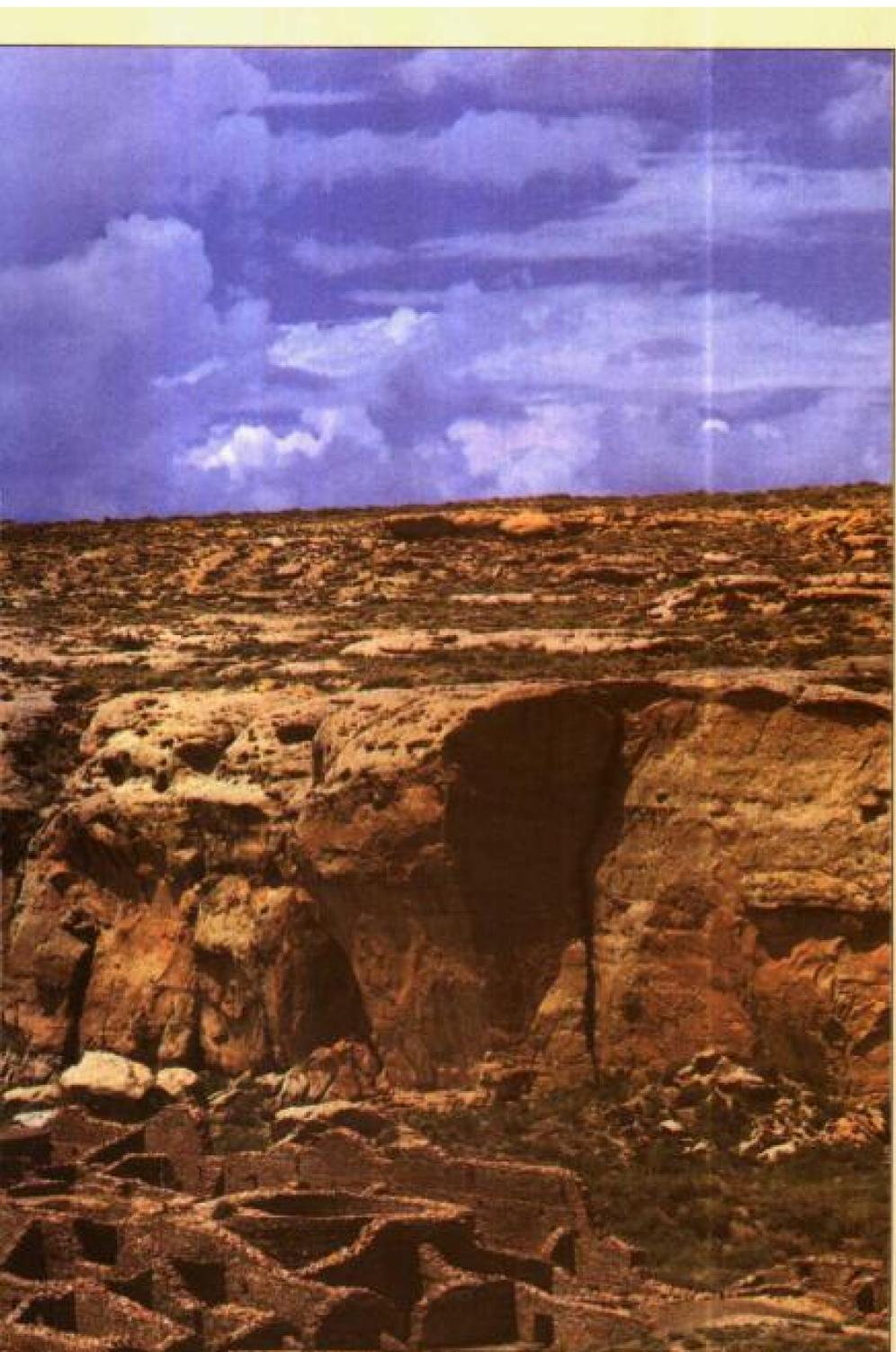
无处不在的地下礼堂： 庙宇和镇公所

THE UBIQUITOUS KIVA: TEMPLE AND TOWN HALL

在查科巨屋群内及其周围发现了大量的地下礼堂，这进一步证明巨屋是举行庆典的地方。切托凯特尔是峡谷中最大的普韦布洛之一。在其墙壁内，发现了许多小型地下礼堂。当阿那萨齐人在查科的全盛时期更换、扩充普韦布洛的时候，他们将一些原先的地下礼堂重新填平。

20世纪20年代以及30年代，考古学家埃得加·L. 休伊特对切托凯特尔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他的探险队先对普韦布洛本身进行部分发掘，然后，又在正对着前墙的广场上开挖。在平滑的地表下，他们发现了一个又一个地下礼堂“相互簇拥、交叉、重叠”。所有的地下礼堂形状都为环形，四周以石边环绕。但是，“绝对没有两个是完全相同的”。休伊特在报告中写道：“这里总有一些东西促使考古学家每天都去猜想。”

也是在这个广场中，他们发现在沙土上有一个相当大的凹地。他写道：“事后证明，这是我们在查科得到的许多意外收获之一——一个巨大的环形庆典建筑。”在这个巨型地下礼堂内，群落成员可以聚在一起，或商讨世俗事务，或举行宗教仪式。



■ 位于切托凯特尔的巨型地下礼堂是查科峡谷中最大的地下礼堂之一。礼堂的地面上有4个环状洞，它们是用来支撑巨大的屋顶木柱的。做底脚用的砂石圆面已从洞中移去。礼堂中心的石质方形物是火箱。

经久不衰的石头圣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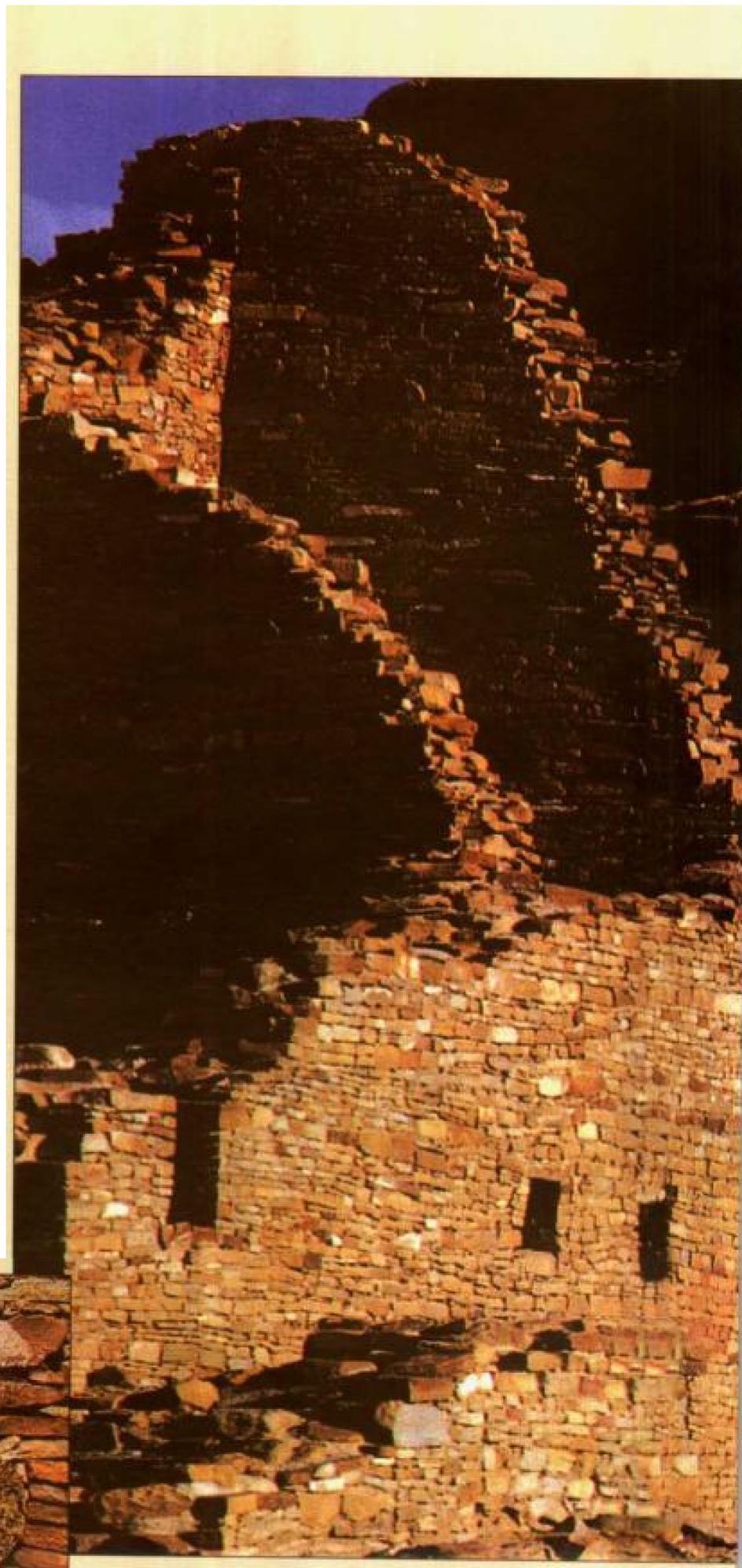
SHRINES OF STONE BUILT TO LAST

在修建巨屋群的 200 年建筑高潮期间，阿那萨齐石工使用了几种不同的建筑方法。峡谷中最精细的石头建筑式样被称做“查科特色”。在这种风格的建筑中，墙的地基部分有一个 3 英寸厚的碎石芯，由胶泥将形状不一的石块粘在一起而制成。砌墙时，将其敲入墙内用以支撑其上部的石层。石芯在内外墙面上的暴露部分由砂石块做的护面遮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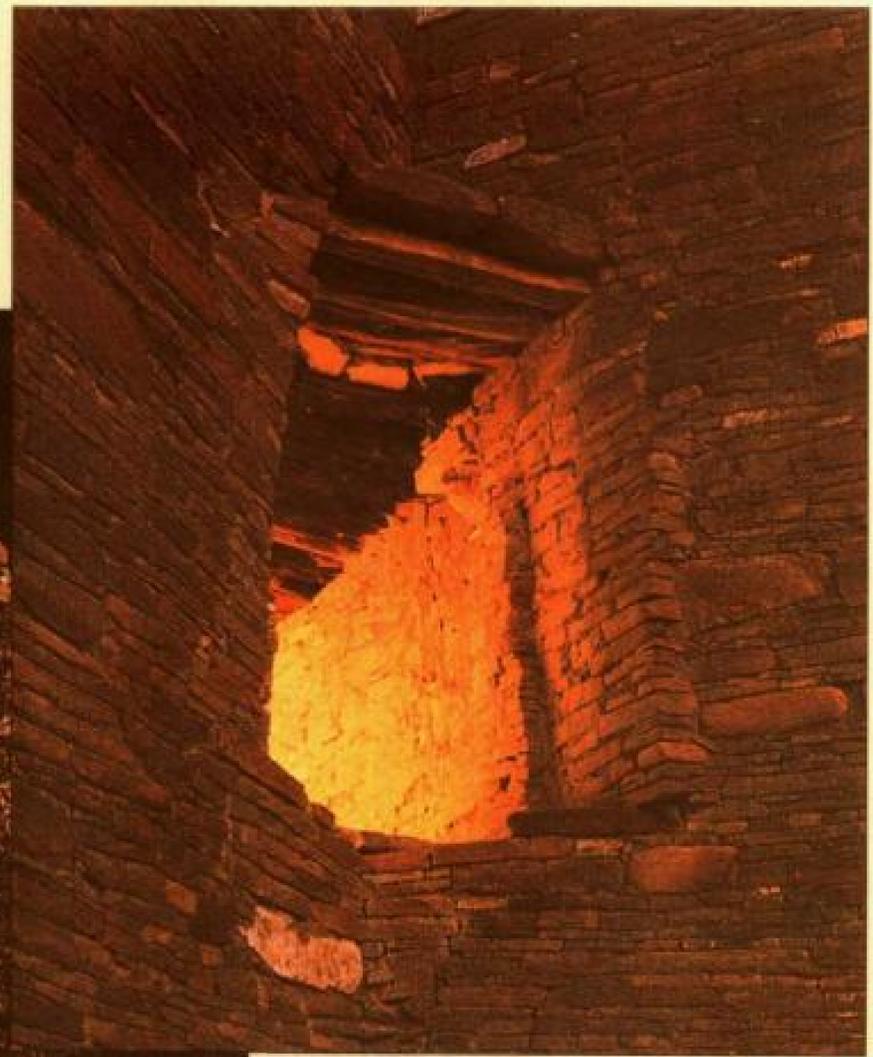
在这种式样的早期标本中，砂石切割得较粗糙，彼此接合得并不严密。但是到了后来，阿那萨齐人展示出他们精巧的石工造诣。他们用石制工具对石块进行仔细的雕琢，然后按大小不同分层排列。从建筑工人在这些石头建筑上所投入的精力来看，很显然他们对美的追求已不在乎花费时间和汗水。

这堵墙堪称精致的石头建筑。阿那萨齐人在其内外部涂上一层灰泥，将它遮盖起来。这也许是为了保护墙上易碎的胶泥，使其免受自然界风雨的侵蚀。在被保护的内侧墙面上，只有少数的保护层受到损坏。去除保护层后，被其所遮盖的建筑便露出了美丽的面目。许多墙在今天依然伫立，它们将不断地向后人证明，当时的建筑者们具有高超的工艺和独到的匠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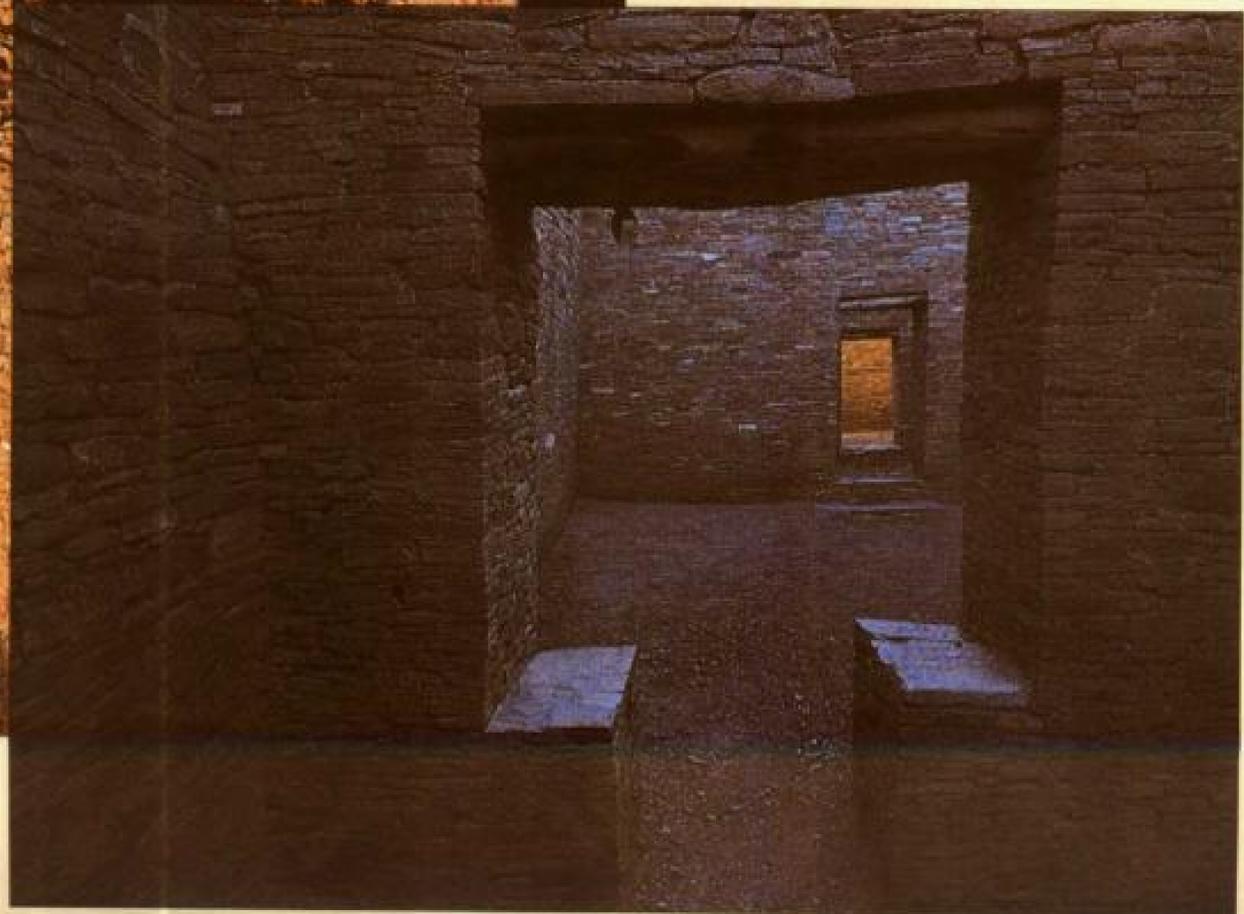
■ 从 50 多英里以外森林覆盖的山上用石斧砍下的整木，被用在多层普韦布洛中做地面支柱和顶柱。考古学家估计，为了建造巨屋群约有 21.5 万棵树木被伐。



■ 普韦布洛博尼托东北部的拱依然立在地面上达4层高。长方形的窗口为较低层的房屋提供采光和通风。3个环状洞曾经是支撑木梁的地方，那些木梁后来渐渐腐化消失。



■ 查科建筑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其门口的形状和位置。图中后门下方的木地板已经坍塌。T形门上可能挂着一个草帘，夏天揭起以透风，冬季放下以保暖。



年表：北美洲文化 的全盛期

AN EFFLORESCENCE OF NORTH AMERICAN CULTURES

西半球的第一批居民来自亚洲，他们在最后一次冰川期经过当时存在的陆地桥穿过白令海来到这里。这些流浪的猎人——考古学家们称之为古印第安人——为了寻觅能给他们提供大量食物的猎物，四处迁徙。到大约公元前1.1万年，他们的足迹已遍布整个北美大陆。从公元前8000年—公元前1000年的古代时期，大面积的森林逐渐形成，从大平原延伸到大西洋，从哈德逊湾到墨西哥湾。在这片森林中，古印第安人开始由游牧生活逐渐转向定居生活。

这片土地上有极其丰富的可食性植物、鱼、家禽以及猎物。于是，古代印第安人不必再像他们的游牧祖先那样经常移动，就可以靠当地丰富的物产生活了。

到公元前1000年，一种新的文化生活方式，即所谓的伍德兰得传统开始初具雏形。象征这个文化的三种创新，在筑丘人的



社会发展中起到关键的作用。首先，他们开始积极种植一些食物庄稼；其次，他们发明了制陶术；再次，他们对死人的葬礼注入大量精力，并举行隆重的仪式。

西南部包括广阔而多样的地区。这些地区相对贫瘠，维持大量人口生存的能力比较差。在从古印第安时期狩猎、采集的游牧生活向定居生活转移的过程中，这个地区的印第安人更大程度地依赖于农业。这种情况与他们东部伍德兰得的同时代人大不相同。古代时期，人口基数上升，同时地表水量下降，这也使当地的居民将注意力集中于本地的资源，以便提供充足的生活材料。在大致相当的时期内，3个主要的、几个次要的文化得到发展。每一种文化都尽最大可能地利用其独特的环境条件，季节性地贮藏足够的食物资源。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对当地人而言，生活成为严酷的事实。然而，正是这样的气候条件确保了他们的文化遗迹能完整地保存下来，而现代的考古学家也才因此有机会对它们进行仔细的研究。

阿德纳 公元前500年—公元1年

A DENA 500BC-AD1

阿德纳是第一批伟大的筑丘人。阿德纳文化发源于肥沃的俄亥俄山谷，其影响遍及俄亥俄河上下游以及其支流所经的地区。随着文化的发展，举行的葬礼以及对死者的陪葬品(如图所示的石片)也变得愈加精致。虽然用圆木围住的墓穴取代了简单而低浅的坑穴，但是，墓穴上部仍然无一例外地被土丘所覆盖。阿德纳最具代表性的是：阿德纳人在现有的土丘上增加了新的墓葬，使土丘一层层地扩大。于是，考古学家便能在同一个土丘内得到跨越几个世纪的文化发展顺序图。在阿德纳的中心地带，有300—500座土丘。阿德纳文化在公元前100年左右达到顶峰，然后开始衰落，到公元1世纪湮没无闻。其衰落原因不得而知。



砂石片

霍普韦尔 公元前100年—公元400年

HOPEWELL 100BC-AD400

考古证据表明，大约在公元前100年，霍普韦尔文化在俄亥俄萌芽。它结合了阿德纳的许多特征和习俗，并将它们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他们建造了更多、更庄严的土丘，其中有大量的各式豪华物品，可供人使用。霍普韦尔的墓葬品显示出一个贸易网的存在。这个贸易网远及该文化范围以外的地方。产于墨西哥湾沿岸的贝壳、来自大湖区的铜、传自阿巴拉契亚山南部的云母，这些都是霍普韦尔土丘中发现的。他们的土筑工程已不只是简单的墓冢。在俄亥俄州南部的地面上，坚实的泥土筑就的巨大围场星罗棋布；这些围场的边界像几何图形一样清晰分明。一些学者认为，围场是附近农业村庄的居民进行庆典时的聚集地。在公元300年—公元400年间，霍普韦尔文化也像阿德纳文化一样逐渐走向没落，它留给考古学家的是几种理论、许多手工制品以及更多尚无答案的问题。



云母岩手

密西西比 公元 800 年 - 公元 1500 年

MISSISSIPPIAN AD800-1500

在霍普韦尔衰落后的 4 个世纪中，东伍德兰得经历了因人口增加而带来的压力和一段时期的调整。公元 800 年左右，一个新的文化诞生了。这个文化与其前辈的文化风格迥异，因此可以自成一家，称为密西西比传统。此时，大的社团渐渐形成，他们也许要求更加集中的权力——一位首领和少数贵族构成的严格的等级制度。密西西比王朝最后发展到美国东部大部分地区，并在当地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们的主要住宅以巨大的平顶金字塔式土塚为标志。这些土塚主要供首领居住，也可作为宗教庙宇。密西西比传统还激发出一段令人惊叹的艺术表达高潮。在上层人物的墓穴中，发现了大量的手工制品，如螺壳雕杯、领子、珠串、铜器、石雕以及陶器(如图所示的人头像瓶)。



葬礼罐

霍霍卡姆 公元200年—公元1450年

HOHOKAM AD200-1450

霍霍卡姆人主要集中在亚利桑那沙漠南部，沿希拉河和斯内克河分布，他们是技术高超的农业学家。他们将河水引入复杂的灌溉系统，从一片干涸的土地上收获到充足的粮食。数百里长的运河曾穿越他们的故土。这条运河始自沙漠，是用石器和木器工具开挖的。霍霍卡姆的艺术成就也同样惊人。他们将石片雕成蛇、蟾蜍、鸟等各种形状，用模子做泥塑人像(如图)。他们会制作黄底红色的陶器。他们还发明了酸蚀刻法，即在产于加利福尼亚的贝壳上进行蚀刻，比文艺复兴时欧洲发现该技术早数百年。霍霍卡姆衰落的原因尚不清楚。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曾养育了他们的河流，可能是造成其灭顶之灾的杀手。当地河流引发的大规模洪水，可能摧毁了他们未设边界的运河灌溉系统，导致农业体系崩溃。



人像瓶

莫戈隆 公元200年—公元1450年

MOGOLLON AD200-1450

莫戈隆文化包括从亚利桑那与新墨西哥的交界处以及莫戈隆山脉边界，到墨西哥北部的地区。这片地区有丰富的植物和动物资源，比霍霍卡姆以沙漠为主的地理条件要优越得多。在公元200年左右，农业已得到发展，文化风格也逐渐显著。随着莫戈隆人的发展，他们放弃了半地下的穴屋，最后建造了复合式房屋单元，称做普韦布洛。他们还铸造了长方形的庆典建筑，称做地下礼堂。明布雷斯人，作为莫戈隆人的一支，因他们的精湛陶器艺术而在莫戈隆人中最为闻名。引人注目的陶碗(如图)，以其优异的质量和精美的细节装饰，得到广泛的赞誉。没有考古证据可以表明在莫戈隆文化中有等级制社会结构，考古学家也从未发现过地位较高的人的墓葬或有珍贵物品储藏。1200年左右，莫戈隆作为一个显著的文化已失去其特点，到1450年，便渐渐湮没。他们被看做是现代西部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的祖先。



明布雷斯碗

阿那萨齐人 公元200年—公元1450年

ANASAZI AD200-1450

阿那萨齐人所居住的地区是西南部最大的一部分。这片崎岖的高原台地上，气候和地形条件都极端恶劣。最早的阿那萨齐人在公元200年左右发展出其代表性的文化特征。早期阿那萨齐人居住在坑道房屋中，因他们编织的器皿质地精美，故而被称作编筐人。后来，他们发明了陶器制造术，并迁到地上生活。他们的后代发明了多层石屋群和崖屋，这些发明在今天成为记载他们建筑技术的纪念碑。1000—1300年间，该文化达到顶峰。绘制单调的陶器被复杂的艺术品（如图中的水罐）所取代。接着，可能由于很多原因——如气候变化、环境恶化或者可能的社会摩擦——阿那萨齐人的世界渐渐缩小。人们遗弃了祖先居住的地方，迁往其他地区，并在14、15世纪修建了新的普韦布洛。但是像所有此处罗列的文化一样，阿那萨齐人很快便在一个新文化——欧罗巴文化的魔掌之下，遭遇痛苦的折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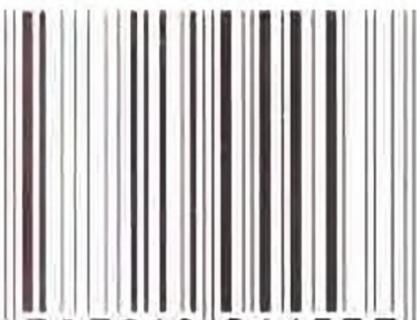


查科风格水罐

失
落
的
文
明

- 1 辉煌、瑰丽的玛雅
- 2 波斯人——帝国的主人
- 3 古印度——神秘的土地
- 4 罗马——帝国荣耀的回声
- 5 希腊——庙宇、陵墓和珍宝
- 6 拉美西斯二世——尼罗河上的辉煌
- 7 圣地——耶路撒冷
- 8 北欧海盗——来自北方的入侵者
- 9 东南亚——重新找回的历史
- 10 埃及——法老的领地
- 11 伊特鲁里亚人——意大利一支热爱生活的民族
- 12 凯尔特人——铁器时代的欧洲人
- 13 非洲——辉煌的历史遗产
- 14 安第斯之谜——寻找黄金国
- 15 早期欧洲——凝固在巨石中的神秘
- 16 古代中国——尘封的王朝
- 17 安纳托利亚——文化繁盛之地
- 18 美索不达米亚——强有力的国王
- 19 印加人——黄金和荣耀的主人
- 20 北美洲——筑丘人和崖居者
- 21 苏美尔——伊甸园的城市
- 22 庞贝——倏然消失了的都市
- 23 灿烂而血腥的阿兹特克文明
- 24 爱琴海沿岸的奇异王国

ISBN 7-219-04453-4



9 787219 044537 >

ISBN 7-219-04453-4/K · 918 定价：65.00 元